

第一冊

(唐) 魏徵 褚亮 虞世南 蕭德言 輯錄
《群書治要》 譯注小組 編選

中國華僑出版社

群書治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群书治要》菁华录/（唐）魏徵等辑录；《群书治要》译注小组编选.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3. 3

ISBN 978-7-5113-3386-5

I. ①群… II. ①魏…②群… III. ①政书—中国—唐代
IV. ①D691.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51271号

●《群书治要》菁华录

辑 者/（唐）魏 徵 等

编 者/《群书治要》译注小组

责任编辑/文 艾

责任校对/孙 丽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 印张/70 字数/350千

印 刷/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13年8月第1版 2013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13-3386-5

定 价/98.00元（全三册）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通成大厦3层 邮 编：100028

法律顾问：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辑部：（010）64443056 传真：（010）64439708

发行部：（010）64443051

网 址：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

序言

《群书治要》（下简称《治要》）乃唐初文臣魏徵、褚亮、虞世南、萧德言等受太宗之诏令，节录浩瀚典籍之精华，作资政镜鉴之书。《旧唐书·萧德言传》云：「太宗欲知前世得失，诏魏徵、虞世南、褚亮及德言袁次经史百氏帝王所以兴衰者上之，帝爱其书博而要，曰：『使我稽古临事不惑者，公等力也！』赉赐优渥。」史载，太宗于此书常手不释卷，日夜读之，欢喜无量。实知此书之于「贞观盛世」其益大也。然此书亡于唐末兵戎，继而流落东夷。日本天皇、臣子视为圭臬，经筵屡次宣讲，曾创日本两朝盛世。是书至清末重回本土，然知者甚少，惜此中华治世之宝典，埋没于世久矣。

《治要》乃古圣先王修齐治平之精要，自经、史、子一万九千多卷之书，中节录而成，可谓字字珠玑，故太宗日夜读之，手不释卷。然今人读之，篇幅仍巨。余等为此书作译注，斐然成文，百万字巨。译注此书毕，乃择录治要之嘉言懿行，以欲时人得览治要之精粹也。

《易》曰：「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治要》乃古圣先贤前言往行之精要。菁华录，又乃《治要》之精要也，句句皆为万古圣贤血脉，今人除非不读，读之，必获深益也。经由此书，转而进读《治要》，则其益深也。

古人有云：「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范文正公曰：「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昔魏徵等位极人臣，编撰圣典、韬略天下，余等草野遗民，才学、知识不能望其项背，然

食君之禄，得亲之养，受师之教，三者深恩，不可不报也。固不揣浅陋，编是书，诚愿为世之和谐，尽己之力，其心一也。

是书放弃版权，愿有缘仁者，见此书而广宣流布，则非仅种个人之福田，实乃畅先圣之本怀，於世人其益也厚矣。是为序。

群书治要译注小组

癸巳年春月

目 录

卷一	周易治要·····	一
卷二	尚书治要·····	五五
卷三	毛诗治要·····	一一一
卷四	春秋左氏传治要（上）补·····	一四五
卷五	春秋左氏传治要（中）·····	一五九
卷六	春秋左氏传治要（下）·····	一八一

卷七

礼记治要·····一九三

卷八

周礼治要·····二四一

周书治要·····二四八

国语治要·····二五二

韩诗外传治要·····二五九

卷九

孝经治要·····二七一

论语治要·····二八六

卷十

孔子家语治要·····二四九

卷一

周易治要

乾卦

【原文】乾①：元、亨、利、贞②。

【注释】①乾：卦名。《周易》以卦为单位，全书共六十四卦。每卦由四个部分组成。即卦画、卦名、卦辞、爻辞。易卦的结构分为三个层次，最小的单位是爻，基本单位是经卦，每卦由两个经卦，或者说由六爻组成。经卦有八个，即乾、坤、坎、离、巽、震、艮、兑。它们分别代表八种类别的自然物质，如乾代表天文之事，坤代表地理之事，卦象是比较单纯的。八个经卦互相重叠构成六十四卦。本卦是同卦相叠（乾下乾上）。六画都是阳爻，用以象天，喻龙，比喻有才德的君子。②元、亨、利、贞：《子夏易传》曰：元，始也。亨，通也。利，和也。贞，正也。言乾禀纯阳之性，故能首出庶物，各得元始、开通、和谐、贞固，不失其宜。是以君子法乾而行四德，故曰「元、亨、利、贞」矣。以四德于人事而言，即为仁、礼、义、智，又先儒云，乾为天，为信，故以此句于人事而言即表仁、义、礼、智、信五常德。

【译文】乾卦象征着天：具有元始、通达、和谐有利、贞正坚固的德性。

【原文】象曰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注释】①象曰：象有卦象和爻象，就是一个卦或者一个卦的某个爻的象。解卦，一般是把一个卦列出来，分析这个卦的象是什么、所表达的谶语是什么。所以说这个卦或者爻所说的，就是「象曰」。

【译文】《象传》说：天道广而无私、生养万物、运行不息，君子应该效法天道，努力自强，不停地追求进步，永不止息地去努力。

【原文】九三①：君子②终日乾乾③，夕惕若厉，无咎④。处下体之极，居上体之下，纯修下道，则居上之德废，纯修上道，则处下之礼旷。故终日乾乾，至于夕，惕犹若厉也。

【注释】①九三：《周易》每卦六爻，第三爻为阳爻者，称为「九三」。②君子：《周易正义》：以阳居三位，故称「九三」；以居不得中，故不称「大人」；阳而得位，故称「君子」。③乾乾：自强不息貌。④夕惕若厉，无咎：惕，小心谨慎的意思；厉，严谨而危正的德行；咎，灾祸和过失的意思。

【译文】乾卦的第三爻九三，象征着一个才德出众的君子，应当自强自立，勇猛精进，终日不懈，连到了夜晚，也要和白天一样警醒自己。假如能够朝夕戒惧，如临危境，不敢有丝毫的松懈，哪怕遇到危难，最终也会没有灾祸和过失。（这是说九三处在下卦的最高处，又在上卦之下，君子悟此卦象，如果纯粹只修习处下位之道，则居上位的德行就会废除，如果纯粹只修习居上位之道，则处下位的礼节就会荒废。因此终日不懈，连到了夜晚，也要和白天一样警醒自己。朝夕戒惧，如临危境，不敢有丝毫的松懈。）

【原文】上九①：亢龙有悔②。

【注释】①上九：指乾卦的第六爻。上就是至高无上的意思。②亢龙有悔：亢，极，达到最高的境界。

【译文】乾卦的第六爻上九，象征着处在极高点的龙，知进而忘退，就会有悔闷的后果。

【原文】保合大和，乃利贞①。不和而刚暴也。首出庶物，万国咸宁②。万物所以宁，各以有君也。

【注释】①保合大和，乃利贞：大和，亦称太和，均衡和合适的状态。②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庶物，众物、万物。

【译文】万事万物如果能够保持它的太和之气不断地运行，永远融洽无偏，就能实现最终的和谐贞正。（如果没有和顺，纯阳刚暴，那么万物就会失去其利，不得其正。）圣人从普通的百姓中首先显现出来，而不自为天下人之首，让天下万国各得其所，各安其事，这样（依乾道而行）万国自然和谐相安，无侵无争，都得到了安宁。（万物都能得到安宁，在于各自有贤德的人来担任领导之位。圣人效法乾德，生养万物，作为万物之尊，分别任命贤德之君引领万国，所以万国皆得安宁也！）

【原文】文言①曰：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

【注释】①文言：《文言》是《易传》中专门用以解说乾、坤两卦的；解乾卦的卦辞与爻辞部分通称

《乾文言》，解坤卦的卦辞与爻辞部分通称《坤文言》，相传为孔子所作。

【译文】《文言传》说：元始（在人为仁），是众善的初发；通达（在人为礼），是美好的会聚；有利（在人为义），是事物的和谐；正固（在人为智），是办事的根本。君子体察仁道，处处行仁，就足以领导众人，寻求美好的事物就会处处合乎礼，施利于他物就会处处合乎众义，坚守正道就可以办好事情。君子就是能够施行此四种德行的人，所以说：「乾卦，象征元始、通达、和谐有利、贞正坚固。」

【原文】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①，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②。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

【注释】①子曰至所以进德也：德谓德行，业谓功业。②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周易正义》：辞谓文教，诚谓诚实也。外则修理文教，内则立其诚实，内外相成，则有功业可居，故云「居业」也。

【译文】孔子说：君子增进道德建立事业。推忠于人，以信待物，德行就能够得到提升。修理文教，内心诚实，就是立业的根基。处在上位的时候不敢心怀骄傲，处在下位的时候心也不会忧闷。

【原文】子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

【译文】孔子说：同样的声音能够产生共鸣，同样的气味会相互融合，水总是流到湿地上，火总是先

烧干燥处，龙吟然后景云就会腾升，虎啸之处就会有谷风相随，圣人兴起，万民都来仰望他、亲近他，接受他的引导和教化。

【原文】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辨之，以君德而处下体，资纳于物者也。宽以居之，仁以行之①。

【注释】①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辨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周易正义》：「君子学以聚之」者，九二从微而进，未在君位，故且习学以蓄其德。「问以辨之」者，学有未了，更详问其事，以辨决于疑也。「宽以居之」者，当用宽裕之道，居处其位也。「仁以行之」者，以仁恩之心，行之被物。

【译文】君子通过学习来蓄养其德行，学习后还有不明了的，就详细地询问考究来明辨决疑（有君主的美德而处在下位，是因为有所依靠和接受他物的帮助），以宽厚的态度来对待他人，以仁爱之心来行事接物。

【原文】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①，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注释】①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合是符合、相通的意思。这四句通过比拟来赞扬「大人」。大人，即圣人。

【译文】九五爻辞所说的「大人」，圣明德备，他的道德和天地一样覆载万物，他的圣明如同日月一样普照万物，他施理政事像四时一样井然有序，他示人的吉凶祸福如同鬼神一样奥妙无穷。他若在天

时之前行事，天不违背他，若在天时之后行事，也能奉顺天道运行的规律。天都不会违背他，何况人呢？何况鬼神呢？

【原文】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

【译文】深知进取与引退、生存和灭亡的道理，行为不偏失正道。大概只有圣人才能如此吧！

坤卦

【原文】象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译文】《象传》说：大地的气势宽厚和顺，这是坤卦的象征。君子应效法坤卦的精神，深厚自己的德行来容载天下万物。

【原文】文言曰：坤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方，含万物而化光。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

【译文】《文言》说：坤卦六爻皆阴，至柔，但在变动时却也显示出无比的刚。地体不动，极为安静，但生物不邪，德能方正，含养万物而德化光大。坤道至柔，承载于天而依照四时运行得当。

【原文】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译文】修积善行的家族，必定能够积累许多庆祥（能够庇佑子孙）；累积恶行的家族，必定会留下许多祸殃（必将贻害子孙）。

【原文】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①。

【注释】①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周易正义》：「君子敬以直内」者，言君子用敬以直内。「内」谓心也，用此恭敬以直内理。「义以方外」者，用此义事，以方正外物。言君子法地正直而生万物，皆得所宜，各以方正。「敬义立而德不孤」者，身有敬义，以接于人，则人亦敬，义以应之，是德不孤也。

【译文】君子恭敬一切，以使内心正直；行为处处循礼，以此方正外物。能够做到恭敬一切、处处循礼（人们就会恭敬于他，以义应之），就能够使美德广布，得到众人的回应。

蒙卦

【原文】象曰：山下出泉，蒙①。君子以果行育德②。

【注释】①山下出泉，蒙：释蒙卦上艮为山、下坎为水之象。泉水流出山必渐汇成江河，正如「蒙稚」渐启。②君子以果行育德：《周易正义》：「育德」谓隐默怀藏，不自彰显，以育养其德。「果行」「育德」者，自相违错。若童蒙来问则果行也，寻常处众则育德，是不相须也。

【译文】《象传》说：高山下流出泉水，象征着「蒙稚」渐启。君子效法蒙卦的精神，行动时如水之必行，果决不疑，修德时隐默怀藏，不自彰显。

【原文】蒙以养正，圣功也。

【译文】童蒙的时候就能够培养其纯正无邪的品质，这就是至圣之功了。

师卦

【原文】象曰：地中有水，师①。君子以容民畜众②。

【注释】①地中有水，师：释师卦上坤为地、下坎为水之象。②君子以容民畜众：君子，容纳畜养民众。《周易正义》：「君子以容民畜众」者，言君子法此师卦，容纳其民，畜养其众。

【译文】《象传》说：地中有水，水聚集在地中，象征着「兵众」。君子观察此卦象，因此包容、保护其民众，积聚其民众。

【原文】初六：师出以律，否臧凶①。为师之始，齐师者也。失令有功，法所不赦，故师出不以律，否臧皆凶也。

【注释】①师出以律，否臧凶：否，音匹。「否臧凶」者，若其失律行师，无问否之与臧，皆为凶

也。「否」谓破败，「臧」谓有功。然「否」为破败，即是凶也。何须更云「否臧凶」者，本意所明，虽臧亦凶。

【译文】初六：兵众出发要依照律法，如果不依照律法和号令行事，即使胜了也会有凶险。（建立军队，一开始就要整顿军纪。士兵如果违反了军纪，就算侥幸立了大功，也是军法所不容的，所以军队出征不依照律法，即使胜利了也是很危险的。）

【原文】上六：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①。处师之极，师之终也。大君之命，不失功也。开国承家，以宁邦也。小人勿用，非其道也。

【注释】①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这三句说明师卦之终，时当班师告捷，有开国承家之赏，不可任用小人。

【译文】上六：天子颁布命令，封赏功臣为诸侯、为大夫，小人不能够起用。（上六处在师卦的终极，是师卦的终竟。天子对功臣的封爵，不能离开了他们的实际功劳，根据功劳大小封赏他们，功劳大的封为诸侯，功劳小的封为卿大夫，为的是使国家安定。小人不能任用，这不符合治国平天下的正道。）

【原文】象曰：小人勿用，必乱邦也①。

【译文】《象传》说：「小人不可任用」，是说明用小人必将危乱国家。

履卦

【原文】象曰：上天下泽，履①。君子以辩上下，定民志②。

【注释】①上天下泽，履：释履卦兑下乾上之卦象。②辩上下，定民志：辩，通「辨」；定，规定端正。

【译文】《象传》说：天下有泽（上是天，下是泽，这是上下的正常状态，人的行为也应当如此），象征循礼。君子观察履卦的卦象，要辨清上下的位分，以安定百姓的心志。

泰卦

【原文】彖曰：天地交而万物通也①，上下交而其志同也②。内君子而外小人③，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④。

【注释】①天地交而万物通也：此据卦象，说明天地阴阳交合、万物生养畅通之理。②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周易正义》中有「上下交而其志同」者，此以人事象天地之交。上谓君也，下谓臣也，君臣交好，故志意和同。③内君子而外小人：内、外指内卦和外卦，君子指三阳爻，小人指三阴爻。④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周易禅解》，君子道长，则六爻皆有君子之道；小人道消，则六爻皆有保泰防否之功也。

【译文】《象传》说：天地阴阳交合，万物生养之道就通畅无阻；君臣上下交心感应，人们的思想意

识就会协同起来。此时，君子在内（健于行事），小人在外（顺以听命），君子之道就能渐长，小人之道就会渐消。

否卦

【原文】象曰：天地不交，否①。君子以俭德避难，不可荣以禄②。

【注释】①天地不交，否：否，音匹；此释上乾为天、下坤为地之象。②君子以俭德避难，不可荣以禄：俭德，俭约的品德。《周易正义》：「君子以俭德避难」者，言君子于此否塞之时，以节俭为德，避其危难，不可荣华其身，以居禄位。此若据诸侯公卿言之，避其群小之难，不可重受官赏；若据王者言之，谓节俭为德，避其阴阳已运之难，不可重自荣华而骄逸也。

【译文】《象传》说：否卦的卦象为坤（地）下乾（天）上，为天在地上之表象。天在极高处，地在极低处，天地阴阳之间因此不能够互相交合，所以时世闭塞不通。这个时候君子必须隐藏、俭约，有德而不显，这样才能避开危险与灾难，不可以谋取高官厚利、享受荣华富贵。

【原文】彖曰：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①。内阴而外阳，内柔而外刚②，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也③。

【注释】①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周易正义》：「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

者，与泰卦反也。泰卦云「上下交而其志同」，此应云「上下不交则其志不同」也。非但其志不同，上下乖隔，则邦国灭亡，故变云「天下无邦」也。②内阴而外阳，内柔而外刚：《周易集解》：崔颢曰：阴、柔，谓坤。阳、刚，谓乾也。③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也：《周易集解》：崔颢曰：君子在野、小人在位之义也。

【译文】《象传》说：天地之气互不交感，万物就会堵塞不通；君臣之间互不沟通，国家就会衰败灭亡。此卦内卦坤体阴，外卦乾体阳，表示内柔而外刚，小人在位而君子在野。这样，小人之道就会日渐增长，君子之道就会日渐消亡。

同人卦

【原文】象曰：天与火，同人①。天体于上，而火炎上，同人之义。君子以类族辩物②。君子小人，各得所同。

【注释】①天与火，同人：《周易正义》：天体在上，火又炎上，取其性同，故云「天与火，同人」。②君子以类族辩物：《周易正义》：族，聚也。言君子法此同人，以类而聚也。「辨物」谓分辨事物，各同其党，使自相同，不间杂也。

【译文】《象传》说：同人卦的卦象是离（火）下乾（天）上，为天下有火之表象。天在高处，火势熊熊而上，天与火亲和相处。（天高高在上，上面又有大火燃烧，这是同人卦的含义。）君子得到此卦的

启迪，要明白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道理，懂得明辨事物，求同存异，团结众人，以实现天下太平。（让君子和小人各同其党，使他们各自和相同的人在一起。）

【原文】彖曰：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①。行健不以武而以文明用之，相应不以邪而以中正应之，君子正也。唯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②。君子以文明为德者也。

【注释】①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周易集解》：何妥曰：离为文明，乾为刚健。健非尚武，乃以文明。应不以邪，乃以中正。故曰「利君子贞」也。②唯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周易集解》：虞翻曰：唯，独也。崔颢曰：君子谓九五，能舍己同人，以通天下之志。

【译文】《彖辞》说：君子以文明之德而显现刚健，以中正之道与万物相应，这才是君子的正道（君子行为刚健不用武力而使用文明，表现出来的不是奸邪而是与中正相应，这才是君子所行的正道），只有君子能够以正道德通而聚合天下人的意志（君子用文明来作为自己修习德行的标准）。

大有卦

【原文】象曰：火在天上，大有①。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②。大有，包容之象也，故遏恶扬善，成物之美，顺奉天德，休物之命也。

【注释】①火在天上，大有：释「大有卦上离为火，下乾为天之象。②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

遏恶扬善，意为遏阻奸邪，称扬善良。休，用于动词，犹言「休美」。

【译文】《象传》说：火焰高悬于天上，无处不照，象征「大获所有」。君子以此卦象所兆，应当遏阻奸邪，称扬善良，以奉承顺应上天的德性，美善万物的性命（大有卦，是包容的象征。所以君子因此要遏恶扬善，成就万物的美善，尊顺奉行上天的德性，美善万物的性命）。

【原文】上九：自天佑之，吉无不利①。居大有之上，而不累于位，志尚于贤者也。

【注释】①自天佑之，吉无不利：此谓上九以阳刚之德居大有卦终，超然安处于「无位」之地，犹如获「天佑」长保富有，故「吉无不利」。

【译文】上九：有来自于上天的护佑，凡事吉庆，无不顺利。（意思是此爻象征处在大有之时，君子没有被物系累其心，是因为他能清静高洁，志在圣贤。）

谦卦

【原文】谦。象曰：地中有山，谦①。君子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②。多者用谦以为裒，少者用谦以为益，随物而与，施不失平也。

【注释】①地中有山，谦：释谦卦上坤为地、下艮为山之象。②君子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裒，音剖，念二声。《尔雅·释诂》云：「裒，聚也。」《周易正义》：「裒多」者，君子若能用此谦道，则

裒益其多，言多者得谦，物更裒聚，弥益多也，故云「裒多」，即谦尊而光也，是尊者得谦而光大也。「益寡」者，谓寡者得谦而更进益，即卑而不可逾也，是卑者得谦而更增益，不可逾越也。「称物平施」者，称此物之多少，均平而施，物之先多者而得其施也，物之先寡者而亦得其施也。故云「称物平施」也。按：「裒」字也有削减之意，宋儒注解《周易》时，「裒多益寡」多解释为削减多余，补益不足。此处白话翻译时取《周易正义》之义。

【译文】《象传》说：高山深藏在地中，象征着谦虚。君子效法谦卦的精神，多者谦虚就能积聚更多，少者谦虚也能增益更多，无论是多者还是少者，都能从谦卦中平等地得到受益（多者谦虚能够积聚更多，少者谦虚也能增益更多。君子根据物品的多少给予，施予不失公平）。

【原文】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终也。

【译文】天的规律是亏损盈满者，补益谦虚者；地的规律是变易盈满者，充实谦虚者；鬼神的规律是危害盈满者，施福谦虚者，人道的规律是憎恶盈满者，喜爱谦虚者。谦虚的人处在尊高之位，道德会更加光明，处在卑下之位，其德行人们也难以超越。只有君子才能够保持谦德至终啊！

【原文】初六：谦谦君子，用涉大川，吉。能体谦谦，其唯君子，用涉大难，物无害也。象曰：谦谦君子，卑以自牧也。牧，养也。

【译文】初六：谦而又谦的君子（因为有无比谦逊的美德），即使涉大险、过大河，也将是吉利的。（唯有君子有谦而又谦的美德，以此来处理异常的艰难，万物都不会有损害）。《象传》说「谦而又谦的君子」，是说用谦卑来养成其恒久的美德（牧，养的意思）。

【原文】九三：劳谦，君子有终，吉。劳谦匪懈，是以吉也。象曰：劳谦君子，万民服也。

【译文】九三：有功劳而且懂得谦虚的君子，能够保持谦德至终，凡事都会吉利（有功劳且能保持谦恭而不懈怠，所以能够获得吉祥）。《象传》说：有功劳还保持谦虚的君子，万民都会敬服于他。

豫卦

【原文】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①，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

【注释】^①忒：意为误差、差错。

【译文】天地能够顺时而动，所以日月运行不会有过，四季轮转没有误差；圣人能够沿顺民情而动，则刑罚清楚简单，万民服从。

随卦

【原文】象曰：泽中有雷，随①。君子以向晦入宴息②。泽中有雷，动悦之象也，物皆悦随，可以无为，不劳明鉴，故君子向晦入宴息也。

【注释】①泽中有雷，随：释随卦上兑为泽、下震为雷之象。②君子以向晦入宴息：「向晦」犹言「向晚」。「宴」，安也。「宴息」即休息。这是说明君子观随卦之象，悟知凡事「随时」的道理，故早出晚入，于向晚按时休息。

【译文】《象传》说：大泽中响着雷声，泽随顺雷声而震动，这是随顺之象。君子因此而随天应时，早出晚入，于向晚按时休息。（泽中有雷，是震动和喜悦之象，万物都喜悦地随顺，君子可以无为，不需要凡事明察，所以说君子可以早出晚入，于向晚按时休息。）

观卦

【原文】象曰：风行地上，观①。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②。

【注释】①风行地上，观：释观卦上巽为风、下坤为地之象。②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这是说明「先王」效法观卦「风行地上」之象，省视万方，示民以教，使百姓有所瞻仰而顺从教化。

【译文】《象传》说：观卦的卦象是坤（地）下巽（风）上，为风吹拂于地上而遍及万物之象，象征

瞻仰。先代君王仿效风吹拂于地而遍及万物的精神，设立省方之礼，视察四方，考察民风民俗，设立政教。

【原文】彖曰：顺而巽，中正以观天下①，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②。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③。

【注释】①顺而巽，中正以观天下：巽，古同「逊」，谦让恭顺之意。《周易正义》：顺而和巽，居中得正，以观于天下，谓之「观」也。此释观卦之名。②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神道，犹言「神妙的自然规律」。不忒，指没有变更、没有差错。

【译文】《彖传》说：具备温顺谦逊的美德，居中得正位，从而考察天下民风。观察四季运转丝毫不差就能懂得其中存在着大自然神妙的作用。圣人能够效法天道而设教于天下（自己修积善德，身体力行，做大众的榜样，不需要通过言语教诫和威刑恐逼），万民就会自然服从于他，天下实现垂拱而治。

【原文】六四：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①。居观之时，最近至尊，观国之光者也，居近得位，明习国仪者也，故曰利用宾于王也。

【注释】①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光，指国家大治而呈现的光辉景象。宾，用于动词，犹作「作宾」。此谓六四柔顺得正，亲比九五，犹如贤者观光于盛治之国，故称有利于成为君王的座上宾，即言可以效用于贤君，其吉可知。

【译文】六四：观仰国家大治的光辉景象，适宜以宾客的身份入朝辅佐君王。（在观仰之时，能够最容

易接近君王的，是能够观仰国家大治光辉景象的人。接近君王并因此得到官位的，是那些明白和学习国家礼仪的人。所以说「利用宾于王」。）

【原文】九五：观我生，君子无咎①。上之化下，犹风靡草，故观民之俗，以察己道。百姓有罪，在余一人，君子风著，己乃无咎。上为化主，将欲自观，乃观民也。

【注释】①观我生，君子无咎：观我生，指既受人瞻仰又自观其道。咎，指过失、罪过。

【译文】九五：君王经常巡视国家，看民风淳正与否，如果天下有君子之风著，这样就不会有过错了。（在上位的教化在下位的，如同风吹草木，草木顺风而倒，所以，观察民众的风俗，就可以体察自己所施行的是否合适。百姓如果有罪，罪责在我君主一人。天下有君子之风，自己就没有过错了。在上位的人是教化的主导者，要观察自己所施行的是否合适，观察民风就可以知道了。）

噬嗑卦

【原文】象曰：雷电噬嗑①，先王以明罚敕法②。

【注释】①雷电噬嗑：噬嗑，音市喝。释噬嗑卦下震为雷、上离为电之象。②明罚敕法：明，动词，

严明，敕，犹言「正」。

【译文】《象传》说：噬嗑卦的卦象是震（雷）下离（火）上，为雷电交击之象。雷电交击，就像咬

合一样。雷有威慑力，电能放光明。古代帝王效法这一卦象，严明刑罚，整饬法令。

贲卦

【原文】象曰：山下有火，贲①。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狱②。处贲之时，止物以文明，不可以威刑，故君子以明庶政，而无敢折狱也。

【注释】①山下有火，贲：贲，音必。释贲卦上卦为艮（艮为山）、下卦为离（离为火）之象。

②以明庶政，无敢折狱：这是说明「君子」观贲卦之象，悟知当以「文明」理政，但不可以文饰「断狱」。

【译文】《象传》说：山下燃烧着火焰，象征着「文饰」，君子因此修明政事，不敢以威刑断狱。（出现贲卦卦象之时，火照着山，山因为火而被照明，不可以采用严厉的刑罚来治理政事，所以君子一般采用文明来理政，而不会通过武断判决案件来治理天下，甚至让民众无讼。）

【原文】彖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译文】彖传说：观察天象，可以知晓四季的变化规律；观察社会的人文现象，可以推行教化而实现天下大治。

大畜卦

【原文】象曰：天在山中，大畜①。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②。物之可畜于怀，令德不散，尽于此也。

【注释】①天在山中，大畜：释大畜卦下乾为天、上艮为山之象。②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识，音帜。前言往行，指前代圣贤的言行。这两句说明「君子」效法大畜卦象，多记「前言往行」以畜美德。

【译文】《象传》说：天包含在山中，这是宽广包容之象，君子感此卦象，应该牢记古圣先贤的嘉言善行，来培养自己的德行。（万事万物中，唯有贮藏前言往行于怀，才能让道德不散弃。）

颐卦

【原文】象曰：山下有雷，颐①。君子以慎言语，节饮食②。言语饮食，犹慎而节之，而况其余乎。

【注释】①山下有雷，颐：释颐卦上艮为山、下震为雷之象。颐者，养也。《周易集解》引刘表曰：山止于上，雷动于下，颐之象也。②君子以慎言语，节饮食：这是说明「君子」效法颐卦「养正」之道，「慎言」以养德行，「节事」以养身体。

【译文】《象传》说：山下响动着震雷，象征着颐养，君子感此，谨慎言语以培养德行，节制饮食以

养护身体。（言语和饮食，都能够谨慎、节制，更何况其他呢。）

习坎卦

【原文】象曰：水洊至，习坎①。君子以常德行，习教事②。至险未夷，教不可废，故以常德行而习教事也。习于坎，然后能不以险难为困，而德行不失常。

【注释】①水洊至，习坎：洊，音荐。古同「荐」，再、屡次、接连之意。此释上下坎均为水之象。②常德行，习教事：常，动词，当读为「尚」，意味着恒久保持。习，动词，犹言「熟习」。

【译文】《象传》说：水一至再至，长流不滞，象征着重重险陷。君子感此卦象，而恒久保持修习自身德行，反复熟习政教之事。（至险没有消除，教化就不能够废除，因此要恒久地保持修习自己的德行，熟习政教之事，在重重险难中修习德行，然后才能不被险难所困，而德行才能够长久保持。）

离卦

【原文】象曰：明两作，离①。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②。继，谓不绝。

【注释】①明两作，离：此释离卦之象。《周易正义》：「明两作，离」者，离为日，日为明。今有上下二体，故云「明两作，离」也。②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周易禅解》：明而又明，相续不息。

自既克明其德，便足以照四方矣。

【译文】《象传》说：光明两次升起，这是离卦的象征。道德高尚之人以相继不绝的光明品德照耀于四方（继，就是相继不绝的意思）。

咸卦

【原文】象曰：山上有泽，咸①。君子以虚受人②。以虚受人，物乃感应也。

【注释】①山上有泽，咸：《周易正义》：「山上有泽，咸」，泽性下流，能润于下；山体上承，能受其润。以山感泽，所以为「咸」。②君子以虚受人：受，犹言容纳。此句说明君子效法咸象，虚怀接物，以成「感应」之道。

【译文】《象传》说：山上有大泽，山泽相通（交感），这是咸卦的象征。看到此象，君子因此虚怀若谷，广泛容纳感化众人。（君子能够以虚怀若谷来感，万物都会与之相应。）

【原文】天地感而万物化生。二气相与，乃化生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

【译文】天与地相互感应，因而万物得以化生（阴阳二气相互感应，这是化生生命啊）；圣人设立道德教化，与民心相感应，因而天下和平。

恒卦

【原文】象曰：雷风，恒^①。长阳长阴，合而相与，可久之道也。君子以立不易方^②。得其所久，故不易也。

【注释】^①雷风，恒：释恒卦上卦为震（震为雷）、下卦为巽（巽为风）之象。^②君子以立不易方：方，道也，此处犹言「正确的思想」。这是说明君子效法恒卦象，立身于恒久不变之道。

【译文】《象传》说：雷发风行，刚柔相济，这是恒久之象。（上卦为震，震为长子，故称「长阳」；下卦为巽，巽为长女，故称「长阴」。长阳和长阴常相交助，刚柔相济，这是能够长期存在之道啊。）君子因此做人做事有所树立，有卓然不可移易之方。（因为得到了长期存在的道，所以不会轻易放弃和改变。）

【原文】彖曰：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得其所久，故不已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言各得所恒，故皆能久长也。

【译文】《彖传》说：天地的运行规律是永恒运行，没有停息。（因为天地运行规律是永恒的，所以不会停止。）日月得到天的承载，而能长久照耀天下；四季往复变化，所以能永久生成万物；圣人长久地推行其道义，所以能教化天下。（这是说各自得到长久的东西，所以都能够长期存在。）

【原文】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德行无恒，自相违错，不可致诘，故或承之羞也。不恒其德，无所

容也。

【译文】九三：如果不能长久地保持自己的德行，就有可能招致别人的羞辱。（不能长久保持美德，自己就会违背美德、产生过失，产生过失则不足以向其问明事理，所以说就会蒙受他人的羞辱。）如果不能长久地保持德行，将无容身之地。

遯卦

【原文】象曰：天下有山，遯①。天下有山，阴长之象也。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严。

【注释】①天下有山，遯：《周易集解》：崔颢曰：天喻君子，山比小人。小人浸长，若山之侵天。君子遯避，若天之远山，故言「天下有山，遯」也。

【译文】《象传》说：高天之下立着大山，这是退避之意（高天之下立着大山，这是表示阴盛的卦象）。君子因此而远避小人，并不憎恶小人，但亦自具威严，使其不敢冒犯。

大壮卦

【原文】象曰：雷在天上，大壮①。君子以非礼弗履②。壮而违礼则凶，凶则失壮矣，故君子以大壮而顺礼也。

【注释】①雷在天上，大壮：释大壮卦上震为雷、下乾为天之象。《周易正义》：震雷为威动，乾天主刚健，雷在天上，是「刚以动」，所以为「大壮」。②君子以非礼弗履：履，践行。这是说明君子观察大壮卦象，悟知于强盛之时必须守正履礼，善葆其「壮」。

【译文】《象传》说：震雷响彻天上，刚强威盛，这是大壮的象征。君子因此效法此卦的精神，克己复礼，不施行不符合礼的事情。（如果强盛但是行为不符合礼，那就是凶象了，是凶象的话就不能够继续保有其强盛了。所以君子不仅刚强威盛，而又顺应于礼）。

晋卦

【原文】象曰：明出地上，晋①。君子以自昭明德②。以顺著明，自显之道。

【注释】①明出地上，晋：释晋卦上离为明、下坤为地之象。②君子以自昭明德：昭，作动词，显示、显扬。明德，即「光辉的道德」。郑玄曰：地虽生万物，日出于上，其功乃著，故君子法之，而「以明自昭其德」。

【译文】《象传》说：太阳升起，照耀大地，是显升之象，这是晋卦的特征。君子看到此象，应自己把自身本有的光明德性显现出来。（随顺自然之道显明其德，才是自我显明之道。）

明夷卦

【原文】象曰：明入地中，明夷①。君子以莅众，莅众显明，蔽伪百姓者也，故以蒙养正，以明夷莅众矣。用晦而明②。藏明于内，乃得明也，显明于外，乃所避也。

【注释】①明入地中，明夷：释明夷卦下离为明、上坤为地之象。②君子以莅众，用晦而明：莅，临也，「莅众」犹言「治众」。

【译文】《象传》说：太阳落入地中，是光明伏踞之象，这是明夷卦的象征。受此卦象启迪，君子治理众人。（治理民众，太过于显示自己的机巧智慧，就会让百姓有被蒙蔽和欺骗之感，百姓就会丧失质朴，变得诈伪。因此要用大智若愚的方式来培养百姓纯正的民风，用自隐其慧的方式来使众人得到治理。）能够自我晦藏其明智，这样反而能更加显示其道德光明。（把自己明察的智慧掩藏起来，才是真正的明察之道。把自己明察的智慧显明于外，是君子应该避免的事情。）

家人卦

【原文】象曰：风自火出，家人①。由内相成，炽也。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②。家人之道，修于近小而不妄者也，故君子言必有物，而口无择言；行必有恒，而身无择行也。

【注释】①风自火出，家人：释家人卦上巽为风、下离为火之象。②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恒，规

律、法则。

【译文】《象传》说：风从火中生出，这是家人卦的象征（风从火的内部生成，是因为火的温度高的缘故，这是说明家人卦巽在离外，是风从火出。火刚生起的时候，因为有风，会更加炽盛。火炽盛后又会形成风。这样内外互相作用，有似家人之义。所以说「风自火出，家人」）。君子因此应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说话要有根据和内容，行动要有准则和规矩，不能朝三暮四和半途而废。（居家行事的道理，要从身边的人和日常小事着手，不可轻忽随意。因此君子说话一定有根有据，这样话一出口就会合乎道理而无需选择；做事一定遵循规律和法则，这样一做事情就会符合大道而无需选择。）

【原文】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天地之大义也。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译文】《象传》说：家人卦是说，女子应当居家主内，而男人应当以处理外部事务为主，这样才符合天地阴阳的大道。家中有严正的主人，这是指父母而言的。父亲尽父亲的责任，儿子尽儿子的责任，兄长尽兄长的责任，弟弟尽弟弟的责任，丈夫尽丈夫的责任，妻子尽妻子的责任，这样家道就能端正了。家道端正了，那么天下也就能安定了。

睽卦

【原文】象曰：上火下泽，睽①。君子以同而异②。同于通理，异于职事。

【注释】①上火下泽，睽：释睽卦上离为火、下兑为泽之象。②君子以同而异：求同存异。这是说君子看到睽卦卦象后，明白了「合睽」的道理，寻求事物的「大同」，接受不同观点的「小异」。

【译文】《象传》说：上为火而下有泽，两相乖违，这是睽卦的象征。看到此卦象，君子处于世上，应该求同存异，保持自己的个性和特色。（认同共通的道理，各自做好不同的事情。）

蹇卦

【原文】象曰：山上有水，蹇①。君子以反身修德②。除难莫若反身修德也。

【注释】①山上有水，蹇：释蹇卦下艮为山、上坎为水之象。阐明涉济艰难的道理。蹇，音剪。跋行艰难。②君子以反身修德：反身，反求自身。这是说君子看到此卦象后，遇到困难时要「反身修德」，才能济蹇涉难。

【译文】《象传》说：山上流水，跌宕曲折而下，行动艰难，这是蹇卦的象征。君子效法此卦，在困难之时应该反省自身，修养自身德行。（解除困难最好的方法，莫过于自我反省，修习德行。）

【原文】彖曰：蹇，难也，险在前也，见险而能止，智矣哉。

【译文】《彖传》说：蹇卦，象征着艰难，就是前面有危险的意思。看到险情能够停止，这是明智之举啊。

【原文】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①。处难之时，履当其位，执心不回，志匡王室者也，故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也。履中行义，以存其上，处蹇以此，未见其尤也。

【注释】①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臣，臣仆。蹇蹇，高亨注「言王臣蹇蹇忠告直谏者，非其身之事，乃君国之事也」。后因以「蹇蹇匪躬」谓为君国而忠直谏诤。匪，同「非」。躬，自身。

【译文】六二：君王的臣仆忠诚正直，不是为了自身的私事啊。（处在危难时，能够坚守岗位，履行自己的职责，做到坚定不移，这才是真正的为君王效忠，所以说「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臣子在艰难困苦时还能履行职责，坚持王臣之道，使君王得以保全，用这种行为来处蹇，看不到他有什么过失。）

【原文】象曰：王臣蹇蹇，终无尤也①。

【注释】①王臣蹇蹇，终无尤也：《周易正义》：「终无尤」者，处难以斯，岂有过尤也？《周易禅解》：所谓事君能致其身，公而忘私。故虽似冒险，终无尤也。

【译文】《象传》说：君王的臣仆忠诚正直，虽屡陷艰难，但这样做始终不会有过失。

解卦

【原文】象曰：雷雨作，解①。君子以赦过宥罪②。

【注释】①雷雨作，解：释解卦上震为雷、下坎为水之象。解，音谢。②君子以赦过宥罪：宥，音又。宽恕、赦免。这是说明君子效法解卦卦象，以「赦过宥罪」体现开释、舒缓的「仁政」。

【译文】《象传》说：雷雨并作，化育万物，是解困通达的象征。君子因此赦免人之过失，宽恕有罪之人。

【原文】六三：负且乘，致寇至，贞吝①。处非其位，履非其正，以附于四，用夫柔邪以自媚者也。乘二负四，以容其身，寇之来也。自己所致矣，虽幸而免，正之所贱也。

【注释】①负且乘，致寇至，贞吝：此谓六三处「解」之时，阴柔失正，乘凌九二阳刚之上而攀附于九四，犹如「小人」窃居高位，故以负重而乘车，招致强盗来抢夺为喻，明其处于非份之位，不能长久。但爻辞又发规劝「小人」改邪向善之意。《周易正义》：「负且乘，致寇至」者，六三失正无应，下乘于二，上附于四，即用夫邪佞以自说媚者也。乘者，君子之器也。负者，小人之事也。施之于人，即在车骑之上，而负于物也。故寇盗知其非己所有，于是竞欲夺之，故曰「负且乘，致寇至」也。「贞吝」者，负乘之人，正其所鄙，故曰「贞吝」也。

【译文】六三：背负重物而身乘大车，必招致强盗来抢夺，虽正，也是很鄙吝的。（六三处在九四之

下、九二之上，比喻处在自己不应处的位置，做着自己不该做的事。依附于九四，采用奸邪伪善的手段谄媚巴结。乘凌九二阳刚之上而攀附于九四，来容纳自身。强盗之所以来抢夺，是自己造成的啊！哪怕侥幸免除了灾难，但这仍是君子所鄙视的行为。）

损卦

【原文】象曰：山下有泽，损①。君子以惩忿窒欲②。可损之善，莫善损忿欲也。

【注释】①山下有泽，损：释损卦上艮为山、下兑为泽之象。②君子以惩忿窒欲：《周易正义》：泽在山下，泽卑山高，似泽之自损以崇山之象也。君子以法此损道，以惩止忿怒，窒塞情欲。夫人之情也，感物而动，境有顺逆，故情有忿欲。惩者息其既往，窒者闭其将来。忿欲皆有往来，惩窒互文而相足也。

【译文】《象传》说：山下有泽，是减损的象征。效法损卦的精神，君子要控制自己的愤怒、克制自己的欲望。（最好的减损，莫过于惩忿窒欲。）

益卦

【原文】象曰：风雷，益①。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矣②。从善改过，益莫大焉。

【注释】①风雷，益：释益卦上巽为风、下震为雷之象。②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矣：迁，犹言「向往」。这是说君子观「益」象，能迁善改过，以此交相增益己德。

【译文】《象传》说：风起雷动，交相助益，象征「增益」。君子观此卦象，从而见善举则仿效从之，有过错则主动改正。（依从善道，改正过失，这样得到的好处很大啊。）

升卦

【原文】象曰：地中生木，升①。君子以慎德（通行本慎作顺），积小以成高大②。

【注释】①地中生木，升：释升卦下巽为木、上坤为地之象。②君子以慎德，积小以成高大：「慎德」，通行本作「顺德」，这是说明君子效法此卦「地中生木」之象，顺行其美德，积「小善」以成就其高大的名望、事业。

【译文】《象传》说：苗木生于地中，是成长上升的象征。君子因此慎重修德，从积累小善做起，以至修成高行大德。

革卦

【原文】彖曰：水火相息，革①。凡不合而后变生，火欲上，泽欲下，水火相战，而后变生者也。天地革

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

【注释】①水火相息，革：《周易正义》：此就二体释卦名也。水火相息，先就二象明革。息，生也。火本干燥，泽本润湿。燥湿殊性，不可共处。若其共处，必相侵克。既相侵克，其变乃生，变生则本性改矣。水热而成汤，火灭而气冷，是谓「革」也。

【译文】《彖传》说：变革，就像水火相交互更革，火盛则水可涸，水盛则火可灭（凡是有不相融的事物相接触就会发生变革。火在下面想要向上，水在上面想要下来，水火双方交战，而后必然会出现变革而生成新的事物。）天地变革而四季成。商汤革命而夏桀灭，周武革命而商纣亡，这既顺从天意而又应和人心。变革的时代意义多么大呀！

震卦

【原文】象曰：洊雷，震①。君子以恐惧修省②。

【注释】①洊雷，震：洊，同「荐」，再、屡次、接连之意，释震卦上下都是震雷之象。②君子以恐惧修省：说明君子观震卦之象，悟知应当恐惧「天威」，自我修省。

【译文】《象传》说：接连而响的巨雷，使人震动。君子因此心生敬畏恐惧之感，自我修身省过。

【原文】彖曰：震，亨①。震来虩虩，恐致福也②。

【注释】①震，亨：这是用卦辞「亨」来释卦名「震」。②震来虩虩，恐致福也：虩虩，音细细，形容恐惧的样子。

【译文】《彖传》说：巨雷震动，可以亨通。震雷响起，使万物感到恐惧，因恐惧而戒慎，反而会因此而得福。

艮卦

【原文】象曰：兼山，艮①。君子以思不出其位②。各止其所，不侵官也。

【注释】①兼山，艮：释艮卦上下卦均为艮之象。兼，「重」之意。因为艮卦上下卦均为艮，艮为山，所以这里「兼山」指两山重叠。②君子以思不出其位：位，本位，指本分所守之位。这是说明君子观艮象，悟知「抑止」邪欲的道理，所以思想不敢逾越本位。

【译文】《象传》说：两座山重叠，是抑止之象。君子因此自我抑制内心的欲望，不敢超越其位分。（各自做好自己的事情，不要超越自己的位分。）

丰卦

【原文】象曰：雷电皆至，丰①。君子以折狱致刑②。文明以动，不失情理。

【注释】①雷电皆至，丰：释丰卦上震为雷、下离为火之象。②君子以折狱致刑：折狱，判决诉讼案件。致刑，动用刑罚的意思。这是说明君子效法雷之威动以「折狱」、电之光明以「致刑」，那么刑狱之事就不会违背实情了。

【译文】《象辞》说：雷声和电光一起到来，有威有明，象征丰盈硕大。君子取此象之意，明断案件，按律量刑。（一举一动都要文明，不能够违背情理。）

【原文】彖曰：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①。丰之为用。困于昃食者也。施于未足则尚丰。施于已盈则方溢。不可以为常。故具陈消息之道也。

【注释】①日中则昃至况于鬼神乎：昃，音则，去声，太阳偏西之意。此句至终，引天地、日月盛盈必亏的现象，发卦辞的言外之意，说明「丰」极必贫，不可过中。

【译文】《彖传》说：日至中天必将西斜，月亮圆满盈盛必将亏蚀。天地间万物的盈满与亏缺都随着天时变化而消长，盛衰无常，又何况于人的事业呢？何况于鬼神的享祭呢？（丰卦的应用，受困于日至中天必将西斜和月亮圆满盈盛必将亏蚀，在尚未满的情况下还能使之变得丰盈，在运用于已经满了的情况下就会溢出，所以不可以作为常用手段，因此这里具体说明万物消长、增减、盛衰的道理。）

兑卦

【原文】象曰：丽泽，兑①。君子以朋友讲习②。

【注释】①丽泽，兑：释兑卦下泽上泽之象。②君子以朋友讲习：讲习，指学问之道，即讲其所未明，学其所未熟。《周易正义》「君子以朋友讲习」者，同门曰朋，同志曰友，朋友聚居，讲习道义，相说之盛，莫过于此也，故君子象之以朋友讲习也。

【译文】《象传》说：两泽相连，互有补益，是相互受益的象征。君子得此启迪，常与良朋益友互相讲习切磋，互相补益。

【原文】悦以先民，民忘其劳，悦以犯难，民忘其死①。悦之大，民劝矣哉②。

【注释】①悦以先民，民忘其劳；悦以犯难，民忘其死：《周易正义》：「说以先民，民忘其劳」，以下叹美说之所致，亦申明应人之法，先以说豫抚民，然后使之从事，则民皆竭力忘其从事之劳，故曰「说以先民，民忘其劳」也。「说以犯难，民忘其死」者，先以说豫劳民，然后使之犯难，则民皆授命，忘其犯难之死，故曰「说以犯难，民忘其死」也。②悦之大，民劝矣哉：劝，劝勉，此为自我勉励之意。这两句总结前文，说明「悦」的义理宏大。

【译文】君子大人若能先悦豫百姓（注意百姓的饱食、暖衣、养生），让百姓做事情，百姓就会任劳任怨；若能先悦豫百姓，危难之时让百姓赶赴危难，百姓也会不避艰险，舍生忘死。悦民作用之大，

就在于能使百姓自我勉励呀！

节卦

【原文】象曰：泽上有水，节①。君子以制度数，议德行②。

【注释】①泽上有水，节：此释节卦下兑为泽、上坎为水之象。泽有水而流有限，多必溢于泽外，象征「节制」。②君子以制度数，议德行：度数，指礼数、法度；议，评议、商度。此句指君子效法节卦之象，制定礼法作为节制的准则，评议人的德行优劣作为任用条件。

【译文】《象传》说：大泽上有水（水位升高，应加高堤防），当予以节制。君子观此象，从而制订法度礼数作为准则，考察商议德行以期任用得宜。

【原文】彖曰：苦节不可贞，其道穷①。为节过苦，则物不能堪也，物不能堪，则不可复正也。

【注释】①苦节不可贞，其道穷：《周易正义》，为节过苦，不可为正。若以苦节为正，则其道困穷，故曰「苦节不可贞，其道穷」也；《周易禅解》「苦则穷，穷则不可以处常，不苦则说」。

【译文】《彖传》说：过分节俭不可以为中正，因为它难以持久，必然会变。（为了节俭而太过艰苦，那是事物不能够承受的。不能承受，那么就不能够继续坚持正道了。）

【原文】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

【译文】天地有节制（遵从运行规则），四季才能形成。国家应当以典章制度作为节制准则，就能做到既不浪费财物，又不伤害百姓。

中孚卦

【原文】象曰：泽上有风，中孚①。君子以议狱缓死②。信发于中，虽过可亮。

【注释】①泽上有风，中孚：此释中孚卦下兑为泽、上巽为风之象。②君子以议狱缓死：指君子效法中孚之象，广施信德，乃至慎议刑狱，宽缓死刑。

【译文】《象传》说：大泽上吹拂着和风（如广施信德），无所不周，诚信之象。君子因此懂得了诚信感化的重要，在判决案件之前进行充分的讨论，把所有可疑的或者不能据以定罪的东西都查出来。在判决死刑后，尽量缓期执行，尽量在犯人必死的罪行中找出可以不死的依据。（如果诚信是发自内心的，即使过了也是可以相信的。）

小过卦

【原文】象曰：山上有雷，小过①。君子以行过乎恭，丧过乎哀，用过乎俭②。

【注释】①山上有雷，小过：此释小过卦下艮为山、上震为雷之象。小过，小有越过。象征行动有度。②君子以行过乎恭，丧过乎哀，用过乎俭：此三句指君子效法小过之象，在行止之恭、丧事之哀、用费之俭这些寻常小事上，稍能过越，以正俗弊。

【译文】《象传》说：山顶上响动着震雷（山大雷小），小有越过之象。君子悟此象，从而行为稍过于恭谦，居丧稍过于哀伤，用度稍过于节俭。

既济卦

【原文】象曰：水在火上，既济①。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②。存不忘亡，既济不忘未济也。

【注释】①水在火上，既济：释既济卦下离为火、上坎为水之象。②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豫，即「预」。此指君子观「既济」之象，知「初吉终乱」之理，所以能考虑其后患而预为防备。

【译文】《象传》说：水在火上，象征事情已经成功。君子观此卦象，想到火可烧水以为饮，水或倾覆而灭火，于是考虑事成之后可能出现的祸患而采取措施，防范于未然。（存在而不要忘记灭亡，已经成功但不要忘记还将发生变故。）

【原文】九五：东邻之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①。牛，祭之盛者也；禴，祭之薄者也。居既济之时，而处尊位，物皆济矣。将何为焉，其所务者，祭祀而已，祭祀之盛，莫盛修德，故沼沚之毛，蘋蘩之

荣，可羞之于鬼神。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是以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也。

【注释】①东邻之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禴，音悦。杀牛，指举行盛大祭祀。此句是说九五居「既济」尊位，阳刚中正，事成物盛，所以取东、西邻祭祀之象设诫，勉励其敬慎修德，以免「受福」遭害。

【译文】九五：东邻杀牛厚祭鬼神，不如西邻之薄祭（因东邻恃其财大，重奢华而不修德；西邻敬重修德，礼天而不奢侈），西邻实际上更能得到鬼神的福佑。（用牛祭祀，表明祭祀用的物资十分丰盛。禴是指祭祀用的东西很少。在既济之时，已经身处尊位，万物各得其所，这时将做什么呢？其所应致力的，仅是祭祀而已。祭祀之盛，莫过于蓄积深厚的道德，所以水坑里的草、茂盛的蘋和蘩是可以用来祭祀鬼神的。「谷物祭祀本身没有馨香，惟有高尚的品德才有远处可闻的馨香。」所以说「东邻杀牛厚祭，不如西邻以诚敬之心薄祭而更实得福泽」。）

系辞（上）

【原文】天尊地卑，乾坤定矣①。卑高以陈，贵贱位矣②。动静有常，刚柔断矣③。刚动而柔止也，动止得其常体，则刚柔之分著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④。方有类，物有群，则有同有异，有聚有分也，顺其所同则吉，乖其所趣则凶，故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⑤。象，况日月星辰。形，况山川草木也。悬象运转以成昏明，山泽通气而云行雨施，故变化见也。

【注释】①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尊，高也；卑，下也。乾为天，坤为地，天尊地卑，则乾尊坤卑因之以定。②卑高以陈，贵贱位矣：以，与「已」同；陈，陈列；位，立也。天高为贵，地卑为贱，天高地卑之势既陈，则天贵地贱之位因之以立。③动静有常，刚柔断矣：常，指「一定的规律」；断，分也，言判然分明。这是说明阴阳动静、刚柔的不同特点。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方，品类；物，指具体的事物。这三句说明宇宙间各种事物、现象，无论是抽象的观念，还是具体的形态，均以群、类相分合，而吉凶就在同、异的矛盾中产生。⑤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见，同「现」。这是说明天上之「象」、地上之「形」，都显现着阴阳变化的道理。

【译文】天尊贵而高高在上，地卑微而在人们脚下，《易经》中乾为天为高为阳、坤为地为低为阴的象征就确定了。天下间万事万物都是由卑贱到高大而排列，《易经》中六爻贵贱的位置也依序而排定了。天地间的万事万物，动极必静，静极必动，运动与静止都有一定的规律，《易经》中阳刚阴柔、阳极生阴、阴极生阳的道理也就确定了。（阳刚主动，阴柔主静。行动和静止都有规律，这样刚柔的区分就很明显了。）天下人各行其道而以类聚集，物各有其群而以类相分，同于善同于君子的就吉，同于恶同于小人的就凶，这样，吉祥与凶险也就产生了。（法术性行有不同的种类，物色群党有不同的群体，这样就有了同和异、有了聚和分。顺着其所同的，就会吉利；违背其所趣的，就会凶险。所以说吉凶就产生了。）在天成就日月星辰昼夜晦明的现象，在地成就山川河岳动植草木的形态，世间万事万物错综复杂的变化就体现出来了。（象比喻日月星辰，形比喻山川草木。日月星辰的运转形成了昏暗和明亮，山川河岳动植草木互通气息而形成了云朵和雨水，所以说万事万物的变化就显现出来了。）

【原文】乾以易知，坤以简能^①。天地之道，不为而善始，不劳而善成，故曰易简。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有易简之德，则能成可久可大之功。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天地易简，万物久载其形，圣人不为，群方各遂其业。德业既成，则入于形器，故以贤人目其德业也。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

【注释】^①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平易；知，知晓；简，简约。这两句承上文，说明乾的太初创始纯发于自然，无所艰难；坤的生成万物顺承于乾阳，不须繁劳。因此前者以平易为人所知，后者以简约见其功能。

【译文】乾以平易来知，坤以简单去做。（天地之道，不需要做什么却善于创始，不需要做什么却善于形成，所以称为「易和简」。）平易则易于了解，简易则容易遵从。容易了解就能得到他人的理解和亲近，容易让人遵从就可以用来建立事业。得到理解和亲近就能长久，能够建立事业就能更加宏大。（有易简这样的德行，就能成就恒久而伟大的功业。）能够长久就是贤德的人所应有的品德，能够宏大就是贤德的人应该建立的事业。（天地有着易简之德，万物因此能够永久地保持其形；圣人没有任何作为，万方都各自成功顺利地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了。德业成就之后，就成为有形象之物，需要有一定的名称，因此就根据其成就的德业称其为「贤人」了。）秉承易简之德，则天下的道理就都懂得了。

【原文】易与天地准^①，作易以准天地也。故能弥纶天地之道^②。

【注释】^①易与天地准：准，相同。此句说明《周易》的创作与天地规律相应。如乾健以法天、坤顺

以法地之类。《周易正义》：言圣人作《易》，与天地相准。②故能弥纶天地之道：弥纶，统率、统摄、包括。此句紧承上文，说明《易经》能够包罗万物，无一不备。

【译文】《易经》和天地相准（指圣人作《易经》完全效仿天地之道），所以天地的规律都包含在里面了。

【原文】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君子体道以为用者也，体斯道者，不亦鲜乎。

【译文】仁者见到道就将它叫作「仁」，智者见到道就将它叫作「智」，百姓每天运用道却不知道它的存在，所以真正懂得圣人之道的人很少了。（圣人是能够体悟道，依照道来修身的人。能体悟道的人，不是也很少吗？）

【原文】显诸仁，藏诸用。衣被万物，故曰显诸仁。日用而不知，故曰藏诸用也。盛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广大悉备，故曰富有。日新之谓盛德，体化合变，故曰日新。生生之谓易，阴阳转易，以成化生。阴阳不测之谓神。神也者，变化之极也，妙万物而为言，不可以形诘者也，故曰阴阳不测也。

【译文】《易经》所体现的道显露出来就表现为仁德，又隐藏在一切日常所用的事物之中（养惠、加护于万物，所以叫作「显诸仁」；每日在用而没有察觉，所以叫「藏诸用」）。天地的盛德大业可以说到了极点。富有就叫作「大业」（天地辽阔广大，拥有一切，所以叫作「富有」），一天比一天进步就叫作「盛德」（圣人能够体察时运迁化而与之相合，日日增新，所以叫作「日新」）。使万物生长并再生就

是易（阴阳不断地变化，以成就和化生万物），阴与阳的变化无法使人预测叫作神（神是变化到了极点的意思。万物的变化无形无体，不能够用物来形容而穷语，所以说「阴阳不测」）。

【原文】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发乎迩，见乎远。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制动之主。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可不慎乎。

【译文】孔子说：「君子处在自家的庭院中，发出言论之后，如果言论是美好的，那么千里之外都能得到回应，何况是近处的呢？处在自家的庭院中，发出言论之后，如果不是美好的，那么千里之外也会背弃它，何况那近处的呢？言论从他本身发出来，影响到民众；行动发生在近处，却显现在远处。言论和行动，对君子来说好比是门户的转轴或弓箭上的机关一样（枢机，制动的主要组成部分）。门轴和机关的发动，关系到得到的是称赞还是羞辱。言论和行为，是君子能够影响天地万物的因素，怎能不慎重呢？」

【原文】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人终获后笑者，以有同心之应也。夫所况同者，岂系乎一方哉。君子出处默语，不违其中，则其迹虽异，道同则应也。同心之言，其臭如兰。

【译文】孔子说：「君子之道，可以体现于在外做官，也可以体现于在家闲居；可以体现为沉默不

语，也可以体现为言谈议论。两个人能够心志相同，就像锋利的刀剑可以斩断金属。（同人卦之所以最后能够获得欢笑，是因为有同心之人的相应。要知道比喻同者的方式，怎么能够只有一个方面呢？君子无论在外为官还是在家闲居，无论沉默不语还是言谈议论，都不违背中道，则其形迹虽然各异，但只要与道相符，就会相互感应。）心志相同的话语，犹如兰花一样芳香。

【原文】子曰：劳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语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礼言恭，谦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译文】孔子说：「有劳苦不自我夸耀，有功绩而不自认为有功，这是敦厚到了极点啊！这是告诉君子，立了功也要甘于人下。道德以盛大为根本，礼节以恭谨为根本。所谓谦逊，就是使自己达到恭谨而保持地位啊。」

【原文】子曰：乱之所生也，则言语以为阶，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机事不密则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译文】孔子说：「一切混乱的产生，就是由于言语不谨慎而一步步发展而来的。君王言语不慎重而周密，就会失去臣子；臣子言语不慎重而周密，就会失去生命；事情初始之时不能慎重而周密地考虑，就会形成灾害。因此君子谨慎守密，言语不轻易出口。」

【原文】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盗思夺之矣。上慢下暴，盗思伐之矣。慢藏诲盗，冶容诲淫。

【译文】一般百姓却乘坐着君子才能拥有的车子，因此盗贼才想到要夺取。在上位的人轻慢，在下位的人暴虐，因此盗贼才想到要侵犯他！在藏敛财物上轻慢就会引人为盗，在容貌上打扮太妖冶就会引人淫乱。

【原文】子曰：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此四存乎器象，可得而用者也。

【译文】孔子说：《易经》中包含有圣人之道的四个方面：圣人通过发言而施政教，则看重其爻卦之辞；圣人有所行动作为时，就效法其阴阳变化之律；圣人用来指导制作器物时，就效法其卦爻之象；圣人用来占问决疑时，则崇尚它的占筮之理。（这四个方面存在于爻辞和卦象之中，可以从中获取并且使用。）

【原文】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

【译文】《易经》所体现的道理，不是思考得来的，更不是人为地创造出来的，它寂静不动，无思无为，却能有感必应，万事皆通。如果不是天下最神妙的道理，哪一种能够达到这种程度！

【原文】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

极未形之理则曰深，适动微之会则曰几也。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圣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谓也。四者由圣道以成，故曰圣人之道也。

【译文】《易经》是圣人用来深入研究事物微妙之理的书。正因为深入，所以能够与天下人的心志贯通；正因为微妙，所以能够成就天下的一切事务（能够深入探究无形的道理叫作「深」，能够洞察精微的变化叫作「几」）；正因为神妙，所以能够不急于求成却自然而然地很快成就，不用主观地去做什么却顺从自然而达到理想的目的。孔子说「《易经》涵有的圣人之道表现在四个方面」，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这四个方面是用圣人探求研究事物微妙之理的方式来完成的，所以叫「圣人之道」。）

【原文】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冒，覆也。言易通万物之志，成天下之务，其道可以覆冒天下也。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

【译文】孔子说：「《易经》是一部揭示万物的道理、成就天下的事业、覆盖天下万事万物规律的书，如此而已（冒，是覆盖的意思。是说《易经》的道理能通达天下万物的心志，成就天下之务，《易经》中的道理可以覆盖天下万事万物）。」因此，圣人用它来通晓天下人的心志，用它来确定天下的大业，用它来决断天下的一切疑难问题。

【原文】子曰：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顺，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译文】孔子说：「上天所辅助的是能够顺从天地之道的人，人们所扶助的是讲究诚信的人。按照诚

信的要求去做事而时刻不忘记顺从天地之道的人，能够从上天得到保佑，吉祥而无不利。」

系辞（下）

【原文】天地之道，贞观者也。明夫天地万物，莫不保其贞以全其用也。日月之道，贞明者也。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

【译文】天地之道，是因守正才能为人们所观仰（天地万物，无一不是保有其贞正之体以全其用途的）；日月之道，是因守正才能发出光明普照万物。天下万事万物的一切变化，都必须坚守贞正而精诚专一啊。

【原文】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财所以资物生也。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

【译文】天地最大的功德在生养万物，圣人最宝贵的东西在于有崇高的地位。何以保全名位？要靠「仁爱」的德行。何以聚集人民？那就要有财物（有了财，才能资助万物使之生长）。理好财物，节约用度，端正辞令，出之以理，教化民众不要为非作歹，不让他们作恶，这就是「义」。

【原文】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据而据焉，身必危。

【译文】孔子说：「本不是自己所应经历的困境，却为了欲望而受困，必遭致声名俱裂的恶果。本不是自己所应凭据的据点，却后退以安身，必遭致身家危殆的恶果。」

【原文】子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不见利不劝，不威不惩，小惩而大诫，此小人之福也。」

【译文】孔子说：「小人行不仁之事却不以为羞耻，做了不义的事也不害怕，不见到功利就不努力去，不用刑威就不能使他得到惩戒。小的惩罚使他受到大的戒惧，以致不犯大罪，这是小人之福。」

【原文】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故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也。

【译文】善行不积累，就不足以成名于天下；罪恶不累积，也不足以自灭其身。小人做事，完全以利害关系为出发点，以为做出小小善事，不会得到什么好处，便索性不去做了；以为做些小的恶事，无伤大体，便不改过。因此日积月累，罪恶便盈满天下，以致到了无法掩盖和不可解救的地步。

【原文】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

【译文】孔子说：「今日处境危险的人，是因为他先前安逸于他的职位上，自以为安逸，没有畏惧之心，所以导致今日之危；今日灭亡的人，是因为先前自以为自身可以长存，不存忧虑和恐惧，所以

导致今日的灭亡；今日有祸乱的人，是因为自恃之前已经将国家治理好，以为会长治久安，不存忧虑和恐惧，所以导致今日的祸乱。所以君子必须在安定的时候不要忘记危险，在存在的时候不要忘记灭亡，在大治的时候不要忘记祸乱，以如此的谨慎之心，因而可以使自己身安而国家可以保存。」

【原文】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少而任重，鲜不及矣。

【译文】孔子说：「德行浅薄而身居尊位，智慧狭小而图谋大事，力量薄弱却担当重任，很少没有灾祸的。」

【原文】子曰：知几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其知几乎。几者，动之微，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易曰：介于石，不终日，贞吉。定之于始，故不待终日。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万夫之望。此知几其神者也。

【译文】孔子说：「能预先觉察出事物的苗头和趋势，大概可以称得上知几了吧？君子对上不谄媚阿谀，对下不轻慢无礼，大概可以说能预先觉察出事物的苗头和趋势了吧？凡是事情微妙的苗头和趋势。君子能见于未然，所以能够见几就行动，不必等到事情终结。《周易》说：『被坚硬的石头所阻隔，不必等到一天过完才离开，要想到当下脱离此境，这是贞固而吉利的。（在事物萌芽之初就能看出吉凶，因此不需要等到事情终结之时。）』君子见微知彰，见柔知刚，能知几如是，必定能够得到天下万民的景仰（这可以说是知几如神的人了）。」

【原文】子曰：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也。易曰：不远复，无祇悔，元吉。

【译文】孔子赞赏他的学生颜回说：「颜家的这位子弟，差不多算是知几通达的君子了吧！心里有了不好的念头，没有自己不知道的，一经觉察以后，立即回头，不会付诸于行动。《周易》（复卦初九爻辞）说：『迷途了，走到未远的地方，就能适时回头猛省，便不至于有太大的悔吝，经此警觉，则有大吉。』」

【原文】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后动，易其心而后语，定其交而后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动，则民不与也；惧以语，则民不应也；无交而求，则民不与也。莫之与，则伤之者至矣。

【译文】孔子说：「君子必先安定其身心，然后才可以有所行动；要先平心静气，然后说话；先建立友谊，然后向对方提出要求。君子有了这三项基本修养，自己和人民都会得到利益。相反，如果是冒险的举动，人们不会拥护你的。如果内心惶恐而发表议论，别人就不会回应。如果没有建立友谊就向对方求助，别人也不会帮助。不仅无人给予帮助，或许还会受到伤害。」

【原文】子曰：履，德之基也。基，所蹈也。谦，德之柄也。复，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固，不倾移也。损，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能益物者，其德宽大也。困，德之辨也。困而益明。

【译文】孔子说：履卦教人小心谨慎，循礼而行，它是修德的基础（基，就是所应该遵循的）；谦卦教

人谦虚礼让，屈己下人，它是修德的柯柄；复卦教人回归正道，趋向仁善，是修德的根本；恒卦教人始终如一，持之以恒，它是巩固道德的保证（固，就是不会偏移的意思）；损卦教人克损物欲，减少过失，是修德的重要表现；益卦教人施益于外，充裕己德，它是道德的余裕（能够利益万物，其德可以说是宽大了）；困卦教人身处困境，守正不乱，是分辨道德的考验（在困境中更能显明其德）。

【原文】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

【译文】将要反叛的人，他的言辞一定惭愧不安。心中疑虑的人，他的言辞必定散乱枝蔓。善良吉祥的人，他的言辞必定少而精练。性情烦躁的人，他的言辞必定杂乱繁多。诬陷好人的人，他的言辞必定游移不定。丧失操守的人，他的言辞必定屈曲不直。

说卦传

【原文】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也，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

【译文】从前圣人之所以作《易经》，是要用它来顺和性命的道理的。所以用阴与阳来阐明天道，用柔与刚来阐明地道，用仁与义来阐明人道。

卷二

尚书治要

【原文】曰若稽古^①，帝尧，言能顺考古道而行之者。帝尧也。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②，勋，功也。言尧放上世之功化，而以敬明文思之四德，安天下之当安者也。允^③恭^④克^⑤让^⑥，光被^⑦四表^⑧，格^⑨于上下。既有四德，又信恭能让，故其名闻充溢四外^⑩，至于天地也。克明俊德^⑪，以亲九族^⑫。能明俊德之士任用之，以睦高祖玄孙之亲也。九族既睦，平^⑬章^⑭百姓。百姓，百官。百姓^⑮昭明，协和万邦^⑯，黎^⑰民于^⑱变时^⑲雍^⑳。时，是也。雍，和也。言天下众人皆变化从上，是以风俗大和也。

【注释】①曰若稽古：曰若，发语辞，又写作越若、粤若，常用在追叙往事的开端。若，《尚书正义》解释为「顺」。稽，考察。②钦明文思安安：钦，处事敬慎并且节约用度。钦明文思，马融云，「威仪表备谓之钦，照临四方谓之明，经纬天地谓之文，道德纯备谓之思」。安安，安所当安。③允：的确。《说文》，允，信也。④恭：恭谨。郑玄云：不懈于位曰恭。⑤克：能够。⑥让：让贤。郑玄云：推贤尚善曰让。⑦被：覆盖。⑧四表：四方以外的地方。⑨格：到达。《孔传》：格，至也。⑩四外：即「四表」，指四方以外之地。⑪俊德：郑玄云：「『俊德』，贤才兼人者。」俊，才智超过一般人。⑫九族：《孔疏》「上至高祖，下及玄孙，是为九族」。即高祖、曾祖、祖、父、自己、子、孙、曾孙、玄孙。⑬平：分辨。《史记·五帝本纪》作「便」，《史记索隐》作「辩」，《后

汉书·刘恺传》引作「辨」，郑玄注：「辨，别也。」^⑭章：彰明。^⑮百姓：即百官。《孔疏》：「百姓谓百官族姓。」^⑯万邦：众氏族。^⑰黎：众。^⑱于：《尚书核诂》引高晋生说，「于」相当「以」。^⑲时：同「是」。此，这。^⑳雍：和睦。

【译文】用心查考往事，凡事都遵循古人的常道，这个人就是尧帝，（这是说能够用心地查考并遵循古道而行的人，莫过于尧帝啊。）尧帝以「放勋」为名。以钦、明、文、思四德来安定天下。（勋，是「功绩」的意思。谓尧效法前代圣王治理天下的经验，而以「敬、明、文、思」这四种德行教化人民，使天下得以安定。）他诚信、恭谨、克己、礼让，德光泽被天下，成为上下之楷模（具备了这四种德行，又能够诚实守信、谦恭礼让，所以他的德名被传播到四方以外，直至布满于天地之间）。他能弘扬美德、以亲睦九族（就是任用有德能的贤达之士，使上至高祖，下至玄孙的族人都和睦亲爱）；九族亲睦之后，又为百官赐授姓氏、区别宗族（百姓，即百官）。这一百个官位都用来让那些贤明之士得到任用，从而使四方各国协调和顺，黎民随之也变得友好和睦。（时，如此的意思。雍，和的意思。这是说天下百姓因为受到百官德行的感召自上而下地发生变化，所以民风民俗出现了十分和谐的局面。）

【原文】舜格^①于文祖，询于四岳^②，辟四门，开辟四方之门，广致众贤也。明四目^③，明视四方也。达四听（本书听作聪）；听达于四方也。柔^④远能迩^⑤，能安远者，则能安近也。不能安近，则不能安远也。敦^⑥德允^⑦元^⑧，所厚而尊者德也。所信而行者善也。而难任人^⑨，任，佞^⑩也。辩给^⑪之言，易悦耳目，以理难之也。蚩夷^⑫率^⑬服；远无不服，迩无不定。三载考绩^⑭，三考^⑮，黜^⑯陟^⑰幽明^⑱，黜，退

也。陟，升也。三岁考功，九载三考；退其幽暗无功者，升其昭明有功者也。庶^{①⑨}绩咸^{②⑩}熙^{②⑪}。九载三考，众功皆兴也。

【注释】①格：至，到，感通。②四岳：指四方的诸侯君长。③四目：四方目光所看到的地方。④柔：安抚。⑤迓：近。⑥敦：厚。⑦允：信。⑧元：善。⑨任人：善辩之人。⑩佞：巧言善辩。⑪给：敏捷。⑫蛮夷：古代称南方少数民族为蛮，东方少数民族为夷。此处泛指边远地区的人民。⑬率：都。⑭考绩：考察政绩。⑮三考：三次考察。⑯黜：罢免。⑰陟：音至，提升。⑱幽明：幽，昏庸。明，贤明。⑲庶：众多。⑳咸：都。㉑熙：兴。

【译文】舜继承了尧的治国之道，又向所有部落首领虚心请教，咨询政事，打开所有招贤之门（打开四方之门，让众多贤能的人都汇集到自己身边），敞亮四面八方的视野（对四方看到的各种情况都能辨别明白），通达四方资讯（对四方的各种声音都能清楚地听到），远近之地都得到安抚（能安抚远方，自然也能安抚近处。不能让近处得到安定，自然也就没有能力去安定远方之地），亲厚贤德之人（所厚待并尊重的，唯有德。所信奉并力行的，唯有善），而拒纳佞邪之辈（任，佞的意思。巧言善辩之人的言语，容易迷惑人，应当明辨是非令其不能得逞），边远蛮夷之族，无不顺服（边远之地没有不敬服的，附近的地方也没有不安定的）。舜帝三年考察一次政绩，经三次考察后，罢免昏官，提拔贤明（黜，罢免。陟，升迁。每三年一次到各地巡回考察政绩，九年共经过三次巡回考察；罢免了那些昏庸没有作为的人，仁德贤能有功绩的人得到了进一步重用），于是一切政绩都兴盛和美（九年三次考察，众多政绩显现，一派兴盛的景象）。

【原文】大禹①曰：「后克②艰厥③后④，臣克艰厥臣，政乃乂⑤，黎⑥民敏⑦德。」敏，疾也。能知为君之难，为臣不易，则其政治，而众民皆疾⑧修德也。

【注释】①大禹：禹，鲧的儿子，名文命，号禹，夏后氏首领。受舜禅让继帝位。禹是夏朝的第一位天子，因此后人也称他为夏禹。他是我国传说时代与尧、舜齐名的贤圣帝王，他最卓著的功绩，就是历来被传颂的治理滔天洪水，又划定中国国土为九州。后人称他为大禹，也就是伟大的禹的意思。②克：能够。③厥：其。④后：君主。⑤乂：治理，安定。⑥黎：众，众多。⑦敏：敏捷，迅速。⑧疾：快，迅速。

【译文】大禹曾说：「如果君主能够了解先王治国的艰难并勇于担当，臣子能够了解先贤为官的艰辛并不辞勤勉，国政就会得以安定，民众就会勉力修德。（敏，迅速。如果真能明白作为一国之君的艰难，作为臣子辅佐君王的不易所在，那么国家的政事就会得到妥善的治理，民众也会很快地提高自己的德行和修养。）」

【原文】嘉言①罔②攸③伏④，野⑤无遗贤，万邦咸宁。攸，所也。嘉言无所伏，言必用也。如此，则贤材在位，天下安也。

【注释】①嘉言：善言。②罔：无，没有。③攸：所。④伏：隐藏、埋没。⑤野：指不当政的地位，与「朝廷」的「朝」相对。

【译文】善的言论不会被埋没，民间没有被遗漏的贤才，万国都会太平了。（攸，是所的意思。善的言

论不会被埋没，指听到善的言论就一定努力去实行。这样，真正的贤才在位，天下就太平了。）

【原文】禹曰：惠迪①吉，从逆②凶，惟③影响。迪，道也。顺道吉，从逆凶。吉凶之报④，若影之随形，响之应声，言不虚。

【注释】①惠迪：惠，顺。迪，道。②从逆：背道而行。③惟：文言助词，常用于句首。④报：回报，报应。

【译文】大禹说：「随顺正道则吉利，违背正道而行则凶险，其效应正如影必随形、响必应声一样。（迪，是道的意思。沿着正确的道路行走就会诸事吉祥，顺着错误的道路走下去就会遭遇凶险和莫测。这种吉和凶的报应，就像影子是因身体而有，回音是因声响而发一样，这话一点都不假。）」

【原文】益曰：「吁，戒①哉！敬戒无虞②，罔失法度，罔游于逸，罔淫于乐。淫，过也。游逸④过乐，败德之源，富贵所忽⑤，故特⑥以为戒也。任贤勿贰⑦，去邪勿疑，疑谋勿成⑧，百志⑨惟熙⑩。一意任贤，果于去邪，疑则勿行，道义所存于心者，日以广也。罔违道以干⑪百姓之誉，干，求也。失道求名，古人贱之也。罔咈⑫百姓以从己之欲。咈，戾也。专欲难成，犯众兴祸，故戒也。无怠无荒，四夷来王⑬。」言天子常戒慎，无怠惰荒废，则四夷归往之也。

【注释】①戒：戒慎，谨慎。②虞：误，失误。③罔：不，不可。④游逸：同「游佚」，犹游乐。⑤忽：忽视。⑥特：特地，特意。⑦贰：不信任，怀疑。⑧疑谋勿成：意为要办好一件事情，如果没有坚定的信心，内心犹疑不决，就不可能有所成就。⑨志：德行。《吕氏春秋》：「凡举人之本，太上以

志，其次以事，其次以功。」高诱注：「志，德也。」⑩熙：兴。⑪干：求。⑫拂：古同「拂」，违逆，乖戾。⑬王：动词，指「以……为王」，归顺的意思。

【译文】伯益说：「啊！要谨慎啊！要恭敬地对待前人的训诫，方可免于犯错。做事情不要轻易违失古人的法度；不要耽于游闲安逸；不要过分追求娱乐。（淫，过分的意思。过分贪图享乐，是道德败坏的根源，人在富贵的时候往往最容易忽视这一点，所以要特别引起警觉。）任用贤才勿存疑心，去除奸佞不要犹豫不决。心中怀有疑虑，有好的谋略也不会成功。让美好的德行广泛流布，国家就会兴盛起来。（一心一意任用贤能的人，果断地远离种种邪说。如果觉得有些说法似是而非，一时拿不定主意，就不要急于实行。领导者心中时时装着道义，良善的风气逐步形成，并且越播越广。）不要违背正道去谋求百姓的赞誉（干，是谋求的意思。舍弃了正确的道路〔让自己时时处于危险的境地〕去谋求〔那本不存在的虚假的〕名声，在古人看来，这显然是很愚蠢下贱的）；不要损害百姓的利益去满足自己的欲望（拂，违逆、乖戾。独图私欲难以成事，况且触犯众怒必将给自己带来灾祸，所以一定要谨慎啊）。为政不怠惰、不荒弃，周边诸国就会归附于君主。（谓做君王得常常鉴戒、谨慎自己的一言一行，不因怠惰、放逸而荒废了自己的职责，那么四方边远之地的国家都会来归顺于他。）」

【原文】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①，言养民之本在先修六府也。正德②、利用③、厚生④、惟和⑤。正德以率下，利用以阜财，厚生以养民，三者和，所谓善政也。

【注释】①修：整治，整理。②正德：端正德行。③利用：谓物尽其用，使事物或人发挥效能。④厚

生：使人们生活充实。⑤和：和顺，和谐。

【译文】（帝王的）德行就体现在推行善政上，所谓善政就是「养民」（让人民都过上幸福安乐的生活）。妥善治理水、火、金、木、土、谷这「六府」（「养民」的根本，就是首先要治理好「六府」，这六个藏财之地，以解决人民的生计问题）；端正德行、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重视解决人民的生计问题，这三件事要相辅相成。（端正德行就能带领好臣民一齐修德向善，自然资源得到合理利用可以聚集财富，让人民生活富足，安定和乐，这就是「养民」了。这三件事能够相辅相成，和谐并进，就可以称为「善政」了。）

【原文】临下以简，御众以宽；罚弗①及嗣②，赏延于世；延，及也。父子罪不相及也，而及其赏，道德之政也。宥③无大，刑故④无小；过误所犯，虽大必宥，不忌故犯，虽小必刑也。罪疑惟轻，功疑惟重；刑疑附轻，赏疑从重，忠厚至也。与其杀弗辜，宁失不经⑤。

【注释】①弗：不。②嗣：后代。③宥过：谓宽恕别人的过错。④刑故：故，故意犯罪。刑故，处罚故意罪犯。⑤不经：不合常法。

【译文】（为君者要）以平易对待臣下，以宽容驾驭百姓；惩罚不株连子孙，赏赐延及后代（嗣，和「世」一样指的是后代。延，及的意思。父子之间如果有罪过被惩罚，可以不互相牵连；但如果是荣誉、嘉奖却可以共享，这是真正有道德的善政啊）；过失犯罪再大也可以宽赦，故意犯罪再小也必定惩罚（因过失而犯罪，虽然后果严重也必定从宽处理，如果是无所顾忌的故意犯罪，罪行再轻必定严肃惩处）；犯罪事

实有疑点时考虑宁可从轻判处；立功事实有疑点时考虑宁可从重奖赏（量刑时有疑问难决就尽量从轻；赏赐时有疑问难决则尽量从重，忠良敦厚的风气就会慢慢形成了）；与其错杀无罪之人，宁可失之于『治理不力』。

【原文】汝惟弗矜^①，天下莫与汝争能；汝惟弗伐^②，天下莫与汝争功。自贤曰矜，自功曰伐。言禹推善让人而不失其能，不有其劳而不失其功，所以能绝众人也。

【注释】①矜：自以为贤。《孔传》：「自贤曰矜。」②伐：自夸有功。

【译文】你虽然不炫耀自己的能力，天下却没有人与你争能；你虽然不炫耀自己的功劳，天下却没有人与你争功。（自以为贤明叫『矜』，自夸有功叫『伐』。这里是说禹举荐并让位于贤能的人，但并不因此而失去自己贤能的声誉；有了成绩从不居功，但他的功劳谁也无法否认。这正是他的过人之处啊。）

【原文】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①。危则难安，微则难明，故戒以精一，信执其中也。

【注释】①「人心……」四句：《蔡沈集传》：「心者，人之知觉，主于中而应于外者也。指其发于形气者而言，则谓之人心，指其发于义理者而言，则谓之道心。」宋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道心者，喜怒哀乐之未发者也。」危，险。微，微妙。精，精进。一，专一。《蔡沈集传》：「人心易私而难公，故危。」

【译文】人心（人的欲望）是危险的，道心（伦理道德）是微妙的，只有勇猛精进，住于一心，才能

真正地把握中正（无过之、无不及）之道。（欲望是危险的，使人心难以安定；道心是微妙的，人们又很难明了，所以在这里告诫大家：必须精进、专一地修学善法，才能真正把握好中道。）

【原文】无稽之言勿听，弗询①之谋勿庸。无考，无信验也。不询，专独也，终必无成，故戒勿听用也。

【注释】①询：问。

【译文】没有根据的话不要听信，没有征求过众人意见的谋略不要采纳。（没有根据的言论，也没有办法用事实来验证。不征求别人的意见，就是独断专行。这两者最终都不能成事，所以说要不听不做。）

【原文】可爱非君？可畏非民？众非元①后②何戴③？后非众罔与守邦。庶民以君为命，故可爱。君失道，民叛之，故可畏。言众戴君以自存，君恃众以守国，相须而成也。

【注释】①元：首领。②后：君。大君，指天子。③戴：拥戴。这里是尊奉并依靠的意思。

【译文】世界上最可爱戴者不就是君主吗？最可畏惧者不就是民众吗？民众没有君主又拥戴谁呢？君主没有民众的拥护也就无法守住自己的国家。（民众把君主当作自己的命运的依靠，所以说值得敬爱。如果国君背弃了为民做主的正道，人民也会随着背叛国君，所以说值得畏惧。这里说的是民众拥戴自己的君主，是为了能够更好地生存下去，君主也是因为有了大众的拥护和支持才能保持国家的稳定和繁荣，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原文】惟德动天，无远弗届①。满招损，谦受益，时②乃天道。自满者人损之，自谦者人益之，是天

道之常。

【注释】①屈：至，到。②时：这。

【译文】只有德行能够感动上天，无论多远，其感召力都可到达。自满会招致损害，谦虚会得到益处，这是天下至理。（骄傲自满的人会受到众人的厌弃或攻击，谦卑恭敬的人会得到众人的拥戴和帮助，这是大自然的法则。）

【原文】允①迪②厥③德，谟④明弼⑤谐。「迪，蹈。厥，其也，其古人。谟，谋也。言人君当信蹈⑥行古人之德，谋广聪明⑦以辅谐⑧其政也。」

【注释】①允：信实，诚信。②迪：蹈行，实行。③厥：其。④谟：音谋，谋划、谋略。⑤弼：辅佐。⑥蹈：履行；遵循。⑦聪明：谓明察事理。⑧谐：和合；协调。

【译文】君主坚定地蹈行古圣先贤的德范，才能感召来贤明的辅佐良臣，谋划就会英明，君臣就会和谐。（迪，遵循。厥，那些，这里是「那些古人」的意思。谟，谋略。谓作为人民的领袖应当努力继承古圣先贤的德范，广泛谋求贤德之才以辅弼政务，谐和政风以利兆民。）

【原文】慎厥身修，思永①。叹美之重也。慎修其身，思为长久之道也。惇②叙九族，庶明厉翼③，迓可远④在兹。「言慎修其身，厚次叙九族，则⑤众庶皆明其教，而自勉励。翼戴⑥上命⑦，迓可推而远者，在此道也。」

【注释】①思永：考虑长久之道。②惇：敦厚；笃实。③厉翼：奋勉辅佐。厉，也写作「励」。④迕可远：由近可以及远。⑤则：表假设。犹若，如果。⑥翼戴：辅佐拥戴。⑦上命：上级的命令，此处特指君命。

【译文】谨慎其自身品德修养，要从长远考虑。（感叹美德的重要。让每个人都重视完善自身的德行，为的就是治理国家的长久之道啊。）重视九族上下的秩序，让大众都懂得努力辅佐尊长，那么由近可以致远。（由父可以致君，由家可以致国），天下的太平就从这里开始（谓高度重视自身的德行修养，虔诚恭敬地顺从家族长幼尊卑的秩序，一旦天下百姓都能够明白、愉快地接受这种德行的教育，就能够时时自我勉励。从自觉的辅佐拥戴家族的尊长一直到忠于国家的领袖，由近可以及远的道理就在于此啊。）

【原文】知人则哲，能官人①；安民则惠②，黎民怀之。哲，知也，无所不知，故能官人。惠，爱也，爱则民归之也。能哲而惠，何忧乎③欢兜？何迁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④孔壬⑤。」孔，甚也。壬，佞也。巧言，静言⑥庸违⑦也。令色，象恭滔天⑧也。禹言有苗、欢兜之徒，甚佞如此，尧畏其乱政，故迁放⑨之也。

【注释】①官人：选取人才，给以适当官职。②惠：仁爱，宽厚。③乎：于。④令色：伪善、谄媚的脸色。巧言令色，指用花言巧语和媚态伪情来迷惑、取悦他人。⑤孔壬：孔，甚。壬，佞。孔壬，意为大奸佞。⑥静言：巧饰之言。⑦庸违：用意邪僻。⑧象恭滔天：意谓貌似恭敬，实则傲慢到极点。《书·尧典》：「静言庸违，象恭滔天。」《孔传》：「言共工貌象恭敬，而心傲很若漫天。」⑨迁

放：犹流放。

【译文】能透彻地了解别人就是大智，这样就能恰当地选拔官员；能让人民安居乐业就是大仁，百姓就会归顺他。（哲，是智慧的意思。一点不会看错人，所以有能力任命官员。惠，是爱的意思。仁爱，民众就会归顺他啊。）智慧与仁爱兼于一身，怎会担忧欢兜？何必流放三苗？又怎么会惧怕善于花言巧语、察言观色的奸佞之人呢？（孔，是大的意思。壬，是奸佞的意思。巧言，就是花言巧语，它的用意是邪僻的。令色，貌似恭敬，但实际上却傲慢到了极点。大禹说像有苗、欢兜这些恶人，奸佞到这种程度，尧担心他们会扰乱正常的社会秩序，所以才把他们流放到边远之地。）

【原文】咎繇曰：「都！亦①行有九德：言人性行有九德，以考察真伪，则可知也。宽而栗②，而能庄栗③也。柔而立，和柔而能立事。愿而恭，慤愿而恭恪④也。乱而敬，乱⑤，治也。有治而能谨敬也。扰而毅，扰⑥，顺也，致果为毅⑦也。直而温，行正直而气温和也。简而廉，性简大⑧而有廉隅⑨也。刚而塞⑩，刚断而实塞也。强⑪而义。无所屈挠，动必合义。彰厥有常⑫，吉哉！彰，明也。吉，善也。明九德之常，以择人而官之，则政之善也。」

【注释】①亦：助词，无义。②宽弘：胸怀宽阔，气量弘深，能容人。③栗：庄敬，严肃。庄栗，是庄重、庄严之意。④慤愿恭恪：慤愿，谨慎老实，谨慎善良。慤，恭谨，朴实。愿，质朴，恭谨。恭恪，恭敬谨慎的意思。⑤乱：治，治理。⑥扰：安抚，和顺。⑦毅：刚强坚韧。⑧简大：简脱大气。⑨廉隅：棱角。比喻端方不苟的行为、品性。⑩塞：诚实。⑪强：坚强不屈。⑫常：规律，通例。这里指

道德标准。

【译文】答繇说：「啊！人的品行有九种类型（具体分析人的优良品格，大致可分为九类，以此来考察人的善恶真伪，就可以一目了然了）：一是秉性宽弘而不失庄敬（胸怀宽阔，器量宏深，能包容万物，而又态度鲜明，不失其肃敬庄严）；二是外表柔和而内心不失其贞正（性格温和却能成就善举）；三是老实忠厚又能恭肃庄重（诚实善良又能谨慎恭敬）；四是精于治事又有敬业的精神（乱，在这里是「治」的意思。有治国的才能，又能够时时恭敬谨慎而无丝毫骄慢之心）；五是为人驯顺，内心却刚强坚韧（扰，和顺的意思。真诚的驯顺或者说绝对的忠诚可以造就内心的坚定与刚毅）；六是为人正直却能待人温和（行止方正刚直而态度却不失温和）；七是性情简脱却有操守（性格豪爽，落拓不羁，却能保持品端行正）；八是性格刚毅又实在（刚毅果断又能实事求是）；九是坚强不屈又能坚持正义（做任何事都有股不屈不挠的精神，并且凡事必定得合乎道义才肯去做）。要表彰符合这九种道德标准的人，天下才会昌顺啊！（彰，是表彰、彰显，让大家都明白的意思。吉，大好的意思。让天下人都明白这九种美德的标准，依此来选拔人才并委以重任，那么国家的政治就清楚了。）

【原文】无旷①庶官②，天工人其代之。旷，空也。位非其人为空官。言人代天理官，不可以天官私非其才也。政事③懋④哉。言无非天意者，故人君居天官，听政治事，不可以不自勉也。

【注释】①旷：空缺。②庶官：各种官职。③政事：政务。④懋：勤勉，努力。

【译文】不要空设各种官职，因为天赋予的职事，将由人来代它完成。（旷，是空缺的意思。官位被不

适合的人占据叫「空官」。这句话的意思是人代表上天来行使职责，不可以将上天赋予的官位让那些不具备行使上天职责的没有德能的人私下占据）应勤勉于政事啊！（谓一切都是遵循上天的旨意，所以作为人民的领袖，肩负着上天赋予的神圣职责与使命，执政处理国家大小事务，不能不经常勉励自己啊。）

【原文】「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言人君当固民以安国也。」

【译文】百姓是立国的根本，根本得以稳固，国家才会安宁（谓人君应当稳固民心，才能使国家安定）。

【原文】训有之：内作色荒①，外作禽荒②，迷乱曰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③弗亡。」此六者，有一必亡，况兼有乎。

【注释】①色荒：荒，迷乱。迷乱于女色，叫色荒。②禽荒：禽，鸟兽。迷乱于捕猎鸟兽，叫禽荒。

③或：有。

【译文】先帝的《训诫》中有这样一段话语，我们千万不能忘记：在内沉迷于女色，在外迷恋于游猎（迷乱叫荒），贪杯好酒无节制，迷恋歌舞无止时，房子愈造愈大，一味追求豪华，在墙壁上到处雕绘形形色色的图画。只要有上述情况之一，就没有不导致亡国的！（这六种情况，只要有其中的一种情况出现，就必定会导致亡国，何况这六种情况同时出现呢？）

【原文】惟天生民有欲①，无主②乃乱，民无君主，则恣情欲，必致必祸乱也。惟天生聪明时义③。言天生聪明，是治民乱也。

【注释】①欲：贪欲，情欲。②主：君王。③时义：治理这些人民。时，是，这些。义，治理。

【译文】啊！人天生就有七情六欲，百姓如果没有君主来教导约束，就会产生祸乱（民众如果没有君主的约束，就会放纵自己的情感和欲望，必然要导致祸乱），只有上天降生聪明仁德之人施以教化，时势才能安定（谓上天降生聪明之人，就是为了治理民乱）。

【原文】弗迓声色①，弗殖②货利③；迓，近也。德懋懋官④，功懋懋赏；用人惟己，改过弗吝⑤；勉于德者，则勉之以官，勉于功者，亦勉之以赏。用人之言，若自己出。有过则改，无所吝惜。所以能成王业者也。克宽克⑥仁，彰信⑦兆民⑧。言汤宽仁之德，明信于天下也。

【注释】①声色：声，淫声。色，女色。②殖：聚积。③货利：货物财利。④德懋懋官：两个懋字分别为盛美、劝勉之义。这里是说：德盛的用官职劝勉他。下文「功懋懋赏」，用法相同。⑤吝：吝惜。

⑥克：能。⑦彰信：彰，明。信，信义。⑧兆民：万民。

【译文】大王（成汤）不接近歌舞女色，不聚敛金钱财物（迓，近）；对德高者以官职予以劝勉，对功高者以赏赐予以鼓励；任用贤人就像对自己一样信任，改正自己的过错毫不吝惜（对努力修德的人用官位来劝勉他，对勤奋做事的人用赏赐来激励他。采纳别人好的意见，就像自己的一样毫不犹豫。自己有过失立即改正，丝毫不会迟疑。这才是真正能成就帝王之业的人啊）；待人宽厚、内心充满了仁爱，信义播

于四海（指成汤宽厚仁爱的品德为天下人所公认）。

【原文】右①贤辅德，显忠进良②。贤则助之，德则辅之，忠则显之，良则进之，明王之道。推③亡固存，邦乃其昌。有亡道则推而亡之，有存道则辅而固之。王者如此，国乃昌盛也。

【注释】①右：佑。辅助，帮助。②进良：荐举贤良之士。一作「遂良」。遂，亦进也。③推：排除。

【译文】佑护和辅助贤德的君子，表彰和进用忠良之士。（发现贤能的人就帮助他，发现德行高尚的人就协助他，发现忠义的人就表彰他，发现良善的人就举荐他，这就是历代圣明帝王的治国之道啊。）去恶务尽，从善如流，这样国家才会得以昌盛。（对败家亡国的恶习及早铲除之，对有利于安邦定国的良善之举大力表彰和提倡。做君王的能够这样，国家就会昌盛了。）

【原文】德日新①，万邦惟怀②；志自满，九族③乃离。日新，不懈怠也。自满，志盈溢也。

【注释】①日新：日日更新。②怀：归向。③九族：以自己为本位，上推至四世之高祖，下推至四世之玄孙，为九族。

【译文】君王虚心向善，让自己的道德修养一天天提升，万国都会归附；如果心中骄傲自满，九族亲人们也将背离。（日新，就是每天都要有新的收获，永不懈怠。如果骄傲自满，就意味着心中什么东西也装不下了。）

【原文】以义制事，以礼制心。

【译文】依据道义来做事，以礼法来调伏人心。

【原文】予闻曰：「能自得师者王^①，求圣贤而事之。谓人莫己若^②者亡。自多足，人莫之益，己亡之道。好问则裕，自用^③则小。」问则有得，所以足也。不问专固^④，所以小也。

【注释】①王：称王。②莫己若：以为别人都不如自己。③自用：自行其是，不接受别人的意见。④专固：犹固执。

【译文】我曾听说：「能自己去寻得老师者可以称王（寻访圣贤之人做自己的老师），认为没有人能比得上自己的人终究会灭亡（如果自以为了不起，那谁都帮不了他，这正是自取灭亡之道）。谦卑好学不耻下问的人内心才是真正的富有，自以为是者则是那样的渺小可怜。」（好学好问，收获不断，所以愈来愈富足。不学不问，固执于一己之见，自然就渺小可怜了。）

【原文】慎厥终，惟其始。靡^①不有初，鲜^②克有终，故戒慎终如其始也。殖^③有礼，覆昏暴。有礼者封殖之，昏暴者覆亡之。钦^④崇天道，永保天命。王者如此上事^⑤，则敬天安命之道也。

【注释】①靡：无，没有。②鲜：少。③殖：树立。④钦：敬。⑤上事：指君事、国事。

【译文】慎重地结束一件事要如开始时一样战战兢兢。（开始做一件事时没有不慎重的，但很少有能够小心谨慎一直到结束的。所以要善始善终。）对符合礼节的事情大为宣扬，对不循法度昏乱残暴的事覆盖

不宣（对守礼的要尽心培养树立榜样，对无知妄为的要予以严惩）。敬奉上天的意志，才可永保上天赋予的使命（君王能够这样对待国事，这就是敬奉天命安邦定国之道啊）。

【原文】尔万方①有罪，在予一人；自责化不至也。予一人有罪，无以②尔万方。无用汝万方，言非所及也。乌虜！尚③克时忱④，乃亦有终。」忱，诚也，庶几⑤能是诚道，乃亦有终世之美也。

【注释】①尔万方：尔，你，你们。万方，万邦，各方诸侯。②以：连及。③尚：通「常」。④忱：真诚。⑤庶几：差不多，近似。

【译文】如果说全天下的人都有罪，那就把这些罪过都加到我一个人的头上吧（自责自己的德行不足以教化所有的人，使他们免于罪责）。我愿意一个人承担所有的惩罚，愿从此以后一切灾祸都与你们无关。（与所有的人无关，就是说要让大家从此不再被灾祸连累。）啊！能够常常保持这样一颗真诚的心，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善始善终之道啊！（忱，真诚。如果为人君者都能够这样真诚有道，那就可以称得上善始善终了！）

【原文】立爱①惟亲，立敬②惟长，始于家邦，终于四海。言立爱敬之道，始于亲长，则家国并化，终洽③四海也。

【注释】①爱：仁爱之心。②敬：敬畏之心。③洽：通达。亦有和洽、融洽之义。

【译文】在事奉父母亲人的过程中建立起自己的仁爱之心，在与长者恭敬相处的过程中建立起自己的

敬畏之心，这样爱敬之风起始于家庭和邦国，最终必将扩展到整个天下。（谓要树立爱敬之道，必得从家中的亲人长辈开始，这样家庭和国家同时都被美德所化，和谐、融洽之风最终必将通达于天下。）

【原文】曰：敢有恒舞于宫，酣歌①于室，时谓巫风②；常舞则荒淫也。乐酒曰酣，事鬼神曰巫也。敢有侮③于货色④，恒于游畋⑤，时谓淫风⑥；徇，求也，昧求财货美色，常游戏田猎，是淫过之风俗。敢有侮圣言，逆忠直，远耆德⑦，比⑧顽童，时谓乱风⑨。狎⑩侮圣人之言而不行，拒逆忠直之规而不纳，耆年有德疏远之，童稚顽嚣⑪亲比之，是谓荒乱之风俗也。

【注释】①酣歌：沉湎于饮酒歌舞。②时：是，这。巫风：指歌舞作乐的风气。巫覡以歌舞事神，故称。③徇：贪求，营谋。④货色：财货和女色。⑤游畋：出游打猎。⑥淫风：耽于逸乐的风气。⑦耆德：年老有德的长辈。⑧比：亲近。⑨乱风：乱礼败俗的风气。⑩狎：戏谑，狎玩。狎侮：轻慢侮辱。⑪顽嚣：亦作顽囂。愚妄奸诈。

【译文】《官刑》中写道：胆敢经常在宫中观赏舞蹈、在家中醉酒、听歌的，这就叫做巫风（经常沉湎在歌舞取乐中就会流于荒淫。好酒贪杯叫「酣」，作舞以事奉鬼神的人叫「巫」）；有胆敢贪图财物、女色，经常游乐围猎的，这就叫做淫风（徇，是求的意思。愚昧失德，只知道贪图一时的财货美色，沉湎于游乐打猎，这是放纵过度的习气啊）；胆敢有轻慢圣人的言论、拒绝忠直的规劝、疏远年老德高者却亲近刁钻顽劣的市井少年的，这叫做乱风。（轻慢侮辱圣人的教诲而不能依照奉行，对忠直之士的规谏拒不纳，远离德高望重的长者，却与社会上一些愚妄奸诈的年轻人常常混在一起，这些都是荒乱的风俗啊。）

【原文】惟兹①三风十愆②，卿士有一于身家必丧，有一过则德义废，失位亡家之道也。邦君有一于身国必亡。诸侯犯此，国亡之道也。臣下弗匡③，其刑墨④。邦君卿士，则以争臣⑤自匡正。臣不正君，服墨刑，凿⑥其额⑦，涅⑧以墨也。

【注释】①兹：代词，此，这。②愆：罪过，过失。③匡：匡正。纠正，扶正。④其刑墨：对其使用「墨刑」。⑤争臣：能直言诤谏的大臣。争，通「诤」。⑥凿：穿孔，打孔。⑦额：额头。⑧涅：染黑，染污。指在人身上刺涂黑色文字或图纹。

【译文】以上这三种风气、十种劣行，公卿士大夫自身沾染其中一例，他的食邑必会丧失（只要有了其中的一种过失，那么他的道德就会荒废，这是一条走向身败名裂的败家之路啊）；诸侯自身沾染其中一例，他的封国必会灭亡（如果是一国之君不幸触犯了，那就是一条亡国之路啊）。臣下如果不匡正国君的错误，就将服以墨刑（所以，作为国君和公卿士大夫，就一定要依赖、仰仗臣下的直言诤谏，使自己的过失及时得到匡正。大臣发现君王的过错而不加以扶正，就应当对其施以墨刑，在其额头上凿上黑色的标记，以儆效尤）。

【原文】惟上帝弗常①。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②。祥，善③也。天之祸福，唯善恶所在，不常在一家也。

【注释】①弗常：不常，不固定。②殃：祸患，灾难。③善：吉祥，美好。

【译文】上天的眷顾不是专对哪一家的，对行善者，就会赐予各种吉祥；对作恶者，就会降给各种灾

祸。（祥，是善的意思。在古代，「善」也有吉利、美好的含义。上天降祸还是降福，全在人之行善还是行恶，并不会固定地偏向于哪一家啊。）

【原文】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弗可逭①。孽，灾也。逭，逃也。言天灾可避，自作灾不可逃也。

【注释】①逭：音患。逃避。

【译文】天作孽，犹可避；自作孽，不可逃。（孽，是灾祸的意思。逭，是逃避的意思。上天造成的灾祸，还可以避开；自己造成的灾祸，是逃脱不了的。）

【原文】奉先①思孝，接②下③思恭。以念祖德为孝，以不骄傲为恭也。视远惟明，听德④惟聪。言当以明视远，以聪听德。

【注释】①奉先：祭祀祖先。②接：接见，接待。③下：下臣。④听德：谓听用有德之言。

【译文】奉祀祖先，必心存孝敬；接近臣民，必心存谦恭（以追念列祖列宗的德范为孝，以不骄傲无礼为恭）。能够看得长远，才叫做眼明；能够听从有德之人的善言，才叫做耳聪（谓要做到眼明，为的是能够看得长远；要做到耳聪，为的是能够听得进善言）。

【原文】惟天无亲，克敬惟亲①。言天于人无所亲疏，唯亲能敬身②者。民无常怀③，怀于有仁。民所归无常，以仁政为常也。鬼神无常享④，享于克诚。言鬼神不保一人，能诚信者，则享其祀。

【注释】①克：能够。惟：助词。②敬身：谓敬重自身。③常怀：固定不变的归向。④享：神鬼享用祭品。

【译文】上天并非固定要亲近谁，只亲近那些对天地万物心存敬畏的人（谓上天对于芸芸众生本无亲疏之别，只亲近那些能敬德修身的人）；百姓并非固定会归向谁，只归向那些施行仁政的人（民心之所向并非一成不变，仁政所在，便是民心所归，这是不变的道理）；鬼神并非固定只享用哪一家的祭祀（享用其祭品才意味着保佑），只享用能坚持诚信的祭祀者的祭品（谓鬼神从来都不是只保佑哪一个人，谁能常怀一颗至诚恭敬之心，言行一致，诚实守信，才会降临到他的祭坛）。

【原文】天位①难哉！言居天子之位难，以此三者。德惟治②，否德③乱。为政以德则治，不以德则乱也。与治同道④，罔弗兴；与乱同事⑤，罔弗亡。言安危在所任，治乱在所法也。

【注释】①天位：天子之位，帝位。②德惟治：用有德之人则治。③否德：鄙陋之德，微德。④同道：办法相同。⑤同事：行事相同。

【译文】处在天子这个位置上很难啊（为何说处在天子这个位置上难？就是因为上面这三件事啊）！任用有德行的人才会太平，任用无德之人天下就会动乱（为政以德，天下太平。为政不以德，便是致乱的根本）；与治世采用同一宗旨，则没有不兴盛的；与乱世采用同样的做法，则没有不灭亡的（谓天下安危全在用人，国家治乱只在一念之间，就看如何去选择）。

【原文】若升高①，必自下；若陟遐②，必自迩③。言善政有渐，如登高升远，必用下近为始，然后致高远也。无轻④民事，惟难⑤；无轻为力役之事，必重难之乃可也。无安厥位，惟危⑥。言当常自危惧，以保其位也。慎终于始。于始虑终，于终虑始。

【注释】①升高：登高。②陟遐：远行。③迩：近。④无轻：不要轻视。⑤惟难：要想到它的难处。⑥惟危：要想到它的危险。

【译文】若要登高，必然从低处开始；若要远行，必然从近处起步（谓施行善政也要循序渐进，如登高行远，必从低处、近处开始，然后才能达到高远之境）；不要轻视百姓们的劳作，要想到其艰难（不要轻易兴起劳役之事，必须充分考虑到它的难度才行）；不要自安于天子之位，要想到其危险（就是说应当常常怀着一颗危惧之心，才能守住这个位置啊），做任何事情即使到最后结尾时，也要保持最初开始之时小心谨慎的心态。从一开始就须谨慎（从一开始就要考虑到结果，在结束时也要保持最初的谨慎）！

【原文】有言逆①于汝心，必求诸②道；人以言拂③违汝心，必以道义求其意，勿拒逆之也。有言逊④于汝志，必求诸非道。逊，顺也。言顺汝心，必以非道察之，勿以自臧⑤也。

【注释】①逆：违背。②诸：之于。③拂：违逆。④逊：谦虚，恭顺。⑤臧：善，好。

【译文】有些话不合您的心意，一定要从道义的立场去推度他的存心（别人的话违逆了你的心意，一定从道义的角度来衡量他的本意，不要轻易地拒之门外）；有些话顺遂随你的意见，一定首先要从『违背道义』的角度来设疑推论，想想对方是否是出于阿谀奉承的动机，或是有其他的目的（逊，是顺从的

意思。别人的话正好顺合了你的心意，一定要从是否违背道义的角度来审察它，不可真的就认为自己一定正确）？

【原文】一人元良①，万邦以贞②。贞，正也。言常念虑道德，则得道德，念为善政，则成善政也。一人，天子也。天子有大善，则天下得正也。

【注释】①一人元良：一人，此处指天子。元良，大善，至德。②贞：正。

【译文】天子一人有大善，天下各诸侯国就会风气纯正。（贞，正的意思。谓心中常常装着道德，才会拥有道德；经常想着如何落实善政，才能成就善政。一人，这里指的是天子。天子有大善在身，全天下都会走在正道上。）

【原文】君罔以辩言①乱旧政，利口覆国家，故特慎焉。臣罔以宠利②居成功③，成功不退，其志无限，故为之极④以安之也。邦其永孚⑤于休⑥。言君臣各以其道，则国长信保于美也。

【注释】①辩言：巧伪之言，美丽动听而奸诈虚伪的言词。②宠利：恩宠与利禄。③成功：成就的功业，既成之功。④极：儆戒。⑤孚：保。⑥休：喜庆，美善，福禄。

【译文】君主不要听信诡辩之言而搅乱既定政策（一张能言善辩的利口足以败国亡家，所以要特别地警惕啊）；臣下不要因为贪图恩宠和利禄而常以功臣自居（功成而不愿身退，势必另有所图，所以在这里对这些人预为儆戒，以息其私心）。那么，国家将取信于民而长治久安（这里说的是君主和大臣都能遵循道义，

各自安于自己的本分，国家就会永葆其良善之风而天下太平）。

【原文】天难忱①，命靡常②。以其无常，故难信也。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③常，九有以亡。人能常其德，则安其位。九有④，诸侯也。

【注释】①忱：相信。②靡常：无常。③匪：同「非」。不，不是。④九有：九州。

【译文】上天难信，天命无常（因为它无常，所以才难信）。常保其德，才能保其位；不能常保其德，国必亡（人能够经常保持自己的德行无亏，才能安居于现有的地位而不至于动摇。九有，指的是各个诸侯国）。

【原文】德惟①一，动②罔弗吉；德二三③，动罔弗凶。惟④吉凶不僭⑤，在人；惟天降灾祥，在德。行善则吉，行恶则凶，是不差也。德一，天降之福；不一，天降之灾。是在德也。

【注释】①惟：助词。②动：行动。③二三：谓不专一，反覆无定。④惟：发语词。⑤僭：差失。

【译文】只要道德永恒不变，凡事无不吉祥。如果不能坚守道德，三心二意，则凡事无不凶险。境缘是吉是凶完全在于各人的所作所为，不会有丝毫误差；上天是降予灾祸还是降予祥瑞，只在于每个人自身的德行啊。（行善则吉，行恶则凶，这是不会有错的。坚守道德，天降之福；偏离道德，天降之灾。这些都是由自身的德行决定的啊。）

【原文】任官惟①贤材，左右②惟其人。官贤才而任之，非贤才不可任也。选左右必忠良，不忠良非其人也。其③难其慎，惟④和⑤惟一⑥。其难，无以为易也。其慎，无以轻之也。群臣当和一心事君，政乃善也。

【注释】①惟：只。②左右：近臣，侍从。③其：代词，它。④惟：当。⑤和：和谐。⑥一：专一。

【译文】任用官员只选那些贤德的人，所有身边的人也都是这样的人。（官职只用来任命给那些有德行的人，包括对身边的侍从人员，也必须选择那些忠良之士。不是忠良之辈，就一定不能留用。）选拔这样的人很难，所以要特别慎重，细心考察，必须是能够相互间通力合作、一心一意的人。（这件事很难，千万不要以为是件容易的事。这件事必得要小心慎重，千万不要轻慢忽视了。群臣协力合作，一心一意辅佐国君，政事才会日见其善啊。）

【原文】后①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②。君以使民自尊，民以事君自生。无自广③以狭④人，匹夫匹妇⑤弗获自尽⑥，民主⑦罔与成厥功。上有狭人之心，则下无所自尽矣。言先尽其心，然后乃能尽其力，人君所以成功也。

【注释】①后：君主。使：役使，使唤。②罔事：无处尽力。③自广：自以为见识广，自大。④狭：小看，轻视。⑤匹夫匹妇：平民男女。⑥自尽：各尽自己的才力。⑦民主：民之主宰者。古代多指帝王、君主。

【译文】君主若没有百姓就会孤立无依，什么事情也做不了；民众若没有君主的领导就不能自善其

事，安居乐业。（君王因为教导人民才显出自己的尊贵，百姓因为忠于国君才得以安居乐业。）不要骄傲自大轻视他人，要知平民百姓如果不能自愿尽心尽力，人主就没有人协助他成就帝王的功业。（人君有了轻视别人的心，臣民就无法尽心尽力效忠于君主。这里说的是要先赢得人民全心全意的拥戴，然后才可令其各尽所能。这就是人君之所以能够成就功业的关键所在啊。）

【原文】惟木从绳①则正，后从谏②则圣。言木以绳直，君以谏明也。后克③圣，臣弗命④其承⑤。君能受谏，则臣不待命，其承意而谏也。

【注释】①从绳：依照绳墨取直。②后从谏：后，君主。从谏，听从谏言。③克：能。④弗命：此指不用命令。⑤承：接受。

【译文】木板按绳墨锯解，则会平直；君主听从臣下规劝，则会圣明（谓木因绳而直，君因谏而明）。君主能够圣明，臣下不等令下就会主动进言（君王能诚心接受劝谏，做臣子的不用吩咐，就会主动秉承君王的意愿直陈谏言）。

【原文】惟口起羞①，惟甲冑起戎②；言不可轻教令，易用兵也。惟衣裳③在笥④，惟干戈省⑤厥躬。言服⑥不可加非其人，兵⑦不可任非其才也。王惟戒兹！允⑧兹克⑨明，乃罔弗休⑩。言王戒慎四惟之事⑪，信能明，政乃无不美也。

【注释】①起羞：招致羞辱。②甲冑起戎：甲冑，泛指兵器。起戎，引起战事。③衣裳：此处指官

服。④筭：音四，盛衣物或饭食等的方形竹器。⑤省：反省，检查。⑥服：指官服。⑦兵：军队。⑧允：确实，果真。⑨克：能。⑩休：美善。⑪四惟之事：指前面说的四件事。

【译文】要知道，言语不当，会招致羞辱；甲冑披身，会引发战争（谓不可轻易发布指令，不可轻易用兵）；官服存放在竹箱里，不要轻易授人；兴兵、宣战，当先考察将帅是否身堪其任（谓官服不可穿在那些德行不相配的人身上，军队不可以交给那些不适合的人才）。君王应戒慎上述四事，倘若真的对这些道理都能通达明了，就没有什么不吉庆的了（谓君王小心戒慎这四件事，确实做到了，政事就什么都会好起来了）。

【原文】惟治乱在庶官①。所官得人则治，失人则乱也。官弗及私昵②，惟其能③；不加私昵，唯能是官也。爵弗及恶德④，惟其贤。言非贤不爵也。虑善⑤以动，动惟厥时。非善非时，不可动也。

【注释】①庶官：百官。多指一般官员。②及私昵：及，授予。私昵，所亲近、宠爱的人。③能：贤能。古人以贤为能。④恶德：不良的品德。亦指有不良品德的人。⑤善：此指符合道义的善政。

【译文】一个国家安定还是动乱，关键就在于对百官的任用上。（官位选对了人，就会得到好的治理，一切都会和顺。如果是选错了官员，那就会全乱套了。）所以官职不要授给自己所偏爱或亲近之人，应只授予有德能的人（不因为关系亲密而有所偏袒，只任用那些贤能的人）；爵位切不可授给品德恶劣的人，只赐予那些道德高尚的贤者（不是贤德之人切不可重用）。凡事考虑到确实符合道义才实施，实施前还要慎重地选择好时机（不符合道义或者时机尚不成熟，切不可轻举妄动）。

【原文】有其善，丧厥善；矜①其能，丧厥功。虽天子亦必让以得之。无②启宠③纳④侮⑤，开宠非其人，则纳侮之道也。无耻过⑥作非。」耻过误而文之，遂成大非。

【注释】①矜：自夸，自恃。②无：不要。③启宠：启用自己私下宠爱、亲近的人。④纳：招来。⑤侮：轻慢，轻贱。⑥耻过：耻于承认自己的过错。

【译文】一个人自以为贤德，这本身就是一种失德的表现；当一个人自居其功时，他原有的功绩就已经大打折扣（所以说即使是天子之位，也必须是经过礼让之后再得到的，才合乎天理）；不要开启偏宠之先例，为自己招致羞辱（打开偏宠之门，启用那些德行不能与官位相吻合的人，这是自取其侮的一条路啊），不要耻于认错而文过饰非（羞于承认自己的过错与失误，试图加以掩饰，终将铸成大错）。

【原文】非知之艰，行之惟①艰。

【注释】①惟：为。

【译文】懂得这些道理并不难，要真正做到却很不容易啊！

【原文】人求多闻①，时惟②建事③。学于古训④乃有获。王者求多闻以立事，学古训乃有所得也。事⑤弗师古，以克⑥永世，匪⑦说攸⑧闻。事不法古训，而以能长世，非所闻。

【注释】①闻：知识，见闻。②时惟：时，是，这。惟，为。③建事：谓建立事业或功业。④古训：古代流传下来的典籍或可以作为准绳的话。⑤事：治理，任事。⑥以克：以，连词，而。克，能。⑦匪：代

同「非」。不，不是。⑧攸：所。

【译文】君主希望见闻广博，是想建立功业，认真学习古人的教导，就会有收获（作为一个君王，增广见闻是为了成就大业，学习古人的教诲才会有所收获）。做事不师法古人而能使国家长治久安，我没有听说过（做事情不能遵循古人的教导，而能够做得长久的，这种事从来没有听说过啊）。

【原文】股肱①惟人，良臣惟圣。手足具乃成人，有良臣乃成圣也。

【注释】①股肱：大腿和胳膊。

【译文】有手有脚才成其为人，有贤良之臣才能成就圣明之君（手足具备方可成人，拥有良臣才可望成为圣君啊）。

【原文】昔先正①保衡②，作③我先王，保衡，伊尹也。作，起也。正，长也。言先世长官之臣也。乃

曰：「予④弗克⑤俾⑥厥后惟⑦尧舜，其心愧耻，若挹于市⑧。」言伊尹不能使其君如尧舜，则心耻之，若见⑨挹于市也。一夫弗获⑩，则曰：「时予之辜⑪。」伊尹见一夫不得其所，则以为己罪也。右⑫我烈

祖⑬，格⑭于皇天⑮。言以此道左右⑯成汤，功至大天⑰。

【注释】①先正：亦作「先政」。前代的贤臣。②保衡：伊尹的尊号。又称「阿衡」。③作：兴起。此作使动用法，使兴起。④予：我。⑤弗克：不能。⑥俾：使。⑦后：君王。惟：成为。⑧挹于市：挹，鞭打。市，闹市。⑨见：被。⑩弗获：不得其所。⑪辜：罪过。⑫右：通「佑」，助。⑬烈祖：

指建立功业的祖先。古多称开基创业的帝王。⑭格：感通，感动。⑮皇天：对天及天神的尊称。⑯左右：帮助，辅佐。⑰大天：上天。大，「太」的古字。

【译文】从前的贤臣伊尹，使我们先王之业振兴（保衡，即伊尹。作，兴起的意思。正，官长的意思，这里指的是前代的大臣），他说：「我若不能使君王成为尧舜一样圣明的君主，我内心就感到惭愧和羞耻，就好像被鞭挞于街市（这是说伊尹如果不能帮助自己的君王成为像尧舜那样的圣君，就会内心感到羞耻，就像在大街上被人鞭打一样）。」哪怕有一个人没有得到妥善安置，他就说：「这是我的罪过啊！」（伊尹如果看到还有一个人没有得到教化和帮助，就会认为是自己的罪过。）他就是这样辅佐我显赫的先祖，以至诚感通于上天（谓伊尹正是以这样一种至诚之心辅佐成汤，因此成就了伟大的功业）。

【原文】惟后非贤弗乂①，惟贤非后弗食②。言君须贤以治，贤须君以食也。

【注释】①乂：安定。②食：作为，有为。

【译文】君王没有贤臣不能实现国家大治，贤臣没有君王也无法有所作为（谓君王须有贤人的辅佐，国家才能得以治理，贤人须以君王为依托，才可以施展其抱负）。

【原文】同力度①德，同德度义。力钧②则有德者胜，德钧则秉③义者强。揆④度优劣，胜负可见。

【注释】①度：量度，衡量。②钧：通「均」。相同，等同。③秉：执，持。④揆：度量，揣度。

【译文】（古语说）势均力敌则看其德行，德行相当则看其仁义。（力量相同，有德者胜；德行相同，

符合道义的一方必定更强。按照这个标准来衡量谁优谁劣，胜负立即就可以预见。）

【原文】天矜①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矜，怜也。言天除恶树善，与民同也。

【注释】①矜：怜悯，同情。

【译文】因为上天怜悯百姓，所以百姓所期望的，上天必会顺从。（矜，怜悯的意思。谓上天除恶扬善的心，与天下百姓是相同的啊。）

【原文】我闻吉人①为善，惟日弗足②；凶人③为不善，亦惟日弗足。言吉人竭日以为善，凶人亦竭日以行恶者也。

【注释】①吉人：善人。②弗足：不满足。③凶人：恶人。

【译文】我听说，吉人做善事，整日去做仍不满足；恶人做坏事，也是整日去做还不满足（谓善人行善整天无息时，恶人行恶也是整天没有息时啊）。

【原文】古人有言曰：「抚①我则后，虐我则讎②。」

【注释】①抚：爱。②讎：仇敌。

【译文】古人曾说：「抚爱我们的人就是我们的君主，虐害我们的人就是我们的仇敌。」

【原文】古人有言：「牝鸡无晨①。言无晨鸣之道。牝鸡之晨，惟家之索②。」索，尽也。喻妇知③外事，雌代雄鸣则家尽，妇夺夫政则国亡也。

【注释】①牝鸡无晨：母鸡不能鸣啼报晓。牝，音品（四声）。雌性鸟兽。晨，鸡鸣报晓。②索：尽，空。③知：主持，执掌。

【译文】古人有言：「母鸡没有早晨啼叫的（谓自古以来就没有母鸡司晨的道理）。如果母鸡早晨啼叫，这个家就会败尽。（索，尽的意思。这是用来比喻女人掌管了外部事务。母鸡代替公鸡打鸣，家就会败尽；后官操纵了君王的政事，国家就会灭亡。）」

【原文】明王慎德，四夷咸宾①。言明王慎德以怀远，故四夷皆宾服。无有远近，毕②献方物③，惟服食④器用。天下万国，尽贡方土所生之物，惟可以供服食器用者，言不为耳目华侈⑤。

【注释】①宾：服从，归顺。②毕：全都，全部。③方物：本地产物，土产。④服食：衣服饮食。⑤华侈：豪华奢侈。

【译文】圣明的君王谨慎修德，所以四方外族之邦都来归顺朝见（谓明君都是通过谨慎修德来安抚边远之地的人民，所以四方邦国才一齐来归顺），不论远近，都献上当地特产，不过都是些吃穿器具之类（四方各国来朝见，都会进贡一些当地的土特产品，这些只可用于吃穿用度而已，意思是千万不可因其稀有，能娱人耳目，而生出豪华奢侈享乐之心）。

【原文】德盛弗狎侮^①。盛德必自敬，何狎易侮慢之有也。狎侮君子^②，罔以尽人心；以虚受人，则人尽其心矣。狎侮小人^③，罔以尽其力。以悦使民，民忘其劳，则尽力矣。玩^④人丧德，玩物丧志。以人为戏弄，则丧其德矣。以器物为戏弄，则丧其志矣。弗作无益害^⑤有益，功乃成；弗贵异物贱用物^⑥，民乃足^⑦。游观^⑧为无益，奇巧^⑨为异物。言明王之道，以德义为益。器用为贵，所比^⑩化俗^⑪生民^⑫。

【注释】①狎侮：轻慢侮辱。②君子：官员。③小人：百姓。④玩：玩弄，戏弄。⑤害：损害。⑥贵异物贱用物：贵，重视。异物，奇特罕见之物。贱，轻视。用物，日常用品。⑦足：充足，满足。⑧游观：游逛观览。⑨奇巧：奇异精巧。⑩比：皆，都。⑪化俗：指风俗受德教而发生变化。⑫生民：使民生，养民。

【译文】君王德行隆盛就不会轻慢、侮辱他人（厚德之人必定会自尊自爱，怎么会有轻慢、侮辱之心呢）。若轻慢、侮辱了君子，就不能使他们人尽其心地去辅佐您（以一颗谦卑的心去接纳别人，别人就会对您尽心尽意）；若轻慢、侮辱了百姓，就不能使他们各尽其力地去拥戴服从您（让百姓欢欢喜喜地去做事，百姓会因为忘记了劳累而竭尽全力）。玩弄别人会丧德，玩物会丧志（把别人当作玩弄的对象，就会玷污其品德；把物品当作玩弄的对象，就会丧失其志向）。不要做那些无益的事去耽误、妨害了那些有益的事，这样才能成就事业；不看重奇异之物、不轻视实用之物，百姓才能富足。（游逛观览即为无益，奇异机巧即为异物。这里谓明王之道，就是以道德仁义为有益，以实用为贵，一切都是为了教化和养育人民啊。）

【原文】弗瑤①远物，则远人格②；不侵夺其利，则来服。所瑤惟贤，则迓③人安。宝贤任能，则近人安。近人安，则远人安矣。

【注释】①瑤：同「宝」，珍爱，珍视，珍重。②格：来，至。③迓：近。

【译文】不把远方之物看得那么宝贵，远方的人就会归服（不会侵占夺取别人的利益，对方自然会来归顺）；所宝贵的只是贤德之人，近处的人就会安心（珍惜和重用贤能之士，身边的人就会安定。近处能安定，远处也就能安定了）。

【原文】弗务细行①，终累②大德。轻忽小物，积害毁大，故君子慎其微也。为山九仞③，功亏一簣④。喻⑤向⑥成也，未成一簣，犹不为山，故曰功亏一簣。是以圣人乾乾⑦日侧⑧，慎终如始也。

【注释】①细行：小节，小事。②累：损害，妨碍。③仞：长度单位，周代以八尺为一仞。④簣：盛土的竹筐。⑤喻：比喻，比拟。⑥向：面临，将近。⑦乾乾：自强不息貌。⑧日侧：犹日昃，太阳偏西。此处是从早至晚的意思。

【译文】平时不注重一些小事，最终将有损于大德（小的方面轻视疏忽，其危害积累起来，就会坏了大事。所以有道德的君子对待每一件小事都是特别谨慎的啊）。譬如要堆起九仞之山，却功亏于一簣。（比喻堆土为山即将成功，但尚差一筐，就不能成山，所以叫功亏一簣。所以圣人总是终日乾乾，自强不息，始终如一啊。）

【原文】怨①弗在大，亦弗在小。惠弗惠②，懋弗懋③。不在大，起于小也。不在小，小至于大也。言怨不可为，故当使不顺者顺、不勉者勉也。若保赤子④，惟民其康乂⑤。爱养⑥民如赤子，不失其欲⑦，惟民其⑧皆安治也。

【注释】①怨：民怨。②惠：顺从。③懋：音冒，勉，勤勉，勉励。④若保赤子：对待民众就像爱护婴儿一样。保：养育。赤子：初生的婴儿。⑤康：安宁。乂：治理。⑥爱养：爱护养育。⑦失：违背。欲：愿望。⑧其：助词。用于句中，无义。

【译文】民怨不在于大，也不在于小，要使不顺从的人顺从，不勤勉的人勤勉（不在大，大必起于小。不在小，小可至于大。这是说民怨不可结，无论大小皆可生祸，故当努力化解，让原来不顺从的人心甘情愿地顺从王命，让不勤勉的人也变得勤勉起来）。「你要爱民如子，心系人民的康乐与安定（爱护养育人民就像对待怀中的婴儿一样，不违背他们的愿望，那么人民就都能安定归于大治了）。

【原文】无作怨①，勿用非谋非彝②。言当修己以敬，无为可怨之事，勿用非善之谋、非常之法。

【注释】①作怨：作，制造。怨，怨恨（于民众）。②谋：计谋。彝：音移。常道。

【译文】千万要谨慎啊！切不可与无辜百姓结怨，不要采用违背道义的计谋和不合乎古人常法的措施（谓应当勤修己德，常怀敬畏之心，不作可怨之事，不用不善之谋，不行反常之举）。

【原文】乃穆①考文王，诰②庶邦御事③，朝夕曰：「祀兹④酒。」文王所告众国治事吏，朝夕敕之⑤，

唯祭祀而用此酒，不常饮也。曰：「小大邦用丧^⑥，亦罔非酒惟辜^⑦。于小大之国所用丧，无不以酒为罪也。饮惟祀，德将^⑧无醉。」饮酒惟当因祭祀，以德自将，无至醉。

【注释】①穆：古代宗庙排列的次序，始祖居庙中，父子依序为昭、穆。左为昭，右为穆。②诰：上告下为诰。③御事：指官吏。御，治理，统治。④祀兹：祀，祭祀。兹，则。⑤朝夕敕之：反复强调。朝夕，早晚。敕，诫飭，告诫。⑥用丧：用，因而，导致。丧，灭亡，失败。⑦辜：罪，罪过。

⑧将：控制，约束。

【译文】当初先父文王在位，曾告诫各国诸侯及大小官吏，反复强调说：「在祭祀时才可以用酒（这是文王对各国官员所说的话，早早晚晚都告诫他们：只有祭祀时才能动用这酒，切不可贪杯常饮啊）。」又说：「有许多大大小小的诸侯国之所以败亡了，都是因为饮酒的罪过啊（至于过去大小小许多国家最终会败亡，没有不是因饮酒而犯下罪过的啊），只有在祭祀时方可饮酒，且要以德行来把持自己，不可醉酒（所以饮酒只能是在为了祭祀的情况下，而且要用德行来约束自己，不可以因贪杯而喝醉了）。」

【原文】古人有言曰：「人无于水鉴^①，当于民鉴。」古贤圣有言，人无于水鉴，当于民鉴也。视水见己形，视民行事见吉凶。

【注释】①鉴：察看，亦指镜子。

【译文】古人有句格言说：「有智慧的人不是把水当成镜子，而是把百姓当成一面镜子（古圣先贤曾

说过：「不要以水为镜，要以民为镜。观察水面只能看到自己的相貌，观察民众的所作所为才可以预见未来的吉凶祸福。」

【原文】君子①所②，其无逸。叹美君子之道，所在念德，其无逸豫也。君子且犹然，况王者乎。先知稼

穡③之艰难，乃逸④，则知小人⑤之依⑥。稼穡，农夫之艰难事，先知之，乃谋逸豫，则知小民所依怙。

【注释】①君子：道德高尚的人。此处指为国操劳的官吏。②所：处所，所在之处。③稼穡：种谷为稼，收割为穡。此处指农民在田地里辛苦的劳动。④乃逸：然后再考虑（他们的）安乐。⑤小人：指百姓。⑥依：依靠，仰赖。

【译文】君子所居之处，是没有自己的安逸的。（赞叹君子之道，时时处处只想着修德，是不会顾及个人的享受的。好的官吏尚且如此，何况是君王呢？）先了解百姓耕耘劳作之艰难，再考虑他们的安乐，就会知道百姓最需要的是怎么了（耕耘劳作是农夫最艰辛的事情，要先深入了解这些，再为他们谋求安乐之道，就知道天下百姓所依赖、仰仗的究竟是什么了）。

【原文】自殷王中宗，及我周文王，兹四人迪哲①。言此四人皆蹈智明德②以临下也。厥或③告之曰：「小人怨汝詈④汝。」则皇⑤自敬德。其⑥有告之，言小人怨詈者，则大自敬德，增修善政也。

【注释】①迪哲：蹈智。谓蹈行圣明之道。②明德：光明之德，美德。③或：有人。④詈：骂，责备。⑤皇：大。⑥其：如果，假如。

【译文】从殷王中宗、高宗、祖甲到我们周文王，这四人都蹈行圣明之道（谓这四个人都是以他们圣明的智慧与德行来面对天下人民的啊）。有人告诉他们说：「老百姓埋怨你、咒骂你。」他们就更加谨慎其德行（倘若有人告诉他们，说民众中有人在怨恨责骂，他们就会加倍的小心谨慎，检查反省自己的德行，更加勤勉于仁政）。

【原文】人乃①或谤张为幻②，曰：『小人怨汝詈汝。』则信之，此其不听中正③之君，有人诋惑之，言小人怨憾詈詈④汝，则信受⑤之也。乱罚无罪，杀无辜。怨有同，是从⑥于厥身。信谗⑦含怒，罚杀无罪，则天下同怨讎⑧之，丛聚于其身也。

【注释】①乃：始，刚刚。②谤张为幻：指欺诳诈惑。谤，音周，欺诳。张，夸大。③中正：得当，不偏不倚。④詈詈：詈咒，咒骂。⑤信受：相信并接受。⑥丛：集中。⑦谗：说别人的坏话，说陷害人的话。⑧怨讎：仇敌。

【译文】有人刚刚造谣惑众，说百姓埋怨你咒骂你，你便相信其言（这就是那些不肯接受中肯之言的君王，一旦有人用巧诈之言迷惑他，说民间有人怨你骂你，他就会立即相信并接受），从而乱罚无罪、滥杀无辜，民怨就会团结一致，这就等于把民怨都集中到自己身上来（听信谗言，心怀怒气，以致动用刑罚，滥杀无罪之人，那么天下人就会都把你当成他们的仇敌，将怨恨集中在你一个人身上）。

【原文】皇天无亲①，惟德是辅；民心无常②，惟惠③之怀。天之于人，无有亲疏，惟有德者，则辅佐

之。民心于上，无有常主，惟爱己者，则归往之。为善弗同，同归④于治⑤；为恶弗同，同归于乱。尔其⑥戒哉！

【注释】①亲：指偏爱。②无常：不固定。③惠：仁爱，宽厚。④归：归趋，趋于。⑤治：治理得好，安定太平。⑥其：副词，表示祈使。犹当，可。

【译文】上天从来不会偏爱谁，只佑助贤德之人；民心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只归顺那些仁慈宽厚的君主。（上天对人没有亲疏之别，谁有德它就保佑谁。在百姓的心中，也没有固定不变的君主，谁爱护他们，他们就归向谁。）行善政的方法不同，但结局都是天下大治；做坏事的方式不同，但结局都是国家动乱。你可要当心呀！

【原文】圣罔念①作狂，惟狂克②念作圣。惟圣人无念于善，则为狂人；惟狂人能念善，则为圣人。言桀纣非实狂愚，以不念善故灭亡也。

【注释】①念：思考，考虑。这里指的是思虑善法。②克：能。

【译文】圣人如果失去正念就会变成狂人，狂妄之人一旦树立起正念也会变成圣人。（圣人一旦不再思虑善法，就会变成狂妄之人；狂妄之人如果常常思考为善之道，也会变成圣人。就是说，夏桀和商纣并非一定是狂愚之人，只是因为他们心中不再存有善念，所以才招致灭亡的啊。）

【原文】自作①不和，尔惟②和哉！尔室③弗睦，尔惟和哉！尔邑克明④，尔惟⑤克勤乃事。」大小

众官，自为不和，汝有方⑥多士⑦，当和之哉。汝亲近室家不睦，汝亦当和之。汝邑中能明，是汝惟能勤职事也。

【注释】①自作：自作主张，自行其是。②惟：表示希望、祈求的语气。宜，应。③室：家庭。④邑：领地。克：能。明：明白，清楚。⑤惟：介词。相当于「以」「由于」。⑥有方：四方，各方。有，词头。⑦多士：古指众多的贤士。也指百官。

【译文】人们往往只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思考和处理一切问题，所以才会造成对立冲突的局面。你们要各自放下自己的私念和偏见，舍己从人；你们家庭中有人不和睦，你们要帮助他们消除隔阂，使全家人都能彼此互爱。你们在自己的领地把这些事都搞明白了，那就是你们勤于职事的证明啊。（大小官员之间，经常会各执己见而不能和睦相处，你们这些各方的贤能之士啊，应当以你们的德行去感召他们，帮助他们团结起来。你们的家人中间有了矛盾，你们也要尽快去化解。你们把自己国邑中的这些事都能搞明白，这就说明你们真的是在勤于职事。）

【原文】周公戒于王曰：「文王罔攸兼于庶言①，庶狱②庶慎③，惟有司④之牧夫⑤。文王无所兼知于毁誉众言，及众刑狱，众所当慎之事，惟慎择有司牧夫而已。劳于求才，逸于任贤。是训用⑥违。庶狱庶慎，文王罔敢⑦知于兹。是万民顺法。用违法，众狱众慎之事，文王一无敢自知于此，委任贤能而已也。」

【注释】①罔攸：无所。兼：兼知。庶言：群言，舆论。②庶狱：诸凡刑狱诉讼之事。③庶慎：众所当慎之事，即各种敕戒。《广雅·释诂》：「慎，敕也。」④有司：官吏。古代设官分职，各有专

司，故称。⑤牧夫：古代管理民事的地方官。⑥是：概括之词。凡是，任何。训：顺。用：施行，实行。⑦敢：副词，表示尊敬。

【译文】周公劝诫成王说：「文王在位时并没有兼管社会舆论、各种狱讼案件及各种敕戒之事，均由有关部门的主管官员裁决。（文王并没有一一去听那些各种各样或褒或贬的议论，以及各种狱案及敕戒之事，只是慎重选择好有关部门的主管官员而已。文王只把精力放在寻访人才上，一旦贤能的人得到任用，自己就可以放手了。）一切合法还是违法，以及各种狱讼及敕戒之事，文王不敢过问这些（但凡有关百姓是否遵循法度，还是违反了刑法，以及种种涉及狱讼、敕戒之事，文王一概不敢亲自过问，自己只是负责委任贤能的官员而已）。」

【原文】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言当顺古大道，制治安国，必于未乱未危之前，思患豫防①之。

【注释】①豫防：谓事先防备。豫，预备，先事准备。

【译文】在国家尚未出现动乱时，就制定平治之策，在国家没有出现危机时就解决好国家长治久安的问题（谓应当依循古人的大道，安邦定国，必须在国家还未乱未危之前，防患于未然）。

【原文】明王立政，弗惟①其官，惟其人②。言圣帝明王立政修教也，不惟多其官，惟在得其人也。

【注释】①惟：考虑。②人：人才，贤人。

【译文】英明的君王成就其政事，不以官员的数目为重，只注重所用之官是否称职（这里说的是圣明的

帝王，建立国家的政治体系，重在便于施行教化，官不在多，而在于一定要让贤能的人处在官位上）。

【原文】立太师、太傅、太保①，兹惟三公。论道经邦②，燮理③阴阳。师，天子所师法。傅，傅相天子。保，保安天子于德义者也。此惟三公之任，佐王论道，以经纬国事、和理阴阳也。官弗必备④，唯其人。三公之官，不必备员，惟其人有德乃处之也。

【注释】①太师、太傅、太保：三种辅助天子的大官，称「三公」。②论道经邦：论，述说，讲述。经，治理。③燮理：协和治理。燮，和顺，协和，调和。燮理：协和治理。④备：齐备。

【译文】设立太师、太傅、太保，此为「三公」。三公的职责是为君王讲解自然大道，帮助经纬国家大事，调理阴阳的和谐。（师，天子的老师、榜样。傅，就是教导和佑助天子。保，就是保护天子之心永远安住于道德仁义之中。由此可见三公的职责，就是辅佐君王，讲述大道，用以经纬国家大事，化解冲突，让社会日益和谐。）人员不必齐备，所用必须是德高之人（三公的官位，不必人员齐备，一定要是具备了极高道德修养的人才可以担任这样的职务啊）。

【原文】少师、少傅、少保，曰①三孤。孤，特也。卑于公，尊于卿，特置此三人也。贰公弘化②，寅亮③天地，弼④予一人。副贰三公弘大道化，敬信天地之教，辅我一人之治。

【注释】①曰：叫做，称为。②贰：副职，协助。弘化：弘扬德化。③寅亮：恭敬信奉。寅，恭敬。亮，相信，信任。④弼：辅助。

【译文】设立少师、少傅，少保，称作「三孤」（孤，特别的意思。因其地位在公卿之间，比公稍下，比卿稍上，特地设置了这三个职务）。其职责是协助三公弘扬教化，敬祀天地神明，共同来辅助我一人治理天下（协助三公，广泛弘扬道德的教化，恭敬信奉天地神明的启示，齐心协力帮助我一个人）。

【原文】司徒①掌邦教，敷②五典③，抚④兆民。地官卿，主国教化，布五常之教，安和天下众民，使小大协睦也。

【注释】①司徒：周官名。为六卿之地官卿，掌管对国民的教化。②敷：传布，施行。③五典：古代的五种伦理道德。孔传：「五典，五常之教。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蔡沈集传》：「五典，五常也，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④抚：安抚，和顺。

【译文】司徒掌管对国民教化、传布「五常」之教，使天下百姓安定和谐（作为仅次于天官卿的地官卿，司徒掌管的是对国民的教化，专门弘扬、传布五种伦常大道的教育，使天下百姓都能够安居乐业，过上幸福和谐的生活）。

【原文】凡我有官君子，钦①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②行，弗惟反。有官君子，大夫以上也。叹而戒之，使敬所司，慎出令，从政之本也。令出必惟行之，不惟反改。二三③其令，乱之道也。

【注释】①钦：敬。②惟：思。③二三：指反复无常。

【译文】凡我朝在位的官员，你们一定要以一颗敬畏之心对待你们所承担的职责。你们在颁布每一个政

令之前，都要慎之又慎。号令一出，就一心只想着如何去落实，不要再想着是否改变它。（所说在位的官员，都是大夫以上的。成王在此感叹地告诫他们，要他们敬奉自己的职守，慎重地对待所颁布的每一个政令，因为这是为政的根本。令出必行，不得中途废除或更改。如果执政者不断改变政令，反复无常，那正是一条乱国之道啊。）

【原文】以公灭私，民其允怀①。从政以公平灭私情，则民其信归之。学古②入官，议事以制，政乃弗迷。言当先学古训，然后入官治政，凡制事③必以古义议度终始，政乃不迷错也。其尔典常④作师，无以利口⑤乱厥官。其汝为政，当以旧典常故事为师法，无以利口辩佞⑥乱其官也。弗学墙面⑦，莅⑧事惟烦。人而不学，其犹正墙面而立，临政事必烦矣。

【注释】①允怀：犹归顺。②古：古训。③制事：谓处理政治、军事等重大事件。④典常：常道，常法。⑤利口：能言善辩。⑥辩佞：能说会道，花言巧语。⑦墙面：谓面对墙壁，目无所见。比喻不学无术或一无所知。⑧莅：到，临。

【译文】以公心取代私心，老百姓才会诚心归向（为官者以公平代替私情，民众就会信任并归顺他）；先学习古训，然后再进入仕途，朝中议事必以先人的典章制度为依据，面对各种复杂的军政事务才不会迷失方向。（谓为政者必先学习古圣先贤的教诲，然后再去为官执政。讨论决策重大事件必依据古人的义理，反复权衡，贯彻始终，这样政事才不会出现迷错。）你们要以古人的常道为师，不要以利口巧辩扰乱官风（你们为政，当以古人的典章旧例作为学习的榜样，不要逞口舌之利，以巧言善辩来混淆视听）。人不学习古训，如面壁而立，一无所知，遇到政事必会无所适从（人而不学，如面墙而立，临政必生烦恼）。

【原文】功崇①惟志，业广②惟勤；此戒凡有官位。但言卿士，举其掌事者也。功高由志，业广由勤也。

【注释】①崇：高。②广：大。

【译文】功高在于立志，业广源于勤勉（这番话是用来告诫所有的为官者。此处只对卿士说，是以这些掌管要务的人为例，以见「功高由志，业广由勤」并非虚言）。

【原文】位弗期①骄，禄弗期侈；贵不与骄期②，而骄自至。富不与侈期，而侈自来。骄侈以行己，所以速亡也。恭俭惟③德，无载④尔伪⑤。言当恭俭，惟以立德，无行奸伪也。

【注释】①期：希望，企求。②期：邀约，相约。③惟：语气词，用于句中，表示肯定或强调的语气。④载：行。⑤伪：不诚实，诡诈。

【译文】位贵者不知不觉就容易变得骄纵，禄厚者不知不觉就容易变得奢侈。（身居高位的人即使不刻意去想，着骄纵，往往不知不觉就有了骄态；富有的人纵然不想着奢侈，往往无形中就染上了奢侈的习气。骄奢之风一起，就是自己迅速走向败亡的时候了。）恭敬勤俭才是美德，不要有那些伪诈的行为（意思是说应当从恭敬节俭做起，来树立自己的德行，不要做奸巧伪饰之事）。

【原文】作德，心逸日休①；作伪，心劳日拙②。为德，直道而行，于心逸豫，而名日美。为伪，饰巧百端，于心劳苦，而事日拙，不可为之也。

【注释】①休：美好。②拙：指困窘。

【译文】为善修德，就会心中安宁，日见美善；弄虚作假，就会心中烦劳，日益困窘。（为善修德的人像走在笔直平坦的大道上一样，心中安逸舒畅，他的名声也一天比一天好。弄虚作假的人百般巧饰，内心劳苦，而事情总是越办越糟，这种傻事情不能干啊。）

【原文】居宠思危①，罔弗惟畏，弗畏入畏②。言虽居贵宠，当常思危惧，无所不畏，若乃不畏，则入不可畏之刑③。

【注释】①危：凶险。②弗畏入畏：不畏就会进入可畏的困境。③刑：惩罚，处罚。

【译文】处贵宠之位，要想到危惧，要凡事无所不畏。如果不知敬畏，就会坠入可畏之境。（谓一个人纵然处在贵宠的位置，也要时时想到背后的凶险而有所畏惧，对一切都常怀敬畏之心。如果你什么都不怕，最终必将遭到可怕的惩罚。）

【原文】推贤让能，庶官乃和①。贤能相让，俊乂②在官，所以和谐也。举能③其官，惟尔之能；称匪④其人，惟尔弗任⑤。所举能修⑥其官，惟亦汝之功能也。举非其人，惟亦汝之不胜其任也。

【注释】①庶：众。乃：于是。②俊乂：亦作「俊艾」。德才出众的人。③举：推举。能：贤能。④称：举荐。匪：不，不是。⑤任：胜任。⑥修：整饬，有条不紊。《南史·张齐传》：「齐手不知书，目不识字，在郡清整，吏事甚修。」

【译文】互相推贤让能，百官就会和谐（相互推让贤能的人，让德才出众的人都处在官位上，社会自然就

和谐了)。你推荐了贤能的人来担任官职，这便是你的贤能；你若举用了不能胜任其官职的人，这也就是你的不称职（你所举荐的人能够整饬吏事，把事情都办得有条有理，这也是你的功劳和能力的体现。你若举荐了不该举荐的人，那也是你不能胜任你的职责的表现啊）。

【原文】我闻曰：「至治馨香①，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②惟馨。」所闻上古圣贤之言也。政治之至者，芬芳馨气，动于神明。所谓芬芳，非黍稷之气，乃明德之馨，厉③之以德也。

【注释】①至治：完美的政治。馨香：香气远闻。②明德：光明之德，美德。③厉：「励」的古字。劝勉。

【译文】我曾听说：「完美的政治如同芳香之气，可以感通神明。黍稷的芳香还算不得馨香，只有美好的德行才是久远的馨香。（成王所听到的是上古的圣贤之言啊。政治到了完美的境界，芬芳馨香之气，可以感动神明。所谓芬芳，并非黍稷之香气，而是美好的德行所散发出来的馨香啊。说这些话，目的是用德行来勉励君陈。」）

【原文】凡人未见圣，若弗克见；既见圣，亦弗克由①圣。此言凡人有初无终也。未见圣道，如不能得见。已见圣道，亦不能用之，所以无成也。尔其戒②哉！

【注释】①由：听从。②戒：警惕。

【译文】大凡人未曾见过圣人时，觉得圣人好像不能见到；及至见到圣人，却又不能听从圣人之言

（这里说的是平常人往往有始无终，未遇见圣道，如不能得见，时时盼望见到，遇见圣道之后，又不能遵循圣人的教诲，所以还是一事无成）。你要以此为诫啊！

【原文】尔惟①风，下民惟草。汝戒勿为凡人之行也。民从上教而变，犹草应风而偃，不可不慎也。无依势作威，无倚法以削②。无乘势位，作威民上，无倚法制③，以行刻削之政。宽而有制④，从容以和。宽不失制，动不失和，德教之治也。

【注释】①惟：是。②削：侵削，剥削。③法制：法令制度。④制：度。

【译文】你好比是风，百姓好比是草（草随风向而动）。（你要当心，不能以普通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百姓会随着官长的教化而改变，如同小草随风而伏，你不可以不谨慎对待啊。）不要依仗权势作威，不要打着法律的旗号施行苛政（不要仗着自己的势力权位，在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不要借着法律制度的名义，去做侵害人民的事情），应当宽容而有节制，举止从容不失中和（宽不失度，动不失和，就是用道德的教化来治理国家和人民啊）。

【原文】尔无忿疾①于顽②，无求备③于一人。人有顽器④，汝当训之，无忿怒疾之。使人当器⑤之，无责备于一夫也。

【注释】①忿疾：忿怒憎恶。②顽：愚顽的人。③求备：求全责备。④顽器：愚妄奸诈。喻：明白。⑤器：谓量才使用。

【译文】对于愚顽之人，你不要愤怒、厌恶；对任何一个人，都不要求全责备。（有些人愚妄顽劣，不明事理，你应当耐心开导他，不要忿怒、嫌恶这些人。用人要用其所长，不要求全责备于哪一个人。）

【原文】政贵有恒，辞尚体要^①，弗惟好异。政以仁义为常，辞以体实^②为要，故贵尚之。若异于先王，君子不好也。

【注释】①体要：切实而简要。②体实：切合实际。

【译文】为政贵有恒常之法，言辞崇尚切实简要，不要喜好标新立异。（为政以仁义为常道，措辞以求实为要务，才会受到尊崇。如果与先王之道不合，君子是不会喜欢的。）

【原文】我闻曰：「世禄之家，鲜克由礼^①。」以荡陵^②德，实悖^③天道。世有禄位而无礼教，少不以放荡陵邈^④有德者，如此，实乱天道也。

【注释】①鲜：少。由：遵循。②荡：放荡。陵：轻视。③悖：违背，违反。④陵邈：傲不为礼，轻慢。

【译文】我听说：「世代享受俸禄的人家，很少能够遵循礼法。」他们以放荡的行为欺凌守德之人，实在有悖于天道。（世代享有禄位但却没有继承先人的礼教，很少不是以放荡无礼的言行轻慢那些有德之人的。这样做，其实就是在扰乱天道啊。）

【原文】尔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①，惟尔之中。言汝身能正，则下无敢不正。民心无中，从女^②

取中。必当正身，示民以中正之道。

【注释】①中：中正之道，标准。②女：汝。

【译文】如果你自己能够立身中正，便没有谁敢不中正；百姓不明白什么叫中正，只有你才能为他们做出中正的榜样。（谓你的身能正，那么下面的老百姓就不敢不正。百姓的心中本没有中正的标准，需要你那里获得到中正的标准。所以你必须端正自身，让天下百姓都能从你的身上看到真正的中正之道。）

【原文】昔在文武，聪明齐圣①，小大之臣，咸怀忠良。聪明，听视远也。齐通，无滞碍也。臣虽官有尊卑，无不忠良。其侍御仆从，罔匪②正人，给侍进御，仆从从官，官虽微，无不用中正之人。以旦夕承弼厥辟③。出入起居，罔有弗钦④；小臣皆良，仆从皆正，以旦夕承辅⑤其君，故君出入起居，无有不敬。发号施令，罔有弗臧⑥。

【注释】①齐圣：合于圣道。②匪：同「非」。不，不是。③弼：辅助。辟：君。④钦：敬，敬重。⑤承辅：辅佐。⑥臧：善，好。

【译文】昔日的文王、武王，聪明睿智合于圣道，大小臣子都忠心耿耿、诚实善良。（聪明，视听都能达到很远的意思。齐，通达无滞碍的意思。众臣虽官位有高下尊卑之别，但无不忠诚良善。）那些侍奉左右者、驾驱车马者及仆役等，也没有一个不是行端品正之人。（从负责日常生活起居的近侍人员，到陪护外出的人员，官职虽微，无不选用秉性中正之人。）以这样的人朝夕侍奉、辅助其君主，故君主出入起居，没有不恭敬整肃的（小臣及仆役随从人员都能个个良善中正，大家齐心协力，不分昼夜地辅佐自己的君

主，所以君王的出入起居都能敬守礼法，从无失礼不恭之处；发号施令，没有不合于仁义的。

【原文】仆臣正，厥①后②克正；仆臣谀，厥后自③圣。言仆臣皆正，则其君乃能正；仆臣谀谀，则其君乃自谓圣。后德惟臣，弗德惟臣。君之有德，惟臣成之；君之无德，惟误之。言君所行善恶，专在左右也。尔无昵于儉人④。充⑤耳目之官，迪⑥上⑦以非⑧先王之典。汝无亲近儉利⑨小子⑩之人，充备⑪侍从，在视听之官，导君上以非先王之法也。

【注释】①厥：其，他们的。②后：君。③自：自以为。④儉人：小人，奸佞的人。儉，音先。⑤充：充当。⑥迪：导，引导。⑦上：君上。⑧非：违背。⑨儉利：奸邪利口。⑩小子：犹言小人，特指无德的人。⑪充备：参预，充当。

【译文】仆从近臣都是中正之士，其君主也会保持中正；仆从近臣谄媚，君主就会自居圣明（谓仆从近臣身正，他们的君主也会身正；仆从近臣阿谀奉承，他们的君主便会自以为圣明）。君主有德在于臣下，君主失德也在于臣下（君主有德，那是因为群臣的辅佐成就了他的德行；君主无德，也是臣子没能尽职而误导了君主。谓君主所作所为是善是恶，都取决于身边的近臣）。你不要亲近奸佞小人，不要让他们担任这些充当君王耳目的要职，以免诱导君王违背先王的典制（你不要亲近那些奸邪利口的小人，让他们占了侍从的位置，充当代替君王视听的官员，从而导致君王违背先王的成法）。

【原文】惟敬五刑①，以成三德②。一人有庆③，兆民赖④之。先戒以劳谦⑤之德，次教以惟敬五刑，所

以成刚柔正直之三德也。天子有善，则兆民赖之。

【注释】①五刑：野刑、军刑、乡刑、官刑、国刑五种治理百姓的法律。《周礼·秋官·大司寇》：「以五刑纠万民：一曰野刑，上功纠力；二曰军刑，上命纠守；三曰乡刑，上德纠孝；四曰官刑，上能纠职；五曰国刑，上愿纠暴。」五刑，一说指五种轻重不等的刑罚：墨、劓、剕（刖）、宫、大辟（杀）等。②三德：三种品德。随文而异。《书·洪范》：「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刚克，三曰柔克。」孔颖达疏：「此三德者，人君之德，张弛有三也。一曰正直，言能正人之曲使直；二曰刚克，言刚强而能立事；三曰柔克，言和柔而能治。」《周礼·地官·师氏》：「以三德教国子：一曰至德，以为道本；二曰敏德，以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恶。」③庆：善。④赖：得益，受益。⑤劳谦：勤劳谦恭。

【译文】要像普通百姓一样敬畏国家的刑罚，常常以『五刑』来警示自己，养成三种美德。」由此可见，天子有了善行，万民都将赖以受惠（首先告诫家人努力修善，树立谦恭之德；再教导大家要以一颗敬慎之心对待五刑之法，以成就自己刚、柔、正直这三种品德。这正是天子的善行，天子一人有善，全天下人民都赖以受益）。

【原文】在今尔安百姓，何择非人？何敬非刑？在今汝安百官兆民之道，当何所择，非惟吉人乎？当何所敬，非惟五刑乎？

【译文】如今你们要使百姓安定，应当一心寻求，选择的是什么呢？不就是贤人吗？应当时时警惕、

戒慎的是什么呢？不就是刑罚吗？（现在你们要安定你那里的百官和人民的根本问题，就是要选用什么样的人才，不就是要选用贤能的人吗？再就是要慎重些什么，不就是要慎重地对待五刑吗？）

【原文】两造①具备，师②听③五辞④。两，谓囚证也。造，至也。两至具备，则众狱官共听其入五刑之辞也。五辞简孚⑤，正⑥于五刑。五辞简核，信有罪验，则正之于五刑也。五刑不简，正于五罚⑦。不简核，谓不应五刑，当出金赎罪也。五罚弗服⑧，正于五过⑨。不服，不应罚也。正于五过，从赦免也。

【注释】①两造：指诉讼的双方，原告和被告。②师：士师，司法官。③听：理。④五辞：谓诉讼时原告被告双方的述词，因与五刑相关，故称「五辞」。亦作「五词」。⑤简：核，符合事实。孚：相应，符合。简孚：犹核实。⑥正：定罪。⑦五罚：对罪不当五刑者处以相应的五种赎金，称为五罚。⑧弗服：指不当。⑨五过：古代刑法规定可以宽恕的五种罪过。

【译文】审判时，双方证据齐备，法官依据五刑的标准审理相关述词。（两，指的是囚、证双方；造，至的意思。原告、被告各方证据齐备后，众法官共同判断其符合「五刑」的那些条款）述词无误，合于五刑，按五刑定罪。（罪证经核实可信，便按「五刑」的有关规定治罪。）以「五刑」治罪的罪证不足，则按「五罚」的有关规定处置。（经核查与事实情况不符，即不当执行五刑，那就出钱赎罪的办法处置。）按「五罚」处置仍不适合的，就按照「五过」来处理。（不服，就是不当罚的意思。按照五过的标准来处理，就是给予赦免。）

【原文】非佞①折狱②，惟良折狱，罔非在中。非口才可以断狱，惟平良可以断狱，无非在中正也。哀敬③折狱，咸庶④中正。当矜下民之犯法，敬断狱之害人，皆庶几必得中正之道也。

【注释】①佞：佞人，善于言辞的人。②折狱：判决诉讼案件。③哀：怜悯。敬：谨慎。④庶：庶几。将近，差不多。

【译文】并非巧言善辩之人才能断案，而是贤明良善之人才适宜断案。无非是要存心公正而已。（不是靠口才方能断案，只有靠公平良善才可以断案，无非在于端心正念执守中正不偏之道啊。）以怜悯之心、谨慎之心判决案件，就会基本做到公正适当。（应当同情百姓触犯法律的缘由，谨防断案失误给这些人带来更大的灾难，都应力求合于中正之道。）

卷三

毛诗治要

【原文】《关雎》，后妃①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②天下而正夫妇③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风》，讽也，教也。风以动④之，教以化⑤之。

【注释】①后妃：指皇后妃嫔。《礼记·昏仪》记载：「古者天子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这是古代政治制度中一种很特殊的建制，这些后妃名为帝王的妻妾，实际上都是宫廷里掌管各级内政的女官。选拔这些后妃要求品格纯正、温润贞良，目的是为了彰显女德，仪范天下。后世之君，以之满足贪欲，故多致亡国败家。②风：同「讽」，婉言劝谏。③正夫妇：端正夫妇之道。④动：谓思想受影响而动摇、改变。⑤化：改变人心风俗，教化，教育。

【译文】《关雎》一诗，歌咏后妃的美德，是《国风》的第一篇，用以教化天下，使夫妇之道端正。所以，《关雎》对引导乡野民众、改善国家风气都有功用。风，是婉言劝谏、教育感化的意思。用劝谏来转变人的观念，用教化来改善人心风俗。

【原文】诗者，志之所之①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衷②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③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注释】①志之所之：人的心志之所趋向。之，往，去。②衷：内心。③嗟叹：叹息，感叹。嗟、叹，同义复词。

【译文】诗，是人的心境的寄托，存在于人的心中便是心境，以言辞表达出来就是诗。情志在内心涌动，就用言辞表达出来。言辞不足以表达人的情志，所以就发表感叹。感叹还不足以表达人的情志，所以就歌咏。歌咏还不足以详尽表达人的心境，便手舞足蹈来抒发。

【原文】情发于声，声成文①谓之音。发，犹见也。声，谓宫商角徵羽②。声成文者，宫商上下相应也。治世之音安以乐③，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④；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⑤。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⑥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易俗。

【注释】①成文：组成一定的旋律。②宫商角徵羽：古代之五声音律，或称五音。《周礼·春官·大师》：「皆文之以五声：宫、商、角、徵、羽。」③安以乐：安和而喜乐。以，而且。④乖：违背；不合。⑤民困：民众困厄危难。⑥经：调理。

【译文】情志流露在声音里，发声形成一定的旋律，则称为音乐（声音形成一定的旋律，就是宫、商、角、徵、羽五音互相应和的效果）。世道太平的音乐充满安适与欢乐，表明当时的政治平和；乱世的音乐充满了怨恨与愤怒，表明当时的政治必是倒行逆施的；灭亡或濒于灭亡的国家的音乐充满哀苦和愁思，表明当时的百姓困苦无望。所以说端正得失标准、感动天地鬼神，没有什么可与诗的作用相比拟的。先王以诗调理夫妇关系，形成孝敬风气，使人伦淳厚，使教化美善，达到移风易俗的目的。

【原文】《诗》有六义①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

【注释】①六义：即后文之风、雅、颂、赋、比、兴。风、雅、颂指《诗经》的内容，有十五国风、二雅、三颂；赋、比、兴指《诗经》的写作手法，赋为铺陈其事而直言之的白描法，比为托物拟况而以彼物状此物的比喻法，兴为先言他物而再兴起联想的象征法。

【译文】诗有六义：一是风，二是赋，三是比，四是兴，五是雅，六是颂。

【原文】上①以风化下②，下以风刺③上，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自诫，故曰《风》④。以一国之事，系⑤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⑥，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⑦，以其成功⑧告于神明⑨者也。是谓四始⑩，《诗》之至⑪也。始者，王道兴衰之所由也。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⑫作矣。

【注释】①上：君主，皇帝。②下：臣下，百姓。③刺：以尖锐的话指出别人的过失，有指责之意。

④风：讽喻。宋代朱熹《诗集传》此处注为「风者，民俗民谣之诗也」，与西汉毛亨、毛萼的《毛传》释注为「讽喻」者不同。⑤系：连结。⑥形四方之风：表现天下的风气。⑦形容：盛德的表现、体现。⑧成功：成就的功业，既成之功。⑨神明：天地间一切神灵的总称。⑩四始：指风、大雅、小雅、颂等四类之合称。始，开端。⑪至：至大，完善。⑫《变风》、《变雅》：皆为乱世的作品，世以为乱世之音。相对于正风、正雅代表的治世之音而言。

【译文】君王以诗来劝勉教化臣民，臣民以诗来劝谏讽喻君王。用《诗》的言辞劝谏的人不会获罪，听到的人能够引以为戒，所以称为讽喻。把一国的时事与国君修身治国的根本相连结，便称之为风类诗歌；谈论天下之事，表现天下的风气，便称之为雅类诗歌。雅，就是端正之意，论说的是君主之政事衰败与兴旺的缘由。政事有大小，所以有小雅、大雅之分。颂是赞美表现君主高尚品德，将其成就的功业告知于天地间一切神灵的。风、小雅、大雅、颂合称为「四始」，是诗的最高成就（称为始，是因为讲述了王道兴起或衰落的缘由）。到王道衰落、礼义废弃、政教违逆、各诸侯国各自为政、家风改变，因而《变风》、《变雅》等作品便随之产生。

【原文】《周南》、《邵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①，不淫其色②，哀窈窕③，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雎》之义也。

【注释】①进贤：进用贤能的人。②不淫其色：不沉溺于美色。③窈窕：幽静美好的样子。

【译文】《周南》、《邵南》是端正初始治国方向的法则，是以王道转变人心风俗的根本。因此《关雎》一诗是说后妃心里以得贤善之女以配君子为喜，以所推选的贤能之人不受重用为忧，不是只沉溺于自己的美色以求专宠而已。哀伤幽静贤良的女子未得以赏识推荐，一心渴望得到贤能的人才，而丝毫妒忌、抑制贤者之心，这是《关雎》一诗的意旨所在。

【原文】关关雎鸠①，在河之洲②。兴也。关关，和声也。雎鸠，王雎也。鸟挚而有别③，后妃悦乐君子之

德，无不和谐，又不淫其色，若睢鸠之有别焉，然后可以风化天下。夫妇有别，则父子亲。父子亲，则君臣敬。君臣敬，则朝廷正。朝廷正，则王化成也。窈窕④淑女⑤，君子⑥好仇⑦。窈窕，幽闲⑧也。淑，善也。仇，逮也。后妃有关雎之德，是幽闲贞专之善女，宜为君子仇逮也。

【注释】①关关睢鸠：关关，雄雌水鸟相和鸣叫之声。睢鸠，一种水鸟，这种鸟雄雌情意专一，不乱偶。②洲：水中的陆地；干滩。③鸟挚而有别：睢鸠的情感特别诚挚专一，与常鸟有别，体现夫妇应循守礼法之意。④窈窕：娴静貌；美好貌。⑤淑女：贤惠善良的女子。⑥君子：品德优秀的男子。⑦好仇：美好理想的配偶。仇，同「逮」。今本《诗经》作「好逮」。⑧幽闲：娴静柔顺。

【译文】小岛上双栖的睢鸠相对而唱，发出关关的和鸣。（这一句为起兴，意在引出下文。睢鸠鸟情感诚挚专一，与其他鸟不同。后妃喜爱君子的德行，没有不和谐的。她不是沉湎于自己的美色，就像关雎鸟与常鸟不一样，这样就可以教化天下。夫妇各有本分，父子就能互相亲爱。父子互相亲爱，君臣就能互相恭敬。君臣互相恭敬，那就能使朝廷端正。朝廷端正，那么君王就能成功地教化天下。）只有那娴静温婉的女子，才配得上君子那完美的德行（后妃具有睢鸠情义专一的美德，是幽静贤淑的好女子，适宜做君子理想的配偶）。

【原文】《卷耳》①，后妃之志也。又当辅佐君子②，求贤审官③。知臣下之勤劳，内有进贤④之志，而无险波⑤私谒⑥之心，朝夕思念，至于忧勤⑦。谒，请也。

采采⑧卷耳，不盈⑨倾筐⑩。忧者之兴也。采采，事采之也。卷耳，苓耳也。倾筐，畚属⑪也，易盈之

器也。器之易盈而不盈者，志在辅佐君子，忧思深也。嗟我怀人^⑫，置寘周行^⑬。怀，思也。寘，置也。行，列也。思君子官贤人，置之周之列位也。周之列位，谓朝廷之臣也。

【注释】①卷耳：野菜名，又叫苍耳、臬耳，叶嫩可食。②君子：指君王。③审官：考察提拔官吏。④进贤：进用贤能的人。⑤险谲：亦作「险陂」。谲，偏颇、不公正。险谲，阴险邪僻。⑥私謁：私下进见。⑦忧勤：忧劳勤奋。⑧采采：采了又采，连续不断地采。⑨盈：满。⑩倾筐：浅斜而盛菜的竹筐。今本《诗经》作「顷筐」。⑪畚属：畚箕。⑫嗟我怀人：嗟，叹息。怀人，心中所怀念的人，喻指所思得之贤人。⑬寘彼周行：被置放在朝廷臣子的行列中。寘，放置。行，行列。

【译文】《卷耳》是写后妃志向的作品。后妃之志希望辅助君王，求取贤良，慎选官员。了解臣下的勤苦与功绩，心里只有向君王选荐贤人的志愿，而没有丝毫偏颇、谋私的邪念。为此朝夕思虑，以至于整日忧劳不断。

我两手不停把卷耳采，总觉那罗筐没装满（这一句为起兴，器皿容易装满却总装不满，意在说明希望辅佐君王的忧虑深远）。只因我心中把君王念，但愿那天下的君子，都做了君王座上贤（这一句说明后妃希望君王任人唯贤，让其成为周朝廷的官员）。

【原文】《相①鼠》，刺无礼也。卫文公能正其群臣②，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无礼仪也。

相鼠有皮，人而无仪③。相，视也。仪，威仪也。视鼠有皮，虽居高显之处，偷食苟得，不知廉耻，亦与人无威仪者同也。人而无仪④，不死胡为⑤。人以有威仪为贵，今反无之，伤化败俗，不如其死无所害

也。相鼠有体⑥，人而无礼⑦。体，支体也。人而无礼⑧，胡不遄⑨死。

【注释】①相：察看。②正其群臣：端正其群臣。③人而无仪：人却没有礼仪。④人而无仪：人如果没有礼仪。⑤不死胡为：不死还能做什么呢？⑥体：肢體。⑦人而无礼：人却没有礼貌。⑧人而无礼：人如果没有礼貌。⑨遄：迅速。

【译文】《相鼠》是斥责丧失礼仪之作。卫文公能够端正其群臣的作风，而责备那些身处在上位，承受着先君的风化，而不守礼仪之人。

看那老鼠身上只有一张皮，就好比人类一旦没有了礼仪（看那老鼠还有皮，虽然处在高耸突出的地方，但苟且偷生，不知廉耻，也与没有礼仪的人一样）。如果一个人没有了礼仪，纵然不死，活着又有什么意思（人以有礼仪为尊贵。现在却相反，伤风败俗，不如死去就没有危害了）看那老鼠只空有一副躯壳，就像一个人没有了礼仪。人没了礼仪便如同行尸走肉，过这样的日子为何不赶快去死？

【原文】人而无仪①，不死胡为②。人以有威仪为贵，今反无之，伤化败俗，不如其死无所害也。相鼠有体③，人而无礼④。体，支体也。人而无礼⑤，胡不遄⑨死。

【注释】①人而无仪：人如果没有礼仪。②不死胡为：不死还能做什么呢？③体：肢體。④人而无礼：人却没有礼貌。⑤人而无礼：人如果没有礼貌。⑨遄：迅速。

【译文】如果一个人没有了礼仪，纵然不死，活着又有何意思？（人以有礼仪为尊贵。现在却相反，伤风败俗，不如死去就没有危害了。）看那老鼠只空有一副躯壳，就像一个人没有了礼仪。人没了礼仪便

如同行尸走肉，过这样的日子为何不赶快去死？

【原文】《淇澳》①，美武公之德②也。有文章③，又能听规谏，以礼自防④，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诗。

瞻彼淇澳，绿竹猗猗⑤。兴也。猗猗，美貌也。武公质美德盛，有康叔之余烈⑥也。有斐⑦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⑧。斐，文章貌。治骨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道其学而成也。听其规谏，以礼自修饰⑨，如玉石之见⑩琢磨。

【注释】①淇澳：淇水弯曲处。今本《诗经》作「淇奥」。澳，同「隩」，水边弯曲处。②美武公之德：赞美卫武公的美好德行。③文章：文采。④以礼自防：以道德仪节的规范自我约束。⑤猗猗：美盛的样子，用以喻指卫武公的质美德盛。⑥康叔之余烈：康叔，姬姓，名封，又称康叔封，是周武王的同母弟，被武王封于康国。周成王平定三监之乱后，在黄河和淇水之间的商朝故墟朝歌建立卫国，封康叔于卫，故又称卫康叔。卫康叔治国有方，是卫的开国始祖。余烈，遗留下来的风范。⑦斐：有文采的样子。⑧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切、磋、琢、磨为古代处理玉石器或骨器的不同工艺技术。此指学问品德的锻炼须反覆切磋琢磨，精益求精。⑨自修饰：自我整理装饰。⑩见：被。

【译文】《淇澳》是称扬卫武公美好德行的诗，说他既有文采，又善于听取不同意见，以道德仪节的规范自我约束，所以能够担任周朝的宰相，为表示对他的赞美而作此诗。

请看那弯弯的淇水河边，大片的绿竹秀美又茂盛（这一句为起兴，用淇水内侧绿竹长得秀美茂盛比喻

武公的美德，武公具有卫国开国始祖康叔的风范）。那文采斐然的君子啊，进德修身如雕琢美玉，人人都精益求精（善于听取他人的劝谏，用礼义自我修养，成就敬慎庄重的威仪，就像要成就精美的玉器，必须经过切磋琢磨）。

【原文】《风雨》，思君子也。乱世则思君子不改其度①焉。风雨凄凄②，鸡鸣喈喈③。兴也。风且雨凄凄然，鸡犹守时而鸣喈喈然。兴者，喻君子虽居乱世，不改其节度也。既见君子④，云胡不夷⑤。夷，悦也。思而见之，云何不悦也。

【注释】①度：法则，应遵循的标准。即君子之节操。②风雨凄凄：风雨交加，凄凉寒冷。③喈喈：鸡叫的声音。④既见君子：终于见到德才出众的君子。既，终于。君子，泛指德能出众的人。⑤云胡不夷：云，语气助词，无实义。胡，怎么。夷，喜悦。

【译文】《风雨》是思念君子的诗。时处乱世，人们则思念君子。因为君子虽处乱世，却不改变其节操。任凭它风雨交加天气寒冷，那报晓的雄鸡总是守时而鸣（这一句为起兴，用风雨交加、凄凉寒冷，但雄鸡还守时鸣叫，比喻君子虽身处乱世却不改变其气节和处事原则）。我仰慕那君子的品行坚贞有节，今日相见怎能不喜悦欢欣（久思君子终于见到，为什么不欢喜呢）！

【原文】《子衿》①，刺学校废②也。乱世则学校不修③。

青青子衿④，悠悠我心⑤。青衿，青领。学子之所服，学子而俱在学校之中。已留彼去，故随之思之。

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⑥。嗣，续也。汝曾不传声问我，我以恩责其忘己也。

【注释】①衿：衣服的领子，同「襟」。②刺学校废：指责学校教育荒废。③学校不修：《毛诗正义》曰：「学校不修，学人散去。」修，整治、修理，使其恢复。④青青子衿：这些身着青衿的学子，弃学而去。《毛诗正义》曰：「父母在，衣纯以青。」「青衿，青领也，学子之所服。」「青青之色者，是彼学子之衣衿也。此青衿之子，弃学而去。」⑤悠悠我心：悠悠乎我心思念而不能见。《毛诗正义》曰：「悠悠乎我心思而不见，又从而责之。」⑥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郑玄笺云：「嗣，续也。」《毛诗正义》曰：「纵使我不往彼见子，子宁得不来学习音乐乎？责其废业去学也。」嗣音，《毛诗正义》曰：「嗣，习也。古者教以诗乐，诵之歌之，弦之舞之。」

【译文】《子衿》是斥责学校教育荒废的诗。遭逢乱世，学校教育往往得不到整治恢复。想那班身着青衣的学子啊，你们的离去令我日夜忧思（这一句说明过去和学子们一起，都在学校中学习，现在他们都走了，而只有自己留下来，所以追思着他们）。纵然我不能一一去挨家探访，难道就从此都音信全无，全忘了师生的情义（老师的意思是你们走后为何都不曾捎个音信来问候我？这是从师生恩义的角度责备学生不应该忘记了自己的老师）！

【原文】《甫田》①，大夫刺襄公②也。无礼义而求大功，不修其德而求诸侯③。志大心劳，所以求者非其道也。

【注释】①甫田：面积广大的田地。②刺襄公：指责齐襄公。③求诸侯：期求诸侯支持拥戴。

【译文】《甫田》是大夫讽喻齐襄公之诗。襄公不遵循礼义而一心期求获取大的功绩，不修养自己的德行而只会一味要求诸侯支持拥戴他。他的志向虽大，却心劳日拙，是因为他期求的方法不正确。

【原文】《甫田》①，大夫刺襄公②也。无礼义而求大功，不修其德而求诸侯③。志大心劳，所以求者非其道也。

无田④甫田，维莠骄骄⑤。兴也。甫，大也。大田过度，而无人功，终不能获。兴者，喻人君欲立功致治，必勤身修德，积小以成高大也。无思远人，劳心忉忉⑥。忉忉，忧劳。此言无德而求诸侯，徒劳其心忉忉然。

【注释】①甫田：面积广大的田地。②刺襄公：指责齐襄公。③求诸侯：期求诸侯支持拥戴。④无田：没有力量耕种。田，古同「佃」，耕种。⑤维莠骄骄：田间的杂草。莠，狗尾巴草。骄骄，杂乱高盛的样子。⑥忉忉：忧愁的样子。

【译文】《甫田》是大夫讽喻齐襄公之诗。襄公不遵循礼义而一心期求获取大的功绩，不修养自己的德行而只会一味要求诸侯支持拥戴他。他的志向虽大，却心劳日拙，是因为他期求的方法不正确。

农夫无力耕种过大的田地，田地里就只会杂草丛生（这一句为起兴，田地面积太大，人力不足，终究不会有收获。比喻君王想建立功勋使国家安定，一定要勤勉地修身养性，积累小的善行来成就大的功绩）。君王无德就别想着远人来归附，那只会白白地劳心费神（这一句说明自身没有高尚的德行却要求诸侯拥戴，只能是白费心力黯然忧伤）。

【原文】《蜉蝣》①，刺奢也。昭公②国小而迫③，无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将无所依焉④。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⑤。兴⑥也。蜉蝣，渠略也。朝生夕死，犹有羽翼以自修饰。楚楚，鲜明貌。兴者，喻昭公之朝，其群臣皆小人也。徒整饰其衣裳⑦，不知国将迫胁⑧，君臣死亡之无日⑨，如渠略然也。心之忧矣，于我归处⑩？归，依归也。君当于何依归？言有危亡之难，将无所就往也。

【注释】①蜉蝣：又叫「渠略」，一种朝生暮死、寿命极短的虫，栖息水边，其羽翼极薄并有光泽，在此象征小人。②昭公：指曹昭公。③迫：被大国逼迫、强迫。④将无所依焉：将会无所依归。⑤楚楚：鲜明的样子。⑥兴：《诗经》六义之一，为诗歌表现手法，以他事引起此事叫「起兴」。⑦徒整饰其衣裳：只顾着修饰他们的衣着外貌，不顾国家存亡。⑧迫胁：逼迫、威胁。⑨无日：不日，为时不久。⑩于我归处：我的归处在哪儿？于，语助词，无义。指君王若不修德用贤，国家危亡之际，君王将无所归往。

【译文】《蜉蝣》是斥责奢侈的诗。昭公国家弱小而被大国所欺压，自己又没有治国之法来保卫守护自己和国家，既好奢侈又重用小人，最后终将落得无所归依的结局。

瞧那朝生暮死的蜉蝣，把羽翼修饰得剔透光亮，如同炫耀那华丽的衣裳（这一句为起兴。蜉蝣是一种早上出生傍晚死亡，却拥有羽翼、修饰自己的虫。比喻曹昭公的朝廷众臣全都是小人，只顾着修饰他们的外表，不知国家面临危难，君臣死期已近，就像蜉蝣那样）。

仁者的心中充满忧伤：死期将至的人啊，你将归向何方（这一句是说君王若不修德用贤，国家危亡的灾难来临之际，君王将无处可去）？

【原文】《常棣》①，燕兄弟②也。闵③管蔡④之失道⑤，故作《常棣》焉。周公吊⑥二叔之不咸⑦，而使兄弟之恩疏。召公⑧为作是诗而歌之以亲之。

常棣之华⑨，萼不炜炜⑩。承华者曰萼，不当作跗⑪。跗，萼足也。萼足得华之光明炜炜然也。兴者，喻弟以敬事兄，兄以荣覆弟，恩义之显，亦炜炜然也。凡今之人，莫如兄弟⑫。人之恩亲，无如兄弟之最厚。鵲鵲⑬在原⑭，兄弟急难。鵲鵲，雍渠也。飞则鸣，行则摇，不能自舍⑮尔。急难，言兄弟之相救于急难矣。每有良朋，况⑯也永叹⑰。况，兹也。永，长也。每，虽也。良，善也。当急难之时，虽有善同门来，兹对之长叹而已。兄弟阅于墙⑱，外御其侮⑲。阅，狠也。御，禁也。兄弟虽内阅，外犹御侮也。

【注释】①常棣：木名。诗序：「常棣，燕兄弟也。」②兄弟：哥哥和弟弟。

③闵：哀伤；怜念。后多作「悯」。《书·文侯之命》：「呜呼！闵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资泽于

下民。」④管蔡：周武王弟管叔鲜与蔡叔度的并称。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摄政，管蔡流言于国，谓「公将不利于孺子」，周公避居东都，后成王迎周公归，管蔡惧，挟紂子武庚叛，成王命周公讨伐，诛杀武庚与管叔鲜，流放蔡叔度，其乱终平。事见《书·金縢》及《史记·管蔡世家》。⑤失道：失去准则；违背道义。⑥吊：伤痛。⑦二叔之不咸：二叔，指管蔡二叔。咸，同。⑧召公：又作「邵公」「召康公」「太保召公」。姓姬名奭，周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因其采邑在召（今陕西岐山西南），故称。曾辅助周武王灭商，被封于燕（今河南北部），是后来燕国的始祖。他支持周公摄政当国，支持周公平定叛乱。他的后代中有人继承了召公的称号，曾辅佐过周厉王。⑨华：花。⑩萼不炜炜：萼，花萼、萼片的总称。萼位于花的外轮，呈绿色，在花芽期有保护花芽的作用。不，岂

不。炜炜，又作「韡韡」，花色鲜明的样子。^⑪跗：同「柎」，花萼房。《管子·地员》：「朱跗黄实。」^⑫莫如兄弟：没有谁亲如兄弟。^⑬鵲鵲：水鸟名，鸟类的一属。最常见的一种，身体小，头顶黑色，前额纯白色，嘴细长，尾和翅膀都很长，黑色，有白斑，腹部白色。^⑭在原：鵲鵲当居于水，今乃在于高原之上，失其常处。后因本诗以「在原」指兄弟。《北齐书·元坦传》：「汝何肆其猜忌，忘在原之义？」^⑮不能自舍：不能自己舍离放下。舍，离开、舍弃、放下。^⑯况：今，现在。^⑰永叹：长叹。^⑱阅于墙：在家里面争吵。阅，争。^⑲侮：欺侮。

【译文】《常棣》是写宴请兄弟的诗。因伤痛管叔、蔡叔违背道义，所以召公作《常棣》一诗（这一句说明周公伤痛管蔡二叔与自己不同心，而使兄弟之间的恩情疏远。召公为此作这首诗来抒发感情，欲使兄弟之间和睦相亲）。

常棣开花，花瓣和花萼相互辉映，岂不是同样鲜明（这一句为起兴，用常棣花开时花瓣和花萼同样鲜明比喻弟弟恭敬侍奉兄长，兄长以荣耀庇护弟弟，兄弟之间的恩义就像常棣花开时花瓣和花萼同样鲜明一样）？如今世上的众人，没有人比兄弟更亲（当时人与人之间的恩情，没有像兄弟之间恩情深厚的）。犹如鵲鵲水鸟不幸流落在高原，行则相顾，飞则相唤。既为兄弟，必当相救于危难（鵲鵲鸟边飞边鸣，行走摇摆不安，不会舍下同伴自己离开，这种天性犹如兄弟之间在急难时互相救助不愿舍离一样）。平日的好友虽多，如今急难之时，却只能报以长叹（当处于急难之时，虽有很好的同学朋友来到，也只能相对长叹而已）。兄弟在家中尽管也有纷争，但一定会同心抵御来自外部的欺凌。

【原文】《伐木》，燕①朋友故旧也。自天子以下，至于庶人②，未有不须友以成者。亲亲以睦③，友贤不弃④，不遗⑤故旧，则民德归厚矣。

伐木丁丁⑥，鸟鸣嚶嚶⑦。丁丁，嚶嚶，相切直也。言昔日未居位，与友生⑧于山岩⑨伐木，为勤苦之事，犹以道德相切正⑩也。嚶嚶，两鸟声也。其鸣之志，似于有朋友道然，故连言⑪之。出自幽谷，迁于乔木⑫。迁，徙也。谓向时⑬之鸟，出从深谷，今移处高木也。嚶其鸣矣，求其友声。君子虽迁处于高位，不可以忘其朋友也。相彼鸟矣，犹求友声。矧⑭伊人⑮矣，不求友生。矧，况也。相，视也。鸟尚知居高木呼其友，况是人乎？可不求乎。

【注释】①燕：宴请。②庶人：平民百姓。③亲亲以睦：爱敬自己的亲人，能亲密和睦。④弃：厌弃，唾弃，嫌弃。⑤遗：遗弃。⑥丁丁：伐木声。丁，音蒸。⑦嚶嚶：鸟和鸣声。郑玄笺：「嚶嚶，两鸟声也。」南朝梁吴均《与朱元思书》：「好鸟相鸣，嚶嚶成韵。」⑧友生：朋友。⑨山岩：险峻的高山。⑩切正：切磋相正。⑪连言：相连而言；连着说。⑫乔木：高大的树木。⑬向时：往昔；从前。⑭矧：况且；何况。⑮伊人：此人，这个人。指意中所指的人。

【译文】《伐木》是宴请朋友、故旧之诗。自天子以下到平民百姓，没有无须借朋友之助而能成就其功业的。君主热爱亲人来保持和睦，友爱贤者，不忘故旧，那么百姓的品德就会回归于淳厚了。

当年一起在深山伐木，斧声叮叮，恰似林中的群鸟，在一旁嚶嚶和鸣。（这一句说明君子往日未做官的时候，与朋友一起在险峻的高山中伐木，做勤劳辛苦的事情，还能够相互切磋道德并行正道。两只鸟连声鸣叫，也好似朋友之间在切磋道德互以正道相勉一般。）小鸟偶尔从深谷中飞出，迁居于山顶高大的树

木。高居的小鸟依旧嚶嚶而鸣，不停地呼唤着幽谷内昔日的友人（君子虽然迁居高位了，但不能忘记故旧和朋友啊）。看那小鸟也知道不忘故旧，何况是那位君子，怎会不寻求旧友？（小鸟尚且知道聚集在高大树木上而不忘呼叫朋友，何况是人呢？能不求吗？）

【原文】《天保》，下报①上也。君能下下②以成其政，则臣亦归美③以报其上焉。

天保定尔④，俾⑤尔戩穀⑥。罄⑦无不宜，受天百禄。保，安也。尔，汝也。戩，福也。穀，禄也。罄，尽也。天使汝所福禄之人，谓群臣也。其举事尽得其宜，受天之多福禄。如月之恒⑧，如日之升⑨。恒，弦也。升，出也。言俱进也。月上弦而就盈，日始出而就明也。如南山之寿，不騫⑩不崩。騫，亏。如松柏之茂，无不尔或承⑪。或之言有也。如松柏之枝叶，常茂盛，青青相承，无衰落也。

【注释】①报：报效；报答。②下下：下，向地位低的人行礼、下士。下下，礼贤下士。③归美：称许；赞美。《晋书·郑冲传》：「昔汉祖以知人善任，克平宇宙。推述勋劳，归美三俊。」④天保定尔：保，安。尔，汝、你。⑤俾：使。⑥戩穀：戩，福。穀，通「谷」，禄。⑦罄：尽。⑧恒：月上弦之貌。⑨升：出，升起。⑩騫：亏损。⑪无不尔或承：不尔，不如此、不然。《管子·海王》：「不尔而成事者，天下无有。」或，助词。承，继承、接续。

【译文】《天保》是臣下报答君主之诗。君主能礼贤下士而成就其政事，则臣下就会将众善归功于君主，以美德报答君主。

上天保佑使您安定，并让您赐给群臣以福禄。凡事都尽得其宜，才得以享受上天赐予的种种恩惠

（上天安定你的王位，所以让你赐福禄予人们，也就是那些朝廷群臣们，都没有赏赐不当的。他们做事都能尽其所能，而堪受君王赐予的种种恩惠）。君王的福禄如上弦月越来越圆满，像初升的太阳越来越明亮。如南山之寿，永无终尽之时；如松柏之茂，枝叶常青而永不衰落。

【原文】《南山有台》①，乐得贤也。得贤者则能为邦家立太平之基②矣。人君得贤者，则其德广大坚固，如山之有基趾也。

南山有台，北山有莱③。台，夫须也。兴者，山之有草木以自覆盖，成其高大。喻人君有贤臣自以尊显也。乐只④君子，邦家之基。基，本也。只之言是也。人君既得贤者置之于位，又尊敬以礼乐乐之⑤，则能为国家之本也。

【注释】①台：莎草，又称夫须、薹草，多年生草本植物，可制蓑笠。②基：根基，根本。③莱：草名，即藜。④乐只：和美，快乐。只，语助词。⑤以礼乐乐之：用礼乐使他们快乐。

【译文】《南山有台》是写得贤才的诗。能得到贤才者，则能为国家奠定太平的根基（国君得到贤才，就能够光大德行使国家政权坚固，就像高山具有牢固的根基）。

南山有莎草，北山有野藜，草木丛生才显出山岳的雄伟（这一句为起兴，用山上有草木覆盖而成就山的高大来比喻说明国君有贤才从而显示其尊贵）。啊，天下贤才都乐于归向依止，这就是国家的根基（国君得到贤才，把他们放在高位，尊敬他们，用礼乐使他们快乐，他们就能成为国家的根基）！

【原文】《蓼萧》①，泽及四海②也。

蓼彼萧斯，零露漙漙③兮。兴也。蓼，长大貌。萧，蒿也。漙漙然，萧上露貌。兴者，萧香物之微者，喻四海之诸侯，亦国君之贱者④。露，天所以润万物，喻王者恩泽，不为⑤远国则不及之。既见君子⑥，我心写⑦兮。既见君子者，远国之君朝见于天子也。我心写者，舒（舒作输）。其情意，无留恨⑧者。燕⑨笑语兮，是以有誉处⑩兮。天子与之燕而笑语，则远国之君。各得其所。是以称扬德美，使声誉常处天子也。

【注释】①蓼萧：蓼，长大貌。萧，艾蒿。②四海：犹言天下，全国各处。③漙：清澈貌。④贱者：地位低下的人。⑤为：施行。⑥君子：指诸侯。⑦写：舒畅；喜悦。⑧恨：遗憾。⑨燕：通「宴」。宴，宴饮。⑩处：享有；据有；取。《论语·里仁》：「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以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

【译文】《蓼萧》是写君主恩惠施及四海的诗。

长长的艾蒿生长在四野，甘露的滋润无所不及（这一句为起兴，用蓼萧比喻天下的诸侯，也就是比天子地位低下的人。用滋润万物的露水比喻天子施恩泽到天下所有地方）。四方的诸侯都来朝见天子，内心的喜悦、感戴难以言喻（远方诸侯们朝见周天子，心情多么舒畅，没有留下遗憾了）。席间欢声笑语，争相传扬周天子的美德（周天子宴请诸侯们，席间充满欢声笑语，这样远方的诸侯各得其所，因此称赞扬名周天子的美德，使周天子拥有美好的声誉）。

【原文】《鹿鸣》①废②，则和乐缺③矣。《四牡》④废，则君臣缺矣。《皇皇者华》⑤废，则忠信

缺矣。《常棣》^⑥废，则兄弟缺矣。《伐木》^⑦废，则朋友缺矣。《天保》^⑧废，则福祿缺矣。《采薇》^⑨废，则征伐^⑩缺矣。《出车》^⑪废，则功力缺矣。《杕杜》^⑫废，则师众^⑬缺矣。《鱼丽》^⑭废，则法度缺矣。《南陔》^⑮废，则孝友缺矣。《白华》^⑯废，则廉耻缺矣。《华黍》^⑰废，则畜积^⑱缺矣。《由庚》^⑲废，则阴阳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鱼》^⑳废，则贤者不安，下民不得其所矣。《崇丘》^㉑废，则万物不遂^㉒矣。《南山有台》^㉓废，则为国之基坠^㉔矣。《由仪》^㉕废，则万物失其道理矣。《蓼萧》^㉖废，则恩泽乖^㉗矣。《湛露》^㉘废，则万国离矣。《彤弓》^㉙废，则诸夏衰矣。《菁菁者莪》^㉚废，则无礼仪矣。《小雅》^㉛尽废，则四夷交侵，中国微^㉜矣。

【注释】①《鹿鸣》：《诗经·小雅》中的篇名，是写天子宴请群臣的诗。②废：废弃。③缺：缺失。

④《四牡》：《诗经·小雅》中的篇名，是写慰劳使臣的诗。⑤《皇皇者华》：《诗经·小雅》中的篇名，是写天子派遣使臣的诗。⑥《常棣》：《诗经·小雅》中的篇名，是宴请兄弟的诗。⑦《伐木》：《诗经·小雅》中的篇名，是写宴请朋友故旧的诗。⑧《天保》：《诗经·小雅》中的篇名，是写臣下祝颂君王的诗。⑨《采薇》：《诗经·小雅》中的篇名，是写派遣在外驻守的军队，内心思念家乡却没有厌恨的诗。⑩征伐：讨伐。⑪《出车》：《诗经·小雅》中的篇名，是写军人从军征战的诗。⑫《杕杜》：《诗经·小雅》中的篇名，是写妻子思念从军征战的丈夫以及想象丈夫返乡时慰劳情景的诗。⑬师众：指军队。⑭《鱼丽》：《诗经·小雅》中的篇名，是宴请饮酒通用的乐歌。⑮《南陔》：《诗经·小雅》中的篇名，是笙诗，是宴饮的乐曲。⑯《白华》：《诗经·小雅》中的篇名，是笙诗，是宴饮的乐曲。⑰《华黍》：《诗经·小雅》中的篇名，是笙诗，是宴饮的乐曲。⑱《华黍》：《诗经·小雅》中的篇名，是笙诗，是宴饮的乐曲。

曲。^⑮畜积：指积储的财物。^⑯《由庚》：《诗经·小雅》中的篇名，是笙诗，是宴饮的乐曲。^⑰《南山有嘉鱼》：《诗经·小雅》中的篇名，是宴饮通用的乐曲。^⑱《崇丘》：《诗经·小雅》中的篇名，是笙诗，是宴饮的乐曲。^⑲遂：完成，成功。^⑳《南山有台》：《诗经·小雅》中的篇名，是宴饮通用的乐曲，有祝颂客人的意思。^㉑坠：毁坏。^㉒《由仪》：《诗经·小雅》中的篇名，是笙诗，是宴饮的乐曲。^㉓《蓼萧》：《诗经·小雅》中的篇名，是写君王宴请诸侯的诗。^㉔乖：违反，背离。^㉕《湛露》：《诗经·小雅》中的篇名，是写君王宴请诸侯的诗。^㉖《彤弓》：《诗经·小雅》中的篇名，是写君王宴请诸侯并赐予弓矢的诗。^㉗《菁菁者莪》：《诗经·小雅》中的篇名，是写国家注重教育的诗。^㉘《小雅》：指《诗经·小雅》。内容记士大夫宴集之诗。本文上述篇章都在《诗经·小雅》中。^㉙微：衰微；衰弱；衰败。

【译文】如果《鹿鸣》之章废弃，则君臣和乐缺失；《四牡》之章废弃，则君臣关系有损；《皇皇者华》之章废弃，则于忠诚信义有失；《常棣》之章废弃，则于兄弟情谊有失；《伐木》之章废弃，则会失去朋友；《天保》之章废弃，则会亏缺福禄；《采芣》之章废弃，则丧失征伐之道；《出车》之章废弃，则会失缺征伐之功劳；《杕杜》之章废弃，则军队难以形成；《鱼丽》之章废弃，则法度缺失；《南陔》之乐曲废弃，则孝敬父母、友爱兄弟之情缺失；《白华》之乐曲废弃，则廉耻之心缺失；《华黍》之乐曲废弃，则仓储积蓄亏缺；《由庚》之乐曲废弃，则会使阴阳失调；《南有嘉鱼》之曲废弃，则会使贤者不安、百姓得不到安顿；《崇丘》之乐曲废弃，则会使万物不能顺利生长；《南山有台》之乐曲废弃，则会使治国的根本失掉；《由仪》之乐曲废弃，则万物皆失其协调；

《蓼萧》之章废弃，则天子与诸侯的恩泽丧失；《湛露》之章废弃，则华夏诸国会衰落；《菁菁者莪》之章废弃，则天下将没有礼仪了；《小雅》一类诗歌全部废弃，则会使四方边远民族交替入侵，而使中原衰弱。

【原文】《节南山》，家父①刺幽王也。家父，字，周大夫也。

节彼南山，维石岩岩②。兴也。节，高峻貌。岩岩，积石貌。兴者，喻三公③之位，人所尊严也。赫赫④师尹⑤，民具尔瞻⑥。师，大师，周之三公。尹氏为大师。具，俱也。此言尹氏汝居三公之位，天下之民，俱视汝之所为也。国既卒斩⑦，何用不监⑧。卒，尽也。斩，断也。监，视也。天下之诸侯，日相侵伐，其国已尽绝灭，汝何用为职，不监察之。

【注释】①家父：字，周大夫名。②维石岩岩：维，连接。岩岩，积石貌。③三公：周代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④赫赫：显赫盛大貌。⑤师尹：太师，周之三公。尹氏为太师。⑥尔瞻：尔，你们。瞻，看、望、观察、察看。⑦卒斩：卒，尽。斩，断。⑧何用不监：何用，为什么。监，察看、督察。

【译文】《节南山》是周朝一位名叫家父的大夫指斥幽王的诗。

仰望那高峻的南山，堆积着层层岩石（这一句为起兴，用堆积层层石头的南山比喻三公之位是人们所认为尊严的官位）。

身居高位的尹太师啊，百姓全都看着你（尹氏处在三公高位，所以，天下百姓全都看着你的所作所

为)。国家将要灭亡，你为何竟毫无觉知（天下的诸侯一天天侵犯，国家将要灭亡，你是怎么履行职责的，难道你没觉察吗）？

【原文】《巧言》，刺幽王也。大夫伤于谗而作是诗。

乱之初生，僭①始既涵②。僭，不信也。涵，同也。王之初生乱萌，群臣之言，信与不信，尽同之。别。乱之又生，君子信谗。君子斥在位者，信谗人言，是复乱之所生。君子信盗③，乱是用④暴。盗，谓小人。盗言孔⑤甘，乱是用餗⑥。餗，进也。

【注释】①僭：虚伪，不可信。②涵：包含，包容。③盗：谗佞的人。谓小人。④用：因而。⑤孔：甚。⑥餗：进、进入。

【译文】《巧言》是讽喻周幽王之诗。其大夫因被奸佞谗言伤害而作此诗。

追溯动乱的源头，是君王面对伪言，分不清善恶真假（动乱刚刚发生的时候，群臣的言论，真实的与不真实的，没有甄别全都被认同）。动乱再次出现，那是君王听信谗言，良臣却无辜受压。君王信任小人，才会有今天的乱象丛生。小人的甜言蜜语盛行于世，动乱终将逐步升级，直至无法收拾。

【原文】《蓼莪》①，刺幽王也。民人劳苦，孝子不得终养尔。

蓼蓼者莪②，匪莪伊蒿③。兴也。蓼蓼，长大貌也。莪已蓼蓼长大，我视之反谓之蒿。兴者，喻忧思心不精识④其事也。哀哀父母，生我劬劳⑤。哀哀者，恨不得终养父母，报其生长己之苦也。无父何怙⑥？

无母何恃？出则衔⑦恤，入则靡至。恤，忧也。孝子之心，怙恃父母，依依⑧然以为不可斯须⑨无也。出门则思之忧，旋⑩入门又不见，如入无所至也。父兮生我，母兮鞠⑪我。拊⑫我畜⑬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鞠，养也。顾，旋视也。复，反覆也。腹，怀抱。欲报之德，昊天罔极⑭。之，犹是也。我欲报父母是德，昊天乎我心无极也。

【注释】①蓼莪：莪，植物名。始生为莪，长大为蒿。后常以「蓼莪」指对亡亲的悼念。②蓼蓼者莪：莪蒿已渐渐长大。蓼蓼，长大貌。③匪莪伊蒿：不是莪蒿而是青蒿。匪，同「非」。伊，是、此。蒿，蒿草。④精识：见解精确。⑤劬劳：劳累；劳苦。⑥怙：依赖；凭恃。⑦衔：心中怀着。⑧依依：依念不舍的样子。⑨斯须：须臾；片刻。《礼记·祭义》：「礼乐不可斯须去身。」⑩旋：回还；归来。⑪鞠：养。⑫拊：抚摩；抚慰；安抚。⑬畜：喜爱。孔颖达疏：「畜我承拊我之后，明起止而畜爱之。」⑭欲报之德，昊天罔极：谓父母养育恩德深广，欲报而无可报答。罔极，指父母恩德无穷无尽。

【译文】《蓼莪》是斥责周幽王之诗。当时百姓辛勤劳苦，连孝子也无力奉养父母，以终其天年。

莪草已经渐渐长大，看上去不再像莪草，而像是粗壮的青蒿（莪苗已经渐渐长大了，我看着反而认为是青蒿。这一句为起兴，比喻忧虑自己不能精细地分辨事情了）。想起了父母，心中有无限哀伤，我从小到大，他们已太过辛劳（哀伤的是不能终养父母，报答其养育之恩）。天下的儿女若没有了父母，这世上还有谁可以依靠？刚离开家门就日夜担心，归来已物是人非，再难免双亲的踪影（孝顺的子女不论自己年纪有多大，总是一直把父母当成依靠，心中依依不舍，好像片刻也不能离开，走出家门就会想念担

忧，回家却再也见不到父母，心中恍惚，好像不知道走到了什么地方）。父亲啊你给我生命，母亲啊你把我抚养到今朝。你对我的抚爱从不稍停，你对我的养育恩比天高。你对我的眷顾千遍万遍，你曾经进出都把我怀抱。我多么想报答父母的无边恩德，苍天啊，我究竟该如何才能做到（我想报答父母如此的大恩大德，苍天啊！这如天一样的恩德怎么报答得完呢）？

【原文】《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复命武王也。二圣相承，其明德日广大，故曰大明也。

明明在下，赫赫①在上。明明，察也。文王之德，明明在于下，故赫赫然著见于天。天难忱②斯，不易维王。天位③殷嫡④，使不挟⑤四方。忱，信也。挟，达也。天意难信矣，不可改易者天子也。今纣居王位，而又殷之正嫡，以其为恶，乃绝弃之。使教令不行于四方，四方共叛之，是天命无常，唯德是与耳。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⑥上帝，聿怀⑦多福。厥⑧德不回，以受⑨方国。回，违也。小心翼翼⑩，恭慎貌也。聿，述⑪也。怀，思也。方国，四方来附者也。

【注释】①赫赫：显赫盛大貌；显著貌。②忱：信任；相信。常用于涉及天命、天意时用之。《诗》曰：「天命匪忱。」③位：使占据其应有的位置。《礼记·中庸》：「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④嫡：正妻。⑤挟：握持；操持。引申为持有。《战国策·赵策四》：「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⑥昭事：勤勉地服事。昭，通「劬」。高亨注：「昭，借为劬。《说文》：「劬，勉也。」⑦怀：招致，招来。《易·师》：「王三锡命，怀万邦也。」孔颖达疏：「能招怀万邦。」⑧厥：代词，其。⑨受：得到；得。⑩翼翼：恭敬谨慎貌。郑玄笺：「小心翼翼，恭慎貌。」

⑪述：遵循；继承。《书·五子之歌》：「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孔安国传》：「述，循也。」

【译文】《大明》讲述的是文王有圣明德行，庇荫影响着后代，故治理天下之重任由文王延续至其子武王（文王、武王两位圣君先后相承，其圣明的德行一天天广为传扬，故称为大明）。

文王的圣德流布天下，声名显著于天地之间（文王的德行惠及百姓，所以声名显赫）。天命无常，实难依赖，只有君王的圣德才可以永葆不变（天意难料，但不轻易变更的是君王）。上天也曾命殷纣为王，不久又令他失去天下。（殷纣王虽居王位，而且又是殷商的正室所传，因为他作恶多端，于是废除了他，让他的命令在全国无法施行，天下一起背离了他。所以，天命不会恒常不变，只给予那些有德行的人。）唯有今天的文王，时时恭敬谨慎，唯恐自己的德行有丝毫偏差。奉行天道，勤于国事，使得天下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这样的德行始终不变，才能够赢得诸侯的归顺，将天命永久承担。

【原文】《思齐》①，文王所以圣也。言其非但天性，德有所由成也。

思齐大任②，文王之母。思媚周姜③，京室④之妇。齐，庄也。媚，爱也。周姜，大姜。京室，王室也。常思庄敬者太任也，乃为文王之母。又常思爱大姜⑤之配⑥大王⑦之礼，以为京室之妇。言其德行纯备，以生圣子。大姒⑧嗣⑨徽音⑩，则百斯男。大姒，文王之妃也。大姒十子，众妾则宜百子也。徽，美也。嗣大任之美音，谓续行其善教令。刑于寡妻⑪，至于兄弟。以御⑫于家邦。刑，法也。寡妻，寡有之妻，言贤也。御，治也。文王以礼法接待其妻，至于其宗族⑬，以此又能为政治于家邦。

【注释】①齐：同「斋」。庄重，严肃恭敬。②大任：即文王之母太任。大，「太」的古字。《列女传·母仪传·周室三母》：「大任者，文王之母，挚任氏中女也。王季（文王父）娶为妃。大任之性，端一诚庄，惟德之行。及其有娠，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敖言，能以胎教。洎于豕牢，而生文王。文王生而明圣，大任教之，以一而识百，卒为周宗。君子谓大任为能胎教。古者妇人妊子，寝不侧，坐不边，立不踣，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视于邪色，耳不听于淫声。夜则令瞽诵诗，道正事。如此，则生子形容端正，才德必过人矣。故妊子之时，必慎所感。感于善则善，感于恶则恶。人生而肖万物者，皆其母感于物，故形音肖之。文王母可谓知肖化矣。」③周姜：指文王的祖母太姜。《列女传·母仪传》：「太姜者，王季之母，有台氏之女。大王娶以为妃。生泰伯、仲雍、王季。贞顺率导，靡有过失。大王谋事迁徙，必与太姜。君子谓太姜广于德教。」④京室：王室。⑤太姜：太姜。⑥配：配合。《孟子·公孙丑上》：「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朱熹《孟子集注》：「配者，合而有助之意。」⑦大王：太王。周文王之祖父，古公亶父的尊号。周人本居豳（豳，古国名。周的祖先公刘所立，其地在今陕西省彬县以东旬邑县境），自古公始迁居岐山之下，定国号曰周，自此兴盛，故武王克殷，追尊为太王。⑧太姒：亦作「太妣」。有莘氏之女，周文王妻，武王母。《史记·管蔡世家》：「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妣，文王正妃也。」后用为贤母的典实。⑨嗣：继承；接续。⑩徽音：犹德音。指令闻美誉。⑪刑于寡妻：刑于，谓以礼法对待。指夫妇和睦。寡妻，贤妻。郑玄笺：「寡妻，寡有之妻，言贤也。」一说为嫡妻。毛传：「寡妻，适妻也。」⑫御：统治；治理。《书·大禹谟》：「临下以简，御众以宽。」⑬宗族：

谓同宗同族之人。《周礼·春官·大宗伯》：「以饮食之礼，亲宗族兄弟。」《尔雅·释亲》：「父之党为宗族。」

【译文】《思齐》讲述的是文王之所以成为圣人的缘由（文王成圣，不仅是因他天性纯善，还因为他的德行成就有其特殊的理由）。

内心庄严诚敬始终如一，那便是太任——文王之母。她一心效法婆母太姜，做好王室之妻，不容自己有半点瑕污（能够时时刻刻保持庄严恭敬之心的那个人叫太任，她就是文王的母亲。她还常常思想爱慕太姜辅助配合太王的嘉言懿行，要效法婆母做好王室之妻。说的是文王的母亲德行纯正完美，所以才会生出圣子）。太姒再次继承太任的德音，后代男丁兴旺逾百人，皆蒙受美德的教化（太姒生有十子，其他嫔妃所生之子约百人。太姒继承太任的德音，这是说她能继续效法太任美好德行的教化）。文王以礼法善待贤妻，进而延及兄弟，国人纷纷效法，德教乃遍布天下（文王以礼法善待妻子，并以礼法推及宗族之人，因此也能以德行教化来为政，治理国家）。

【原文】《抑》，卫武公刺厉王也，亦以自警也。

无兢①维人②，四方③其训之。有觉德行，四国④顺之。无兢，竞也。训，教⑤也。觉，直⑥也。兢，强也。人君为政，无强于得贤人。得贤人，则天下教化于其俗。有大德行，则天下顺从其政。言在上所以倡道之。敬慎威仪⑦，维民之则。则，法⑧也。慎尔出话，敬尔威仪，无不柔嘉⑨。话，善言也，谓教令也。白圭⑩之玷⑪，尚可磨也。斯言⑫之玷，不可为。玷，缺也。斯，此也。玉之玷缺尚可磨鑢⑬而平，

人君政教一失，谁能反复^⑭之也。

【注释】①克：强盛；强劲。②人：人才；杰出人物。《左传·文公十三年》：「子无谓秦无人，吾谋适不用也。」③四方：指四方诸侯之国。④四国：四方诸侯国。⑤教：政教；教化。⑥直：有理；正义。⑦威仪：庄重的仪容举止。《书·顾命》：「思夫人自乱于威仪。」《孔安国传》：「有威可畏，有仪可象。」⑧法：仿效，效法。⑨柔嘉：柔和而美善。⑩白圭：亦作「白珪」。古代白玉制的礼器。⑪玷：玉的斑点，瑕疵。⑫言：政令；号令。⑬鑢：磋磨。⑭反复：重复再三；翻来覆去。《易·乾》：「终日乾乾，反复道也。」朱熹《周易本义》：「反复，重复践行之意。」

【译文】《抑》是卫武公劝谏厉王的诗，同时也以此诗自我警惕。

国家的强盛在于拥有贤德之人，四方之国才会接受其教化。君王具备了纯正的德行，四方诸侯才能够齐归于麾下。（君王治理国家，最好的莫过于得到贤才。有了贤才，那么天下都受到其风俗习惯的教化。有大德行，那么天下都接受其政令。说的是君王因此要带头倡导。）恭敬谨慎、举止庄重，天下百姓都会效法。颁布教令当循古人常道，言行举止务求优美合度。白玉之瑕，尚可琢磨；政令之失，再难弥补（玉的斑点还可以磨除干净，君王的政教一旦有错，谁能够回头补救呢）！

【原文】《烝民》①，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贤使能②，周室中兴③焉。

天生烝民，好是懿德④。天之生众民，莫不好有美德之人也。天监⑤有周，昭假⑥于下。保⑦兹天子，生仲山甫⑧。监，视也。假，至也。天视周室之政教，其光明乃至下，谓及于众民也。天安爱此天

子宣王，故生仲山甫使佐也。仲山甫之德，柔嘉^⑨维则^⑩。令仪^⑪令色^⑫，小心翼翼^⑬。嘉，美也。令，善也。善威仪，善颜色，容貌翼翼然，恭敬也。肃肃^⑭王命^⑮，仲山甫将^⑯之。邦国若否^⑰，仲山甫明^⑱之。将，行也。若，顺也。顺否犹臧否，谓善恶也。既明^⑲且哲^⑳，以保其身。夙夜匪懈^㉑，以事一人^㉒。夙，早也。匪，非也。一人，斥^㉓天子也。人亦有言，柔则茹^㉔之，刚^㉕则吐之。维仲山甫，柔亦不茹，刚亦不吐。不侮^㉖齔寡^㉗，不畏^㉘强御^㉙。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鲜^㉚克^㉛举之。我仪图^㉜之。輶，轻也。仪，疋也。人之言云，德甚轻。然而众人寡能独举之以行者，言政事易^㉝耳。人不能行者，无其志也。我与伦^㉞足^㉟图之而未能为也。维仲山甫举之。仲山甫能独举是德而行之。衮职[㉠]有阙[㉡]，维仲山甫补[㉢]之。王之职有缺，辄能补之者，仲山甫也。

【注释】①烝民：民众，百姓。②任贤使能：任用有贤德、有才能的人。③中兴：由衰复盛，重新振作。④懿德：美德。⑤天监：上天的监视。⑥昭假：向神祷告，昭示其诚敬之心以达于神。⑦保佑：⑧仲山甫：周宣王时的贤臣。后因用以代称贤臣。⑨柔嘉：柔和美善。⑩则：楷模，准则。⑪令仪：谓整肃威仪。⑫令色：和悦的容色。⑬小心翼翼：恭敬谨慎。⑭肃肃：严正貌。⑮王命：帝王的命令、诏谕。⑯将：施行。⑰否：恶。⑱明：明白，清楚。⑲明：指贤明的人。⑳哲：明智，有智慧。㉑夙夜匪懈：亦作「夙夜匪解」或「夙夜不解」。形容日夜辛劳，勤奋不懈。㉒一人：古代称天子，亦为天子自称。㉓斥：指；直接指明。㉔茹：吃，吞咽。㉕刚：坚硬。㉖侮：轻慢，轻贱。㉗齔寡：老而无妻或无夫的人。引申指老弱孤苦者。《诗·小雅·鸿雁》：「爰及矜人，哀此齔寡。」《毛传》：「老无妻曰齔，偏丧曰寡。」㉘畏：害怕；恐惧。㉙御：强御，强暴。㉚鲜：少；尽。㉛克：能够。㉜仪

图：揣想忖度。朱熹《诗集传》：「仪，度；图，谋。」③③易：容易。③④伦：辈，类。这里指的是朋辈。③⑤足：「雅」的古字。素常、向来的意思。③⑥袞职：袞，古代指帝王的职事。亦借指帝王。郑玄笺：「袞职者，不敢斥王之言也。王之职有阙辄能补之者，仲山甫也。」孔颖达疏：「袞职，实王职也。」③⑦阙：缺误；疏失。③⑧补：弥补；补救。

【译文】《烝民》是尹吉甫赞美宣王之诗。当时宣王任用有贤德、有才能的人，使周王朝得以由衰转盛，重新振作。

上天无私生育万民，万民所爱唯有美德（上天生养百姓，无人不喜好有美德的人）。上天将周朝仔细观察，光明普照百姓安乐。为保天子振其德教，故生山甫佐于君侧（上天看到周王室的政令教化，其恩惠的光芒照耀于下，惠及百姓。上天喜爱周宣王这位天子，所以降生仲山甫来辅佐他）。既生山甫必盛其德，柔和美善威仪可则。仪表庄严言辞安定，待人谦和处事恭敬。君王在上法令严明，山甫行之上下和顺。国事纷繁吉凶难卜，山甫断之扬善救恶。德配贤明智称上哲，修身全道品行高洁。日夜操劳不厌不疲，鞠躬尽瘁以奉天子。世人常言见风使舵，逢软则食，逢硬则吐。守节不移惟有山甫，软亦不食硬亦不吐。怜恤鳏寡老弱是助，除暴安良强权不惧。世人常言：德轻如毛几人能举？为善虽易行之者稀。我辈亦曾心向往之（人们常说积德行善很容易，然而却很少有人去奉行。说的是推行德政很容易，人不能去做，是因为没有这个志向。我与朋辈一直在思量这件事，却未能做到）。唯有山甫勤而行之（只有仲山甫真正将德行落到了实处）。君王在上偶有过失，唯有山甫能补救之（发现君王有过，能够及时予以补救，只有仲山甫能够做到）。

【原文】《敬之》，群臣进戒①嗣王②也。

敬之敬之！天维③显④思⑤，命⑥不易哉！无曰高高在上，陟降⑦厥⑧士⑨，日监⑩在兹。显，光也。监，视也。群臣见王谋即政之事，故因此时戒之曰：敬之哉！敬之哉！天乃光明，去恶与善，其命吉凶⑪不变易也。无谓天高又高在上，远人而不畏也。天上下⑫其事，谓转运⑬日月⑭，施其所行，日视⑮瞻⑯近在此也。

【注释】①戒：告戒。《论语·尧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②嗣王：继位之王。③维：乃；是。④显：明；光明。⑤思：语气词，用于句末，犹啊。⑥命：天命；命运。⑦陟降：升降，上下。陟，升。⑧厥：助词，之。⑨士：通「事」。⑩监：察看；督察。⑪吉凶：犹祸福。⑫上下：升降；增减，变更。⑬转运：循环运行。⑭日月：指天地。⑮视：督察。⑯瞻：照看。

【译文】《敬之》一诗写的是群臣进忠言以戒勉嗣王（周成王）。

天子临朝臣何所献？敬慎敬慎别无他言！上天之德智慧光明，惩恶赏善万古不变。莫道上天渺渺何远，日月昭昭举头可见。上下巡视明察秋毫，人有善善恶恶岂可瞒天。（群臣面见天子周成王，商议成王继位执政之事，因此选择这个时刻大家一齐告诫他说：要敬慎啊，千万要敬慎啊！上天是智慧光明的，弃除邪恶而奖励善良，并依此标准赋予人们吉凶祸福，这一点永远不会改变。不要说上天高高在上，离我们太遥远而不必畏惧它。上天上下其事，这一句说的就是上天运行日月，行使自己的职责，明察一切，每天就在这里审视着我们！）

【原文】《长发》，大禘^①也。大禘，郊祭天也。

汤^②降^③不迟，圣^④敬日跻^⑤。昭^⑥假^⑦迟迟^⑧，上帝^⑨是祗^⑩，帝命式^⑪于九围^⑫。不迟，言疾也。跻，升也。九围，九州也。降，下也。假，暇也。祗，敬也。式，用也。汤之下士尊贤甚疾，其圣敬之德日进，然而能以其聪明，宽暇^⑬天下之人迟迟然，言其急于己而缓于人也。天用是故爱敬之，天于是又命之使用事于天下，言王之。不兢^⑭不綌^⑮，不刚不柔。敷政^⑯优优^⑰，百禄^⑱是遒^⑲。綌，急也。优优，和也。遒，聚也。

【注释】①禘：古代帝王、诸侯举行各种大祭的总名。凡祀天、宗庙大祭与宗庙时祭均称为「禘」。②汤：商朝的开国之君。又称成汤、成唐、武汤、武王、天乙等。③降：莅临；临幸。谓帝王亲临。④圣：古之王天下者。亦为对于帝王或太后的极称。⑤跻：升登，达到。⑥昭：光明，明亮；明显，显著。⑦假：通「瑕」，缺点。⑧迟迟：舒缓，从容不迫的样子。⑨上帝：天帝。⑩祗：敬。⑪式：用，施行。⑫九围：九州。⑬宽暇：宽容。⑭兢：争竞，指为名利而争逐奔走。亦泛指互相争胜。⑮綌：急躁。⑯敷政：布政，施行教化。⑰优优：宽和貌。⑱百禄：指多福。⑲遒：聚合；聚集。

【译文】《长发》是一首歌颂大禘的诗（大禘，是在郊外祭祀上天的祭典）。

汤王受命伊始尊贤选能，圣王诚敬之德与日俱增。严于律己尤能宽厚待人，智慧仁慈赢得人天爱敬。上天敬其有道足以安民，故委重任立为九有之君。（汤王礼贤下士非常急切，其圣敬的德行与日俱增，然而能以其聪明睿智，宽容天下之人从不苛求。说的是他急于要求自己而缓于要求别人。所以上天敬他爱他，于是就任用他，派他来治理天下，也就是使他成为天下之王，为天下人做最好的榜样。）从不强好胜

急于求成，既不刚强暴戾也非柔弱不禁。政教所及唯有仁厚宽和，才有这千祥云集百福骈臻。

卷四

春秋左氏传治要（上）补¹

【原文】《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①。」

【注释】①诗曰两句：出自《诗经·大雅·既醉》。匮，穷尽。锡，赐给。言孝子为孝，无有竭尽之时，故能以此孝道长赐予汝之族类。

【译文】《诗经》说：「孝子的孝行（德行）没有穷尽的时候，可以永远把它赐给自己的族类。」

【原文】臣闻爱子，教之以义方①，弗纳于邪。骄、奢、淫、佚②，所自邪③也。

【注释】①义方：行事应该遵守的规范和道理。②佚：放逸；恣纵。③自邪：杨伯峻注：「谓有此四者，则必至于邪。」

【译文】我听说真正爱护儿子，就用道义来教育他，不使他步入邪路。骄傲、奢侈、不加节制、放逸，这是走上邪路的途径。

1

《群书治要》卷四原本亡佚，今据《群书治要译注》补录文字摘录其精要。

【原文】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所谓六顺也。去顺效逆，所以速祸也。

【译文】国君行事合于道义，臣下受命奉行；父亲慈祥，儿子孝顺；兄长和爱，弟弟恭敬，这是六种顺应伦理规范的关系。丢弃正道而效法逆道，这就是使祸患很快到来的原因。

【原文】为国家者，见恶，如农夫之务去草焉，芟夷①蕴崇②之，绝其本根，勿使能殖，则善者③信④矣。

【注释】①芟夷：除草；刈除。芟，音山。②蕴崇：积聚，堆积。蕴，音运。③善者：杨伯峻注：「意义双关，既指嘉谷，又指善人、善政、善事。」④信：古同「伸」，舒展开。

【译文】治理国家的人，见到恶行，就像农夫务必除草一样，除掉它将它堆积起来，挖掉它的老根，不要使它再生长，那么善良就能得到伸展。

【原文】礼，经①国家，定②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服而舍之，度德而处之，量力而行之③，相时而动④，无累⑤后人，可谓知礼矣。

【注释】①经：治理。②定：安定。③度德而处之，量力而行之：度德量力估量自己的德行和能力。④相时而动：观察时机而采取行动。⑤无累：不牵累；没有牵累。

【译文】（隐公十一年）礼，是用来治理国家、安定社稷、使百姓有序、使后代有利的。（别的国家违背礼法而讨伐他）服罪就宽恕他，揣度德行而处理，衡量力量而施行，看准时机而行动，不连累后人，可以说是知礼了。

【原文】不度德，不量力，不亲亲^①，不征^②辞，不察有罪，犯五不韪^③而以伐人，其丧师^④也，不亦宜乎！

【注释】①亲亲：爱自己的亲属。郑、息同为姬姓，宜相亲。②征：审也，明也，问也。③韪：指好的或正确的（言行）。④丧师：谓战败而损失军队。

【译文】不揣度德行，不衡量力量，不亲近亲属，不辨明言语是非，不查察是否有罪，犯了这五种过失，而要去讨伐别人，那战败不也是应该的吗？

【原文】夫名以制义，义以出礼，礼以体^①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听，易^②则生乱。

【注释】①体：谓礼为政治、政法之骨干。②易：违反之意。

【译文】命名（起名字）用来表示义，义产生礼，礼是处理政事的主体，政事是用来端正百姓的。因此政事成功而百姓听从，违反它就会发生动乱。

【原文】卜^①以决疑，不疑何卜？

【注释】①卜：占卜。

【译文】占卜是用来决断疑惑的，没有疑惑，何必占卜呢？

【原文】鲍叔牙^①曰：「君使民慢，乱将作矣。」

【注释】①鲍叔牙：约公元前七二三年或公元前七一六年至公元前六四四年在世。姒姓，鲍氏，亦称「鲍叔」「鲍子」，是鲍敬叔的儿子。颖上（今属安徽）人，春秋时齐国大夫，管仲好友。

【译文】大夫鲍叔牙说：「国君使百姓放纵轻慢，祸乱将要发作了。」

【原文】妖由人兴也。人无衅①焉，妖不自作。人弃常则妖兴，故有妖。

【注释】①衅：音「信」。过失，罪过，缺陷。

【译文】（申繻说）妖孽的发生是由于人造成的。人若自己没有缺陷，妖孽不能自己起来。人丢弃了常道，妖孽就会兴起，所以才有妖孽。

【原文】《商书》所谓：「恶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乡迓，其犹可扑灭」者。

【译文】《商书》上说：「恶行的蔓延，就像大火燎原一样，不可以靠近，难道还能扑灭？」

【原文】哀乐①失时，殃咎②必至。临祸忘忧，忧必及之。

【注释】①哀乐：悲哀与快乐。②殃咎：灾祸。

【译文】（庄公二十年）悲哀与快乐不合时宜，灾祸一定会到来。面临灾祸而忘记忧愁，忧愁一定会降临他的身上。

【原文】君子曰：「酒以成礼，不继以淫，义也。以君成礼，弗纳于淫，仁也。」

【译文】君子评议说：「酒是用来完成仪礼的，不能继续而过度，这是义；因为和国君饮酒完成了礼仪，而不至于使他陷于过度，这是仁。」

【原文】俭，德之共①也；侈，恶之大也。先君有共德②而君纳诸大恶，无乃③不可乎！

【注释】①共：大。②共德：大德。共，通「洪」。③无乃：相当于「莫非」「恐怕是」，表示委婉测度的语气。

【译文】（鲁庄公二十四年春天，在桓公庙的方形椽子上雕刻花纹，这是不合礼制的。）大夫御孙劝谏说：「节俭，是德行中最大的；奢侈，是恶行中最大的。我国先君具有大德，而您却使他沦于大恶之中，恐怕是不可以的吧？」

【原文】男女之别，国之大节也。

【译文】男女有别，是国家的最大礼节。

【原文】无德而禄，殃也。殃将至矣。

【译文】（闵公二年春，虢公在渭水打败犬戎）虢国大夫周之侨说：「没有德行而享有福运，是灾殃。灾殃将要到来了。」（于是逃往晋国。）

【原文】修己①而不责人，则免于难。

【注释】①修己：自我修养。

【译文】修养自己的德行，而不去责难别人，就会免于遭受祸难。

【原文】招携①以礼，怀远②以德，德礼不易，无人不怀③。

【注释】①招携：招引尚未归心的人。杜预注：「携，离也。」②怀远：安抚边远的人。③怀：怀念，依附。

【译文】招抚尚未归心的国家，要用礼义；安抚边远的国家，要用恩德。凡事不违背德和礼，就没有不归附的。

【原文】礼，国之干也。敬，礼之舆①也。不敬则礼不行，礼不行则上下昏②，何以长世③？

【注释】①舆：车。没有恭敬则礼不能施行，故将敬喻为礼之舆。②昏：乱。③长世：历世久远；永存。

【译文】（僖公十一年春，周襄王派内史过等赐予晋侯爵命，而晋惠公的后代无精打采地接受祥瑞之物。内史过回国后将此事告诉襄王。）「礼，是国家的主干；敬，是行礼的车子。人不恭敬则礼就不能推行，礼不能推行上下就会昏乱，怎么能维持长久呢？」

【原文】天灾流行，国家代有①，救灾恤邻，道也。行道有福。

【注释】①代有：代，更叠，交替。杨伯峻注：「代有犹言各国更替有之。」

【译文】天灾流行，总在各个国家交替发生，救援受灾地区，周济邻国，这是道义。按道义行事的人有福份。

【原文】背施无亲①，幸灾②不仁，贪爱不祥③，怒邻不义④。四德皆失，何以守国？

【注释】①背施无亲：杨伯峻注：「背弃恩施，则失亲己者。」②幸灾：因别人遭灾而高兴。③贪爱不祥：杨伯峻注：「贪所爱之货利而不以与人，则祸殃将至。」④怒邻不义：杨伯峻注：「使邻国忿怒，不合道义。」

【译文】（庆郑说）背弃别人的恩惠就会失去亲近自己的人，庆幸人家的灾害是不仁，贪图爱惜自己的东西是不祥，激怒邻国是不义。这四种道德都丢失了，用什么来保卫国家？

【原文】史佚①有言曰：「无始祸②，无怙乱③，无重怒④。」重怒难任，陵人⑤不祥。

【注释】①史佚：人名。西周初年太史。②始祸：杨伯峻注：「始祸犹言首祸，为祸乱之倡导者。」

③怙乱：谓乘乱取利。④重怒：谓增添愤怒。刘文淇疏证：「重怒，蒙重其怒也。」⑤陵人：以势压人。

【译文】（僖公十五年）史佚有这么一句话说：「不要倡导祸乱，不要乘别人祸乱而取胜，不要增加别人的愤怒。」沉重的愤怒难以承担，欺凌别人就会不吉祥。

【原文】《诗》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①。」

【注释】①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语出《诗·大雅·思齐》。刑，杨伯峻注：「刑同型，法也，今言示范。」寡妻，嫡妻。御，治理。

【译文】《诗经》上说：「修养德行首先给妻子做榜样，由此扩展到作为兄弟们的表率，进而以此来治理一家一国。」

【原文】耳不听五声①之和为聾，目不别五色②之章③为昧，心不则德义之经为顽，口不道忠信之言为囁④。

【注释】①五声：指宫、商、角、徵、羽五音。②五色：青、赤、白、黑、黄五种颜色。古代以此五者为正色。③章：彩色；花纹。④囁：音「淫」。奸诈。

【译文】（僖公二十四年）耳朵不能听到五声的唱和是耳聋，眼睛不能辨别五色的文饰是昏暗，心里不学习效法德义的准则是顽劣，嘴里不说忠信的话是奸诈。

【原文】刚而无礼，不可以治民①。

【注释】①刚而无礼，不可以治民：此为蔣賈（孙叔敖之父）评子玉之言。

【译文】刚愎强暴而无礼，不能让他治理军民。

【原文】民未知义，未安其居。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民未知礼，未生其共^①。民听不惑^②而后用之。一战而霸，文之教也。

【注释】①共：通「恭」。恭敬。②不惑：杨伯峻注：「不惑即《论语·子罕》『知者不惑』之『不惑』，明其道理，故不致迷惑也。」

【译文】（僖公二十七年）子犯说：「百姓还不懂得道义，生活还没有安定；百姓还不懂得信用，还不能十分明白信用的作用；百姓还不懂得礼节，还没有产生恭敬之心。」等到百姓听受命令而不迷惑时，然后才使用他们。所以城濮一战，晋国就称霸诸侯，这都是晋文公以德教民的结果。

【原文】允当则归^①，知难而退，有德不可敌。

【注释】①允当则归：杨伯峻注：「犹今言适可而止。」

【译文】（僖公二十八年，楚成王引《军志》之言）适可而止；知难而退；有德之人不可抵挡。

【原文】忠、信、卑让之道也^①。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让，德之基也。

【注释】①忠、信、卑让之道也：《左传·文公元年》原文作：「穆伯如齐，始聘焉，礼也。凡君即位，卿出并聘，践修旧好，要结外授，好事邻国，以卫社稷，忠、信、卑让之道也。」按：穆伯，即公孙敖，庆父之子，鲁桓公之孙。鲁文公时，孟穆伯为卿。

【译文】（鲁文公元年，鲁卿穆伯到齐国开始进行聘问。凡是新君即位，卿到各国去普遍聘问，继续

重温过去的友好，团结外援，善待邻国，借以保卫自己的国家。——这是忠、信、卑让之道。忠，是道德纯正的表现；信，是道德巩固的表现；卑让，是德行的基础。

【原文】使能^①，国之利也。

【注释】①使能：任用有才能者。

【译文】任用能干的人，这是国家的利益。

【原文】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长，是以并建圣哲，树之风声^①，分之采物^②，著之话言^③，为之律度^④，陈之艺极^⑤，引之表仪^⑥，予之法制，告之训典^⑦，教之防利^⑧，委之常秩^⑨，道之以礼则，使无失其土宜^⑩，众隶^⑪赖之而后即命^⑫。圣王同之。

【注释】①风声：教化；好的风气。②采物：指有彩色纹饰的旗帜、衣物等物。古代以之区别等级。

③话言：美善之言。④律度：犹法度、法制。⑤艺极：准则。⑥表仪：犹法度。⑦训典：指先王典制之书。后泛指奉为典则的书籍。⑧防利：谓防止过多地谋求私利。⑨常秩：一定的职务。⑩土宜：谓各地不同性质的土壤，对于不同的生物各有所宜。杨伯峻注：「即因地制宜之意。」⑪众隶：百官。

⑫即命：即世，死亡。

【译文】古代身居王位的人，知道自己的寿命不能长久，因此就普遍选拔、任用贤能之人，为他们树立好的风气与教化，分给他们旗帜服装以别尊卑，把对他们有益的话记录在典册上作为遗诫，为他们

制订法度，向他们公布各种准则，以法度来引导他们，给予他们法规制度让其使用，告诉他们先王遗留下来的典章制度，教育他们要防止谋求私利，委任他们一定的职务，用礼法来教导他们，使他们不要违背因地制宜的原则，让百官都信赖他们。这样的做法直到死为止，圣人和先王都是如此。

【原文】备豫不虞①，古之善教也②。

【注释】①备豫不虞：备豫，防备。不虞，指意料不到的事。②古之善教也：是时，季文子将到晋国聘问，派人求「遭丧之礼」，人问其故，季文子遂以此作答。

【译文】（文公六年，季文子说）预先准备好意料不到的事，这是古代的好教训。

【原文】兄弟致美①、救乏、贺善、吊灾、祭敬、丧哀，情虽不同，毋绝其爱，亲之道也②。

【注释】①兄弟致美：杜预注：「各尽其美，义乃终。」②救乏、贺善、吊灾、祭敬、丧哀，情虽不同，毋绝其爱，亲之道也：杨伯峻注：「救其匮乏，贺其喜庆，吊起灾祸，与其祭而敬，逢其丧而哀，五事之情虽各不相同，不绝其爱则一，此对待亲人之道也。」

【译文】（文公十五年，惠伯引史佚之言）兄弟之间各自表达友爱的美意，救济其困乏，祝贺其喜庆，慰问其灾祸，与其祭祀则恭敬，遇到其有丧事则致哀。这五件事的感情虽然各不相同，但不要断绝他们之间的友爱却是一样的。这就是对待亲人的做法。

【原文】礼以顺天，天之道也，己则反天，而又以讨人①，难以免矣。

【注释】①己则反天，而又以讨人：是年，齐懿公率军侵犯鲁国西部边境，接着又因为曹国曾朝见鲁国，齐军便攻伐曹国，进入其国都外城，并质问曹君为何朝见鲁国。齐国侵鲁本已无礼，而曹国所行有礼，齐又讨之，故云。

【译文】（文公十五年，鲁国季文子之言）礼是用来顺服上天的，这是上天的正道。自己违反上天之道，反而又因此去讨伐别人，这就难免有祸难了。

【原文】见有礼于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养父母也。

【译文】（文公十八年，臧文仲之言）「见到对国君有礼的，就事奉他，如同孝子奉养父母一样恭敬。」

【原文】《周礼》曰：「则①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②功，功以食民③。」作《誓命》④曰：「段则为贼，掩贼为藏⑤，窃贿⑥为盗，盗器为奸⑦。主藏之名⑧，赖奸之用⑨，为大凶德⑩，有常⑪。无赦。在《九刑》不忘⑫。」

【注释】①则：杨伯峻注：「此『则』字亦礼则之意。」（礼则，犹礼法、礼制。礼节法则。）②事以度功：度，衡量。杨伯峻注：「事以度功者，据其效果，评其功劳之有无与大小也。」③食民：有功者可受邑受田，取食于民。④誓命：杨伯峻注：「《誓命》似亦姬旦所作篇名，今亦亡。」

⑤藏：窝主。杨伯峻注引《义府》：「古『藏』、『赃』字皆作『臧』，后人转写误加草耳。『掩贼为臧』，言得贼之物而隐庇其人，犹今窝主之谓。」⑥贿：财物。⑦盗器为奸：杨伯峻注：「此器字亦大器、重器（见成二及十四年传）之谓。窃人一般财物为盗，盗人宝物为奸。」⑧主藏之名：杜预注：「以掩贼为名。」⑨赖奸之用：赖，利益，好处。用，器具；器物。即前文「盗器为奸」之「器」。杨伯峻注：「赖奸之用者，以奸人所盗之大器为利也。」⑩凶德：违背仁德的恶行。⑪常：常刑（一定的刑法）。⑫九刑不忘：杨伯峻注：「九刑者，九种刑罚之谓；昭六年《传》，亦为刑书之名。据《汉书·刑法志》及《尚书·吕刑》郑注，墨、劓、剕、宫、大辟五刑加以流、赎、鞭、扑四刑也。忘读为妄。在九刑不忘者，于大凶德之人，依其情节之轻重，以九刑之一适当处之，亦不为过度也。」

【译文】（文公十八年）《周礼》说：「用礼法来观察人的德行，有德行才可以处理事情，根据办事的效果来衡量功劳，立有功劳就可借此取食于民。」又作《誓命》说：「毁弃礼法就是贼，隐藏贼人就是窝赃，偷窃财物就是盗，盗窃他人的宝物就是奸。有窝赃的名声，利用奸人偷得的宝物，这是很大的恶行，国家规定有相应的刑罚，不能赦免。可依情节的轻重，用九刑之一适当惩处，也不算超越法度。」

【原文】孝敬忠信为吉德①，盗贼藏奸②为凶德。

【注释】①吉德：美德，高尚的品德。②藏奸：即赃奸。

【译文】（文公十八年）孝敬、忠信是四种吉祥的德行，盗贼、脏奸是四种不祥的凶行。

卷五

春秋左氏传治要（中）

【原文】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①。」

【注释】①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见《诗经·大雅·荡》，意谓万事无不有其开始，但很少能坚持到结束。即不能善始善终。靡、无，没有。鲜，少。

【译文】哪个人没有犯过错误？犯了过错能改正，没有比这更好的事情了。《诗经》里说：「凡事无不有其初始，但极少有能坚持至终的。」

【原文】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①，不如死。

【注释】①有一于此：在不忠、不信二者中有一项（罪名）。

【译文】杀害国家的栋梁，就是不忠；违背国君的命令，就是不信。忠信不可兼得，不如一死。

【原文】德之休明，虽小，重①；不可迁。其奸回昏乱，虽大，轻也②。言可移。天祚③明德，有所底止④。底，致。

【注释】①德之休明，虽小，重也：如果君王德行美好清明，九鼎虽小，亦重而不可迁。即王权稳固。

固。②其奸回昏乱，虽大，轻也：如德行不好，奸邪无道，九鼎虽大，亦会轻易被迁走。奸回，奸恶邪僻。昏乱，昏庸无道、糊涂妄为。③祚：音坐，此处作动词。赐，赐福，佑助。④底止：终止。使固定，不变更。

【译文】君主美善清明，九鼎虽小，却显得很重，他人无法轻易夺去（不可以搬移）；君主奸邪无道，九鼎虽大，也显得很轻，他人就会轻易夺去（言可以搬移）。上天赐福给美善清明的君主，必有所固定，不随便变更（底，至、终）。

【原文】弃君之命，独①谁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

【注释】①独：语助词，犹「其」，于疑问代词的前后，起强调作用。

【译文】背弃君命的人，有谁肯接纳呢？君主好比是天，难道天可以逃避吗？

【原文】会闻用师，观衅而动①。衅，罪也。德、刑、政、事、典、礼不易，不可敌也。

【注释】①观衅而动：察看到敌人有所过失而后采取行动。观，观察、察看。衅，罪过、过失。

【译文】我听说用兵，要先观察敌人的过失而后采取行动（衅，过错、过失）。若其德行、刑赏、政治、国务、典章、礼仪没有违反常规，就不可与之为敌。

【原文】举不失德，赏不失劳，君子小人，物有服章①，尊卑别也，贵有常尊②，贱有等威③，威仪有

等差也，礼不逆④矣。

【注释】①物有服章：衣服服饰物各有规定的色彩、标记。章，标记、徽章。服章，古代表示官阶身份的服饰。②贵有常尊：杨伯峻注：「贵者有一定可尊之制度仪节，亦不得僭越。」。指固定的显贵地位。③等威：威仪之等差，以表示身份地位的不同等级。④逆：颠倒。

【译文】举拔人才不遗漏有德行的人，赏赐不遗漏有功之人。君子小人，各有规定的服饰（区分尊卑）；地位显要的人保有固定的显贵地位，地位低下的人保有与其地位相应的威仪（贵贱皆有不同威仪）。

【原文】民生在勤，勤则不匮。

【译文】民生在于勤劳，勤劳则生计不会困乏。

【原文】夫文，止戈为武①。文，字也。武王克商，作《颂》曰：载戢干戈②，载櫜弓矢③。戢，藏也。櫜，韬也。诗美武王能灭暴乱而息兵也。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此武七德也。故使子孙无忘其章④。著之篇章，使子孙不忘也。

【注释】①夫文，止戈为武：从文字构造看，止、戈二字合起来为「武」字。②载戢干戈：把干戈收藏起来。戢，收藏兵器。载，助词，用在句首或句中，起加强语气的作用。③载櫜弓矢：把弓矢装进囊鞘里。櫜，音高，收藏弓矢、盔甲的袋子。④章：诗歌或乐曲的段落。

【译文】从文字构造看，止戈二字合起来就是『武』字（文，文字）。周武王灭掉商朝以后，周人《周颂》说：『把干戈收藏起来，把弓矢装进囊鞘里（戢，收藏。囊，弓袋。诗赞美武王能诛灭暴乱而停止用兵）。』所谓武，是用来禁止暴乱、止息战争、保持太平、建立功业、安定百姓、和睦万邦、丰富资财的（这是用武的七项美德），所以要使子孙后代不要忘记这些内容（用文字记录下来，使子孙不要忘记）。

【原文】所违民欲犹多，民何安焉？无德而强争诸侯，何以和众？利人之几，几，危也。而安人之乱①，以为己荣，何以丰财？兵动则年荒。

【注释】①利人之几，而安人之乱：以人之危为己之利，以人之乱而为己之安。机，危殆。

【译文】违背百姓意愿的事还很多，百姓如何安定呢？不施仁德而强行与诸侯争霸，又怎能和睦万邦呢？乘人之危以自利（几，危险、危急），趁人之乱以自安，并且以此为荣，又怎能丰富资财呢（兴兵打仗则谷物歉收）？

【原文】古人有言曰：「虽鞭之长，不及马腹①。」言非所击。

【注释】①虽鞭之长，不及马腹：即使马鞭子很长，也不能打到马腹上（否则马会跳起来摔下骑马之人）。

【译文】古人有句话说：「鞭子虽长，不能打到马腹上（言不可以攻打）。」

【原文】君能制命为义，臣能承命为信①。

【注释】①君能制命为义，臣能承命为信：君主能制定发布正确的命令就是义。臣子能贯彻执行君主的命令就是信。承，奉行之。

【译文】国君能制定发布正确的命令就是义，臣子能奉行君主正确的命令就是信。

【原文】夫恃才与众，亡之道也。商纣由之①，故灭。

【注释】①由之：依其道而行。即「恃才与众」。

【译文】依仗自己有才和人多，这是亡国之道。商纣就是这样，所以灭亡。

【原文】天反时为灾，寒暑易节。地反物①为妖，群物失性。民反德为乱。乱则妖灾生。

【注释】①地反物：地上所生之物违反物性。

【译文】上天不按四时运行就会发生灾害（寒暑季节变换），大地违反万物常性就会发生妖异（群物失其常性）。国君违反德义就生出祸乱，有了祸乱就会发生天灾和地妖。

【原文】夫善人在上，则国无幸民①。谚曰：「民之多幸，国之不幸。」是无善人之谓也。

【注释】①幸民：心存侥幸的人。指希望获得不应获得的利益而又不被惩处。《管子·明法解》云：「行私惠而赏无功，则是使民偷幸而望于上也。」又《七法》篇云：「赏罚明，则民不幸。」亦指不

务正业而得过且过之人。

【译文】有德行的人处于上位，国内就没有心存侥幸的人。俗话说：「如果百姓多存侥幸心理，那将是国家之不幸。」说的就是没有德行的人在上位执政呀！」

【原文】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①。器，车服也。名，爵号也。君之所司也，政之大节也，若以假人，与人政也。政亡②，则国家从之，不可止也已③。

【注释】①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唯有礼器（如曲县、繁缨）和爵位名号不能借给人。假，借。杨伯峻注：「器、名皆人主掌握以指挥、统治臣民之具，不能假借于人。」②政亡：政权丧失。③不可止也已：不可挽回了。止，阻止。也已，同「也矣」。

【译文】唯有礼器和名号，不能随便授予别人（器，车舆礼服。名，爵位的名号）。这是国君所掌握的，是为政的大纲。若以此授人，就等于给人以政权。政权丧失了，国家也会跟着丧失，就无可挽回了。

【原文】贪色为淫，淫为大罚。

【译文】贪恋美色为淫，淫则当受重罚。

【原文】圣人与众同欲，是以济事。

【译文】圣人和大众的愿望一致，因此能成事。

【原文】《尚书》曰：「三人占，从二人①。」众故也。武子曰：「善钩，从众②。钩，等。夫善，众之主③也。」

【注释】①三人占，从二人：《左传》原文为「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古代卜筮，询之三人，各人判断未必相同，从其二人相同者。②善钩，从众：意谓出现不同意见时，如果都是卓有见识的人，则取人数多的一方的意见。钩，同「均」，均等、同等。③夫善，众之主：主，依靠、凭依。从众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从善。如果贤愚参差不齐，则贤者为众人之依靠。

【译文】《尚书》说：「三个人占卜，要听从其中结论相同的两个人的意见。」是因为那是多数的缘故。武子说：「如果都是贤者，则听从多数一方的意见。贤者是众人的依靠。」

【原文】三代之令王①，皆数百年，保天禄。夫岂无僻王②，赖前哲以免也③。言三代亦有邪僻之君，但赖其先人以免祸耳。

《周书》曰：「不敢侮齔寡④。」所以明德也⑤。

【注释】①三代之令王：泛指夏、商、周三代的贤明君主。令，善。②僻王：邪僻之王。僻，邪恶。

③赖前哲以免也：依靠前代贤君的德行美政以免于亡国。④不敢侮齔寡：见《尚书·康诰》，谓君王也不敢欺侮齔夫寡妇。齔，老而无妻的人。寡，老而无夫的人。⑤所以明德也：为的就是要彰显德行。

【译文】从前夏、商、周三代的贤明君主，都能数百年保全上天赐予的福运。难道其后代没有出现品

行不正的君主吗？只是依靠其祖先的贤明而免于亡国（言三代亦有邪僻的君主，但依靠其先人得以避免灾难）。

《周书》说：「不敢欺凌鰥夫寡妇之类无助的人！」为的就是要彰显德行。

【原文】「德、刑、详、义、礼、信，战之器也^①。器，犹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详以事神，义以建利，礼以顺时，信以守物^②。上下和睦，周旋不逆。动顺理也。是以神降之福，时无灾害。民生敦庞^③，和同以听^④，敦，厚。庞，大。莫不尽力以从上命，此战之所由克也。」

【注释】①德、刑、详、义、礼、信、战之器也：意谓德行、刑罚、和顺、道义、礼法、信用，这是战争的必备条件。详，通「祥」。和顺，和善，指事神的态度。故下文云「详以事神」。器，器用。②义以建利，礼以顺时，信以守物：道义是用来建立功利的标准和措施，以防止人们取不义之财；礼法用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使合于时宜；信用用来维护一切事物，使人们专于职守。③民生敦庞：人民生活丰厚富足。敦，厚。④和同以听：和睦一致而听从政令。

【译文】德行、刑罚、和顺、道义、礼法、信用，这是战争的必备条件。德行是用以施加恩惠的，刑罚是用来纠正邪恶的，和顺是借以事奉神灵的，道义是用以建树功利的，礼法是用以使行为顺应时势的，信用是借以保持事物的。这样才能上下和睦，应对不违义理（行动遵循道理）。因此神灵降福给他，四时没有灾害。百姓生活丰足，和睦同心，听从命令（敦，厚。庞，大），没有不尽力以服从上级命令的，这就是战争取胜的原因。

【原文】唯圣人能外内无患，自非①圣人，外宁必有内忧，骄亢则忧患生。

【注释】①自非：倘若不是。多用于否定句。

【译文】晋只有圣人才能使国家内外都无忧患，倘若不是圣人，外部安宁了国内必有忧患（骄纵不逊则滋生困苦患难）。

【原文】夫唯善，故能举其类也①。

【注释】①唯善，故能举其类也：惟有贤德的人，才能举荐同类之人。

【译文】惟有贤德的人，才能推举其同类之人。

【原文】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让其下，能者在下位，则贵尚而让之。小人农力①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礼而谗慝黜远②，由不争也，谓之懿德③。及其乱也，君子称其功以加小人④，加，陵也。君子，在位者也。小人伐其技以冯君子⑤，冯，亦陵也。自称其能为伐。是以上下无礼，乱虐并生，由争善也，争自善也。谓之昏德。国家之弊，恒必由之。传言晋之所以兴也。

【注释】①农力：努力。②谗慝黜远：邪恶之人被废黜而远贬。③懿德：美德。④称其功以加小人：自夸其功而凌驾于小人之上。小人，指其属下。⑤伐其技以冯君子：自夸其能而凌驾于上位的人。「伐」与「称」互文，都是夸耀的意思。冯，同「凭」，与「加」同义。

【译文】当天下太平的时候，君子崇尚贤能并对下属谦让（有能力的人处在下位，地位显要的人对他们尊崇且谦让），在下位的人努力事奉其上位的人，因此上下有礼，而邪恶之人被废黜远贬，都是由于不相互争夺的缘故，这叫做美德。到天下动乱的时候，在上位者夸耀自己的功劳以凌驾于在下位的人（加，侵犯欺侮。君子，指在位者），下位的人夸耀自己的才能以凌驾于在上位者（冯，凌驾。自己称扬自己的才能为伐），因此上下无礼，动乱和祸害并生，都是由于竞相夸耀自己的缘故（竞相自己赞美褒扬自己），这就是昏乱而无仁德。国家的衰败，常常是由此造成的（《左传》指出了晋国之所以昌盛兴旺的原因）。

【原文】良君养民如子，盖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

【译文】贤良的国君养育臣民如同自己的子女，像天一样庇护百姓，像地一样容纳百姓。百姓尊奉国君，热爱他如同热爱父母，敬慕他如同敬慕日月，尊敬他如同尊敬神灵，畏惧他如同畏惧雷霆。

【原文】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①。若困民之主②，匮神之祀③，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安用之？

【注释】①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国君是神灵的主祭者，是人民的希望。②若困民之主：《新序》、《说苑》叙此事作「若困民之生」。「主」字当是「生」字形近而误。谓使人民的生计困难。③匮

神之祀：匮乏对神灵举行祭礼。

【译文】国君，是祭祀神灵的主祭人，是百姓的希望。如果国君使百姓生计困难，对神灵的祭祀匮乏，则百姓绝望，国家无人治理，那要国君有什么用呢？

【原文】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①。有君而为之贰，贰，卿佐。使师保之，勿使过度②，善则赏之③，赏，谓宣扬之也。过则匡之，匡，正。患则救之，救其难也。失则革之④。

【注释】①勿使失性：勿使失去生计。《管锥编》谓生性相通。下文「弃天地之性」，「性」亦作「生」解，指天地生养万物之大德。《易·系辞》：「天地之大德曰生。」②有君而为之贰，使师保之，勿使过度：有了国君又为他设立辅佐大臣，让卿佐辅佐他，勿让他超越常度。贰，卿佐。过度，超越常度。③善则赏之：杜预注，「赏谓宣扬」。④失则革之：放纵就加以更改。失，通「佚」或「佚」。淫佚、放荡、放纵。革，更改。

【译文】上天养育百姓并为他们设立国君，让他来管理他们，从而不使他们失去生计。有了国君，又为其设立卿佐（贰，卿佐），让卿佐辅佐他，不使国君超越常度，有善举则宣扬之（赏，谓宣扬），有错误则匡正之（匡，匡正），有灾难则救助之（救其危难），无道则更改之。

【原文】我以不贪为宝，尔以玉为宝，若以与我，皆丧宝也，不若人有其宝①。

【注释】①不若人有其宝：不如各人保有自己的珍宝。

【译文】我把「不贪」看作宝物，你把玉石看作宝物。如果你把玉石送给我，我们两人就都丧失了宝物，倒不如各人保有自己的宝物。

【原文】在上位者，酒濯其心①，壹以待人②，轨度其信③，可明征也④，征，验也。而后可以治人。

【注释】①酒濯其心：意谓使他的思想合于礼法。酒濯，《春秋左传正义》作「洒濯」。洒濯即洒濯、洗涤。②壹以待人：待人专一，言行一致。③轨度其信：使他言行诚信而合于轨范法度。④可明征也：杨伯峻注：「句意谓在上位者使其诚心合于法度，必表现于行动，可征信于人。」

【译文】居于上位的人洗涤他的心地，以诚待人，前后一致，言行诚信而合于轨范法度，这些都做到了，并且获得百姓的信任（征，征验），然后才可以治理百姓。

【原文】夫上之所为，民之归①也，上所不为，而民或为之，是以加刑罚焉，而莫敢不惩。若上之所为，而民亦为之，乃其所也②，又可禁乎？

【注释】①归：趋向，归附。②乃其所也：那是在上者诱导的结果。意谓势所必然。

【译文】居上位者的所作所为，百姓会趋向效法。居上位者所不做的事，而百姓有人做了，因此加以惩罚处分，就没有谁不敢不加以警戒。若居上位者所做的，百姓也有人做了，这乃是势所必然的，又怎能禁止得了呢？

【原文】《诗》曰：「有觉德行，四国顺之①。」言德行直则天下顺也。觉，较然正直。

【注释】①有觉德行，四国顺之：见《诗经·大雅·抑》，意谓德行正直无私，四方各国都顺从他。有觉，正直之貌。《毛诗》：「觉，直也。」

【译文】《诗经》里说：「德行正直无私，四方的人都会顺从他。」（意思是德行正直，则天下顺从。）

【原文】子为善，谁敢不勉，多杀何为？

【译文】只要您肯行善政，谁敢不努力？为什么要多杀人呢？

【原文】臧孙曰：「季孙之爱我，疾疢也；志相顺从，身之害。孟孙之恶我，药石也①。志相违戾，犹药石疗疾。美疢不如恶石②，夫石犹生我③，愈己疾也。疢之美，其毒滋多④。孟孙死，吾亡无日⑤矣。」

【注释】①季孙之爱我，疾疢也；孟孙之恶我，药石也：意谓季孙之爱我，多是赞扬我，好比热病，实是害我；孟孙厌恶我，好比能治病的药石，虽苦虽痛，却能治好病。疾疢，同义词连用，头脑发热的热病。疢，音趁。药指草药，石指针砭之石。②美疢不如恶石：季孙之爱虽无痛苦孟孙之爱虽有痛苦，使人难堪，但前者不如后者好。③夫石犹生我：能治病，使我生。④滋多：益多，更多。⑤无日：犹言无多日。

【译文】臧武仲说：「季武子喜欢我，犹如使我没有痛苦地患上热病（志意相投，顺从己意，是自身的祸患）；孟庄子厌恶我，犹如治愈我疾苦的药石（志意相违背，如同药石治疗疾病）。没有痛苦的热病不如使人痛苦的药石。药石还能治病，使我活下去（能治好自己的疾病）；患热病而不知痛苦，它的毒害就更深了。如今孟庄子死了，我的死期便不远了。」

【原文】君民者，岂以陵人？社稷是主①。臣君者，岂为其口实？社稷是养②。言君不徒居民上，臣不徒求禄，皆为社稷也。

【注释】①君民者，岂以陵人，社稷是主：作为百姓的君主，难道是要他来凌驾于百姓头上的吗？是要他来主持国家政事的。君，用作动词，做国君。社稷是主，倒装句，主社稷。②臣君者，岂为其口实，社稷是养：作为国君的臣下，难道只是为了自己的俸禄吗？是要他养护国家的。口实，食禄，古以封邑的实物为禄。养，养护。

【译文】作为百姓的国君，难道只是要他来凌驾于百姓头上的吗？是要他来掌管国家的。作为国君的臣子，难道只是为了自己的俸禄？是要他养护国家的。（意思是国君不仅仅处在百姓之上，臣下不仅仅求取俸禄，都是为了国家。）

【原文】视民如子，见不仁者诛之，如鹰鹯之逐鸟雀也。

【译文】（为君者要）把百姓看作子女一般。见到不仁者，就惩罚他，就像老鹰、鹯鸟追赶小鸟那样

迅猛不容情。

【原文】善为国者，赏不僭而刑不滥①。赏僭，则惧及淫人②；刑滥，则惧及善人。若不幸而过，宁僭无滥；与其失善，宁其利淫。无善人，则国从之③。从，亡也。《诗》曰：「人之云亡，邦国殄瘁④。」无善人之谓也。故《夏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⑤。」惧失善也。逸书也。不经，不用常法。

【注释】①赏不僭而刑不滥：赏赐不过分，刑罚不滥用。僭谓不当赏而赏，滥谓不当罚而罚。②淫人：邪恶的人。③无善人则国从之：没有贤臣，国家就会随之衰败。这是重申「无滥」之理。④人之云亡，邦国殄瘁：见《诗经·大雅·瞻卬》，意谓善人尽亡，国家遭殃。云，句中助词，无义。殄瘁，同义词连用，指病害。⑤故《夏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此为逸书，意谓与其滥杀无罪的人，宁可失之于不用常法。不经，不用常法。

【译文】善于治理国家者，赏赐不过分，刑罚不滥用。赏赐过分，就怕赏及恶人；刑罚滥用，就怕伤及好人。如果不幸赏罚过当，那么宁可赏赐过分，也不可滥用刑罚。与其伤害而失掉贤人，宁可让坏人得利。没有贤人，国家就会随之衰败（从之，意为随之衰败）。《诗经》说：「贤人不在了，国家就遭祸殃。」这是由于失去贤人的缘故。所以《夏书》说：「与其错杀无辜，宁可失之于不用常法。」就是害怕失去贤人。（所引用的这句话出自《逸书》。不经，不用常法。）

【原文】古之治民者，劝赏而畏刑，乐行赏，而慎用刑也。恤民不倦，赏以春夏，刑以秋冬。顺天时。是以将赏为之加膳，加膳则饫赐，饫，厌也。酒食赐下，无不饫足，所谓加膳也。此以知其劝赏也；将刑，为之不举^①，不举则彻乐，不举盛饌也。此以知其畏刑也；夙兴夜寐，朝夕临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礼之大节也。有礼无败。

【注释】①不举：减膳撤乐。食不杀牲，不奏乐。古代逢大的天灾人事，皆除去盛饌，偃息声乐，称作「不举」。

【译文】古代治理百姓的人，乐于赏赐而畏惧用刑（劝赏乐于赏赐；刑，畏惧用刑），体恤百姓而从不倦怠。赏赐多在春夏时节举行，用刑多在秋冬时节进行（顺应天时）。因此将要行赏时就为此增加膳食，加膳则赐以丰盛的酒食（饫，饱足。酒食赏赐臣下，没有不饱足的，这就是所谓加膳），以此可知其乐于赏赐；将要行刑时就除去盛饌，除去盛饌就会偃息声乐（不举，指除去盛饌），由此可知他畏惧动用刑罚的；早起晚睡，日夜亲理政务，由此可知他忧虑人民的疾苦。这三种表现，是礼制的基本纲纪。有了礼制就不会失败。

【原文】无威则骄，骄则乱生，乱生必灭，所以亡也。

【译文】如果没有威势，国君就会骄纵，骄纵就会发生混乱，发生混乱就必定会被灭亡。这就是亡国的原因。

【原文】天生五材^①，金、木、水、火、土也。民并用之，废一不可。谁能去兵？兵之设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圣人以兴，谓汤武。乱人以废^②，谓桀纣。废兴存亡，昏明之术，皆兵之由也。

【注释】①五材：指金、木、水、火、土五种材料。②圣人以兴，乱人以废：圣人因军队兴起，乱人因军队衰败。介词「以」下省「兵」字。

【译文】上天生成了金、木、水、火、土五种材料（五材，指金、木、水、火、土），民众全部都使用，废弃任何一种都不可以，又有谁能够废除军队呢？军队的设置已经很久了，是用来威慑不軌而显扬文德的。圣人因军队而兴起（圣人谓汤、武），暴君因军队而衰败（乱人，谓桀、纣）。国家或衰败或兴盛、或生存或灭亡，以及或糊涂或明智的策略，都是由于军队的存在而出现。

【原文】吾子为鲁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举，何以堪之？祸必及子焉。昭四年，竖牛作乱。

【注释】①不慎举：选拔人才不慎重。

【译文】（季札对叔孙穆子说）您身为鲁国宗室的卿大夫，担当着国家的政务大任，却不慎重举拔贤人，怎么能胜任呢？灾祸必然会落到您身上（昭公四年，竖牛作乱，叔孙穆子死于乱中）。

【原文】善人，国之主也。

【译文】贤良的人，是国家的支柱。

【原文】绝民之主，去身之偏，刈王之体①，以祸其国，无不祥大焉②！

【注释】①刈王之体：斩除国王的四肢。刈，音易，割取。②无不祥大焉：杨伯峻注：「句与『不详莫大焉』同。」

【译文】锯断国家的支柱，除去自己的辅佐，斩去国君的手足，而危害他的国家，没有比这更大的不祥了！

【原文】我闻忠善以损怨，为忠善，则怨谤息也。不闻作威以防怨①。欲毁乡校，即作威也。岂不遽止②，然犹防川也。遽，畏惧也。大决所犯，伤人必多③，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④，道，通。不如吾闻而药之。以为己药石。

【注释】①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我只听说忠诚善良能止息怨谤，没听说过利用威权滥施刑罚来防止怨恨的。②岂不遽止：此称上句「作威以防怨」，谓用强制手段毁乡校，难道不能很快制止议论。遽，急速。杨伯峻注：「作威防止怨，怨可以急止。」杜预注：「遽，畏惧。」③犹防川也，大决所犯，伤人必多：杨伯峻注：「川若大决口，其所触犯也大。」④道：同「导」，疏通。

【译文】我听说忠诚善良能止息怨谤（用忠诚善良，那么怨恨非议就能止息），不曾听说利用威权滥施刑罚来防止怨恨的（欲废除乡校，就是作威）。靠威势难道不能迅速制止怨言吗？可是那就像防堵洪水一样（遽，畏惧），一旦堤岸大决口而造成危害，伤害到的人必然很多，我将不能挽救。不如开个小

的口子来疏通水流（道，疏通），不如让我把听到的群众的议论作为纠正施政弊病的良药（作为自己的药石）。」

【原文】人之爱人，求利之也。今吾子爱人，则以政，以政与之。犹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伤实多。多自伤。子之爱人，伤之而已，其谁敢求爱于子？

【译文】（郑国子皮想让尹何做自己封邑的长官，尹何年纪太轻，故子产对子皮说）喜爱一个人，总希望有利于他。现在您喜爱一个人，就把政事交给他（以政，把政事交给他），犹如不会拿刀就让他去割宰，其受伤必然很多（多自伤）。您喜爱他，不过是伤害他罢了，这样谁还敢求得您的喜爱？

【原文】君子务知大者、远者，小人务知小者、近者。

【译文】我听说君子致力于了解远大的事情，小人致力于关注短浅的事情。

【原文】「《诗》云：『敬慎威仪，惟民之则①。』令尹无威仪，民无则焉。民所不则，以在民上，不可以终②。」何谓威仪？对曰：「有威而可畏谓之威，有仪而可象谓之仪③。君有君之威仪，其臣畏而爱之，则而象之，故能有其国家，令闻长世。臣有臣之威仪，其下畏而爱之，故能守其官职，保族宜家。顺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卫诗》曰：『威仪棣棣，不可选也④。』」棣棣，富而闲也。选，犹数也。

【注释】①敬慎威仪，惟民之则：见《诗经·大雅·抑》，谓威严的仪容，举止言谈要表现出恭敬和谨慎，这是百姓效法的准则。此威仪与「令尹之威仪」不同，令尹之威仪仅指威严的仪式。②民所不则，以在民上，不可以终：人民所不愿效法的人，却高居人民的头上，就不能善终。则，动词，效法。下文「则而象之」的「则」，意动用法，即以之为准则而效仿他。③有仪而可象谓之仪：有仪容举止可以让人效仿的叫仪。④威仪棣棣，不可选也：见《诗经·邶风·柏舟》，谓仪容安详，优点说不完。棣棣，音代代，从容闲静貌。选，算，数。杨伯峻注：「言威仪之多，不可计数。」

【译文】「《诗经》上说：『威严的仪容，举止言谈恭敬谨慎，是百姓效法的准则。』令尹没有这样的威仪，百姓就没有榜样。百姓所不愿效法的人，而高居百姓之上，就不能善终。」那什么叫威仪呢？（北宫文子）回答说：「有威严而使人敬畏的叫『威』，言谈举止可让人效法的叫『仪』。国君有国君的威仪，他的臣子就会敬畏而爱戴他，把他作为准则并仿效之，所以能保有他的国家，让好名声长存于世。臣子有臣子的威仪，他的下属就会敬畏而爱戴他，所以能保有他的官职，从而保住他的家族，使家族和顺。以此类推，都是如此，所以上下能相互团结。《卫诗》说：「仪容举止雍容娴雅，不可胜数（棣棣，指多而熟习。选，计算的意思）。」」

【原文】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爱，进退可度，周旋可则①，容止可观，作事可法，德行可象，声气可乐，动作有文，言语有章②，以临其下，谓之有威仪也。

【注释】①施舍可爱，进退可度，周旋可则：施舍给人，可使人爱他；进退举止，可以作为人们的法

度；与人交际，言行得体，可作为人们的准则。度，则同义。②动作有文，言语有章：动作举止文雅、有修养，说话有条理。

【译文】所以君子在位时能使人敬畏，施惠于人使人敬爱，进退可作为法度，与人交往可作为准则，仪容举止足以观赏，待人处事可以效法，道德品行可以学习，声音气度使人高兴，动作斯文雅典，说话条理分明。用这些来对待下属，就叫做有威仪。

卷六

春秋左氏传治要（下）

【原文】譬如农夫，是穠是蓂^①，穠，耘也。壅苗为蓂。虽有饥馑，必有丰年。言耕锄不以水旱息，必获丰年之收。

【注释】^①是穠是蓂：除草培土。穠，音标，耘田除草。蓂，以土壅苗根。

【译文】就像农夫一样，只要辛勤除草培土，虽然难免会有一时饥馑，但必将会有丰收之年。

【原文】《诗》曰：「不僭不贼，鲜不为则^①。」信也。僭，不信。贼，害人。能为人则者，不为人下矣。

【注释】^①不僭不贼，鲜不为则：出自《诗·大雅·抑》，「辟尔为德，俾臧俾嘉。淑慎尔止，不愆于仪。不僭不贼，鲜不为则。投我以桃，报之以李。彼童而角，实虹小子。」意谓不骗人不害人，待人以信，很少有不成成为榜样的。僭，不信实。贼，伤害。则，取法。

【译文】《诗经》说：「不作假不害人，很少有不成成为榜样的。」的确是这样啊。能够成为众人榜样的，就不会居人之下。

【原文】先王务修德音^①，以亨神人^②，亨，通也。不闻其务险与马也。邻国之难，不可虞也。或多难

以固其国，启③其疆土；或无难以丧其国，失其守宇④。于国则四垂为宇。若何⑤虞难？

【注释】①德音：好名声。②以亨神人：杨伯峻注，「亨即享」。「人」指祖先的灵魂。③启：开拓。④守宇：领土，疆土。杜预注：「于国则四垂为宇。」孔颖达疏：「四垂，谓四境边垂。」⑤若何：怎么，为什么。

【译文】先王致力于营造好的声誉以祭献神明和祖先，没有听说他们去务求险要地势和马匹。邻国的祸难，（其结果）是不可预料的。有的多难却巩固了国家，开辟了疆土；有的没有祸难却丧失了国家，失掉了国土。（对邻国之难）怎么能幸灾乐祸呢？

【原文】远恶①而后弃。恶及远方，则人弃之。善亦如之，德远而后兴。

【注释】①远恶：罪恶遍及远方。

【译文】罪恶遍及远方，然后就会被众人抛弃。善也如此，德行远播，然后就会兴盛了。

【原文】礼所以守其国家，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

【译文】礼是用来保有国家、推行政令、不失去百姓的典章制度。

【原文】耻匹夫不可以无备，况耻国乎？是以圣王务行礼，不求耻人。

【译文】羞辱一个普通人，还不能没有防备，何况羞辱一个国家呢？因此圣明的君王致力于推行礼

义，而不谋求羞辱他人。

【原文】昔先王议事以制^①，不为刑辟^②，惧民之有争心^③也。临事制刑，不豫设法。法豫设，则民知争端。犹不可禁御^④，是故闲^⑤之以义，闲，防也。纠^⑥之以政，行之以礼，守之以信，奉^⑦之以仁。奉，养也。制为禄位，以劝其从^⑧；劝从教也。严断刑罚，以威其淫^⑨。淫，放也。惧其未也^⑩，故海之以忠，耸^⑪之以行，耸，惧也。教之以务，时所急也。使之以和，悦以使民。临之以敬，莅之以强^⑫，施之于事为莅。断之以刚^⑬。义断恩也。犹求圣哲之上^⑭，明察之官，上，公王也。官，卿大夫也。忠信之长^⑮，慈惠之师。民于是乎可任使^⑯也，而不生祸乱。民知有辟^⑰，则不忌^⑱于上，权移于法，故民不畏上也。并^⑲有争心，以征于书^⑳，而徼幸以成之，因危文以生争，缘徼幸以成其巧伪也。弗可为矣。为，治也。夏有乱政而作《禹刑》^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㉒。夏、商之乱，著禹、汤之法，言不能议事以制。周有乱政而作《九刑》^㉓。周之衰，亦为刑书，谓之九刑也。三辟^㉔之兴，皆叔世^㉕也。言刑书不起于始盛之世。

【注释】①议事以制：杨伯峻注，「议读为仪。仪，度也。制，断也。谓度量事之轻重，而据以断其罪。」②刑辟：刑法，刑律。③争心：争夺之心，争斗之心。④禁御：禁止，制止。⑤闲：防止，限制。⑥纠：杨伯峻注，「《周礼·大司寇》：『以五刑纠万民。』郑玄注：『纠犹察异之。』盖谓纠有约束之意。」⑦奉：杜预注，「奉，养也。」⑧制为禄位，以劝其从：杨伯峻注，「立官品高下俸禄厚薄之制，以勉励顺从教诲者。」禄位，俸给与爵次，泛指官位俸禄。⑨严断刑罚，以威其淫：严

厉地断案判刑，以威慑放纵的人。严断，孔颖达疏：「严断，言其不放舍也。」淫，杜预注：「淫，放也。」^⑩惧其未也：杨伯峻注，「犹恐未能奏效。」^⑪耸：劝勉，奖励。^⑫莅之以强：以庄重威严面对他们。莅，临视，治理。强，杨伯峻注：「强谓威严。」^⑬断之以刚：有违犯者则坚决判刑。断，判罪，判决。^⑭上：杨伯峻注，「上谓执政之卿。」^⑮长：杨伯峻注，「长，如《墨子·尚同篇》之乡长。《尚同》云：『乡长，固一乡之贤者也。』」^⑯任使：差遣，委用。^⑰辟：法，法度。^⑱忌：顾忌，忌惮。^⑲并：副词。普遍；全都。^⑳以征于书：征引刑法作为根据。征，证验。书，此指刑书、法律。^㉑夏有乱政而作禹刑：乱政，杨伯峻注「乱政谓民有犯政令者」。禹刑，即夏之《赎刑》。^㉒汤刑：商汤制定的刑法。《竹书纪年》卷上：「〔祖甲〕二十四年重作《汤刑》。」^㉓九刑：周代刑书名。杜预注：「周之衰，亦为刑书，谓之《九刑》。」^㉔三辟：谓夏、商、周三代之刑法。^㉕叔世：犹末世、衰乱的时代。孔颖达疏引服虔云：「政衰为叔世。」

【译文】从前，先王通过衡量事情的轻重来判罪，不制定刑法，这是怕百姓有争夺之心。那样还是不能禁止犯罪，因此以道义来防范，靠政令来约束，制定礼仪来奉行，凭信用来保持，用仁爱来培养，规定俸禄爵位来勉励顺从教诲的人，严厉地断案判刑，以威慑放纵的人。担心还不能奏效，就用忠诚来教诲他们，根据品行来奖励劝勉他们，用其专业知识技艺来教导他们，用和悦的态度来役使他们，以敬肃的态度面对他们，有违犯者则坚决判刑。还要访求贤能的卿相、明察事理的官吏、忠诚守信的乡长、仁慈和蔼的老师，（在这种情况下）百姓就能够被差遣而不发生祸乱了。（如果）百姓知道有法律，就不会敬畏上级领导，人人都将会有争夺之心，各自征引刑法以为证明，而且想侥幸得到成

功，那样就不好治理了。夏朝出现了违反政令者，于是制定了《禹刑》；商朝有违反政令者，于是制定了《汤刑》；周朝有违反政令者，于是制定了《九刑》。这三种刑法的产生，都是在衰微的末世。

【原文】民知争端①矣，将弃礼而征于书，以刑书为征。锥刀之末②，将尽争之。锥刀末，喻小事。

【注释】①争端：争讼的依据。指刑书。孔颖达疏：「端谓本也，今铸鼎示民，则民知争罪之本在于刑书矣……刑书无违礼之罪，民必弃礼而不用矣。」②锥刀之末：比喻小事、微利。

【译文】百姓知道了争夺的依据（即刑书），将会丢弃礼仪而征引刑书，小事微利都要力争个明白，不易判决的案件会更加繁多。

【原文】国将亡，必多制。数改法也。

【译文】国家将要灭亡，必然会制定很多法律。

【原文】《书》①曰：「圣作则。」则，法也。无宁②以善人为则，无宁，宁也。而则人之僻乎？匹夫为善，民犹则之，况国君乎？

【注释】①《书》：逸书，特指古文《尚书》。因西汉时出自孔子旧宅壁中，未立博士传之，故名。②无宁：杜预注，「无宁，宁也。」无，句首助词，无义。

【译文】《尚书》说：「以圣人作为榜样，难道要去仿效别人不正确的做法吗？普通人做好事，民众都会效法他，何况国君呢？」

【原文】夫礼，天之经，经者，道之常也。地之义，义者，利之宜也。民之行^①。行者，人所履行。天地之经，而民实则^②之。则天之明^③，日月星辰，天之明也。因地之性^④，高下刚柔，地之性也。生其六气^⑤，阴、阳、风、雨、晦、明。用其五行^⑥。金、木、水、火、土也。气为五味^⑦，酸、咸、辛、苦、甘。发为五色^⑧，青、黄、赤、白、黑。发见也。章为五声^⑨。宫、商、角、徵、羽。淫则昏乱，民失其性^⑩，滋、味、声、色，过则伤性也。是故为礼以奉之^⑪。制礼以奉其性。

【注释】①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杜预注「经者，道之常也；义者，利之宜也；行者，人所履行」。②则：仿效，效法。③天之明：杜预注「日月星辰，天之明也」。④地之性：杜预注「高下、刚柔，地之性也」。⑤六气：自然气候变化的六种现象，指阴、阳、风、雨、晦、明。《左传·昭公元年》：「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⑥五行：水、火、木、金、土。我国古代称构成各种物质的五种元素，古人常以此说明宇宙万物的起源和变化。《孔子家语·五帝》：「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时化育，以成万物。」⑦五味：指酸、甜、苦、辣、咸五种味道。⑧发为五色：发，显现、显露。杜预注：「发，见也。」五色，青、赤、白、黑、黄五种颜色，古代以此五者为正色。⑨章为五声：章，显示、表明。五声，指宫、商、角、徵、羽五音。⑩淫则昏乱，民失其性：杜预注「滋味声色过则伤性也」。淫，过度、无节制。⑪为礼以奉之：

杜预注「制礼以奉其性」。奉，犹保全。

【译文】礼，是上天的常道、大地的法则、民众行动的依据。天地的常道，民众实际上都在效法。（圣人）效法上天日月星辰运行的规律，因循大地高低刚柔的本性（而制礼）。滋生了上天的六种气象，运用「五行」来说明宇宙的起源与变化。五行之气入人之口为五种味道，显露于眼为五种颜色，显示在耳为五种声调。（滋味声色）过分则会使人迷惑混乱，人们就会因此而迷失本性。所以要制定礼来帮助人们守持本性。

【原文】礼，上下之纪^①，天地之经纬^②也，经纬，错居以相成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

【注释】①纪：纲领，法度。②经纬：织物的纵线和横线。比喻条理、秩序。杜预注：「经纬，错居以相成也。」孔颖达疏：「言礼之于天地，犹织之有经纬，得经纬相错乃成文，如天地得礼始成就。」

【译文】礼，是上下的纲纪、天地的秩序，也是民众得以生存的依靠，因此先王特别尊崇它。

【原文】《诗》曰^①：「惟此文王，小心翼翼^②。昭事上帝^③，聿怀多福^④。厥德不回，以受方国^⑤。」翼翼，恭也。聿，惟也。回，违也。言文王德不违天，故四方之国归往之。

【注释】①《诗》曰：出自《诗·大雅·大明》。②小心翼翼：恭敬谨慎。郑玄笺：「小心翼翼，恭慎貌。」③昭事上帝：昭事，勤勉地服事。昭，通「劬」。上帝，天帝。高亨云：「昭，借为劬。」

《说文》：「劬，勉也。」此句言文王勤勉侍奉上帝。」④聿怀多福：杨伯峻注，「聿，语首助词，无义。怀，思也。怀多福即《大雅·假乐》『千禄百福』之意，以德受福。」⑤厥德不回，以受方国：杜预注，「言文王德不违天人，故四方之国归往之。」厥，代词，其，起指示作用。回，违也。方国，四方诸侯之国、四邻之国。

【译文】《诗经》说：「惟独这位周文王，恭敬谨慎。勤勉地服事天帝，以德受福。他的德行于天于人都无违背，所以四方之国都来归附。」君主若没有违反道德，四方诸侯都将会来归附。

【原文】礼之可以为国①也久矣，与天地并②。君令臣恭，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③，礼也。君令而不违，臣恭而不贰，父慈而教，子孝而箴④，箴，谏也。兄爱而友，弟敬而顺，夫和而义，妻柔而正，姑慈而从⑤，从，不自专也。妇听而婉⑥，婉，顺也。礼之善物⑦也。

【注释】①为国：治国。②与天地并：杜预注，「有天地则礼义兴。」并，并列。③姑慈妇听：姑，丈夫的母亲，即婆婆。妇，儿媳。听，听从、接受。④箴：规谏。杜预注：「箴，谏也。」⑤从：杜预注，「从，不自专也。」⑥婉：亦作「俛」。顺从，温顺。杜预注：「婉，顺也。」⑦善物：犹善事、好事。

【译文】礼制可以用来治理国家已经（由来）很久了，可以说是和天地并兴。君王美善，臣下恭敬；父亲慈祥，儿子孝顺；哥哥友爱，弟弟恭顺；丈夫和蔼，妻子温柔；婆婆慈祥，媳妇顺从，这些都是礼的内容。君王美善而不违礼，臣下恭敬而无二心，父亲慈爱而善教子，子女孝顺而能规劝父母，哥

哥爱护弟弟而亲近友爱，弟弟尊敬哥哥而能够顺从，丈夫和蔼而合乎义理，妻子温柔而端庄正直，婆婆慈祥而不独断独行，儿媳听从而又温顺，这些都是礼中的好事啊。」

【原文】夫举无他，唯善所在，亲疏一也。

【译文】举荐没有别的，只在于贤能，无论关系亲疏，一视同仁。

【原文】近不失亲①，谓举魏戊。远不失举②，以贤举。可谓义矣。

【注释】①近不失亲：杜预注，「谓举魏戊。」②远不失举：杜预注，「以举贤。」杨伯峻注，「举其所当举，或以功，或以贤。」

【译文】举荐近处的人不遗漏亲族，于远处而不错过应当举荐的人，这可以说是符合道义了。

【原文】无始乱①，无怙富②，无恃宠③，无违同，无敖礼④，无骄能⑤，以能骄人。无复⑥怒，复，重也。无谋非德⑦，非所谋。无犯非义⑧。

【注释】①无始乱：贾逵云，「无为乱始。」②怙富：依仗财势。③恃宠：依仗宠爱。④敖礼：杨伯峻注，「敖同傲。谓勿向有礼傲。」⑤骄能：因有才能而骄傲。杜预注：「以能骄人。」⑥复：杜预注，「复，重也。」⑦无谋非德：杜预注，「非所谋也。」杨伯峻注：「谓不合德义者勿谋之。」⑧无犯非义：杨伯峻注，「不义之事，勿触犯之。」

【译文】不可成为祸乱的源起，不可依仗财势，不可依仗宠爱，不可违背大众共同的意愿，不可傲视有礼之人，不可因才能而骄傲，不可对同一件事再次发怒，不可图谋不合道德的事，不可图谋不合义理的事。

【原文】违强凌弱①，非勇也；乘人之约②，非仁也；灭宗③废祀，非孝也；杀君，罪应灭宗。动无令名④，非智也。

【注释】①违强凌弱：避开强暴的，欺凌弱小的。杨伯峻注：「强指平王杀其父时。违，回避也。」

②乘人之约：杨伯峻注，「约指昭王此时正处困境。乘今作趁。」③灭宗：杜预注，「弑君，罪应灭宗。」灭，灭绝。④令名：美好的声誉。

【译文】避开强暴欺凌弱小，不是勇敢；趁人在困境时相要挟，不是仁德；灭人宗族废人祭祀，不是孝敬；做事没有美名，不是智者。

【原文】大德灭小怨，道也。

【译文】他对我有大恩德，就可以消除以前小的怨恨了，这是合乎道义的。

【原文】苟有可以加于国家者，弃其邪可也①。加，犹益。弃，不责其邪恶也。故用其道，不弃其人。

【注释】①苟有可以加于国家者，弃其邪可也：杜预注，「加，犹益也。弃，不责其邪恶也。」孔颖

达疏：「国之臣民，诚有可以加益于国家者，取其善处，弃其邪恶可也。虽知其邪，当弃而不责，所以劝勉人，使学为善能也。」

【译文】如果一个人对国家有益处，就可以不责备他的邪恶之处。所以采用了一个人的主张，就不要抛弃他。

【原文】树德莫如滋①，去疾莫如尽。

【注释】①树德莫如滋：树德，施行德政、立德。滋，增长；增加。

【译文】树立德行莫过于使其不断增长，去除疾病莫过于竭尽彻底。

【原文】臣闻国之兴也以福，其亡也以祸。

【译文】臣下听说一个国家的兴盛是由于有福德，其灭亡是由于有灾祸。

【原文】臣闻国之兴也，视民如伤①，是其福也；如伤，恐惊动。其亡也，以民为土芥②，是其祸也。

芥，草也。

【注释】①视民如伤：看待人民就像看待自己身上的伤痛一样。或者解释为把百姓当作有伤病的人一样照顾，只可抚慰，不可惊动。形容帝王、官吏极其顾恤民众疾苦。②土芥：泥土草芥。比喻微贱的东西，无足轻重。

【译文】臣下听说，国家兴盛时，看待百姓就如同看待自己身上的伤痛一样，这就是国家的福德；国家要灭亡时，看待人民就如同泥土草芥，这就是国家的灾祸。

【原文】盈必毁，天之道也①。

【注释】①盈必毁，天之道也：杜预注，「越人朝之，伐齐胜之，盈之极也。为十三年越伐吴起。」
盈，骄傲、自满。

【译文】自满骄傲必定会失败，这是自然的规律啊！

【原文】君子之行①也，行政事。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如是。

【注释】①行：杜预注，「行政事。」

【译文】君子推行政事，要用礼制来衡量，施舍要力求丰厚，事情要做得适中恰当，赋敛要尽量微薄。

卷七

礼记治要

【原文】曲礼曰①：毋不敬②，礼主于敬。俨若思③，言人坐思，貌必俨然。安定辞④，审言语也。安民哉！此三句可以安民也。

【注释】①曲礼曰：「曲礼」相当于幼仪，古代士大夫的子弟到了十岁，就要学习这些礼节。曲，委婉婉转。礼，为行事的准则。礼是委曲婉转，自卑而尊人的。②毋不敬：毋，动词，通「无」，没有。敬，恭敬，要一切恭敬。③俨若思：端庄持重。若思，若有所思的样子。④安定辞：言语要审慎、安定、柔和而肯定。

【译文】《曲礼》说：对一切人、事、物没有不恭敬的（礼的主体是恭敬），举止要端庄持重，就像端坐思虑的样子（指人端坐思虑，容貌必然端庄持重），言语要安祥审慎、淡定从容（言语谨慎），这样天下老百姓才能安定和乐啊（做到这三点就可以使人民安定和乐）！

【原文】傲不可长，欲不可从，志不可满①，乐不可极。此四者，慢游②之道，桀纣所以自祸也。

【注释】①志不可满：志，心志。满，自满。②慢游：浪荡遨游状。

【译文】傲慢不可让其滋长，欲望不可任其放纵，心志不可自满，享乐不可不加节制（这四件事，是浪

荡遨游之徒的行止，也是桀纣所以自取灭亡的原因）。

【原文】贤者狎①而敬之，狎，习也，近也。习其所行。畏而爱之。心服曰畏。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不可以己心之爱憎，诬人以善恶。

【注释】①狎：亲密，亲近。

【译文】对有德的贤人要亲近并且敬重他（狎，学习、亲近。学习其言行），畏服而又爱慕他（心中信服就叫畏）。对于喜爱的人要能分辨出他的短处，对于厌恶的人要能了解他的长处（不能以自己心中的爱憎，来凭空妄论别人的善恶）。

【原文】夫①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②，别同异，明是非也。

【注释】①夫：助词。用于句首，表发端。②决嫌疑：决，断定，判断。嫌疑，指易于混淆及是非难辨的事。

【译文】礼的作用，在于确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亲疏远近，判断事情的嫌疑之处，分辨物类的同异差别，辨明道理的是非曲直。

【原文】道德仁义，非礼不成①；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②，非礼不亲③；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感严不行④；祷祠祭祀⑤，供

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班，次也。莅，临也。庄，敬也。

【注释】①成：实现。②宦学事师：宦，学习仕宦之学。学，学习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艺，或指礼、乐、射、御、书、数。③亲：接近，接触。④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感严不行：班朝，在朝廷中按照职位品级以定位次的仪式。班，次。朝，朝廷。治军，军队的组织管理。莅官，官员到职就任。行法，公正执行法令。感严，《礼记》通行本作「威严」。⑤祷祠祭祀：祷，祈求得福而祭。祠，酬谢神恩而祭。祭祀，定期按例举行的祭。

【译文】弘扬道德，倡行仁义，没有礼就不能顺利成就。教学训导，移风易俗，没有礼就无法周到完备。分争曲直，辨论是非，没有礼就无法作出正确判断。君臣、上下、父子、兄弟之间，没有礼就无法各尽本分。为官从政，求学亲师，没有礼就不能相互亲近。朝班的整肃，军队的治理，官员的就职，法令的颁行，没有礼就不能彰显威严。祈祷酬谢神灵，祭祀供养祖先，没有礼就不能体现诚敬庄严（班，位次。莅，到职就任。庄，庄严肃穆，恭敬）。

【原文】富贵而知好①礼，则不骄不淫②；贫贱而知好礼，则志不慑③。慑，犹怯惑。

【注释】①好：喜爱，爱好。②淫：过分而不合礼的。此指淫侈，极度的奢侈浪费。孔传：「淫，过也。」③贫贱而知好礼，则志不慑：慑，畏怯困惑。

【译文】富贵的人若能知晓礼并喜好受持，就能做到不骄傲、不淫侈。贫贱的人若能知晓礼并喜好守持，就能在任何场合都做到心志不惑、不怯懦畏惧（慑，畏怯困惑）。

【原文】国君春田不围泽①，大夫不掩群②，士不取麋卵③。生乳之时，重伤其类。

【注释】①国君春田不围泽：国君，指诸侯。春田，春时狩猎。泽，此处指猎物。春天是万物生育的季节，不能杀害万物的生命，因此不能包围整个猎场。②大夫不掩群：掩，全数捕取之。③士不取麋卵：麋，幼鹿，泛指幼兽。卵，鸟卵。生育和哺乳的时候这样做，会严重的伤害动物的生命。

【译文】诸侯国君在春天进行田猎时，不可包围整个猎场；大夫不可捕杀整群的鸟兽；士人不可掠取幼兽或鸟卵（生育和哺乳的时候这样做，会严重地伤害动物的族类）。

【原文】岁凶①，年谷不登②，登，成也。君膳不祭肺③，马不食谷，驰道不除④，祭事不县⑤，大夫不食粱⑥，士饮酒不乐⑦。皆自为贬损，忧民也。礼，食杀牲祭先，不祭肺则不杀。除，治也。县，乐器，钟磬之属也。

【注释】①岁凶：遭遇水旱等灾害。②年谷不登：庄稼没有收成。登，成也。③君膳不祭肺：膳，美食之名。祭肺，以肺祭之，美食时必须杀牲以祭祖先，周人重肺，故以肺祭之，不祭肺，亦即不杀牲。④驰道不除：驰道，国君驰走马车的大路。除，修治、整治。⑤祭事不县：县，通「悬」，指悬挂钟磬等乐器。孔颖达疏：「乐有县钟磬，因曰县也。凶年，虽祭而不作乐也。」⑥大夫不食粱：《集解》，「食以黍稷为正，以稻粱为加，故《公食大夫礼》设正饌后乃设稻粱。不食粱者，去其加也。」⑦士饮酒不乐：乐，泛指音乐舞蹈。孔颖达疏：「士平常饮酒作乐，今凶年犹许饮酒，但不奏乐也。」

【译文】遇到水旱灾年，农作物收成不好时（登，收成），国君用餐时，不得杀牲取肺祭祖；马匹不得吃谷类；国君的马车所驰走的大路暂停修治；祭祀不能奏乐；大夫们主食之后不再以稻粱作为副食；士人宴客时也不允许奏乐（这么做都是因为忧心民生疾苦，而减少自身的享用。按照古礼，享用美食之前要先祭祀祖先。不祭肺，则不杀牲。除，是治的意思。县，指悬挂的钟磬等乐器）。

【原文】小子识之①，苛政猛于虎也！

【注释】①小子识之：小子，古时候对弟子的称呼。识，记住。

【译文】你们好好记着，繁苛的赋税和徭役比老虎还凶猛啊！

【原文】凡官民材，必先论之①。论，谓考其德行道艺也。论辨，然后使之②；辨，谓考问得其定也。任事，然后爵之③；爵，谓正其秩次。位定，然后禄之④。

【注释】①凡官民材，必先论之：官民材，选拔庶民之有才能者为官。论之，考试才德如何。②论辨，然后使之：论辨，评定能力高下。使之，使其任事，即分派担任一定的职务。③任事，然后爵之：任事，担得了所分派的任务。爵之，正式授以品位。④位定，然后禄之：位定，有所功绩，指通过考察。禄，爵禄。郑玄注：「与之以常食。」

【译文】凡是从庶民中选用人才为官，须先考定其品德才能（论，考察其德行、道艺）。评定了他的品德能力高下之后，即可分派其担任一定的职务（辨，说的是经考问评定其能力高下）；能够胜任所分派

的职务之后，才正式授其以品位（爵，正式授予其品位）；品位确定之后，才给予相应的俸禄。

【原文】爵人于朝，与士共之；刑人于市，与众弃之^①。必共之者，所以审慎之。

【注释】^①爵人于朝，与士共之；刑人于市，与众弃之：举废、赏罚之事，必须慎重。郑玄注：「必共之者，所以审慎之也。《尚书》曰：『克明德，慎罚。』」

【译文】授予爵位要在朝廷和士人前公开举行，处以刑罚亦要在公开场合当众进行，这样可使大众知道赏罚都是公正无私的（必须公开举行的原因，目的是为了谨慎从事）。

【原文】草木零落，然后入山林^①；昆虫未蛰，不以火田^②。取物必顺时候也。昆虫者，得阳而生，得阴而藏也。

【注释】^①草木零落，然后入山林：孔颖达疏，「谓十月时。案《月令》季秋『草木黄落』，其零落芟折则在十月也。」^②昆虫未蛰，不以火田：蛰，动物冬天藏伏土中或洞中冬眠。

【译文】十月草木凋落之后，才可以进入山林砍伐树木。昆虫没有蛰藏入土，不可以焚草肥田（获取猎物必须顺应天时。昆虫都是在春夏季节阳气重的时候活动，入冬以后阴气重时便蛰藏入土进入冬眠状态）。

【原文】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虽有凶旱水溢，民无菜色。然后天子食，日举以乐^①。

民无食菜之饥色，天子乃日举乐以食也。

【注释】①举以乐：举乐，即奏乐。

【译文】国家如果没有九年的储蓄，可以说是不够充裕。如果没有六年的储蓄，可以说是很窘迫了。如果连三年的储蓄都没有，则已不称其为国家了。（俗话说）耕种三年，才能积下一年的食用；耕种九年，才有三年的的食用。以三十年的全部积累（足可供十年的食用），虽有大旱、凶荒和水灾，老百姓也不至于挨饿。那时天子才可以每日享受美食与音乐（人民没有挨饿受冻的状况，则君主就可以每天在吃饭的时候奏乐了）。

【原文】仲春之月①，养幼少，存诸孤②。助生气也。命有司省囹圄③，去桎梏④，毋肆掠⑤；顺阳气也。省，减也。肆，谓死刑暴尸。毋竭川泽，毋漉陂池⑥，毋焚山林。顺阳养物。

【注释】①仲春之月：春季的第二个月，即农历二月。因处春季之中，故称。②养幼少，存诸孤：存，抚恤。诸孤，指遗孤。《集解》：「幼而无父曰孤。」③命有司省囹圄：有司，古时官吏的别称，代表职责有专司的意思。省，减少。囹圄，牢狱。蔡云：「圄，牢也；圉，止也。所以止出入，皆罪人所舍也。」④桎梏：枷锁。在足曰桎，在手曰梏。⑤肆掠：通常指鞭挞。《集解》：「高氏诱曰：『肆，极。掠，笞也。』」肆，亦有处死刑后陈尸示众之意。《周礼·秋官·掌戮》：「凡杀人者，踣诸市，肆之三日。」⑥毋漉陂池：漉，滤，使干涸，竭尽。陂池，指池沼、池塘。

【译文】夏历仲春二月，要特别保养幼小的孩童，抚恤可怜的孤儿（辅助万物的生长发育之气）。令

掌管司法的官员减少牢狱中关押的囚犯，除去他们的脚镣和手铐，更不可以死刑暴尸、拷打犯人（顺从适应生长之气。省，减少。肆，判处死刑，陈尸示众）；不可放干河川、湖泊中的水；不可使池水干涸；不可放火焚烧山林（顺应生生不息的阳气，长养万物）。

【原文】乐所以修内也，礼所以修外也。礼乐交错于中，发形于外。

【译文】乐是陶冶薰修内在心性的，礼是恭肃修治外在言行举止的。礼与乐交互涵养于内心，相应于外则表现在行为当中。

【原文】是故知为人子，然后可以为人父；知为人臣，然后可以为人君；知事人，然后能使人。

【译文】所以懂得怎样做一个好儿子，然后才能做一个好父亲；懂得怎样做一个好臣子，然后才能做一个好国君；懂得怎样侍奉他人，然后才能差使他人。

【原文】故学之为父子焉，学之为君臣焉，学之为长幼焉。学，教也。父子，君臣，长幼之道得而国治。

【译文】所以说古圣先王的一切教学，教的就是父子之道、君臣之义、长幼之礼（学，教导）。明白了父子、君臣、长幼的道理，国家就太平了。

【原文】大道之行也①，天下为公，选贤与能②，公，犹共也。禅位授圣，不家之也。故人不独亲其

亲，不独子其子，孝慈之道广也。使老有所终，幼有所长，齔、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③。无匮乏者。是故谋闭而不兴④，盗窃乱贼而不作，是谓大同⑤。同，犹和平。

【注释】①大道之行也：郑玄注，「大道，谓五帝时也。」行，实行。《集解》：「大道，言道之广大而不偏私也。行，谓通达于天下也。」②与能：推荐有才能的人。与，通「举」。③齔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齔，老而无妻的人。寡，老而无夫的人。孤，幼而无父的人。独，老而无子的人。废疾者，身上有残疾、疾病的人。养，奉养，事奉。④是故谋闭而不兴：谋，阴谋诡计。兴，兴起。孔颖达疏：「『是故谋闭而不兴』者，夫谋之所起，本为鄙诈。今即天下一心，如亲如子，故图谋之事闭塞而不起也。」⑤是谓大同：大同，和平统一、团结和谐的世界。《吕氏春秋有始览》：「天地万物，一人之身也，是谓大同。」

【译文】「大道」实行的时代，天下是天下人所共有的，选拔贤良，委任有才能的人共同治理天下（公，如同共。禅让王位给天地间的圣人，而不传给自己的子孙）。因此人们不仅仅亲爱自己的双亲，不仅仅慈爱自己的子女（孝慈的风尚广泛流布于天下），使老年人都有赡养终老的地方，儿童得到良好的教育，齔夫、寡妇、孤儿、没子女的老人以及身体有残障或疾病的人都能得到抚恤和疗养（没有照顾不到的地方）。这样一来，人们不再有勾心斗角、损人利己的想法，强盗、小偷、乱徒、贼党都不会产生。这就叫做『大同』世界（同，如同和平的意思）。

【原文】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①。由，用也。能用礼义成治者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

【注释】①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孔颖达疏，「以其时谋作兵起，递相争战，禹、汤等能以礼义成治，故云『由此其选』。此，谓礼义也。用此礼义教化，其为三王中之英选也。」

【译文】夏禹、商汤、文王、武王、成王、周公，是这个时代最了不起的代表人物（由，如同用。能用礼义来成功地治理国家）。这六位圣贤君臣，没有不严守礼制的（因为世运至此，也只有依靠严守礼制才是通往天下太平的唯一途径）。

【原文】夫礼者，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诗》云：「人而无礼，胡不遄死！」故圣人以礼示之，天下国家可得而正。民知礼，则易教也。

【译文】所谓礼，是古圣先王秉承上天的自然法则，以自然的法则来调治人的性情的，所以人失去礼就不可以再称之为礼，如同他已经死了一样；人活着只有遵循礼才算像个人的样子。《诗经》说：「人如果没有礼，何不早点去死呢！」所以圣人用礼来昭示天道和人情，天下国家才能得以回归正道。（人民懂得礼义，就会很容易教导。）

【原文】是故礼者，君之大柄①，所以治政安君②。故圣王修义之柄、礼之序，以治人情。治者，去瑕秽、养精华也。

【注释】①是故礼者，君之大柄：指君王治国需要礼，就如同能工巧匠制造器物需要手执斧的手柄一

样。②所以治政安君：孔颖达疏，「用礼为柄，如前诸事，故治国得政，君获安存。故《孝经》云：『安上治民，莫善于礼。』」

【译文】由此可见，礼是君王治理国家的必要手段，用以治理国政、巩固君权。所以圣王遵循义的根本、礼的秩序，来调治人的心性（治的意思就是说去除人性中受染污的一面，而长养其精华的一面）。

【原文】四体既正①，肤革充盈②，人之肥③也；父子笃，兄弟睦，夫妇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职相序，君臣相正④，国之肥也；天子以德为车，以乐为御⑤，诸侯以礼相与，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⑥，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谓大顺。

【注释】①四体既正：《集解》，「四体既正者，天君泰然，而手容恭，足容重，无不从令也。」②肤革充盈：肤，指外面的薄皮。革，指皮肤内的厚皮。仁义礼智植根于心，则神色肌肤清和润泽，是仁德修养由内而外的自然表现。《集解》：「肤革充盈者，晬（润泽貌）面盎（洋溢状）背，和顺积于中，而英华发于外也。」③肥：富裕。④相正：互相勉励为善，匡正过失。⑤天子以德为车，以乐为御：行孝悌之事须用礼乐，就如同车辆行驶需要有驾车的人一样。孔颖达疏：「『天子以德为车』谓用孝悌以自载也。德，孝悌也。『以乐为御』谓用要道以行之。御，要道也。行孝悌之事须礼乐，如车行之须人御也。」⑥考：成就，成全。

【译文】一个人四肢完好灵活，肌肤丰满润泽，这是身体的健康；父子亲爱笃厚，兄弟和睦相处，夫妇和顺敬爱，这是家庭的健康；大臣秉公守法，小官清正廉明，官职分工明确，各尽职守，君臣之间能互

相勉励，匡正过失，这是国家的健康；天子以德行为车乘，以乐教来驾驭，诸侯之间以礼让互相交往，大夫们以法规维持秩序，士人们以诚信彼此成就，百姓们以和睦共同相处，这是全天下的健康。这就叫大顺。

【原文】君子有礼，则外谐而内无怨。故物无不怀仁，鬼神飨德。怀，归。

【译文】如果君子有礼，就能待人接物无不和谐，内心安和而无所怨恨。因此，万物无不归向于他的仁德，连冥冥中天地鬼神也向慕他的德行（怀，向往、归附）。

【原文】先王之立礼也，有本有文。忠信，礼之本；义理，礼之文。无本不立，无文不行。言必外内具也。

【译文】古圣先王所制定的礼，既有其深刻的本质内涵，又具备了优美的形式。忠信是礼的本质，完备的仪式和制度是礼的形式。如果没有了忠信的本质，礼就不能够成立。如果没有完备的仪式和制度，礼就无法在现实中推行（这是说礼的本质和形式必须内外兼备）。

【原文】是故先王制体①也以节事，动反本也。修乐以导志。劝之善也。故观其礼乐，而治乱可知。乱国礼慢②而乐淫也。

【注释】①体：当为「礼」之误。②慢：怠慢，简慢。

【译文】古圣先王制定礼来节制万事（制作礼是为了让人们一举一动都恢复人的本性），修治乐来疏导人的心志（劝人向善），因此观察一个地方的礼乐，便可了解这个国家的治乱（秩序混乱的国家，礼节简慢，音乐放纵而无节制）。

【原文】子事父母，鸡初鸣，咸盥漱①，冠、绶、纓、端②、毕、绅、缙、笏③，咸，皆也。纓，纓之饰也。端，玄端，士服也。庶人深衣也。绅，大带也。左右佩用④，必佩者，备尊者使令也。以适父母、舅姑之所⑤。及所，下气怡声⑥，问所欲而敬进之，柔色以温之。温，藉也⑦。承尊者必和颜色也。父母有过，下气怡色⑧，柔声以谏，谏若不入，起敬起孝，悦则复谏。父母怒，不悦，而挞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挞，击。父母虽没，将为善，思贻父母令名，必果⑨。

【注释】①咸盥漱：咸，皆。盥漱：洗手漱口。②冠、纓、纓、端：摄冠、垂纓、结纓、玄端。冠带结于颌下为纓，所余者下垂叫作纓。③毕绅缙笏：毕，蔽膝，围于衣服前面的大巾，用以蔽护膝盖。以笏为材料。古时席地而坐，故设蔽膝。绅，大带。缙，红色帛布。笏，竹制的长方形记事牌。古代官吏插笏于绅带之间，故名缙绅。④佩用：佩戴完好，以备尊者使令。⑤以适父母舅姑之所：适，之，前往。舅姑，公公婆婆。⑥下气怡声：怡，悦。和悦的声调。⑦温，藉也：孔颖达疏，「藉者，所以承藉于物，言子事父母，当和柔颜色，承藉父母，若藻藉承玉然。」⑧怡色：和悦的容色。⑨思贻父母令名，必果：贻，遗也。令名，美名。果，决也。

【译文】儿子事奉父母，鸡叫头遍时，就应起身梳洗、漱口，戴好帽子，把帽带系整齐、穿上正服，

绑上蔽膝，系好大带，把笏插好（咸，皆的意思。纓，纓上的装饰。端，古代的一种黑色礼服，士人的服饰，庶民穿的是深色礼服。绅，大带），左右佩戴好日用的佩物（戴上一些必佩的物品，以备长辈随时差遣使用）。然后前往父母、公婆的处所。到了住所之后，和声和气，柔声询问父母、公婆喜欢吃什么，恭恭敬敬地进奉给父母，和颜悦色地承事父母（温，顺承的意思。侍奉父母必须和颜悦色）。父母有了过错，做晚辈的要和颜悦色、柔声细语地进谏。如果谏言不被接纳，就要更加恭敬地孝顺父母，等父母愉悦的时候，再进谏言。即使招致父母生气发怒，鞭打自己到皮破血流的程度，也不应心存怨恨，反而要更加地恭敬和孝顺。即使父母过世了，子女将要行善做好事的时候，想到会给父母带来好的名声，就会坚决去做。

【原文】曾子曰：「孝子之养老，乐其耳目，安其寝处，以其饮食忠养①之。父母之所爱亦爱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于犬马尽然，而况于人乎？」

【注释】①忠养：指尽心奉养父母，不仅仅是照顾父母的身体而已。

【译文】曾子说：「孝子奉养父母，备礼乐以使父母的耳目愉悦，要使父母的寝处起居安适，对于饮食各方面，都要尽心仔细地照料和侍奉。父母所钟爱的自己也应当钟爱，父母所恭敬的自己也应当恭敬，就是对父母钟爱的犬、马也是如此，何况对父母所敬爱的人呢！」

【原文】年不顺成①，则天子素服，乘素车②，食无乐。自贬损也。

【注释】①年不顺成：年成不好的时候。②则天子素服，乘素车：素服，以素色缁制作的衣冠。素车，不上漆彩的车子。

【译文】年成不好的时候，天子则身穿以素色缁制作的衣冠，乘坐不上漆彩的车子，进餐的时候不奏乐（减少用度责罚自己的意思）。

【原文】君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故，谓祭祀之时。君子远庖厨①，凡有血气之类，弗身践也②。践当为翦，声之误。翦，犹杀也。

【注释】①君子远庖厨：庖，屠杀牲畜的地方。厨，烹煮牲畜的处所。孟子曰：「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远离庖厨也。」②弗身践也：弗，不。践，当作「翦」，杀的意思。

【译文】诸侯国君没有特别的祭祀时不杀牛，大夫没有祭祀时不杀羊，士人没有祭祀时不杀狗、猪（故，特指祭祀）。君子要远离杀生、烹煮的厨房，凡是有生命的禽兽，君子都不亲自宰杀（「践」应当为「翦」，读音相近造成的错误。翦，就是宰杀的意思）。

【原文】圣人南面①而听天下，所且②先者有五，民不得与焉。且先，言未遑③余事。一曰治亲④，二曰报功⑤，三曰举贤⑥，四曰使能⑦，五曰存爱⑧。功，功臣也。存，察也。察有仁爱者。五者一得⑨于天下，民无不足⑩、无不赡⑪。五者一物纰缪⑫，民不得其死⑬。物，犹事。纰，犹错也。五事得则民

足，一事失则民不得其死，明政之难也。圣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人道，谓此五事也。

【注释】①南面：古代君主之位坐北朝南，故称「南面」。②且：将要。③遑：闲暇；余裕。④治

亲：指依礼法端正亲属之间的关系。⑤报功：酬报有功者。⑥举贤：选用有德者入朝为官。⑦使能：

任用有专长的人。⑧存爱：明察和奖励民间有善心善行之人。孔颖达疏：「存，察也。爱，仁也。治

亲、报功、举贤、使能，为政既足，又宜察于民下侧陋之中者，若有虽非贤能而有仁爱之心，亦赏异

之。」⑨一得：指统统做到。⑩无不足：《集解》：「无不足，力皆足以自给。」⑪贍：丰裕。⑫纰

缪：错误。⑬不得其死：不能够寿终正寝。死，此处指人的正常死亡，即自然衰老尽其天寿，无疾而

终，古称寿终正寝。

【译文】圣明的天子君临天下，必将先做好五件事情，治理百姓这件事还不在于其内（且先，意思是说

暂时还顾不上其他的事情）。这五项是：第一是治亲（依礼法端正亲属之间的关系，确定长幼尊卑的

名份）；第二是报功（封赏有功之臣）；第三是举贤（举荐和选拔贤德之人入朝参政）；第四是使

能（适当任用有才能的人）；第五是存爱（明察和奖励民间那些有善心善行的人）（功，功臣。存，

审察。审察有仁爱存心的人）。这五件事如果能统统做到，天下的百姓就什么都不缺了，从此家家都将

会过上丰裕的日子。如果这五件事有一件做不到，那么人民将无法尽其天年而终（物，如同事情。

纰，如同差错，谬误。这五件事情都能够做到，则人民就会富足。其中一件事情没有做到，则人民就无从得以

尽其天寿。说这些都是为了说明为政之不易啊）。圣明的天子治理天下，必须从人伦之道做起（人道，就

是指上面所说的这五件事情）！

【原文】是故人道亲亲，言先有恩。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庙严，宗庙严故重社稷，重社稷故爱百姓，爱百姓故刑罚中，刑罚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财用足，财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礼俗刑，礼俗刑然后乐。收族，序以昭穆也。严，犹尊也。百志，人之志意所欲也。刑，犹成也。《诗》云：「不显不承，无斁于人斯。」此之谓也。斁，厌也。言文王之德不显乎？不承先人之业乎？言其显且承之，乐之无厌。

【译文】由此可见，人伦大道的根本在于亲亲（孝敬父母）（说的是先从身边恩重的亲人做起，懂得知恩报恩）。孝敬父母必能尊敬祖先；尊敬祖先，必能敬爱宗族，遵循宗法；敬爱宗族，必能团结族人；团结族人，必能使宗庙肃穆庄严；宗庙肃穆庄严，必能敬重国家社稷；敬重国家社稷，必能爱护百姓；爱护百姓，刑罚必能公平得当；刑罚能够公平，百姓就能安居乐业；百姓安居乐业，就能使财用充足；财用充足，则各种愿望都能达成。各种愿望都达成，则礼仪风俗就能自然形成。礼俗形成了，然后人人都能安乐（收族，以上下尊卑、亲疏远近之序团结族人。严，如同尊敬。百志，人的意志所想要达到的。刑，如同形成）。《诗经》说：「文王能发扬光大先人的仁德，承继先人的事业，所以永远有人喜欢他那样伟大的人物啊！」说的正是这个道理。（斁，厌弃，厌倦。意思是说文王难道没有彰显先人的德行吗？难道没有继承先人的事业吗？说他不仅彰显而且继承了先人的德业，并且乐于这项事业而不知厌倦。）

【原文】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①，故礼以导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②。礼乐刑政，其极一也③，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④。

【注释】①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孔颖达疏，「既六事随见而动，非关其本性，故先代圣人在上制于正礼正乐以防之，不欲以外境恶事感之，故云『先王慎所以感之者』也。」②礼以导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古代的圣人在上，制定正礼正乐以防止邪恶，不希望外面环境的污染，败坏世道人心。同时用政令和刑罚来加以疏导和约束。③其极一也：其目的是相同的。极，归一，一致。④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孔颖达疏，「结四事之功也。言民心所触，有前六事不同，故圣人用后四者制之，使俱得其所也。」

【译文】因此古代的圣王，对于能够触发人的内心情感的外在环境事物特别注意，所以他们用礼仪来引导人心，用音乐来调和人声，用政令统一人们的行为，用刑罚防止人的邪恶。礼仪、音乐、刑罚、政令，它们的最终目标是一致的，都是要使人心同归于和，因而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

【原文】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译文】所以太平盛世的音乐安详而欢乐，它的政治是宽和的。乱世的音乐充满怨恨而愤怒，它的政治是混乱的。亡国的音乐哀伤而忧愁，因为他的百姓是流离困苦的。

【原文】音声之道，与政通矣。言八音和否随政。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五者不乱，则无怠沍①之音矣。五者，君、臣、民、事、物也。凡声浊者尊，清者卑。怠沍，敝败不和之貌也。宫乱则荒，其君骄；商乱则陂，其臣坏②；角乱则忧，其民怨；徵乱则哀，其事勤；羽乱则危，其财匮。五

者皆乱，迭相陵，谓之慢。如此则国之灭亡无日矣③。

【注释】①怠憊：怙憊，敝败，不和谐。②商乱则陂，其臣坏：陂，音卑，倾斜。臣坏，臣不治于官，故称臣坏。③五者皆乱，迭相陵，谓之慢，如此，则国之灭亡无日矣：孔颖达疏：「迭，互也。陵，越也。若五声并和，则君臣上下不失。若五声不和，则君臣上下互相陵越，所以为慢也。崔氏云：『前是偏据一乱以为义，未足以为灭亡。今此以五者皆乱，故灭亡无日矣。』」

【译文】声音的内在精神与政治是相通的（说明八音的安和或乖错与政治是相通的）。五音中的宫与君相对应，商与臣相对应，角与民相对应，徵与事相对应，羽与物相对应。如果君、臣、民、事、物这五者都能协调而不乱，民间就不会出现不和谐的音乐（五者，指君、臣、民、事、物。凡是声音厚重表尊贵，清越表谦卑。怠憊，就是破败不和的样子。倾听一个地方的音乐，就可以从中察知这个国家的治乱）。宫音乱就会显得荒散，表明国君骄恣，贤者离去；商音乱就会显得倾颓不正，表明臣道败坏而国事倾危；角音乱就会显得忧愁，表明人民愁怨而隐忧四伏；徵音乱就会显得哀伤，表明百事烦苦而勤劳无功；羽音乱就会显得危迫，表明物资短缺而国用匮乏。如果五音皆乱而交相侵犯，就成为了一种倾压陵越的「慢」音。国事到此，那么离灭亡时日就不远了（君、臣、民、事、物，这五道混乱，则与其相对应的音声也会混乱。荒，如同散乱。陂，倾斜的意思）。

【原文】礼乐皆得，谓之有德。几，近也。听乐而知政之得失，则能正、君、臣、民、事、物之礼也。

【译文】国君如果同时深知礼和乐的妙用，就可以称之为有德之君了（几，近的意思。听乐从而知道政

事的得失，就能够端正君、臣、民、事、物这五种礼）。

【原文】乐之隆，非极音^①；食飧之礼，非致味^②。隆，犹盛。极，犹穷。是故先王之制礼乐（旧无先王至礼乐六字。补之），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③。教之使知好恶。

【注释】①乐之隆非极音：孔颖达疏，「隆，谓隆盛。言乐之隆盛，本在移风易俗，非崇重于钟鼓之音，故云『非极音也』」。案论语云『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是也。」②食飧之礼非致味：食飧，宗庙之祭。此礼的隆重，在于祭祀者有孝敬的心，而不在于祭品有多么的美味。致，极，登峰造极。③反人道之正：反，返归。反人道之正，返归到人们天性的道德正途。

【译文】音乐的隆盛，并非崇尚极致的钟鼓之音。盛大的祭礼，不一定要有登峰造极的美味（隆，如同盛大。极，如同穷尽，极致）。因此古圣先王制订礼乐，目的不在于满足人们口腹耳目的欲望，而是在于教导人民辨别好恶、爱憎，而返归到人们天性的道德正途（通过教化使人民知道善恶）。

【原文】乐由中出，和在心也。礼自外作。敬在貌也。大乐必易，大礼必简^①。易简，若于清庙大飨然也。乐至则无怨^②，礼至则不争^③。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④。至，犹达行。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言顺天地之气与其数也。和，故百物不失；不失性也。节，故祀天祭地。成万物有功报焉也。

【注释】①大乐必易，大礼必简：最盛大之乐仅一唱而三叹。最盛大的祭礼只用玄酒及生鱼、生肉而

已。《集解》：「乐之大者必易，一唱三叹而有遗音，而不在乎幼眇之音也。礼之大者必简，玄酒、腥鱼而有遗味，而不在乎仪物之繁也。」②乐至则无怨：孔颖达疏，「至，谓达也，行也。乐行于人，由于和，故无怨矣。」③礼至则不争：孔颖达疏，「礼行于民，由于谦敬，谦敬则不争也。」④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揖让，拱手相揖，互相谦让。百姓没有怨恨纷争的心，则君王无为而治，揖让垂拱而天下自治，这个功效都是缘于礼乐的教化。

【译文】乐是内心的表现（和合发自内心），礼是外在的行为（恭敬表现于外在行为）。盛大的音乐必然是平易的，重大的典礼必然是简约的（易，平易、简约就像在清庙举行祭礼一样）。乐教通行则人人心情舒畅而无怨恨，礼教通行则人人心存谦让而无冲突。君王拱手揖让之间，而天下自治，说的就是礼乐的政治（至，犹达到、通行）。盛大的乐像天地一样一团和气，可以生养万物；隆重的礼像天地一样上下各就其位，尊卑有序（说明大礼大乐都是顺应天地的规律和节奏的）。因为有和谐，所以能兼有万物而不失其本性（没有失去本性）；因为有秩序，所以能够祭祀天地（以成就万物本性之功业而上报天地）。

【原文】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功，主于王业。治，主于教民。五帝①殊时，不相沿乐；三王②异世，不相袭礼。言其有损益也。故圣人作乐以应天，制礼以配地。礼乐明备，天地官矣③。官，犹事也，各得其事。

【注释】①五帝：中国古代的五位帝王，有三种说法，分别是：太昊、神农、黄帝、少昊、颛顼；黄

帝、颡顓、帝咎、尧、舜；少昊、颡顓、帝咎、尧、舜。②三王：即夏禹王、商汤王、周文王。③天地官矣：官，各得其职。孔颖达疏：「官，犹事也。言圣人能使礼乐显明备具，则天地之事各得其利矣。」

【译文】王者功业成就，才开始作乐；社会安定时，才开始制礼（功，最重要的就是统一天下。治，最重要的就是教化人民）。五帝所处的时代各不相同，所以各不沿袭前代的音乐；夏、商、周三王世事相异，也不沿用前代的礼制（指各有减少与增加）。所以圣人作乐，以对应上天冲和虚静、涵容万象的胸襟；制礼，以对应大地尊卑有序、万物生长各循其道的法则。礼乐一旦明达完备，天地万物便可各得其所、各安其位（官，也就是任事，各司其职）。

【原文】故乐行而伦清①，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②。言乐用则正人理、和阴阳也。伦，谓人道也。

【注释】①伦清：伦，伦类。清，清美。孔颖达疏：「伦，类也。以其正乐如上所为，故其乐施行而伦类清美矣。」②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孝经》云，「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孔颖达疏：「人听之，则耳目清明，血气和平也。乐法既善，变移敝恶之风，改革昏乱之俗，人无恶事，故『天下皆宁』矣。」

【译文】因此正乐通行而人伦正位，万类清美，使人耳聪目明，心气为之和平，良善的风俗随之潜移默化而蔚然形成，天下因此而太平（意思是说实行正乐则能端正人的道德规范，和合阴阳。伦，为人之道）。

【原文】为人君者，谨其所好恶而已矣。君好之，则臣为之；上行之，则民从之。《诗》云：「诱民孔易①。」此之谓也。诱，进也。孔，甚也。民从君之所好恶，进之于善，无难也。

【注释】①诱民孔易：引导民众是很容易的。诱，引导。孔，甚。

【译文】作为一国之君，所要做的无非就是要谨慎自己的好恶而已。君王所喜好的，臣下一定会效仿；上面的人做什么，下面的百姓都会跟着去做。《诗经》上说：『引导民众其实是很容易的』，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诱，引导。孔，很。人民顺从君王的喜好，因而引导他们去行善，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原文】君子曰：礼乐不可斯须去身①。致乐以治心，乐由中出，故治心也。致礼以治躬②。礼自外作，故治身也。心中斯须不和不乐，而鄙诈之心入之矣；鄙诈入之，谓利欲生也。外貌斯须不庄不敬，而易慢③之心入之矣。易，轻易也。

【注释】①礼乐不可斯须去身：斯须，须臾、俄顷、片刻。去，离开。孔颖达疏：「言礼乐是治身之本，不可斯须去离于身也。」②致礼以治躬：致，深审。治躬，治身，调整身体与言行。③易慢：轻忽怠慢。

【译文】君子说：「人们不可片刻离开礼乐。致力于乐，是为了陶冶心性（乐从内心发出，所以能陶冶心性）；致力于礼，是为了调整身体与言行（礼是外在行为，所以能修正身行）。一个人的心中如果有片刻不和顺不喜乐，那卑劣而虚妄的念头就会趁机而入（卑鄙而虚妄的念头趁机而入，也就是说利

养贪欲就会产生）。外貌如果有片刻不庄重不恭敬，那轻忽怠慢的念头也会趁虚而入（易，轻易的意思）。」

【原文】故乐者，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亲万民，是先王立乐之方也。

【译文】所以音乐能够融洽父子、君臣的感情，而使万民归附亲顺，这是古圣先王立乐的宗旨之所在。

【原文】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贵有德也，贵贵^①也，贵老也，敬长也，慈幼也。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贵有德，为其近于道也^②；贵贵，为其近于君也；贵老，为其近于亲也；敬长，为其近于兄也；慈幼，为其近于子也。言治国有家道也。

【注释】①贵贵：敬重有社会地位的人。第一个贵是动词，第二个贵是名词，指有社会地位的人。②贵有德，为其近于道也：《集解》曰，「德者，行道而有得于心。人有一德，虽未必遽尽乎道之全，然亦道之所散而见也，故曰『近乎道』。」

【译文】古圣先王特别重视以下五项来治理天下：一是尊重有德行的人；二是敬重有社会地位的人；三是尊重年老的人；四是敬重比自己年长的人；五是爱护晚辈。这五项是先王用以安定天下的方法。尊重有德行的人，是因为他们接近于道；敬重地位尊贵的人，是因为他们近于大众拥戴的国君；尊重老人，是因为老人近似于父母；尊敬年长者，是因为他们近似于兄长；慈爱晚辈，是因为晚辈近似于子女（这是说治理国家和治理家庭的道理是一样的）。

【原文】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遗体①也。行父母之遗体，敢不敬乎？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②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陈③无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灾及于亲④，敢不敬乎？」遂，犹成也。

【注释】①遗体：父母所遗留下来的身体。②莅官：担任官职。莅，临视、治理的意思。③战陈：「陈」通「阵」，即战阵，服兵役之事。④五者不遂，灾及于亲：遂，做到的意思。《集解》：「方氏懋曰：『身者，父母之遗体，五者不遂，则灾及其身，是及其亲也，岂孝也哉？』」

【译文】曾子说：人的身体，原是父母的身体所遗留下来的一部分。使用父母遗留下来的身体，怎么敢不恭敬呢？日常起居不庄重，就不是孝；为国君效力不忠诚，就不是孝；担任官职不认真负责，就不是孝；跟朋友交往不讲信用，就不是孝；作战时没有勇敢的精神，就不是孝。这五点如果做不到，灾祸就会牵连到父母，怎么敢有丝毫的不恭敬呢（遂，如同做到）？

【原文】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敷之而横乎四海①，施诸后世而无朝夕。《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②不服。」此之谓也。

【注释】①置之而塞乎天地，敷之而横乎四海：置，通「植」，树立、竖立。塞，充满。敷，铺开，扩展。孔颖达疏：「置，谓措置也。言孝道措置于天地之间，塞满天地。言上至天，下至地，谓感天地神明也。敷者，布也。布此孝道横被于四海。言孝道广远也。」②思：助词。

【译文】孝的意义，树立起来就会充满天地之间，普及起来就会遍及天下四海，孝行传承于后世就会

无时不在（突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诗经》说：「从西到东，从南到北，没有不遵从的。」说的正是这种情形。

【原文】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劳，大孝不匮①。劳，犹功。思慈爱忘劳，可谓用力矣②；尊仁安义，可谓用劳矣③；博施备物，可谓不匮矣④。思慈爱忘劳，思父母之慈爱己，而自忘己之劳苦。父母爱之，喜而弗忘；父母恶之，惧而无怨；无怨，无怨于父母之心也。父母有过，谏而不逆；顺而谏之。父母既没，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⑤。此之谓礼终⑥。「喻贫困犹不取恶人之物以事己（已作亡）亲。」

【注释】①不匮：没有匮乏，无穷无尽。②思慈爱忘劳，可谓用力矣：劳，功绩。孔颖达疏：「以庶人思父母慈爱，忘己恭耕之劳，可谓用力矣。」③尊仁安义，可谓用劳矣：孔颖达疏：「诸侯、卿、大夫、士尊重于仁，安行于义，心无劳倦，是可谓用劳矣。」④博施备物，可谓不匮矣：博施，以仁德广施天下，德教加于百姓。备物，指仪卫、祭祀等所用的器物。天子富有四海，用四海之内的物产来祭祀宗庙，并使百姓各自安守本分地礼敬祭祀，是谓不匮。⑤父母既没，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没，去世。仁者之粟，指正当的收入。⑥礼终：有始有终的孝亲之礼。

【译文】孝道有三等：小孝靠的是劳力侍亲，中孝靠的是建立功劳，大孝是能永恒保持孝心，又能使天下人不失孝心孝行（劳，即功劳）。想到父母抚育的恩德，而忘记自己的劳累辛苦，这是普通百姓用体力行孝。遵循道德，安于仁义，为国家建立功业，这是官宦用功劳行孝。天子以仁爱广施天下，德教加于百姓，以四海之内的物产来祭祀，并使四海之民各自安守本分地礼敬祭祀，这就可以称作永

不匮乏（思慈爱忘劳，就是说想到父母抚育自己的恩惠，自然就忘记了自己身体的疲劳）。父母喜爱自己，便高兴欢喜而不忘亲恩；父母讨厌自己，便戒惧反省而毫无怨言（无怨，指没有一点埋怨父母之心）；父母纵有过失，只婉言相劝而不忤逆指责（先顺从父母，而后再择机劝谏）；父母去世之后，必以自己正当所得的食物来祭祀他们。这才是有始有终的孝亲之礼（意思是纵然贫穷困顿，也不用恶人接济的财物来祭奠父母）。

【原文】壹举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弗径，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遗体行危殆①。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恶言不出于口，忿言②不及（及作反）于身。不辱其身，不羞其亲，可谓孝矣！」
径，步邪趋疾也。

【注释】①危殆：危险。②忿言：指他人的嗔忿之言。忿，愤怒；怨恨。

【译文】做人因为每走一步都不敢忘记父母，所以走路必定会选择宽广的正道，而不贪图捷径，去走不安全的羊肠小路；过河时必定选择乘船而不轻易游水，因为不敢将先父母遗留下来的这个身体拿去冒险。做人因为每说一句话都不敢忘记父母，所以自己绝不说恶言恶语，这样也就不会招致别人的辱骂。自己这个身子没有蒙受羞辱，也就是让父母没有蒙受羞辱。这才可以说是孝顺啊（径，抄小路走近道）！」

【原文】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礼有五经，谓吉、凶、宾、军、嘉也。莫重于

祭，谓以吉礼为首也。夫祭者，非物自外至也，自中出生于心也，心怵①而奉之以礼，是故唯贤者能尽祭之义②。是故君子之教也，外则教之以尊其君长，内则教之以孝于其亲，是故君子之事君也，必身行之。

【注释】①心怵：怵，怵惕之心，指感念亲人的样子。②是故唯贤者能尽祭之义：孔颖达疏，「言非贤者不能怵惕，怵惕之义，唯必贤人，故能尽恭敬祭。」《集解》：「由思亲之心先动于中，而后奉之以礼，此祭之意义。若无思亲之实心，则不足以尽乎祭之义矣。」

【译文】在治理社会的各种举措中，没有比礼更要紧的。礼有五种，没有比祭礼更重要的（礼有五经，指吉、凶、宾、军、嘉五种礼仪。莫重于祭，指五礼之中，没有比祭祀礼更为重要的，所以将吉礼排在最前面）。所谓祭祀，并不是有外在的事物要让人这么做，而是来源于内在，即出自于人们的内心。内心对亲人至诚的感念，表现于行为便是祭礼。因此唯有具备智慧与德行的贤人，才能完全了解祭礼的意义。所以君子的教化，对外教导人们要尊敬君长，对内则教人们要孝顺父母。因此君子奉事国君，一定首先要身体力行。

【原文】非诸人，行诸①己，非教之道也。必身行之，言恕己乃行之。是故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顺之至也，祭其是与②！故曰：「祭者，教之本也已。教由孝顺生。祭而不敬，何以为也③？」

【注释】①诸：于的意思。②与：语末助词，同「坎」。③祭而不敬，何以为也：孔颖达疏，「谓志意既轻，疑惑于祭祀之义，皆不能尽心致敬。身既危疑，而欲求祭，使之必敬，不可得已。」

【译文】批评别人不该做，自己却这样做，这都不合教化的道理（必身行之，指只有扩充自己的仁爱之心，才会身体力行亲自去做）。因此，君子的教化，必须从自身的孝行做起，这样吉祥和顺自然就会到来。祭祀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所以说，祭祀是教化的根本（君子的教化是从教孝顺父母开始的）。如果对祭祀产生轻慢怀疑，对故去的亲人没有心存孝敬感恩之心，何必还要去祭祀呢？

【原文】居处有礼，进退有度，百官得其宜，万事得其序。《诗》云：「淑人①君子，其仪不忒②。」其仪不忒，正是四国。」此之谓也。道，犹言也。发号出令而民悦，谓之「和」；上下相亲，谓之「仁」；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谓之「信」；除去天地之害，谓之「义」。义与信，和与仁，霸王之器也。有治民之意，而无其器，则不成。器，谓所操以作事者。义信和仁，皆在（在作存）于礼也。

【注释】①淑人：善人。②忒：疑惑，差错。

【译文】日常起居有优美的礼仪，进退有一定的法度，百官便能各得其所，万事都能有条不紊。《诗经》上说：「善人君子，威仪完备。因其威仪完备，故能匡正天下。」说的就是这个意思（道，就是说的意思）。发号施令而能使百姓喜悦，这叫做「和」；上上下下的人都能亲爱互助，这叫做「仁」；百姓有所需而不必去求，就能得到满足，这叫做「信」；消除天地间的灾祸危害，这叫做「义」。义与信、和与仁是推行王道、君临天下的必备工具。如果只有统率治理百姓的愿望，而没有统率治理百姓的工具，那是不会成功的。（器，意思是说用来做事情的方法、工具。义信和仁都通过礼来表现。）

【原文】故朝覲之礼①，所以明君臣之义也；聘问②之礼，所以使诸侯相尊敬也；丧祭之礼，所以明臣子之恩也；乡饮酒之礼，所以明长幼之序也；婚姻之礼，所以明男女之别也。夫礼，禁乱之所由生③，犹防止水之所自来也。故以旧防为无所用而坏之者，必有水败④；以旧礼为无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乱患⑤。故婚姻之礼废，则夫妇之道苦，而淫僻之罪⑥多矣；乡饮酒之礼废，则长幼之序失，而斗争之狱⑦繁矣；丧祭之礼废，则臣子之恩薄，而背死忘生⑧者众矣；聘覲之礼废，则君臣之位失，而背叛侵陵⑨之败起矣。苦，谓不至、不答之属⑩。故礼之教化也微⑪，其正（正作上）邪于未形，使人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也⑫，是以先王隆之⑬也。

【注释】①朝覲之礼：诸侯谒见天子之礼。覲，会见，拜见。②聘问：指各诸侯国之间相互遣使访问或大夫访求诸侯之礼。③夫礼，禁乱之所由生：礼的制定是为了防止逆乱之事的发生，对于可能产生逆乱的地方，则事先有所预防和禁止。④故以旧防为无所用而坏之者，必有水败：水败，毁灭的祸患。孔颖达疏：「譬言旧礼不可去也。防以止水，忽有无知之人，谓旧防为无所用而坏之，防坏则水必来，败于产业也。」⑤以旧礼为无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乱患：孔颖达疏：「礼本防乱，忽有愚人，谓旧礼为无所用而坏去之者，则必有乱患之事也。」⑥淫僻之罪：淫乱苟合的罪行。⑦斗争之狱：不明伦常，不知礼让，所以容易发生冲突。狱，官司。⑧背死忘生：背死，人们对死者忘恩负义。忘生，孙云，当作「忘先」，忘记其祖先。⑨背叛侵陵：背叛，指背叛天子。侵陵，指侵陵邻国。⑩谓不至、不答之属：答，《礼记正义》作「答」。孔颖达疏：「『不至』者，谓夫亲迎而女不至；『不答』者，谓夫不答耦于妇。」⑪故礼之教化也微：微，看不见的地方。孔颖达疏：「言礼之教人，豫前事微之时豫教化之；又教化之时依微，不甚指斥。」⑫正邪于未形，使人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

也：正邪于未形，在邪恶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就加以导正。徙善，迁善，趋向好的方面。远罪，远避罪行。⑬隆之：指崇尚于礼。

【译文】所以设朝覲之礼，是用来表明君臣大义；设聘问之礼，是为了使诸侯互相尊敬；设丧祭之礼，是用以表达为臣为子的感恩之情；乡饮酒之礼，是用以明确长辈和晚辈间的秩序；婚姻之礼，是用以辨明男子和女子在家中职责分工的。如此种种的礼节，都是为了从源头上禁绝祸乱发生的根由，就像堤防是为了预防和阻挡洪水的泛滥。因此倘若认为古老的堤防没有什么用处而废弃了它，必定会遭受水灾的毁灭；倘若认为古老的礼教没有什么用处而废弃了它，必定会产生混乱与祸患。所以如果废掉婚姻之礼，则夫妻之道不明而变生诸多痛苦，且淫乱苟合的罪行就会多有发生；如果废止了乡饮酒之礼，则长幼之序就会被忘失，而争夺打斗的官司就会频繁发生；如果废弃了丧祭之礼，则为人臣、为人子者将变得薄情寡恩，背逆祖先、不孝父母的人就会大量增加；如果废弃了聘问之礼、朝覲之礼，则将失去君臣各自应有的身份和地位，而反叛君主、欺凌邻国的祸乱就会随之产生（苦，指夫妻间不理不睬之类的情形）。由此可知，礼的教化作用是很微妙的，它能够在邪恶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就加以导正，使人在不知不觉中趋向善良、远离罪恶，因此古圣先王都特别尊崇礼教。

【原文】《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厘，谬①以千里。」此之谓也。隆，谓尊盛之也。始，谓其微时也。

【注释】①谬：错误。

【译文】《易经》说：「君子总是特别谨慎地对待事物的开始，因为开头有了毫厘的差错，结果就会错到千里之外。」说的就是这个意思。（隆，尊崇、重视的意思。始，指其刚刚开始的时候。）

【原文】子曰：「礼者何也？即事之治也。治国而无礼，譬犹瞽之无相与，伋伋乎其何之①？譬如终夜有求幽室②之中，非烛何以见之？若无礼，则手足无所措，耳目无所加，进退揖让③无所制。是故以之居处，长幼失其别，闺门三族④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军旅武功失其制，宫室失其度量，丧纪失其哀，政事失其施，凡众之动失其宜。」

【注释】①譬犹瞽之无相与，伋伋乎其何之：瞽，盲人。相，扶助者。伋伋，茫茫然，无定向的样子。《集解》：「伋伋，狂行不知所如也。」②幽室：暗室。③揖让：古代宾主相见时，入门三揖，升堂三让的礼节。④三族：指父、子、孙。

【译文】孔子说：「礼是什么呢？礼就是做事的准则和规矩。如果治理国家而没有礼，就好像盲人没有扶助者，茫然无助不知会走向何方；又好比整夜在暗室里摸索，没有灯烛怎么能找见东西呢？若是没有礼，那么手、脚都不知道该怎么放，耳、目也不知道该听什么看什么。前进后退、行礼避让，处处不知道该以什么准则去做。所以说，若像这样没有礼可以遵循，在日常起居当中，长辈和晚辈就会失去尊卑区别了；在家族中父、子、孙三代就会失去和睦；在朝廷里，官爵组织秩序就会紊乱；军队行军打仗就会失去纪律的保证；宫室建筑就会不合法度规模；丧事中悲哀轻重就会失去标准；政事便会因混乱无序而得不到实施。所有的行为举措都会失去其应有的分寸。」

【原文】天命①之谓性，率性之谓道②，修道之谓教③。性者，生之质也。命者，人所禀受。率，循。循性行之，是曰道。修。治也。治而广之，人放效之，是曰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④，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⑤，故君子慎其独也⑥。慎其独者，慎其闲居之所为也。小人于隐者，动作言语自以为不见睹、不见闻，则必肆尽其情。若有占⑦听之者，是为显见，甚于众人之中为之也。

【注释】①天命：天赋。天，指客观存在的本体。赋，赋予。②率性之谓道：率，依循。朱熹《四书章句集注》：「道，犹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则其日用事物之间，莫不各有当行之路，是则所谓道也。」③修道之谓教：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性道虽同，而气禀或异，故不能无过不及之差，圣人因人物之所当行者而品节之，以为法于天下，则谓之教。」④睹：看见。⑤莫见乎隐，莫显乎微：见，同「现」。隐，暗处。微，细微之事。⑥故君子慎其独也：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独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独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细微之事，迹虽未形而已则已动，人虽不知而已独知之，则是天下之事无有着见明显而过于此者。君子既常戒惧，而于此尤加谨焉。所以遏人欲于将萌，而不使其滋长于隐微之中，以至离道之远也。」⑦占：视，看到。《礼记·学记》：「今之教者，呻其占毕……」郑玄注：「占，视也。」

【译文】上天赋予一切事物（包括生命现象）原有的本质叫「性」；事物遵循其自身本性的客观规律去运行叫「道」；君子能不断修正自己错误的思想、言语和行为，使其合乎自然生命的客观规律，同时令大众有所效法，这就是「教」（性，生命的本质。命，人受之于大自然的一种性的表相。率，遵循，

遵循本性去做，就是道。修，修正，修正之后进而去推广，使人人都能够去效法，就是教。「道」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每时每刻都不能离开的。如果是可以轻易抛弃的，那就不是真正的「道」了。所以君子即使在别人看不见、听不到的地方也都会时刻小心谨慎，生怕做错一件事，说错一句话，偏离了正道。不会因为地点隐蔽而有所放纵，也不会因为情节微细而有所疏忽。所以说真正的君子，是指那些在自己一个人独处的时候，虽然没有大众的督促，也同样能够谨言慎行的人（慎其独的意思是说，谨慎其在闲居独处时候的言行。小人在独处的时候，认为自己的言行不会被人听到、看到，就肆意妄为。一旦发现有人在观察自己，即自己的行为能够被别人听到、看到，他们便表现得比平时在大众场合所做的还要好）。

【原文】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译文】所谓孝，就是指那些善于继承先人的志向、善于成就先人事业的人啊！

【原文】子曰：「仁有三①，与仁同功而异情②。利仁强仁，功虽与安仁者同，本情则异也。与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与仁同过，然后其仁可知也③。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强仁。功者，人所贪。过者，人所避。」

【注释】①仁有三：即下述安仁、利仁、强仁三种。《集解》：「吕氏大临曰：『仁者安仁，无欲而好仁，无畏而无不仁者也。知者利仁，有欲而好仁者也。畏罪者强仁，有畏而恶不仁者也。三者之功，同归于仁，而其情则异。此尧、舜性之；汤、武身之；五霸假之，所以异也。』」②情：动机。③与仁同

过，然后其仁可知也：过，过失。仁者虽然秉性忠厚，也难免会有过失。如孔子因不忍在背后提及君长的过失而故意以虚言为之遮掩等。《集解》：「吕氏大临曰：『过者，人所避也，有不幸而致焉。周公使管叔监殷，管叔以殷畔，过于爱兄而已，孔子对陈司败以『昭公知礼』，过于讳君而已，皆出于情而无伪，故其仁可知。』」

【译文】孔子说：「能行仁爱之事的人有三种，他们行仁爱之事都获得功绩，虽然他们与仁者所作所为相同，都能利益社会，但其存心却未必相同（利仁、强仁，功效虽然与安仁相同，但出发点、本质却不相同）。与仁者同样行善，功绩相同，但是不是真正以仁爱存心的仁者，还无法断定。如果与仁者同样行善，结果却有了过失（遭到挫折、毁谤），观察他们的反应，然后就能断定他是否真是仁德之人。真正的仁者，他们的一颗心时刻都安住在仁爱上，终日以此为乐，没有任何其他的念头；智者知道行仁德之事对自己有利，所以才去行善以求福；畏罪者害怕恶行会受到惩罚才勉强去行善的（功绩，是人们所贪恋的。过失，是人们所回避的）。

【原文】子曰：「君子不以辞尽人①。不见人之言语则以为善，言其余行，或时恶也。故天下有道，则行有枝叶；天下无道，则辞有枝叶②。」行有枝叶，所以益德也。言有枝叶，是众虚华也。枝叶依干而生，言行亦由礼出也。

【注释】①君子不以辞尽人：辞，言语。尽人，认定人是否贤明。孔颖达疏：「言君子与人之交，必须验行，不得以其言辞之善，则谓行之尽善，或发言善而行恶也。」②故天下有道，则行有枝叶；天

下无道，则辞有枝叶：孔颖达疏，「『故天下有道，则行有枝叶』者，言有道之世，则依礼所行外，余有美好，犹如树干之外更有枝叶也。『天下无道，则辞有枝叶』者，无道之世，人皆无礼，行不诚实，但言辞虚美，如树干之外耳更有枝叶也。」《集解》：「天下有道，则人尚行，故行有枝叶；天下无道，则人尚辞，故辞有枝叶。行有枝叶，则行有余于其言；言有枝叶，则言有余于其行。」

【译文】孔子说：「君子是不会因为一个人说话动听与否，而断定他贤明与否（不因一个人言语的动听就断定他为好人，因为他在别的时候，可能有时会做坏事）。当社会有道德的时候，人们的修养大都体现在行为方面；当社会道德沦丧时，人们的修养大多就只停留在口头上了（德行像枝叶一样茂盛，有益于道德的提升。言语像枝叶一样茂盛，就显得过于虚伪和浮华。枝叶是从树干生长出来的，而言行是从礼生出来的）。」

【原文】故君子之接如水①，小人之接如醴②。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坏。水相得，合而已，酒醴相得则败。淡，无酸酢，少味也。不以口誉人③，则民作忠。故君子问人之寒则衣之，问人之饥则食之，称人之美则爵之。皆为有言，不可以无实也。

【注释】①君子之接如水：接，相交。《集解》：「君子与人以实，一时若无可悦，而其后不至于相负，如水之淡而可久。」②小人之接如醴：醴，甜酒。《集解》：「小人悦人以言，一时虽可以结人之欢，而其后致于相怨，如醴之甘而必败。」③誉人：让人高兴。誉，欢愉、安乐。

【译文】所以君子之间的交情像水一样，小人之间的交情像甜酒那样。君子的交情虽淡泊，却能相辅

相成；小人的交情虽甘甜，但是日久就会败坏（水与水合在一起能够和合相融，而酒与醴掺在一起却会坏掉。淡，没有酸醋味，味薄）。君子不以空话讨人的喜欢，则人民就会兴起忠实的风气。所以君子问人是否觉得冷，同时就会送衣服给他穿；问人是否饥饿，同时就会送食物给他吃；称赞某人品德高尚，同时就会授予他相应的爵位（指说到要做到，不要说空话）。

【原文】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齐之以礼，则民有格心^①；教之以政，齐之以刑，则民有逊心^②。格，来也。逊，逃也。故君民者^③，子以爱之，则民亲之；信以结之，则民不背；恭以莅之，则民有逊心^④。」莅，临也。逊，犹顺也。

【注释】①齐之以礼，则民有格心：齐，治理。格，至，指至于善。格心，向善的心。②则民有逊心：逊，音顿，逃。逊心，逃避刑罚的心。③君民者：统治人民的人。④恭以莅之，则民有逊心：莅，临。逊，顺服。

【译文】孔子说：「对待人民，要用道德来教育他们，用礼仪来约束他们，人民才会有向善的心理。如果用政令来教导他们，用刑罚来约束他们，人民就会产生逃避政令和刑罚的心（格，至，这里指至于善。逊，逃避）。所以统治人民的人，如果能够以爱护儿女的心来爱护人民，人民就会亲附他；能够以诚信朴实来团结人民，人民就不会背叛他；能够恭恭敬敬深入地体察民情，人民就会自然生起归顺敬服之心（莅，来到。逊，顺服）。」

【原文】子曰：「下之事上也，不从其所令，而从其所行。言民化行。不拘于言也。上好是物，下必有甚矣。甚者，甚于君也。故上之所好恶，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①。」言民之从君，如影之逐表。

【注释】①故上之所好恶，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好，喜好。恶，憎恶。表，外貌，此处指楷模。《集解》：「令之被民也浅，行之感民也深。故上之所好，民亦好之，非令所能禁也。上之所恶，民亦恶之，非令所能劝也。吕氏大临曰：『一国之风俗，出于上之好恶。好恶之端，其发甚微，其风之行，或至于不可止，其俗之成，或至于不可败，此不可不慎也。』」

【译文】孔子说：「部下为上级办事，并非只是机械地服从他的命令，而是看着上级的行为来效法他。（意思是说要让大众受到教化，不能只靠言语啊！）上级爱好的东西，下级必然会比他更爱好（甚的意思是说超过君王）。所以居于上位之人，自己喜欢什么或不喜欢什么，都事关全局，切不可不谨慎啊！因为这一切都将成为人民的表率（说的是百姓效仿君王，如影随形）。」

【原文】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岂必尽仁①。」言百姓效禹为仁，非本性能仁也。子曰：「上好仁，则下之为仁争先人。」

【注释】①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岂必尽仁：遂，成的意思。《集解》：「遂，成也。以仁遂，言民之仁无不成也。然此非民之皆能仁也，由禹好仁，故民皆化于仁尔。」

【译文】孔子说：「禹即位才三年，人民都在仁的修养方面有所成就，难道他们原本就是仁人吗（说明老百姓效仿禹做仁德的事，不是他们本来就是仁人）？」孔子说：「上面的人爱好仁，下面的人就会争

先恐后地去做仁德的事。」

【原文】子曰：「王言如丝，其出如纶①。王言如纶，其出如綍②。言言出弥大也。纶今有秩、嗇夫③所佩也。綍，引棺索也。故大人不唱游言④。游，犹浮也。不可用之言也。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弗可言，君子弗行也⑤。则民言不危⑥行，而行不危言矣。」危，犹高也。言不高于行，行不高于言，言行相应。

【注释】①纶：青丝绞合而成的带。古代低级官吏用以系印，称为「绶」。②綍：音福，牵引棺柩的粗大绳索。③有秩、嗇夫：二者均为古代官吏名，此处借指官吏。④故大人不唱游言：大人，指居高位者。言「大人」，取其不以一己之私为念而心系天下苍生之义。唱，提倡，引导。游，浮动的。游言，浮游不实的言辞，即如空话、戏言等。⑤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弗可言，君子弗行也：能说做不到，属于过高的言辞，这类的话，君子是不会说的。而君子和贤人可以做得到的事，但是不可以说出来给普通老百姓效法，像这一类的情况，则君子不当行。例如曾子在服母亲之丧的期间，「水浆不入于口七日」。子思认为，这种做法是不可以给普通老百姓效法的，所以君子不这么做。⑥危：高峻，高于于。

【译文】孔子说：「君王说的话像细丝，到了百姓那里就成了布带了；君王说的话像布带，到了百姓那里就成了粗壮的绳索了（说明为人君者每句话出口以后都会很有分量。纶，现在有秩、嗇夫所佩带的绶带。綍，牵引棺柩的粗大绳索）。所以身居高位的人平常不可以带头随随便便说一些无益的空话、戏言

等（游，如同虚浮，浮夸。这都是不实用的言语）。可以说而做不到的话，君子是不会去说的；可以做却又不可说的事，君子是不会去做的。能够这样，百姓就不至于言过其实，也不会出现说一套、做一套，表里不一的情况了（危，如同高峻。言语不超过行为，行为不超过言语，言行应一致）。」

【原文】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①，禁，犹谨也。故言必虑其所终，而行必稽其所敝^②，则民谨于言而慎于行。稽，犹考也。《诗》云：『慎尔出话，敬尔威仪^③。』」话，善言也。

【注释】①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道，通「导」，以引导向善。禁，通「谨」，谨防其为恶。②故言必虑其所终，而行必稽其所敝：出言必须要先考虑它的后果，行动必须要先考虑它的弊端。所终，后果。稽，考校。《集解》：「人之言行，有其初本善，而其流不能无失者，故君子之于言，于其始而遂虑其所终；君子之于行，于其成而先稽其所敝。故其见于言行者，皆可法于当时，传于后世，其民则而效之，而于言无谨，于行无不慎也。」③《诗》云「慎尔出话，敬尔威仪」：《诗》，指《诗经·大雅·抑》篇。威仪，尊严的容貌和庄重的举止。尔，汝，你。

【译文】孔子说：「君子以言语教导人们向善，以身作则防止人们作恶（禁，如同严防，禁止）。所以每说一句话之前，必定先想到它的后果，每做一件事之前，必定先考虑到它可能会造成的弊端，这样人民才会说话谨慎而行事小心（稽，考察的意思）。《诗经》上说：『言出于口，务必谨慎；仪态端庄，威严恭敬（话，指的是要口出善言）！』」

【原文】上人疑，则百姓惑①；下难知，则君长劳。难知，有奸心也。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慎恶以御民之淫②，则民不惑矣。」淫，奢侈也。《孝经》曰：「示之以好恶，而民知禁也。」

【注释】①上人疑则百姓惑：孔颖达疏，「谓在上之君多有疑二，则在下百姓有疑惑也。」《集解》：「疑，为好恶不明也。」②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慎恶以御民之淫：章，通「彰」，彰明。好，喜好。御，治理，控制。淫，贪逸奢侈。

【译文】居上位的人好恶不明，就会使人民迷惑而不知所从；居下位的人心怀奸诈，就会使尊长格外操劳（难知，有奸巧不测的心）。因此治理人民的君主，必须清楚地表明自己的爱好，以引导社会的风气；谨慎自己的行为不要沾染恶习，以防止人民也随着放纵自己的欲望。这样人民就不会陷于迷惑了（淫，贪婪、奢侈。《孝经》说，晓示人民，使知为善当有庆赏，作恶当受刑罚，人民自然晓得禁令的严重性而不敢违犯法纪）。

【原文】子曰：「大臣不可以不敬也，是民之表也；迓臣不可以不慎也，是民之道也①。」民之道，言民循从也。

【注释】①迓臣不可以不慎也，是民之道也：迓臣，近臣。迓，接近的，靠近的。朱彬《礼记训纂》：「吕与叔曰：『大臣尊严，国之政令存焉，民所望以为表，不敬则国命轻矣。迓臣，君之好恶系焉，民之所从以为道，不慎则风俗坏矣。』」

【译文】孔子说：「国君对大臣不可不敬重，因为他们是民众的表率。国君选择近臣不可不审慎，因

为他们的一言一行代表着君王的好恶，起着引导民风民俗的重要作用（民众的先导，意思是说民众遵循依从的榜样）。」

【原文】子曰：「大人不亲其所贤，而信其所贱，民是以亲失，而教是以烦①。」亲失，失其所当亲也。教烦，由信贱者也。贱者无壹德也。

【注释】①大人不亲其所贤而信其所贱，民是以亲失而教是以烦：朱彬《礼记训纂》：「言在上者不亲任其贤有德之人，而信其贱无德者，民效于上，失其所当亲，惟亲爱群小，政教所以烦乱也。」

【译文】孔子说：「执政的人不亲信大众心目中道德高尚的人，而亲信那些为人所不齿的卑鄙小人，人民便会因此而失去学习、效法的榜样，于是教育的秩序便也跟着紊乱了（亲失，失去了他所应当亲近的人。教化紊乱，都是由于执政者相信重用那些品行低劣的人。贱者，是指没有德行的人）。」

【原文】子曰：「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心庄则体舒①，心肃则容敬②。心好之，身必安③之；君好之，民必欲之④。心以体全，亦以体伤；君以民存，亦以民亡⑤。」庄，齐庄也。

【注释】①心庄则体舒：郑玄曰，「庄，齐庄也。」齐庄，庄重恭敬。俞樾说：「庄当读为壮。壮，大也。言心广大则体安舒。今从郑说。」②心肃则容敬：肃，如临深渊，持事谨敬为肃。此处指敬畏、谨慎而庄严。③安：犹善。喜欢，爱好。④君好之，民必欲之：欲，是爱好、喜爱的意思。⑤心以体全，亦以体伤：君以民存，亦以民亡：《集解》：「吕氏大临曰：『心、体之说，姑以为譬，然

求实理，则非譬也。体安则心说，犹有民则有君也。体伤则心慴，犹民病则君忧也。』

【译文】孔子说：「君王好比是百姓的内心，百姓就是君王的身体。内心端庄，身体就会安稳舒展；内心肃敬，外表就会恭顺庄严。内心喜欢什么，身体也必定会随之产生同样的爱好。君王喜好什么，百姓一定就会跟着追求什么。内心因为身体的健康完好而得以保全，也会因为身体遭受残害而受到损伤。君王因百姓的爱戴归顺而存在，也会因百姓的怨恨背弃而灭亡（庄，严肃诚敬）。」

【原文】尧舜率①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率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言民化君行也。君好货，而禁民淫于财利，不能止也。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②。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③。

【注释】①率：与「帅」通用，领导的意思。②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诸，之于。非，责备。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有善于己，然后可以责人之善；无恶于己，然后可以正人之恶。皆推己以及人，所谓恕也。」③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藏，隐匿，怀着。喻，使人通晓，开导。指自身不能行恕道，而能晓喻他人，这种事是没有的。

【译文】尧王、舜王以「仁」领导天下，百姓就跟着他行仁；夏桀、商纣以暴戾横行天下，百姓就跟着他做坏事。君王所发布的政令如果与他平日的好恶正好相反，那老百姓是不会听从他的话的（说的是民风民俗的变化是随着君主的身教而变化的。君主爱好财物，却禁止老百姓拼命追求财物利养，是不能达到禁止的效果的）。所以君子总是自己先做到了，然后才去教导别人；先克服掉自身的毛病，然后才去

帮助别人改正错误。自己尚且不能推己及人以仁恕存心，却能够教导别人明白事理，这种事是从来没有过的啊！

【原文】故上老老而民兴孝①，上长长而民兴悌②，上恤孤而民不背③。所恶于上，无以使下④；所恶于下，毋以事上⑤；所恶于前，毋以先后⑥；所恶于后，毋以从前⑦；所恶于右，毋以交左⑧；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

【注释】①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指在上位的人。老老，上一个老字是动词，下一个老字是名词。

郑玄注：「老老长长，谓尊老敬长也。」而，关系词，就的意思。孝，孝顺父母。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老老，所谓老吾老也。兴，谓有所感发而兴起也。」长长，同上。②悌：尊敬兄长。通行本作「弟」。「弟」的本义是兄弟的弟，引申而有尊敬兄长的意思。大概在汉以后，这个意思就用「悌」字。③上恤孤而民不背：恤，体恤，周济。恤孤，救济孤苦无依的人。《礼记·王制》：「少而无父者谓之孤，老而无子者谓之独，老而无妻者谓之矜，老而无夫者谓之寡。此四者，夫民之穷而无告者也。」这里举「孤」以概其余，指穷而无告之人。不背，不相背弃也。④所恶于上，无以使下：无，《礼记正义》《四书章句集注》皆作「毋」。孔颖达疏：「譬诸侯有天子为上，上有不善之事加己，己恶之，则不可回持此恶事使己下者为之也。」⑤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兼摄「者」字的作用。恶，动词，憎恶。毋，禁止，不要。⑥所恶于前，毋以先后：先，引导。孔颖达疏：「前，谓在己之前不以善事施己，己所憎恶，则无以持此恶事施于后人也。」⑦所恶于后，毋以从前：从，

跟随。孔颖达疏：「后，谓在己之后不以善事施己，己则无以恶事施于前行之人也。」⑧所恶于右，毋以交左：交，对待。上、下指地位，前后指辈分。

【译文】所以在上位的人能尊敬老年人，那么百姓的孝敬之风就能兴起；在上位的人能体恤孤苦无依的人，那么百姓之间就不会相互背弃。不喜欢上司对自己的一些做法，就不要这样去对待下属；不喜欢下属的一些行为表现，自己就不要以同样的方式来应付上级；不满意前人做过的事，自己就不要接着去做，以免贻患后人；不愿意后面的人怎样对待自己，自己也就不要这样去对待前面的人；不喜欢右边人的作为，就不要用这种行为对待左边的人；不喜欢左边人的作为，就不要用这种行为对待右边的人。

【原文】民之所好好之①。民之所恶恶之②，此之谓民之父母。言治民之道无他，取于己而已。好人之所恶③，恶人之所好④，是谓拂人之性⑤，灾必逮夫身⑥。拂，犹僂⑦。逮，及也。

【注释】①民之所好好之：孔颖达疏，「谓善政恩惠，是民之顾好，己亦好之，以施于民。若发仓廩，赐贫穷，赈乏绝是也。」②民之所恶恶之：孔颖达疏：「谓苛政重赋，是人之所恶，己亦恶之而不行也。」③好人之所恶：孔颖达疏：「人，谓君子。君子所恶者，凶恶之事。今乃爱好凶恶，是『好人之所恶』也。」④恶人之所好：孔颖达疏，「君子所好，仁义善道。今乃恶此仁义善道，是『恶人之所好』也。」⑤是谓拂人之性：拂，违逆，悖逆。孔颖达疏：「若如此者，是谓拂戾善人之性。」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拂，逆也。好善而恶恶，人之性也；至于拂人之性，则不仁之甚者

也。」⑥灾必逮夫身：逮，到来。夫，指示形容词，彼、此。⑦僇：乖戾。

【译文】老百姓喜欢的事情我们也喜欢，老百姓厌恶的事情我们也厌恶，这就可以算是老百姓的父母了（说明治理百姓的方法一无例外，无非是从自己的需求去推知别人的需求，自己应该怎样去做就十分清楚了。如此而已）。喜欢做人人都不愿意看到的事，而不愿意去做人人都喜欢的事，这就叫悖逆人性，灾祸一定会降临到他的身上（拂，如同违悖。逮，到达）。

【原文】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①；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故曰：「婚礼者，礼之本也。」

【注释】①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集解》：「礼运曰：『夫义妇顺』，此不言『顺』而言『义』者，夫妇之道，不患其不顺也，患其苟于顺而伤于义也。失义则顺亦不可保矣，故曰『立夫妇之义』。物之苟合者，亲也不可以久，故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

【译文】男女各有分工且各尽其责，则夫妇之间才有道义；夫妇间的道义建立起来了，然后父子才能亲爱和睦；父子之间有了亲爱，然后君臣才能各正本位。所以说：「婚礼，是礼的根本。」

【原文】故曰：「天子听男教，后听女顺；天子理阳道，后治阴德；天子听外治，后听内治。」教顺成俗，外内和顺，国家理治，此之谓盛德也。

【译文】所以说：「天子掌管男子的政教，皇后掌管妇女的贞顺；天子掌管阳刚的大道，皇后调治阴

柔的德性；天子掌管外务的治理，皇后掌管内务的职责。」男教与女顺的并重形成了风俗，使外部和内部都和顺，国与家都纳入正轨并治理得井井有条，这就叫做盛德。

【原文】是故男教不修，阳事不得①，謫见于天②，日为之食③；妇顺不修，阴事不得，謫见于天，月为之食④。是故日食则天子素服，而修六官之职，荡天下之阳事⑤。月食，则后素服而修六官之职，荡天下之阴事。故天子之与后，犹日之与月，阴之与阳，相须而后成者也⑥。謫之言责也。

【注释】①阳事不得：阳事，阳刚之道。得，得当，恰当。②謫见于天：謫，通行本作「适」，同「滴」，谴责。见，出现。③日为之食：指日食。月球运行到太阳和地球之间，成一直线时，太阳光被月亮挡住，地球表面上某些地区短时间内看不到太阳。这个现象称为日食。④月为之食：指月食。地球运行至太阳和月亮中间时，月所得的太阳光为地球所掩，遂成月食。《集解》：「郑氏曰：『食者，见道有亏伤也。』」⑤则天子素服而修六官之职，荡天下之阳事：素服，本色或白色的衣服。居丧或遭遇凶事时所穿。荡，涤除而整理之。孔颖达疏：「谓救日之时，着素服，荡除天下之阳事有秽恶者。」⑥相须而后成者也：相须，互相影响，互为因果。须，等待。

【译文】因此，凡是男子政教不修治，违背了阳刚之道，上天就会降下不祥的征兆，而出现日食之类的反常现象；妇女的柔顺之德不修治，违背了阴柔之道，上天也会降下不祥的征兆，而出现月食之类的反常现象。所以遇到日食，天子就身穿素服，检查反省六官的政务，涤除和清理男子政教中的秽恶。遇到月食，皇后就身穿素服，检查和反省六宫的内治，以涤除和清理女德中的秽恶。可见天子与

皇后的关系，如日月并行，如阴阳互补，相互之间密切配合才能成就治理天下的大业。（黷的意思是说谴责、责难。）

卷八

周礼治要

【原文】天官冢宰①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国：一曰治典②，以经邦国，以治官府，以纪万民；二曰教典③，以安邦国，以教官府，以扰万民；三曰礼典④，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四曰政典⑤，以平邦国，以正百官，以均万民；五曰刑典⑥，以诘邦国，以刑百官，以纠万民；六曰事典⑦，以富邦国，以任百官，以生万民。

【注释】①天官冢宰：官名，为六卿之首，总御百官。亦称太宰。唐武后光宅元年改吏部为天官，旋复旧。后世亦称吏部为天官。《书·周官》：「冢宰掌邦治，统百官，均四海。」孔安国传：「天官卿称太宰，主国政治，统理百官，均平四海之内。」②治典：治国的法典。六官中冢宰之职。③教典：教育法规。六官中司徒之职。郑玄注：「教典，司徒之职，故立其官，曰：『使帅其属，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扰邦国。』」④礼典：即礼法。六官中宗伯之职。⑤政典：记载治国的典章或制度的书籍。六官中司马之职。⑥刑典：刑法，法典。六官中司寇之职。⑦事典：治事的规章。六官中司空之职。

【译文】太宰制定了国家的六种法典，帮助君主治理国家：一是治典，用来确立诸侯国的纲常法纪，管理官府，治理百姓；二是教典，用来安定诸侯，教导官员，驯化百姓；三是礼典，用来使诸侯之间

和睦相处，百官同心合力，百姓关系融洽；四是政典，用来使诸侯正定有序，百官公正廉明，百姓赋税徭役均衡；五是刑典，用来查究诸侯国（的非礼之行），惩治百官罪责，矫正百姓行为过失；六是事典，用来指导各诸侯国发展经济，使百官各有建树，百姓生活得到改善。

【原文】以八柄①诏王馭②群臣：一曰爵，以馭其贵；二曰禄，以馭其富；三曰予，以馭其幸③；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福；六曰夺④，以馭其贫；七曰废，以馭其罪；八曰诛，以馭其过。以八统⑤诏王馭万民：一曰亲亲，二曰敬故，三曰进贤，四曰使能，五曰保庸⑥，六曰尊贵，七曰达吏⑦，八曰礼宾⑧。

【注释】①柄：这里是权柄的意思。《说文》：「柄，柯也。」郑玄注：「所秉执以起事者也。」陆德明《庄子释文》引司马彪云：「威权也。」「八柄」，亦即王者用来治理国家的八种权柄。②馭：统治，治理。郑玄注：「凡言馭者，所以馭之，内之于善。」③幸：褒赏。④夺：没收家财。⑤八统：八项施政的总则。⑥保庸：酬赏有功之人，使之心安。郑玄注：「保庸，安有功者。」贾公彦疏：「保，安也；庸，功也。有功者上下俱赏之以禄，使心安也。」⑦达吏：向上举荐官吏。⑧礼宾：合乎礼仪地接待宾客诸侯。郑玄注：「礼宾，宾客诸侯，所以示民亲仁善邻。」贾公彦疏：「天子待朝聘之宾，在下皆当礼于宾客。」

【译文】（太宰）以八种权柄帮助王者统治群臣：一是封给爵位，使其尊贵；二是给予俸禄，使其富有；三是给予赏赐，使其感受到王者的宠爱；四是给予赦免，以感化的办法使其提升德行，改过向

善；五是供养厚待老臣，使其得福；六是罚没财产，使其贫穷；七是要黜官职，以儆戒其罪愆；八是问责，以追究其失职之罪。以八种统御之术帮助君主统御万民：一是敬爱亲族，二是尊敬故旧，三是荐举贤才，四是任用有才能的人，五是奖励有政绩的人，六是尊重有地位的人，七是察举勤劳的小吏，八是礼遇各国诸侯。

【原文】膳夫①：掌王之饮食膳羞②，大丧③则不举，大荒④则不举，大札⑤则不举，天地有灾⑥则不举，邦有大故⑦则不举。大荒，凶年也。大札，疫病也。天灾，日月晦食也。地灾，崩动也。大故，刑杀也。《春秋传》曰：司寇行戮，君为之不举。

【注释】①膳夫：古官名，掌宫廷的饮食。郑玄注：「膳夫，上士也，掌王之饮食膳羞。」②膳羞：美味的食品。郑玄注：「膳，牲肉也；羞，有滋味者。」③大丧：指帝王、皇后、世子之丧。郑玄注：「大丧，王、后、世子之丧也。」④大荒：大灾之年。郑玄注：「大荒，大凶年也。」⑤大札：瘟疫。郑玄注：「大札，疫病也。」⑥天地有灾：指的是日月晦食、地震、山崩、川竭等自然现象。

⑦大故：指的是敌军来犯、对犯罪者处以死刑等事。

【译文】膳夫，掌理王者所用的饭食、酒浆、牲肉与菜肴。遇国家有大丧不杀生，遇有大的灾荒年不杀生，有天灾地变不杀生，疫病流行的时候不杀生，国家有敌军来犯、或对罪犯处以死刑等重大事件发生时均不得杀生设宴。（大荒，指凶灾之年。大札，即瘟疫。天灾，即日月晦暗而亏缺。地灾，即山崩地动。大故，即处以死刑。《春秋外传》和《国语》里面都提到，司寇执行死刑的时候，国君就不听音乐、不看

舞蹈了。）

【原文】大司徒之职，施十有二教焉：一曰以祀礼教敬，则民不苟；二曰以阳礼①教让，则民不争……十有二曰以庸制禄，则民兴功……以保息六畜万民：一曰慈幼，二曰养老，三曰振穷，四曰恤贫，五曰宽疾，六曰安富。

【注释】①阳礼：指古代乡射饮酒之礼，属男子之礼。俞樾《群经平议·周礼一》：“阳礼与阴礼对文，阴礼为妇人之礼，则阳礼为男子之礼明矣。古人行礼，凡祭祀、宾客、丧纪之礼，妇人皆得与焉。惟乡射、饮酒，纯乎男子之事，而妇人不与，故曰阳礼。”

【译文】大司徒的职务，施行十二种教法：一是以祭祀之礼教民恭敬，这样人民就不会轻率；二是以乡射饮酒等礼教民谦让，这样人民就不会争高论低……十二是按照功绩确定其俸禄，这样人民都会努力建立功业……以六项保障百姓繁衍生息的政策养护万民：第一项是爱护年幼的儿童，第二项是赡养年长的老人，第三项是救助身处困境的人，第四项是周济贫苦的人，第五项是宽待残疾人，第六项是安定富裕的人。

【原文】师氏①掌以美诏王，告王以善道也。《文王世子》曰：“师者，教之以事，而谕诸德者也。”以三德教国子②：一曰至德，以为道本；二曰敏德，以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恶也。教三行：一曰孝行，以亲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贤良；三曰顺行，以事师长。德行，外内之称也，在心为德，施之为行

也。至德，中和之德，覆焘持载含容者也。敏德，仁义顺时者也。孝德，尊祖爱亲，守其所以生者也。孔子曰：「武王、周公其达孝矣乎③？夫孝，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也。」

【注释】①师氏：掌管辅导王室、教育贵族子弟以及朝仪得失之事的官员。②国子：郑玄注，「国子，公卿大夫之子弟。」清刘书年《刘贵阳说经残稿·国子证误》：「国子者，王太子、王子、诸侯公卿大夫士之子弟皆是，亦曰国子弟。」③武王、周公其达孝矣乎：武王继承文王志愿，伐纣而安定天下；周公制礼作乐，赞述文王的文德。

【译文】师氏负责以美善之道告语王者（对王者告以善道。《礼记·文王世子》说：师氏，是教他怎样做事并且符合各种道德规范的人），以三德教导王世子、王子及公卿大夫的子弟：第一是至德，作为道德的根本；第二是敏德，作为力行的根本；第三是孝德，因此知道悖逆凶恶之行（而不做）。教他们三行：第一是孝行，用来亲爱父母；第二是友行，用来尊敬贤良；第三是顺行，用来尊事师长。（德和行，是内心和外部行为的称谓，在内心称为德，形之于外称为行。至德，即中庸之德，能够覆盖、承载、含容万物。敏德，即顺应四季而施仁义之政。孝德，即尊敬先祖，亲爱父母，守护自己得以生养的根本。孔子说：「武王和周公，可以说是尽了最大的孝道。所谓孝，就是善于继承先人的遗志、善于赞述先人的德业。」）

【原文】凡建国，禁其淫声、过声、凶声、慢声。淫声，若郑卫也。过声，失哀乐节也。凶声，亡国之声，若桑间濮上①也。慢声，惰慢不恭之声。

【注释】①桑间濮上：桑间，古卫地，在濮水之上。春秋时濮上以侈靡之乐闻名于世，男女亦多于此

处幽会，故后用以指代侈靡淫乱的音乐、风俗的流行地。《史记·乐书》：「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诬上行私而不可止。」

【译文】凡新封立诸侯国时，务必重申禁止其存在淫邪之音、哀乐不当之音、亡国之音和怠慢不恭之音（淫声，像郑卫两国的音乐。过声，即悲哀或欢乐没有节制之音。凶声，即亡国的音声，就像桑间濮上的声乐。慢声，情慢无礼的声乐）。

【原文】以九伐之法正邦国：诸侯有违王命，则出兵征伐而正也。冯弱①犯寡，则眚②之；眚，犹人眚瘦也，四面削其地。贼贤害民，则伐之；有钟鼓曰伐，以声其罪。暴内陵外，则坛之；置之空坛之中，别立君也。野荒③民散，则削之；田不治，民不附，则削其地也。负固不服，则侵之；侵，用兵浅侵之而已。贼杀其亲，则正之；正，杀也。放弑其君，则残之；残灭其为恶者。犯令陵政，则杜之；犯令，逆命也。陵政，轻法也。杜，塞，使不得与诸侯通。外内乱，鸟兽行，则灭之。

【注释】①冯弱：以强凌弱。②眚：通「省」。削减，减免。③野荒：即「田不治」，就是田亩荒芜。

【译文】（大司马）以「九伐」之法来纠正各诸侯国，使其不敢偏离正道（诸侯如有违背天子命令的，就出兵征伐而使之改正）。诸侯中有以强凌弱、以大侵小的，就削减其土地（眚，如同人生病而身体渐瘦。意为从四面削减他的守地）。有擅杀贤良、残害人民的，那就去征伐他（出师而敲钟击鼓的称为伐，用来声明其罪）。有对内专行暴政、对外侵凌邻国的，那就废止国君，另立贤能（幽囚在祭坛之中，另立贤德之君）。有使田地荒芜、百姓逃散的，那就削去他的土地（不治理耕田，人民不依附，那就削去

其土地)。有自恃险固、不服事大国的，那就派兵进入他的国境（侵，即不设钟鼓地用兵进入国境）。有无故杀害亲族的，那就拘执他并将其正法（正，即杀）。臣下有放逐或杀害国君的，那就杀掉他（残，即灭杀作恶的人）。有违犯命令、轻藐国家政教法令的，那就禁止他与邻国相互联系（犯令，即违抗命令。陵政，即轻藐国家政教法令。杜，塞的意思。使其不得与其他诸侯相通）。有悖乱远近亲属人伦关系、行为同于禽兽的，那就灭亡其封国。

周书治要

【原文】天有四殃：水、旱、饥、荒^①。其至无时，非务积聚^②，何以备之？《夏箴》曰：「小人无兼年^③之食，遇天饥^④，妻子非其有也；大夫无兼年之食，遇天饥，臣妾^⑤舆马^⑥非其有也；国无兼年之食，遇天饥，百姓非其百姓也。戒之哉，不思祸咎无日矣！」言不远也。

【注释】①饥荒：谷物、果子等歉收或没有收成。按《尔雅·释天》：「谷不熟为饥，蔬不熟为谨，果不熟为荒。」②积聚：积累聚集；蕴积。③兼年：两年。④天饥：天灾造成的饥荒。⑤臣妾：古时对奴仆的称谓，男曰臣，女曰妾。⑥舆马：亦作「驺马」，即车马。

【译文】天降的灾害有四种，即水灾、旱灾、五谷不熟、果子歉收。它们的到来没有定时，若不积蓄储备粮食，那又如何来防备呢？夏代有规戒之文说：「平民没有两年的粮食，遇到天灾造成的饥荒，妻子儿女都会失去。大夫没有两年的粮食，遇到天灾造成的饥荒，奴仆和车马都会失去；国家没有两年的粮食，遇到天灾造成的饥荒，天下百姓也就不是自己的臣民了。要以此为戒啊！如果不思考这些问题，灾祸的降临就没有多少时日了（也就是说距离灾难不会很远）。」

【原文】令行禁止^①，王之始也。」

【注释】①令行禁止：有令即行，有禁即止。形容法令或纪律严明。

【译文】有令即行，有禁即止，这是天子治国的开始。

【原文】富贵者，观其有礼施②；贫穷者，观其有德守③；嬖宠者，观其不骄奢④；隐约者，观其不畏惧⑤。其少者，观其恭敬好学而能弟；其壮者，观其洁廉务行而胜其私；其老者，观其思慎、强其所不足而不逾。父子之间，观其慈孝；兄弟之间，观其和友；君臣之间，观其忠惠；乡党之间，观其信诚。设之以谋，以观其智；示之以难，以观其勇；烦之以事，以观其治；临之以利，以观其不贪；滥之以乐，以观其不荒。喜之，以观其轻；怒之，以观其重；醉之，以观其失；纵之，以观其常；远之，以观其不贰；昵之，以观其不狎。复征其言，以观其精；曲省其行，以观其备。此之谓观诚。

【注释】①官人：选取人才给以适当官职。《书·皋陶谟》：「知人则哲，能官人。」孙星衍疏：「知人则能器使。」②富贵者观其有礼施：《逸周书汇校集注》：「陈逢衡云：施，予也。富贵者能以礼施，则不骄不吝而能得众矣。」③德守：即道德操守。《逸周书汇校集注》：「陈逢衡云：守，操守也。贫贱者能以德守，则不干进不辱身而动必以正矣。」④「嬖宠」句：《逸周书汇校集注》：「潘振云：为君爱曰嬖，承君恩曰宠。接人倨傲曰骄，用物汰侈曰奢。」⑤隐约者，观其不畏惧：隐约，困厄，俭约。《逸周书汇校集注》：「潘振云：隐，穷也；约，少也。陈逢衡云：不畏惧则有以当大任而不疑。」

【译文】富贵之人，要看他是否举止有礼而好施惠。贫穷之人，要看他是否有德行操守。对于那些备受宠幸之人，要看他是否不骄不奢。对于那些处于困厄的人，要看他是否胆小怕事。对于那些年轻人，要看他有无恭敬好学的态度和敬长爱幼之心。对于那些壮年之人，要看他是否廉洁务实，进而能否克制私欲。对于那些年老之人，要看他的思维是否谨慎，是否即使处于十分难堪的境地，也不会逾

越规矩。父子之间，要看他们是否慈爱、孝顺；兄弟之间，要看他们是否和睦友爱；君臣之间，要看是否仁爱、忠心；乡党之间，要看他们是否诚实守信。让他施行某种谋划，从这里来观察他的智慧。把困难摆到他面前，从这里来观察他的勇气。派他去处理一些烦杂的事务，进而来看他的管理能力。让他面对某种利益，进而来观察他是否贪婪。让他经常处在一种歌舞享乐的环境中，从这里来观察他是否会放纵迷乱。使他快乐，看他是否轻佻；激他发怒，看他是否稳重。让他喝醉，看他是否会失去恭慎的仪态；放任他行事，看他是否还遵从一贯的行为准则。疏远他，看他是否忠心不变；亲近他，看他是否轻浮失礼。反复地对照他前后说过的话，看他是否真的学问精通；隐秘地察访他的行为，看他是否德行完备。这些统合起来就称作「观诚」（洞察实情）。

【原文】天子惟民父母。致①厥②道，无远不服；无道，左右臣妾乃违。道，谓德政。违，叛之。民归于德，德则民戴，否德民仇。兹允效于前，斯不远。信验于前世，不远也。

【注释】①致：推极。②厥：助词。之。《书·无逸》：「自时厥后，亦罔或克寿。」

【译文】天子是万民的父母，只要忠实地推行先王的治国之道，再远的诸侯部族都没有不归服的；丧失了治国之道，自己的近臣、妻妾都会背叛（道，指的是德政。违，即背叛）。百姓归附有德之人。有德则百姓拥戴，无德则百姓仇恨。这前代已经有过证明，并不很远。

【原文】以言取人，人饰其言；以行取人，人竭其行。饰言①无庸②，竭行有成。

【注释】①饰言：谓花言巧语。②庸：即民功，治民有劳绩。《周礼·夏官·司勋》：「王功曰勋，国功曰功，民功曰庸。」郑玄注：「辅成王业，若周公；保全国家，若伊尹；法施于民，若后稷。」

【译文】以言谈取人，人会夸饰其言谈；以所作所为取人，人将竭尽其能。花言巧语毫无实用，竭力实行必有所成。

国语治要

【原文】夫备，有未至而设之，备，国备也。未至而设之，谓预备不虞，安不忘危。有至而后救之，至而后救之，谓若救火疗疾，量资币平轻重之属。是不相入^①也。二者前后各有宜。不相入，不相为用。可先而不备，谓之怠；怠，缓也。可后而先之，谓之召灾。谓民未患轻而重之，离民匮财，是为召灾。

【注释】①不相入：不能互相替代。

【译文】凡是要做到有备无患，一是在意外变故还没有发生之前就预先防备（备，指国库储备，灾祸还没到而事先预设，这就是预备以防意料不到的事，居安而不忘记危险），二是在意外变故发生之后要立即补救（变故发生后立即施救，指的就是如救火、治病、筹集资金、权衡轻重缓急之类的事情）。这两件事都很重要，不能互相替代（二者在灾难前后各有它的作用。不相入，就是不能互相替用）。本来可以事先准备而没有准备，叫做懈怠（怠，即弛缓）；应该在受灾以后才做的却先做了，叫做招祸（人民还没有担心轻钱而却变为重钱，使得人民离散、财物匮乏，这就是召灾）。

【原文】国无经^①，何以出令？令之不从，上之患也。故圣王树德于民以除之。树，立也。除，除令不随之患也。绝民用，以实王府^②，绝民用，谓废小钱，敛而铸大也。犹塞川原^③为潢污^④也，其竭也无日矣。大曰潢，小曰污。竭，尽也。无日，无日数也。

【注释】①经：有二义，君之善政为经；常道曰经。此处两义皆有，意思是指君王制定的稳定恒久的

政策、法令和治国方略。②王府：指帝王收藏财物或文书的府库。③川原：江河之源。④潢污：积水叫做潢，停水叫做污，即是聚积不流的水池。

【译文】国家没有一个长治久安的根本方略，政令从何而出？政令发布后得不到执行，这是当权者最值得忧患的。所以圣人要在人民中施恩树德来消除这一忧患（树，即树立。除，指除去政令不被听从的忧患）。用尽夺民财的办法来充实王室的府库（绝民用，就是废止小钱的赋税而改铸大钱），就好比用堵塞河源的办法去建造水池，虽然水很快地会聚积起来，但干起来也不需几天的工夫。（大水池叫做潢，小水坑叫做污。竭，即干尽。无日，就是没有多少时日。）

【原文】夫乐不过以听耳，而美不过以观目。若听乐而震，观美而眩，患莫甚焉！夫耳目，心之枢机也，枢机，发动也。心有所欲，耳目发动也。故必听和而视正。听和则聪，视正则明。习于和正，则不眩惑也。聪则言听，明则德昭。听言昭德，民歆而德之，则归心焉，歆，犹欣歆，喜服也。言发德教。是以作无不济①，求无不获，然则能乐。夫耳纳和声②，而口出美言，耳闻和声，则口有美言，此感于物也。以为宪令，宪，法也。而布诸民，民以心力，行之不倦，成事不贰，乐之至也。贰，变也。若视听不和，而有震眩，于是乎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出令③不信，有转易也。刑政④放纷，动不顺时⑤，民无据依⑥，不知所力，各有离心。不知所为尽力。上失其民，作则不济，求则不获，其何以能乐？

【注释】①济：成功，成就。②和声：和谐的乐音。③出令：发出命令。④刑政：刑法政令。⑤顺

时：谓顺应时宜，适时。⑥据依：依据。

【译文】音乐不过是用来悦耳的，美物不过是用来悦目的。如果听音乐而震耳，观美物而眩目，可就没了比这更糟的了。耳朵和眼睛是影响心志的关键所在（枢机，即萌发启动的机关、枢纽。心有欲望，是由耳目所发动的），所以必须耳听和声而眼观正色。听和声则耳聪，观正色则眼明。听声观色常行和正，那就不会目眩耳惑。耳聪不惑，就能听善言；目明不眩，就能观美德。善言入耳而美德昭明，人民心悦诚服而得此教化，则归心于君上（歆，即欢欣、嘉服。宣扬道德教化）。因此，君主做事无不成功，需求无不得到，这样就能和乐。耳朵听受和谐的乐音，口中说出美善的言语（耳中听到和乐之音，口中就会说出美善之言，这是受到外物感染的缘故啊）。以此作为宪法政令（宪，即法令）。公布于众，人民尽心尽力，无所倦怠，欲成之事全无变异，这是快乐的最高境界，也是音乐之至啊（贰，即变易、变化）！如果视听不和谐，而有耳震目眩的现象，这时，语言便会狂乱悖理，目光便会昏惑晕眩。政令不讲信用（这就有变易了）。刑法政令放任纷乱，所作所为不顺时令，百姓没有依据，大家不知道怎么做才好，便会各怀背离之意（不知如何尽力）。君上失去人民的拥护，做事就不能成功，所求也不能得到，哪里还能乐得起来呢？

【原文】且民所曹好①，鲜其不济；曹，群也。其所曹恶②，鲜其不废。谚曰：「众心成城，众心所好，莫之能败，其固如城。众口铄金。」铄，消也。众口所毁，虽金石犹可消。

【注释】①曹好：众人所爱好。②曹恶：众人所厌恶。

【译文】百姓多数人都认为好的，很少有不成功的（曹，即群体）；百姓多数人都厌恶的，也很少有不被废弃的。所以谚语说：「众志成城，（众人之心共同所好，无谁能够摧败，坚固得如同城墙）。众口铄金（铄，即消融。众人之口共同所毁，即使是金石，也能够被融化）。」

【原文】成闻之，民生于三，事之如一。三，君、父、师也。如一，服勤至死也。父生之，师教之，君食之。食，谓禄也。唯其所在，则致死焉。在君父，为君父，在师，为师也。人之道也。

【译文】我听说，人生有三个恩人，报答他们要像对待一个人一样（这三个人，就是君主、父母、师长。如一，就是对三者没有分别，都要同样地殷勤事奉，直到老死）。父母生育我们，师长教导我们，君主养活我们（食，即俸禄）。只要是君、亲、师还健在，我们都要以死相报（在君主、父母身边，就全心事奉君主、父母。在师长身边，就全心事奉师长），这是做人的道理。

【原文】文公①问于郭偃②郭偃，卜偃。曰：「始也吾以国为易，易，易治也。今也难。」对曰：「君以为易，其难也将至矣；君以为难，其易也将至矣。」以为难而勤修之，故其易将至。

【注释】①文公：即晋文公。姬姓，名重耳。春秋时期晋国国君，春秋五霸之一。因其父献公立幼子为嗣，曾流亡国外十九年，在秦国援助下回国继位。后因平定周室内乱，接襄王复位，获「尊王」美名。②郭偃：晋国大夫，掌管占卜，也称卜偃。

【译文】晋文公向占卜大臣郭偃（郭偃，即掌管占卜的郭偃）问道：「开始的时候，我以为治理国家是

很容易的事（易，即容易治理），现在才感到很难。」郭偃回答说：「君上如果以为容易，那么困难就会马上来到；君上如果认为困难，那么容易就会马上来到（认为很难，进而就会勤修政要，所以容易即将到来）。」

【原文】吾闻事君者，比而不党。比，比义也。阿私曰党。夫周以举义，比也；忠信曰周。举以其私，党也。夫军事有死无犯，犯而不隐①，义也。在公为义。

【注释】①不隐：不徇私包庇。

【译文】我听说事奉君主的人应做到精诚团结，而不结党营私（为了道义而结交叫做比。为了私利而结交叫做党）。对朝廷忠诚守信以举荐恪守大义的人，叫做比（周，即忠信）；利用举荐以谋私，叫做党。军事行动是绝对不准冒犯的，触犯了则不徇私隐瞒，就叫做义（公而无私就是义）。

【原文】君子比而不别。比德以赞事，比也；赞，佐。引党①以封己②，引，取也。封，厚也。利己而忘君，别也。别，为朋党。

【注释】①引党：援引私党。②封己：厚待资己。

【译文】君子亲近却不结私党。同心同德，共襄国事，这是团结，就叫做「比」（赞，即佐助）。结成朋党来厚待自己（引，选择的意思。封，厚待的意思），专利自己而心中没有君上，那是勾结，就叫做「别」（别，就是结为朋党）。

【原文】夫美也者，上下外内，小大远迩，皆无害焉，故曰美也。若于目观则美，于目则美，德则不也。财用则匮，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为？封，厚也。胡，何。何以为美。夫君国者，将民之与处，民实瘠，君安得肥？安得独肥，言将有患。

【译文】所谓美，就是对上对下、对内对外、对大对小、对远对近都没有害处，所以才叫美。如果眼睛看着挺美观（只是眼睛看着觉得美，却不能体现君王之德），然而却耗费财物，这就是聚敛民财来厚待自己而使人民贫困，还算什么美呢（封，即丰厚。胡，哪里。哪里还以为美）？君临国家的人，要和人民共处，如果人民贫困了，国君怎么会富裕（「安得独肥」，是说将会有祸患）？

【原文】夫从政者，以庇民也。庇，覆也。民多旷者，而我取富焉，旷，空也。是勤民①以自封②也，勤，劳也。封，厚也。死无日矣。我逃死③，非恶富也。

【注释】①勤民：劳苦百姓。②自封：使自己丰厚。③逃死：逃避灾祸或致死的危险。

【译文】当政的人是庇护百姓的（庇，即庇覆，犹保护），百姓的财物空了，而我却得到了富贵（旷，即空匮穷乏；财用不足），这是使百姓劳苦来增加我自己的财富（勤，即劳苦。封，使自己丰厚），那么我离死亡也就不远了。我是在逃避死亡，不是在逃避富贵！

【原文】积货①滋多，蓄怨②滋厚，不亡何待？

【注释】①积货：聚敛货财。②蓄怨：蓄积怨恨。

【译文】积蓄的钱财越多，积聚的怨恨也就越厚，这样想不灭亡还期待什么呢？

「韩诗外传治要」

【原文】君子①居是国也，不崇仁义，尊其贤臣，以理万物，未必亡也；一旦有非常之变，诸侯交争②，人趋车驰③，汨（汨作迫）然④祸至，乃始愁忧，干喉焦唇，仰天⑤而叹，庶几⑥乎望天之救也，不亦晚乎！

【注释】①君子：这里指地位高的人，即执政者。②交争：互相争战。③车驰：驾车奔驰。④汨然：犹突然，很急速的样子。⑤仰天：仰望天空。多形容人抒发抑郁或激动心情时的状态。⑥庶几：希望，但愿。

【译文】君主掌握国家的政权，不崇尚仁义，不尊敬贤能的臣子，而去治理国家，（平时也）未必会灭亡。一旦发生非常的变故，诸侯互相争战，人荒马乱，灾祸突然降临，这时才开始忧愁，喉咙干燥，嘴唇焦烂，仰天而叹，希望上天给予救助，岂不是太晚了吗？

【原文】不慎其前，而悔其后，何可复得？

【译文】开始时不小心谨慎，事后才懊悔，怎么能够弥补呢？

【原文】子曰：「士有五：有执①尊贵者，有家富厚②者，有资勇悍③者，有心智慧者，有貌美好

者。執尊貴，不以愛民行義理^④，而反以暴傲^⑤；家富厚，不以振窮^⑥救不足，而反以侈靡^⑦无度；資勇悍，不以卫上攻战^⑧，而反以侵凌^⑨私斗^⑩；心智慧，不以端計數^⑪，而反以事奸飾詐^⑫；貌美好，不以統朝莅民^⑬，而反以盡^⑭女从欲^⑮。此五者，所謂士失其美質^⑯也！」

【注释】①執：「勢」的古字。指权势。②富厚：谓物质财富雄厚。③勇悍：勇猛强悍。④义理：合于伦理道德的行事准则。⑤暴傲：残暴傲慢。⑥振穷：救助困穷的人。《周礼·地官·大司徒》：「以保息六养万民：一曰慈幼，二曰养老，三曰振穷，四曰恤贫，五曰宽疾，六曰安富。」⑦侈靡：奢侈糜烂。《战国策·楚策四》：「专淫逸侈靡，不顾国政，郢都必危矣！」⑧攻战：犹作战、战斗。⑨侵凌：亦作「侵陵」。侵犯欺凌。⑩私斗：私人之间的争斗。⑪计数：谋略权术。⑫饰诈：谓作假骗人。⑬莅民：管理百姓。⑭盡：诱惑，迷乱。《左传·庄公二十八年》：「楚令尹子元欲盡文夫人，为馆于其官侧而振万焉。」杜预注：「盡，惑以淫事。」⑮从欲：纵欲。从，「纵」的古字。⑯美质：美好的本质。《韩诗外传》卷八：「虽有良玉，不刻镂则不成器；虽有美质，不学则不成君子。」

【译文】孔子说：「士人有五类：有的权势地位尊贵显赫，有的家境富裕资财雄厚，有的天资勇敢强悍，有的心智聪明敏慧，有的容貌端庄俊美。权势地位尊贵显赫的人，不利用他的权位去爱护百姓，不依照伦理道德来行事，反而利用权势暴戾傲慢，欺压百姓；家境富裕资财雄厚的人，不利用他的财富去救济贫穷困乏的人，反而利用财富来过奢侈糜烂、没有节制的生活；天资勇敢强悍的人，不利用他的勇敢保卫国君、攻城野战，反而凭借勇力来欺侮别人，从事私人间的争斗；心智聪明敏慧的人，

不利用他的明察来策划政治的措施，反而凭借智谋来做出奸邪的事，掩饰诈伪的行为；容貌端庄俊美的人，不利用他的威仪统率朝廷官吏、治理人民，反而用它来诱惑女子，放纵情欲。这五种人，可说是士人中丧失了其美好禀赋的人。」

【原文】原①天命②，治心术③，理好恶④，适情性⑤，而治道⑥毕矣。原天命，则不惑祸福⑦，不惑祸福，则动静⑧修理⑨矣；治心术，则不妄喜怒，不妄喜怒，则赏罚⑩不阿⑪矣；理好恶，则不贪无用，不贪无用，则不以物害性矣。（本书不以物害性矣作不害物性。）适情性，则欲不过节，欲不过节，则养性⑫知足⑬矣。四者不求于外，不假于人，反诸己而已⑭！

【注释】①原：参究，推究。②天命：指宇宙自然的规律、法则。《礼记·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郑玄注：「天命，谓天所命生人者也，是谓性命。」明王守仁《〈大学〉问》：「是其一体之仁也，虽小人之心亦必有之。是乃根于天命之性，而自然灵昭不昧者也。」③心术：指人认识事物的方法和途径。《汉书·礼乐志》：「夫民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应感而动，然后心术形焉。」颜师古注：「术，道径也。心术，心之所由也。」④好恶：喜好与嫌恶之心。⑤情性：情感，秉性。⑥治道：治理国家的方针、政策、措施等。⑦祸福：灾殃与幸福。⑧动静：运动与静止，行动与止息。《易·艮》：「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⑨修理：端谨整饬。⑩赏罚：奖赏和惩罚。⑪阿：徇私，偏袒。⑫养性：谓修养身心，涵养天性。语本《孟子·尽心上》：「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⑬知足：谓自知满足，不作过分的

企求。《老子》：「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⑭而已：助词，表示仅止于此。

【译文】参究天道自然的规律，修正自己的心思，调理自己的好恶，使自己的情感秉性保持适度，如此修身之道就完备了。推究天道自然的规律，就不会受到祸福的迷惑；不受祸福的迷惑，就会一动一静都循理而行。调理自己的心思，就不会胡乱动喜发怒，不胡乱动喜发怒，赏罚就不会偏袒。使自己的好恶合理，就不会贪图那些无用的东西，不贪图那些无用的东西，就不会因外物而伤害了本性。使自己的情感秉性保持适度，欲望就不会超越法度，欲望不超越法度，便能涵养心性、知道满足。这四种修身之道，不必向身外寻求，也不必借助他人，只需自我反省而已。

【原文】天设其高，而日月成明；地设其厚，而山陵^①成居；上设其道，而百^②（旧无百字。补之）事得序。

【注释】^①山陵：山岳。

【译文】天有其高，太阳、月亮才得以显现其光明；地有其厚，高山丘陵才得以在上面安住。君主有了完备的治国方针，各项事务才能够有序地进行。

【原文】智如原泉^①，行可以为表仪^②者，人师也；智可以砥砺^③，行可以为辅檠^④（檠作弼）^⑤者，人友也；据法守职^⑥，而不敢为非者，人吏也；当前^⑦快（快作决）意，一呼再诺者，人隶也。故上主^⑧以师为佐，中主^⑨以友为佐，下主以吏为佐，危亡之主以隶为佐。欲观其亡，必由其下。故同明者相

见，同听者相闻，同志者相从。非贤者莫能用贤。故辅佐左右所任使⑨，有存亡之机、得失之要也，可无慎乎？

【注释】①原泉：源泉，即有源之水。②表仪：表率，仪范。③砥砺：磨练，锻炼。④弼：辅佐，辅助。⑤守职：忠于职守。⑥当前：在面前，前面。⑦上主：谓有道明君。⑧中主：中等才德的君主。⑨任使：差遣，委用。

【译文】智慧像有源头的泉水一般永不竭尽，行为可以作为众人表率的人，是人师。智慧可以磨练人，行为可以帮助别人的人，是人之友。依据法规做事、恪守自己的职责、不敢做非法之事的人，是人之吏。当面投合人家的心意，别人一呼唤，连声应诺的人，称为人之奴。所以有道的明君用人之师作为他的辅佐，中等才德的君主用人之友作为他的辅佐，下等的君主用人之吏作为他的辅佐，使国家危亡的君主用人之奴作为他的辅佐。要看一位君主是否会灭亡，一定先观察他的下属。所以眼光同样敏锐的人能相互发现，耳朵同样灵敏的人能相互倾听，志趣相投的人能相互追随。不是贤君就不能任用贤臣。所以君主对于左右辅佐大臣的委用，其中就隐藏着国家存亡的机兆，政治得失的关键，怎么可以不谨慎对待呢？

【原文】己欲衣食①焉，亦知天下之欲衣食也；己欲安逸②焉，亦知天下之欲安逸也；己有好恶焉，亦知天下之有好恶也。此三者，圣王之所以不降席③而匡天下者也。故君子之道，忠恕④而已矣！夫饥渴苦血气，寒暑动肌肤，此四者民之大害也。大害不除，未可敢御也。四体不掩，则鲜仁人；五藏

空虚，则无立士。百姓内不乏食，外不患寒，乃可御以礼矣。

【注释】①衣食：穿衣与饮食。谓赖以为生。②安逸：安稳，太平无事。③降席：座席的西头。古代宾主相见，以西为尊，主东而宾西。这里指从坐席上走下来。④忠恕：儒家的道德规范。忠，谓尽心为人；恕，谓推己及人。《论语·里仁》：「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朱熹《论语集注》：「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

【译文】自己希望有衣穿、有饭吃，便推知天下的人都希望有衣穿、有饭吃；自己希望安闲舒适，便推知天下的人都希望安闲舒适；自己有所喜好与嫌恶，便推知天下人都会有所喜好与嫌恶。知道这一点，圣明的君王因此不需要离开座席走下来，就能使天下得到匡正。所以君子处世之道，不外乎「忠恕」罢了。

【原文】故曰：「以明扶明，则升于天；以明扶暗，则归其人；两瞽①相扶，不触墙木，不陷井阱②，则其幸也。」

【注释】①瞽：失明的人；盲人。②阱：捕野兽的深坑。

【译文】所以说：「眼睛明锐的人扶助眼睛明锐的人，就可以登高致远，直上云端；眼睛明锐的人扶助失明的人，可以把瞎眼人送回家；但是两个失明的人互相扶持，不撞在墙壁树木上，不掉进水井或陷阱里，就算是幸运的了。」

【原文】福生于无为^①，而患生于多欲。故知足^②，然后富从之；德宜君人^③，然后贵从之。故贵爵而贱德者，虽为天子不贵矣；贪物而不知止^④者，虽有天下不富矣。夫土地之生物^⑤不益，山泽之出财有尽。怀不富之心，而求不益之物，挟^⑥百倍^⑦之欲，而求有尽之财，是桀纣之所以失其位也。

【注释】①无为：清静虚无，顺应自然，不强求。②知足：谓自知满足，不做过分的企求。《老子》：「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③君人：为人之君，统治人民。④知止：谓懂得适可而止，知足。⑤生物：生长万物。⑥挟：怀藏，隐藏。⑦百倍：一百倍。形容倍数极高。

【译文】福分产生于少欲知足，凡事随缘而不强求。而忧患的产生是由于人的欲望过多。所以一个人知道满足，然后富裕会随着到来；德行适合治理人民，然后尊贵就会随之而来。所以看重爵位而轻视德行的人，虽然做了天子，但是并不高贵；贪求财物而不知休止的人，虽然拥有天下，但是并不富足。土地生长的物品不会增加，山林水泽出产的资材也是有限的。怀着不知足的心理，去追求不能增多的物品，怀着强烈的欲望，去追求会穷尽的钱财，这就是夏桀、商纣丧失天子地位的原因。

【原文】古者必有命民^①。民有能敬长怜孤、取舍^②好让、居事力者，命于其君。命，然后得乘鬴车^③并马^④，未得命者不得乘，乘皆有罚。故其民虽有余财^⑤侈物^⑥，而无礼义功德^⑦，即（即作则。下即不即强同。）无所用其余财物。故其民皆兴仁义而贱财利^⑧。贱财利即不争，不争即强不凌弱、众不暴寡。

【注释】①命民：指平民受帝王赐爵者。《尚书大传》卷一下：「古之帝王必有命民，能敬长矜孤取

舍好让者，命于其君，然后得乘饰车骈马衣文锦。」②取舍：择用与弃置，选择。③饬车：即饰车，古代大夫乘鞅革为饰的车子。《康熙字典》：「饬，《玉篇》同饰。」④并马：指二马并行驾车。

⑤余财：富余的财物。⑥侈物：多余的用品。⑦功德：功业与德行。《礼记·王制》：「有功德于民者，加地进律。」⑧财利：财物货利。

【译文】古时候必定有君主以诏命表彰的人。人民当中，有人能够尊敬长辈、怜爱孤苦、面对利益得失的时候谦让为先、做事尽力的，君主颁赐嘉奖的诏命。得到诏命以后，受嘉奖的人可以乘坐华丽的大车，驾着两匹马。没有得到君主诏命的人，不许乘坐这样的车马，如果任意乘坐了，都会给予处罚。所以人民中有人虽然有多余的财物，但是如果行为不合礼义，没有功业和德行，那么就没有办法使用他多余的财物。所以人民都倡行仁义而轻视财物和货利。轻视财物和货利，就不会有争夺；不争夺，就不会有人以强凌弱、以众欺寡。

【原文】故明王①之使人也，必慎其所使。既使之，任之以心，不任以辞也。

【注释】①明王：圣明的君主。

【译文】所以圣明的君主派遣使者的时候，必然是谨慎地派遣。已经派定了人，就把自己的心意托付给他，而不是把言辞托付给他。

【原文】千羊之皮，不若一狐之腋；众人之唯唯①，不若直士之愕愕。昔者纣默默②而亡，武王愕愕

而昌。

【注释】①唯唯：卑恭顺从貌。②默默：缄口不言。《韩诗外传》卷十：「有谔谔争臣者，其国昌；有默默谀臣者，其国亡。」

【译文】千只羊皮的价值，比不上一只狐狸腋下皮毛的价值。有许多人唯唯诺诺，不如一位士人的直言谏诤。过去商纣王的臣子都沉默不说话，因此商朝灭亡了；周武王的臣子都直言敢谏，因此周朝便兴盛起来。

【原文】臣闻贵而下贱，则众弗恶也；富能分贫，则穷乏①士弗恶也；智而教愚，则童蒙②者不恶也。

【注释】①穷乏：穷困，匮乏。②童蒙：童，幼童。蒙，暗昧。幼童对事理多暗昧，所以叫做童蒙。这里泛指不明事理的人。

【译文】我听说，地位高的人能够对地位低的人谦让，那么众人就不会厌恶他；有钱的人能经常接济贫穷的人，那么贫穷的人就不会厌恶他；聪明的人能够教导愚昧的人，那么愚昧的人就不会厌恶他。

【原文】人主①之疾十有二发，非有贤医，莫能治也。何谓十二发？曰：痿②、蹶③、逆④、胀⑤、满⑥、支⑦、膈⑧、盲⑨、烦⑩、喘⑪、痺⑫、风⑬，此之谓也。贤医治之若何？曰：省事⑭轻刑，则痿不作；无使小民⑮饥寒，则蹶不作；无令财货上流，则逆不作；无使仓廩⑯积腐，则胀不作；无使府库⑰充实，则满不作；无使群臣纵恣⑱，则支不作；无使下情⑲不上通⑲，则膈不作；上振恤⑲下，则

盲不作；法令奉用，则烦不作；无使下怨，则喘不作；无使贤人伏匿^②，则痺不作；无使百姓歌吟诽谤^③，则风不作。夫重臣^④群下^⑤者，人主之心腹支体也；心腹支体无害，则人主无疾矣！故非有贤医，莫能治也。人主皆有此十二疾，而不用贤医，则国非其国也。

【注释】①人主：人君，君主。《老子》：“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②痿：身体某部分萎缩或失去机能的病。以下借人体所发生的病，譬喻国君在政治上错误的措施。③蹶：与「厥」通，气上逆而生的病，轻则四肢寒冷，重则不省人事。④逆：气不顺的病。⑤胀：腹部鼓胀。⑥满：胸腹胀满。⑦支：与「肢」通，四肢所生的病。⑧膈：噎塞反胃。⑨盲：疑为「盲」，这里指膏肓患病。古代医学以心尖脂肪为膏，心脏与膈膜之间为盲。⑩烦：心中不安宁的病。⑪喘：哮喘病，患者呼吸迫切，痰塞气道，搏击有声。⑫痺：同「痹」，麻痺，肢体失其感觉而麻木不仁。⑬风：风气藏在皮肤间，筋脉弛纵，手足麻木。⑭省事：减少事务。引申为方便、不费事。⑮小民：指一般老百姓。⑯仓库：贮藏米谷的仓库。⑰府库：指国家贮藏财物、兵甲的处所。《礼记·曲礼下》：“在府言府，在库言库。”郑玄注：“府谓宝藏货贿之处也，库谓车马兵甲之处也。”⑱纵恣：肆意放纵。⑲下情：指下级或群众的情况或心意。⑳上通：谓下情上达于君。《管子·明法》：“下情不上通，谓之塞；下情上而道止，谓之侵。”㉑振恤：亦作「振卹」，赈济。㉒伏匿：隐藏，躲藏。㉓诽谤：以不实之辞毁人。㉔重臣：国家倚重的、有崇高声望的大臣。㉕群下：泛指僚属或群臣。

【译文】君主的疾病有十二发，没有好的医生，就不能把它治疗好。什么叫做十二发呢？即痿、蹶、逆、胀、满、支、膈、盲、烦、喘、痺、风，这叫做十二发。好的医生怎样治疗它们呢？即：减少事

务，减轻刑罚，那么痠病就不会发生；不让百姓饥饿受寒，那么蹶病就不会发生；不让财货聚集在执政者的家里，那么逆病就不会发生；不让国家仓库积累的粮食腐烂，那么胀病就不会发生；不让国家的仓库装满了财物，那么满病就不会发生；不让臣子们肆意放纵，那么肢体的疾病就不会发生；不使老百姓的意见阻塞不能上达，那么膈病就不会发生；在上位的人救济百姓，那么膏肓就不会患病；国家法令能够通行无阻，那么烦病就不会发生；不使老百姓产生埋怨，那么喘病就不会发生；不让有贤德的人隐匿起来，那么痹病就不会发生；不要让百姓透过歌谣指摘执政者的过错，那么风病就不会发生。（在一个国家里面，）大臣和他们的属吏是国君的心腹肢体。心腹和肢体没有疾病，国君才没有疾病。所以没有良医，是不能把这些病治疗好的。国君有这十二种疾病，如果不用良医，那么国家很快就将不是他的国家了。

【原文】齐景公①使使于楚，楚王与之上九重②之台，顾使者曰：「齐亦有台若此者乎？」使者曰：「吾君有治位之堂，土阶③三尺，茅茨④不翦，采椽⑤不斫⑥，犹以为为之者劳，居之者泰。吾君恶⑦有若此者乎？」于是楚王恹（恹作悒）如⑧也。

【注释】①齐景公：姜姓，名杵臼，春秋后期齐国国君。齐灵公之子，齐庄公之弟。公元前五四七年到公元前四九〇年在位，在位五十八年，是齐国执政时间最长的一位国君。②九重：九层。③土阶：土台阶。指居室简陋。④茅茨：茅草盖的屋顶。亦指茅屋。茅茨不翦，谓崇尚俭朴，不事修饰。⑤椽：方形的椽子。⑥斫：雕琢，雕饰。⑦恶：疑问代词。相当于「何」「安」「怎么」。⑧悒如：悒然，

不安的样子。

【译文】齐景公派遣使者到楚国去，楚王和使者一起登上九层的楼台，楚王对使者说：「齐国也有这样的楼台吗？」使者说：「我们国君有处理政务的朝堂，堂前只有三尺高的土台阶，茅草盖的屋顶没有加以修剪，应该彩绘的椽子也没有雕琢装饰，却仍然认为修建朝堂的人太劳苦了，而住在里面的人太安逸了。我们国君怎么会有这样美好的高台呢？」楚王听后显得很不安。

卷九

孝经治要

【原文】子①曰：「先王有至德要道②，子者，孔子。以顺天下③，民用和睦④，上下⑤无怨。以，用也。睦，亲也。至德以教之，要道以化之，是以民用和睦，上下无怨也。汝⑥知之乎？」曾子避席⑦曰：「参不敏⑧，何足以知之⑨？」参，名也。参不达。子曰：「夫⑩孝，德之本也⑪，人之行，莫大于孝，故曰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⑫。身体发肤⑬，受之父母⑭，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⑮，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⑯于立身。」

【注释】①子：本为古代男子的通用美称。②先王有至德要道：先王，指古代的圣德之王，如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至德，最美好、最高尚的德行，即指下文之孝行。要道，最重要的道理。③顺：顺从，使天下人心顺服。④民用和睦：用，因而，由此。和睦，和，协调、融洽；睦，相亲。⑤上下：指各种人之间。古代为等级社会，人与人之间有上下尊卑的等级区分。⑥汝：你。此处指曾参。⑦避席：离席而立。曾参本侍坐于侧，因孔子问话，曾参为表示对老师的恭敬，因而起身离开坐席，站立回答。⑧不敏：敏，聪明、睿达、有智慧。不敏，为曾参自谦之词，犹言愚蠢、鲁钝。⑨何足以知之：足，够得上、配得上。此处为曾参自谦之词。邢《疏》言：「又假言，参闻夫子之说，乃避所居之席，起而对曰：『参性不聪敏，何足以知先王之至德要道之言义？』」⑩夫：发语词。⑪德

之本也：本，根本。邢《疏》言：「此依郑注，引其圣治章文也。言孝行最大，故为德之本也。德则至德也。」邢《疏》云：「《正义》曰：云『孝者，德之至，道之要也』依王肃义，德以孝而至，道以孝而要，是道德不离于孝。殷仲文曰：穷理之至，以一管众为要。」⑫教之所由生也：教，指教化。邢《疏》言：「《正义》曰：此依韦注也。案《礼记·祭义》称曾子云『众之本教曰孝』《尚书》『敬敷五教』，解者谓教父以义，教母以慈，教兄以友，教弟以恭，教子以孝。举此，则其余顺人之教，皆可知也。」⑬身体发肤：身，头颈胸腹。体，四肢。发，身上的毛发。肤，皮肤。⑭受之父母：受，接受。指子女的肉体是父母给予的。⑮立身行道：立，树立、成就。立身，树立自身于天地之间，指有崇高的道德修养，成就功名与事业。行道，实行天下的大道。⑯终：最后，老年时，或言指孝道的终极阶段、最高要求。

【译文】孔子说：「古代的圣王有至高之德、切要之道（子，孔子），用以顺天下人心，使人民和睦相处，上上下下都没有怨恨。（以，用。睦，亲爱。用至高的道德教化人民，用孝道来感化人民，百姓因此相亲相爱，尊卑长幼都没有怨恨。）你知道先王的至德要道是什么吗？」曾子离席而起，恭敬地回答说：「学生曾参愚昧，怎么会知道呢？」（参，曾子的名，曾参不能通达明了老师的意思。）「孔子说：『孝，是德行的根本，（人的所有行为中没有比孝更重大的，所以说是德之本。）一切教化都从这里生发开来。人的身体以至每一根毛发和每一块皮肤，都是父母给予的，应当谨慎爱护，不敢稍有毁伤，这是实行孝道的开始；以德立身，实行大道，使美好的名声传扬于后世，以光耀父母，则是实行孝道的最终目标。所以实行孝道，开始于侍奉双亲，进而在侍奉君主的过程中得到发扬光大，最终的目的就

是成就自己的德业。

【原文】爱亲者，不敢恶于人①；爱其亲者，不敢恶于他人之亲。敬亲者，不敢慢于人②。爱敬尽于事亲，爱于母，尽敬于父。而德教加于百姓，盖③天子之孝也。《吕刑》④云：「一人有庆⑤，兆民赖之⑥。」

【注释】①不敢恶于人：恶，厌恶、憎恨、不喜欢。意为天子作为热爱自己父母的人，就要扩大去热爱天下的父母。②不敢慢于人：慢，轻侮、怠慢。此句言天子要广泛地敬重他人。③盖：语气词。多用于句首。④吕刑：为《尚书》中的篇名。⑤一人有庆：一人，指天子。庆，善。⑥兆民赖之：兆民，万民，指天下的所有人。古人所说的「兆」，即指一百万，也指十亿，后指一万亿。此处泛言极多，非实数。赖，依靠、凭借、仰赖。

【译文】天子真正爱护自己的父母，也就不敢厌恶任何人（爱自己的父母，就不敢厌恶他人的父母）；真正尊敬自己的父母，也就不敢轻慢任何人。天子竭尽爱护尊敬来侍奉双亲（对母亲竭尽亲爱之情，对父亲竭尽尊敬之情），将这种道德教育推广到天下百姓，这就是天子的孝道啊！《尚书·吕刑》说：「天子有爱敬父母的善德，天下万民都会仰赖他。」

【原文】在上不骄①，高而不危②；诸侯在民上，故言在上。敬上爱下，谓之不骄。故居高位而不危殆也。制节谨度③，满而不溢④。费用约俭，谓之制节。奉行天子法度，谓之谨度，故能守法，而不骄逸也。高而

不危，所以长守贵也；居高位能不骄，所以长守贵也。满而不溢，所以长守富也。虽有一国之财，而不奢泰，故能长守富。富贵不离其身，富能不奢，贵能不骄，故云不离其身。然后能保其社稷^⑤，上能长守富贵，然后乃能安其社稷。而和其民人^⑥。薄赋敛，省徭役，是以民人和也。盖诸侯之孝也。《诗》^⑦云：

「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战战，恐惧。兢兢，戒慎。如临深渊，恐坠。如履薄冰，恐陷。

【注释】①在上不骄：在上，诸侯为列国之君，贵在一国臣民之上，故言「在上」，即处于高位的意思。骄，自满、自高自大。无礼为骄。②高而不危：高即上，言诸侯居于一国最高之位，所处甚高。危，危殆、危害。此接上句，意为诸侯居于万人之上的高位，仍能不自高自大，则不会发生危殆。

③制节谨度：制节，花费节省，生活俭朴。谨度，指言行谨慎而合乎礼法。④满而不溢：满，国库充实，钱财很多。溢，过分，此处指生活奢侈，与骄相对。⑤社稷：社是祭祀土神的场所，亦代指土神；稷为五谷之长，是谷神。⑥和其民人：民人，即人民、百姓。⑦诗：以下引文，见《诗经·小雅·小旻》。

【译文】（诸侯）处在万民之上而不骄傲，即使身居高位，也不会产生倾覆的危险（诸侯的地位在万民之上，所以说「在上」。尊敬在上位的人，爱护在下位的人，这叫「不骄」，所以能居于高位而没有危险）；节约费用，谨守法度，即使财富充足，也不会奢侈浪费。（各种费用俭省，这叫「制节」。奉行天子的法度，这叫「谨度」。所以能守法而不骄奢淫逸。）身处高位而没有倾覆的危险，所以能长久地保持他的尊贵（居于高位却能不骄傲，所以能长久地保持尊贵）；财富充裕而不奢侈挥霍，所以能长久地保持他的富有。（虽然拥有一个国家的财富却不奢侈挥霍，所以能长久地保持富有。）能使富有和尊贵不离开

自身（富有却能不奢侈，尊贵却能不骄傲，所以说「没有离开他自身」），然后才能保全社稷（居上位者能长久地保持富有和尊贵，然后才能保证他的国家得以长治久安），使自己的人民和睦相处（减少赋税和杂役，因此人民和乐安定。）这就是诸侯的孝道啊！《诗经·小雅》说：「要戒慎恐惧，小心谨慎，就像站在深渊之旁，又像踏在薄冰之上。」（战战，是形容恐惧的样子。兢兢，是形容谨慎的样子。所谓「如临深渊」，是说恐怕掉下去。所谓「如履薄冰」，是说恐怕陷进去。）

【原文】非先王之法服①，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②，不敢道；不合诗书，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③，不敢行。不合礼乐，则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诗书，则不言。非道不行。非礼乐，则不行。口无择言④，身无择行⑤。言满天下无口过⑥，行满天下无怨恶⑦。三者⑧备矣，然后能守其宗庙⑨。法先王服，言先王道，行先王德，则为备矣。盖卿大夫之孝也。《诗》云⑩：「夙夜匪懈⑪，以事一人。」夙，早也。夜，暮也。一人，天子也。卿大夫当早起夜卧，以事天子，勿懈惰。

【注释】①先王之法服：先王制定的各种等级的人的规定服饰。②法言：合乎礼法的言语，即《诗》《书》等中的言论。③德行：合乎礼乐的道德行为。④择言：败言或不合法度的议论。⑤择行：败坏的德行或不合法度的行为。⑥言满天下无口过：言满天下，言语传遍天下。口过，口中有失。⑦怨恶：怨恨厌恶。⑧三者：指上文之合于先王的服饰、言语和德行。⑨宗庙：古代祭祀先人的场所。⑩诗：下引诗句，见《诗经·大雅·烝民》。⑪夙夜匪懈：夙，早晨。夜，晚间。匪，同「非」，不。懈，怠惰、松懈。

【译文】（卿大夫）非先王规定的服装不敢穿，非先王的礼法言论不敢讲，（言语不合乎《诗》《书》中的道理就不敢说），非先王遵奉的道德行为不敢行。（行为不合乎《礼》《乐》的规范就不敢做。）所以，不合礼法的话不讲，（不合乎《诗》《书》的话就不说），不合道德的行为不行（不合乎《礼》《乐》规范的行为就不做）。口中没有不合乎礼法之言，自身没有不合乎礼法之行，纵使言语传遍天下，也不会口中有失，即使所作所为天下皆知，也不会有怨恨厌恶。「服饰、言语、行为」，三者都能完备无缺，然后就能守住其祭祀先祖的宗庙。（按照古圣先王所规定的衣服穿着，说的是古圣先王所说的道理，践行的是古圣先王的道德行持，这样就完备了。）这就是卿大夫的孝道啊！《诗经·大雅·烝民》说：「要早晚勤奋不懈，来侍奉于天子。」（夙，是早上的意思。夜，是晚上的意思。一人，是指天子。卿大夫应当晚睡早起，来侍奉天子，不要懈惰。）

【原文】故以孝事君则忠，移事父孝，以事于君，则为忠也。以敬事长则顺。移事兄敬，以事于长，则为顺矣。忠顺不失，以事其上，事君能忠，事长能顺，二者不失，可以事上也。然后能保其禄位，而守其祭祀^①。盖士之孝也。

【注释】①守其祭祀：祭，际也，神人相接为祭。祀，似也，言祀者似将见先人也。祭祀，指备供祭品以祭神祭祖的活动。

【译文】因此，用侍奉父亲的孝道来侍奉君主，必能做到忠诚（把侍奉父亲的孝道转到侍奉君主上，就能做到忠诚了）；用敬顺兄长的悌道来侍奉上级，必能做到顺从（把侍奉兄长的恭敬心转到侍奉上级上，

就会顺从)。忠诚和顺从，都做到没有什么欠缺和过失，用这样的态度去侍奉君主和上级（侍奉君主能够忠诚，侍奉长上能顺从，二者都没有缺失，就可以侍奉在上位者了），就能保住自己的俸禄和职位，守住宗庙的祭祀。这就是士人应尽的孝道啊！

【原文】因（因上旧有子曰二字。删之）天之道①，春生、夏长、秋收、冬藏，顺四时以奉事天道。分地之利②，分别五土，视其高下，此分地之利。谨身节用③，以养父母④。行不为非为谨身，富不奢泰为节用，度财为费，父母不乏也。此庶人之孝也。故自天子至于庶人⑤，孝无终始⑥，而患不及己者⑦，未之有也。

【注释】①因天之道：因，顺应、凭依、利用。顺应春、夏、秋、冬四季变化的自然规律。②分地之利：分，区别、分别。利，利益、好处。指分辨土地的特性和优势，因地制宜种植农作物等。③谨身节用：谨，恭敬、谨慎。谨身，即对自己的身体恭敬、谨慎，言行合于礼法，不做违礼的事，就能远离刑罚的羞辱。节用，节约俭省，生活不奢侈浪费。④以养父母：以，拿来、用来。养，赡养，供养。⑤自天子至于庶人：指从尊如天子，下至诸侯、卿大夫、士，直至卑如庶人，无论尊贵还是卑贱，都要实行孝道。⑥孝无终始：实行孝道，没有贵贱等级的差异，也没有开始与终结的区别。⑦而患不及己者：患，忧虑、担心。及，赶上、做到。意为担心自己做不到孝。全句意为，从天子到庶人，实行孝道是人人都能做到的，不在于其地位的尊贵还是卑贱，也不在于是事亲还是立身。因此，担心自己不能做到孝道，是不会有有的。一说「孝无终始」为行孝无终无始，「患」为祸患，故而释全句

为：如果行孝道用心不纯，用力不果，致使在立身和事亲方面自始至终都没有做好，这样，要想祸患不及其身，那是不可能的。

【译文】顺应春、夏、秋、冬四季变化的自然规律（春天生发，夏天成长，秋天收获，冬天贮藏，顺应这四季的变化，来奉事天然之道），分辨土地的不同特点（分别山林、川泽、丘陵、水边平地、低洼地等五种土地，观察其高下的不同，因地制宜种植农作物等，这就是合理地利用土地资源），行为谨慎，节约俭省，以此供养父母（不做非法的事情，这叫「谨身」。富有但不奢侈挥霍，这叫「节用」。根据财力来支出，则对父母的供养就不会匮乏），这就是老百姓应尽的孝道啊！因此，从天子到百姓，不分贵贱，行孝都是无始无终、没有止尽的。如果有人担心自己无法尽孝，那是不可能的。

【原文】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也①，见因天地教化民之易也。是故先之以博爱②，而民莫遗其亲③；先修人事，流化于民也。陈之以德义④，而民兴行⑤；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也；先之以敬让，而民不争。若文王敬让于朝，虞、芮推畔于野，上行之，则下效法之。道之以礼乐，而民和睦⑥；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示之以好恶，而民知禁⑦。善者赏之，恶者罚之，民知禁，不敢为非也。

【注释】①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先王，已逝世的帝王，此处指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等圣王。教，教化，指思想道德和行动的感召。化，渐变，指民众受统治者行动的感召而逐渐向孝义和善变化。②是故先之以博爱：是故，因此。先，率先实行，带头去做，为民众做出榜样。博爱，广泛地实行仁爱、泛爱众人。③民莫遗其亲：遗，遗弃、遗忘。亲，指父母。④陈之以德义：陈，广布、陈

说。言统治者率先陈说道德之美、正义之善。⑤民兴行：兴，起。行，实行。言民众都会自动地讲道德、行义举。⑥而民和睦：人民因此而和顺亲睦。⑦示之以好恶，而民知禁：示，拿出来给人看，使人明白。好，喜好和提倡的。恶，厌恶和反对的。禁，禁止，即不许做的非法的事。

【译文】先王看到这样的教化可以转化人心（看到根据天地恒常之道教化百姓的容易），所以率先实行孝道，博爱大众，使百姓不会遗弃双亲（率先修治自身，德泽流于百姓，从而化导人民）；再来陈述道德仁义，让百姓心生仰慕，愿意效法（在上位者喜欢道义，则人民没有敢不服的）；先行礼敬谦让，做出表率，使百姓不会互相争斗（就像文王敬让于朝堂之上，发生争执的虞人和芮人受其感化，推让田畔于民间，说明在上位者真心实行，则在下位者就会起而效法他）；再以礼乐来引导，让百姓身心和谐，和睦相处（在上位者如果乐于遵行礼法，则百姓没有谁敢不尊敬的）；指示人民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人民就知道禁令而不违犯了。（做好事的奖赏他，做坏事的惩罚他，则百姓就知道所禁止的事情，从而不敢为非作歹。）

【原文】父子之道，天性也，性，常也。君臣之义也。君臣非有天性，但义合耳。父母生之，续莫大焉①；君亲临之，厚莫重焉②。故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③；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④。

【注释】①续莫大焉：续，指续先传后，也就是人类的自身繁衍。焉，于之，在这件事上。莫大焉，没有比这更重大的事。②君亲临之，厚莫重焉：亲，亲自。临，以上对下。厚，深重、重要。③悖

德：背，违背。违背公认的道德准则。④悖礼：违背礼义。

【译文】父子之间的慈孝之道是天性（性，就是恒常不变的本性），它表现在君臣之间就是大义。（君主和臣下之间并不具有天然的亲情，只是以道义相结合。）父母生子，继承宗嗣之事，让孝道得以相续，没有比这种人伦关系更重大的了！父亲既有君的尊严，又有父的慈爱，让儿女的孝心得以培养，没有比这种恩义更厚重的了！所以，不爱自己的父母，而去爱别人，那就叫违背道德；不尊敬自己的父母，而去尊敬他人，那就叫违背礼义。

【原文】子曰：「孝子之事亲，居①则致其敬，养②则致其乐，乐，竭欢心以事其亲。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

【注释】①居：平常家居。②养：赡养，奉养。

【译文】孔子说：「孝子侍奉父母亲，日常居家时，处处都应对父母恭敬；奉养父母时，应让父母欢心（乐于竭尽自己的欢心，以待奉自己的父母）；父母生病时，应忧虑父母的病情；父母去世时，应哀伤；祭祀父母时，应庄严敬肃。以上五点都能完备，才真正做到侍奉双亲。」

【原文】子曰：「五刑之属三千①，五刑者，谓墨、劓、腓、宫（宫下旧有割字，删之）、大辟也。而罪莫大于不孝②。要君者无上③，事君，先事后后食禄，今反要君。此无尊上之道。非圣人者无法④，非侮圣人者，不可法。非孝者无亲⑤。己不自孝，又非他人为孝，不可亲。此大乱之道也⑥。事君不忠，侮圣人

言，非孝者，大乱之道也。」

【注释】①五刑之属三千：处以五刑的罪行共有三千条。②罪莫大于不孝：所有应处以五刑的三千条罪行中，没有比不孝更重的罪行了。即不孝为罪恶之极。此句言不孝之罪，不在三千条罪行之中。③要君者无上：要，强求、要挟、胁迫，有所依仗而强硬要求。者，指代人。无上，藐视君上，即目无君长，反对或凌辱君长。④非圣人者无法：非，责难、诽谤、诋毁。圣人，具有最高道德标准的人。非圣，就是对周公、孔子等所谓圣人的言论、著述进行诽谤或不恭敬对待。⑤非孝者无亲：非，非议，不赞成。非孝，诽谤他人的孝行。⑥此大乱之道也：大乱，最严重的祸患悖乱。道，根源，意为导致大乱。

【译文】孔子说：「古代的刑法有五大类，所归属的犯罪之条列，有三千种之多（五刑，是指墨、劓、剕、宫、大辟五种刑罚），其中没有比不孝的罪行更大的。要挟君主的人，是心目中没有君主的存在（侍奉君主应当先尽心做好事情然后再领取俸禄，如今反而威胁君主，这是没有尊上之道）；反对圣人的，是心中没有法则的存在（诽谤侮辱圣人的人不可效法）；反对孝道的人，是心目中没有父母亲（自己不孝，对他人尽孝又加以诽谤，这种人不可亲近）。这三种恶行，都是造成天下大乱的根源。」（侍奉君主不忠诚，轻侮圣人的言论，不孝父母，这是大乱之道。）

【原文】子曰：「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教民礼顺，莫善于悌；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夫乐者，感人情，乐正则心正，乐淫则心淫也。安上治民①，莫善于礼。上好礼，则民易使。礼者，敬而已矣。」

敬，礼之本。有何加焉。故敬其父则子悦，敬其兄则弟悦，敬其君则臣悦，敬一人而千万人悦。所敬者寡，悦者众。所敬一人，是其少。千万人悦，是其众。此之谓要道也。」孝悌以教之，礼乐以化之，此谓要道也。

【注释】①安上治民：安，安定、安心。上，国君。安上，使国君安心。社会太平，国君就能安心。治民，使民众得到治理。

【译文】孔子说：「教导百姓相亲相爱、爱戴君主，没有比君主自己行孝道更好的办法了。教导百姓遵循礼节、顺从长上，没有比君主自己行悌道更好的办法了。改善社会风俗，没有比用和谐的音乐去调和性情更好的办法了。（音乐是感通于人的内心情感而发的，音乐雅正则表明人心纯正，音乐淫纵则表明人心淫纵。）使在上位者身心安定，百姓得到治理，没有比君主自己遵循礼法更好的办法了。

（在上位者好礼，则民众易于指使。）礼的根本，就是一个「敬」字。（敬是礼的根本，又有什么能超过敬呢？）因此，尊敬别人的父亲，为人子女的就会喜悦；尊敬别人的兄长，为人弟弟的就会喜悦；尊敬别人的君主，为人臣子的就会喜悦。尊敬一个人，就会让千千万万的人都感到喜悦。他所尊敬的人虽然很少，而感到喜悦的却是许许多多的人。（所敬的只有一人，是言其少。能让千万人喜悦，这就是所说的「众」了。）这就是所谓的切要之道啊！」（用孝悌之道来教导民众，用礼乐之道来转化民众，这就是所谓的「要道」。）

【原文】子曰：「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欲求忠臣，出孝子之门，故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

可移于长；以敬事兄则顺，故可移于长也。居家理^①，故治可移于官。君子所居则化，所在则治，故可移于官也。是以行成于内^②，而名立于后世^③矣。」

【注释】①居家理：理，正、治理。居家理，指处理家事有条有理、家务管理得好。儒家治学目标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齐家是极为重要的一个环节，所谓家齐国自治。②是以行成于内：行，行为，指事亲孝、事兄悌和居家理的活动。成，成效、成功。内，指家庭之内。意为君子在家庭中养成美好的品德，其道德的作用得到发挥、取得成绩。③名立于后世：名，名誉、美好的名声。立，建立、树立。儒家十分注重留美名于后世。

【译文】孔子说：「君子侍奉父母能尽孝道，所以可把它移用到对君主的尽忠上（要想求得忠臣，忠臣出于孝子的家中，所以可以把孝道移到君主身上）；侍奉兄长能尽悌道，所以可把它移用到对长上的顺从上（以恭敬之心奉事兄长则能顺从，所以可以移到长上身上），在家做事有条有理，所以可把它移用到对政务的处理上。（君子所居住的地方自然会被他所感化，所在的地方自然可以得到治理，所以可以把这份办事能力移到做官治民上。）因此，君子在家中把这三种德行的根基养成，将来才能建功立业，而他的美好名声自然就会传于后世了。」

【原文】昔者，天子有争臣^①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七人者，谓大师、大保、大傅、左辅、右弼、前疑、后丞，维持王者，使不危殆。诸侯有争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②；尊卑辅善，未闻其官。士有争友，则身不离于令名；令，善也。士卑无臣，故以贤友助己。

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

【注释】①争臣：敢于直言谏诤的臣子。②家：卿大夫的家族。

【译文】在古时候，天子有七位直言谏诤之臣，即便天子无道，还不会失掉其天下（所谓七人，是指太师、太保、太傅、左辅、右弼、前疑、后丞，他们帮助君王治理天下，使君王不至于陷入危险的局面）；诸侯有五位直言谏诤之臣，即便诸侯无道，还不会失掉其国；卿大夫有三位直言谏诤之家臣，即便大夫无道，还不会失掉其家（尊卑上下共同辅佐大夫使其为善，没有听说过具体的官名）；士人若有直言规劝的朋友，则自己不会失掉美好的名声（令，是善的意思。士人地位较为卑下，没有辅助之臣，因此以贤良的朋友辅助自己）。如果父母有能够坚持真理、劝谏父母改过的儿女，父母就不会做出不道义的行为。

【原文】子曰：「昔者明王①事父孝，故事天明；尽孝于父，则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尽孝于母，能事地察，其高下视其分，察也。长幼顺，故上下治。」卑事于尊，幼顺于长，故上下治。

【注释】①明王：圣明睿智的帝王。明，明察，了解得非常清楚。此处有上对下、下对上都明察的意思。

【译文】孔子说：「古时候圣明之君，侍奉父亲能尽孝道，所以侍奉上天就能开发自己本性里的光明（对父亲尽孝，则能够明智地侍奉上天）；侍奉母亲能尽孝道，所以对于万事万物观察得清清楚楚（对母亲尽孝，所以能够明察地利。所谓察，是依其高下而观察其所宜）；侍奉诸父、诸兄能尽长幼之道，所以上上下下都安定太平。（地位卑下的人侍奉上级，年龄幼小的人顺从于尊长，因此上下能得到治理。）

【原文】子曰：「君子之事上也①，进思尽忠②，退思补过③，将顺其美④，匡救其恶⑤。故上下（上下旧有治字，删之）能相亲也⑥。」君臣同心，故能相亲。

【注释】①君子之事上也：君子，指有德行者。事，侍奉。上，此处指君主。②进思尽忠：进，指在朝廷为官。思，考虑。尽忠，竭尽对国家的忠诚，直至为其而死。③退思补过：退，退职闲居家中。补过，弥补国君与国家大事中的不当之处。④将顺其美：将，奉行、秉承。顺，顺从。有使动的意思，不仅自己顺从，还要使天下人顺从。美，好、正当、正确。⑤匡救其恶：匡，纠正、扶正。救，补救、弥补、制止。⑥故上下能相亲也：上，国君。下，臣僚。

【译文】孔子说：「君子奉事明君，在上朝进见君主时，要想着如何尽忠；从朝廷退居在家时，又想着如何来纠正补救君主的过失。对君主的美德善政，要顺从实行；对君主的过失，要扶正过来，让他恶不要再继续。所以，在上位的君主和在下位的臣子，都能够相互亲爱了。」（君主和臣下同心同德，因此能相互亲爱。）

论语治要

学而

【原文】有子①曰：「孔子弟子有若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②。孝悌③也者，其仁之本与④？」先能事父兄，然后仁可成。

【注释】①有子：孔子弟子，名若。②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务，求。本即根本。君子务本，指修身。本立道生，《中庸》云：修身则道立。言其所学而有立，兼内与外见而知行也。③孝悌：善事父母为孝，善事兄长为悌。④其仁之本与：孝弟为仁之本。

【译文】有子（孔子的弟子有若）说：「君子追求修道的根本，只要根本树立了，大道自会产生。孝悌就是仁的根本吧（首先要能孝顺父母、敬爱兄长，然后才可达成「仁」）？」

【原文】子曰：「巧言令色②，鲜矣仁③。」子，孔子。巧言，好其言语。令色，善其颜色。皆欲令人悦之，少能有仁也。

【注释】①子：古时男子之美称，此称孔子。②巧言令色：巧言，善于辞令。令色，以容貌悦人。仁由本性而来。③鲜矣仁：鲜，少。鲜仁，即是少仁。

【译文】孔子说：「善于说讨人喜欢的話，以容貌取悦别人，那样的人，仁心就少了！（「子」，孔

子。「巧言」，善于说虚伪而动听的语。「令色」，假装善良的面貌。这些都是想要讨人喜欢的行为，这种人，很少能够有「仁德」。）

【原文】曾子①曰：「孔子弟子曾参也。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②乎？与朋友交而不信③乎？传不习乎④？」言凡所传之事，得无素不讲习而传之者也。

【注释】①曾子：孔子弟子，姓曾名参，字子舆。参读森。舆，骖也，故参亦可读骖。②忠：忠诚无私，竭尽其全力的意思。③信：诚实不欺。不欺朋友，亦即不欺自心。忠信是学习之要点。④传不习乎：传，传授。习，实践的意思。

【译文】曾子（孔子的弟子曾参）说：「我每天从三方面反省我自己：替人办事，是否尽其全力？与朋友交往，是否言而有信？老师所传授的道德学问，是否已经落实？（意思是说老师所传授的道德学问，怎能不经常讲议研习并且使之传承下去呢？）」

【原文】子曰：「导千乘之国①，导谓为之政教也。敬事而信②，为国者举事必敬慎，与民必诚信也。节用而爱人③，节用，不奢侈也。国以民为本，故爱养之。使民以时④。」不妨夺农务也。

【注释】①导千乘之国：导，治。乘，音胜，兵车。古时能出千辆兵车，谓之大国。②敬事而信：敬，谨慎。事，国事。信，诚信。③节用而爱人：财物出自民间，必须节用。④使民以时：农工商民各有忙时，不在其忙时使之。敬事而信，则民悦服。节用物力则足食。爱人、使民以时，则足兵。敬

事、诚信、节用、爱人、使民以时，具此五者，方能治国。

【译文】孔子说：「治理一个拥有千辆兵车的大国（导，是说推行政令和教化），处理国事须恭敬谨慎，对人民要诚信（治理国家的人，做事情一定要恭敬谨慎，对待百姓一定要讲求诚信）；节用财物，爱护百姓（节用，就是讲不能奢侈浪费。国家以人民为根本，因此要爱护养育百姓）；使用民力，要选择农事闲暇之时（不要妨碍农事生产活动）。」

【原文】子曰：「弟子①入则孝②，出则悌③，谨而信④，泛爱众⑤，而亲仁⑥，行有余力，则以学文⑦。」文者，古之遗文。

【注释】①弟子：求学之人学必有师，故称弟子。②入则孝：这是说在家庭必须孝养父母，使父母身心俱安，而养父母之心尤为重要。③出则悌：出外求学，或作他事，则行悌道。④谨而信：行为谨慎，言而有信。⑤泛爱众：博爱众人。与众人交往，注重博爱，以养其平等容众之德，是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⑥亲仁：择仁者而亲近之。⑦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行是实行孝悌等五事。行此五事以外，即是余力。弟子求学，当先以此五事为本。行此五事，非无余力学文，是言学文先求其本，无本之文不可取。

【译文】孔子说：「弟子在家要尽孝道，出外要行悌道，行为谨慎，言而有信，博爱众人，亲近仁者。如此笃行实践后还有余力，就用来学习古人留下的经典文献（文指的就是古人遗留下来的经典文献）。」

【原文】子夏^①曰：「孔子弟子卜商也。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②；尽忠节，不爱其身也。与朋友交，言而有信^③。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④。」

【注释】①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②事君能致其身：君者国之领袖，国为大团体，既曰事君，则必先公后私，故曰能致其身。公教人员，食于民，当以民事为先。③言而有信：交友必须信实，办事、言语皆无欺，可谓有信。④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五伦为学之本，行在五伦，即是学。

【译文】子夏（孔子的弟子卜商）说：「奉事父母，能尽心竭力；服事君上，能奉身尽忠（为尽职尽忠，可以不爱惜自己的生命）；与朋友交往，能信实无欺。这样的人，即使他说自己没有学问，我必定说他有学问了。」

【原文】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①，学则不固^②；主忠信^③，无友不如己者^④；过则勿惮改^⑤。」主，亲也。惮，难也。

【注释】①君子不重则不威：重，庄重。威，威仪。②学则不固：孔安国注：「固，蔽也。」焦循《论语补疏》引《曲礼》郑康成注：「固，谓不达于礼也。」焦氏以为：「不达于礼，是为蔽塞不通。」蔽塞，不达于礼，所以不庄重。求学则不蔽塞，故云学则不固。③主忠信：以忠信为原则。主，主宰、原则。④无友不如己者：「如」字古注有异解，一作「似」字讲，兹从之。不如己，指在修养道德方面不似我。无友不如己者，即是勿交与我道不同之人为友。⑤过则勿惮改：有过，勿难于改也。

【译文】孔子说：君子内心不庄重，外表便没有威仪。只有通过学习，才能行止有度，与人交往就不会出现因失礼而产生的无法沟通的障碍了。凡事要以「忠信」二字为原则，不要和与自己志不同道不合的人交朋友。有了过失，不要怕改正（主，是亲近的意思。惮，是畏难的意思）。

【原文】曾子曰：「慎终追远①，民德归厚②。」慎终者，丧尽其哀。追远者，祭尽其敬。人君行此二者，民化其德，皆归于厚也。

【注释】①慎终追远：慎终，慎是谨慎，终是寿终。父母寿终时，须依丧礼，谨慎治理丧事。父母之丧，以哀戚为重。追远，丧葬之后，须依礼依时追念祭祀。追远之「远」有二义：一为父母去世已经久远；二为祖父母以至历代祖先，距今已远，皆须追祭以时，祭则必诚必敬。子子孙孙，如是追远祭祀，是为不忘本。②民德归厚：此章「慎终追远，民德归厚」即是讲孝道，厚德由行孝而来。

【译文】曾子说：「父母寿终时，能谨慎依礼办理丧事，对去世已久的祖先，能依礼依时追念祭祀，这样就能使百姓的道德归于笃厚（慎终，指父母的丧事，应以哀戚为重。追远，指祭祀应尽其诚敬之心。国君实践这两件事情，人民的德行就会有所变化，都能归于淳厚善良了）。」

为政

【原文】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①。」德者无为，犹北辰之不移，而众星共之。

【注释】①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北辰，指北极星。《尔雅·释天》：「北极谓之北辰。」共，通「拱」，环绕。朱熹《论语集注》：「言众星四面旋绕而归向之也。」

【译文】孔子说：「治理政事若能以德为本，那就会像北极星一样，处在固定的地方，众星都围绕在它的周围。」（有道德的人，顺应自然，不求有所作为。如同北辰般不动，而别的星辰都围绕着她。）

【原文】子曰：「《诗》三百①，篇之大数。一言以蔽之②，曰：『思无邪③。』」归于正也。

【注释】①诗三百：诗是《诗经》，也就是后来由毛亨作传的《毛诗》，古时通常只称为《诗》。

《诗经》有三百一十一篇，其中有六篇只有篇目，而无诗辞，实际为三百零五篇。据《史记·孔子世家》说，古者诗有三千余篇，后经孔子删定为三百零五篇。此处「诗三百」是取整数而言。②一言以蔽之：一言，就是一句。蔽字，可作概括讲，也就是总括的意思。三百篇诗的要义，可以总括在一句话里。③思无邪：这是《诗经·鲁颂·駉》篇的一句诗。

【译文】孔子说：「《诗经》三百篇（总篇的约数），可用一句诗来概括，就是思无邪（归向纯正）。」

【原文】子曰：「导之以政①，政谓法教。齐之以刑②，民免而无耻③；苟免。导之以德④，德谓道德。齐之以礼⑤，有耻且格⑥。」格，正也。

【注释】①导之以政：用政治领导人民。为政者制定施政条文，令民遵行。②齐之以刑：齐作「整」

字讲。即用刑罚来整治之。③民免而无耻：免，苟免。民众为苟免刑罚，乃服从政令，然非心服。刑罚稍弛，民则犯法，而不以为羞耻，是为无耻。④德：道德。⑤齐之以礼：以礼来整治之。⑥有耻且格：格，来。民心来归的意思。人民以犯罪为耻，而且诚心来归，拥护政府。何晏注：「格，正也。」意为人民有羞耻心，而且归于正。此说亦可。

【译文】孔子说：「用政治来引导百姓（政，即法制教化），用刑罚来治理百姓，百姓会为苟免刑罚而服从政令，却不会觉得犯法是羞耻（免即苟且免于）。以道德来引导百姓（德，即伦理道德），以礼来整饬百姓，百姓不但觉得犯罪是可耻的，而且诚心来归，拥护政府（格，归于正）。」

【原文】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忠信为周，阿党为比。小人比而不周。」

【译文】孔子说：「君子处处待人诚信而不交结私党（忠诚信实是周，结党营私是比），小人所到之处便会结党营私却从无诚信可言。」

【原文】哀公①问曰：「何谓则民服②？」哀公，鲁君谥也。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错，置也。举正直之人用之，废置邪枉之人，则民服其上。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③。」

【注释】①哀公：鲁君。②何谓则民服：谓，通「为」。何谓，干什么。③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包咸注，「错，置也。举正直之人用之，废置邪枉之人，则民服其上。」谓举用正直为公之人，舍置曲枉自私之人，民受其利，乃服。若举用曲枉，舍置正直，民受其害，不服。

鲁国此时，三家专横，即是举枉错诸直，故民不服。此为通义。古注又一义，「错诸」之「诸」字，乃「之于」二字之合音字。如王应麟《困学纪闻》引孙季和之说，以及刘宝楠《论语正义》等，以为举直者而置之于枉者之上，民所以服；举枉者而置之于直者之上，民所以不服。此义仍用小人，惟当置于下位，受制于在上之君子，不得为恶，民不被害，亦服。此义较优。刘宝楠《论语正义》以此与夫子尊贤容众之德相合。

【译文】鲁哀公问：「怎样做才能让民众服从呢（哀公，是鲁国国君的谥号）？」孔子对道：「举用正直为公的人，放置在邪曲自私的人上面，民众便服了（错，是安置的意思。推举正直的人使用，废弃邪枉的人，这样，民众就会服从上位的人）。举用邪曲自私的人，放置在正直为公的人上面，民众便不服了。」

【原文】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无信，其余终无可也。大车无輶，小车无軹^①，其何以行之哉？」大车，牛车。輶，辕端横木以缚轭者。小车，驷马车。軹，辕端上曲钩衡者也。

【注释】①大车无輶，小车无軹：大车，指牛车。小车，指驷马车。据郑玄注及《说文》，大小车皆有轅，以为牛马引车之用。辕端接一横木，此横木在大车名为「鬲」，在小车名为「衡」。辕端与横木相接处，各凿圆孔相对，以金属物贯穿之，使辕端与横木能活动自如。此金属贯穿物，大车称为「輶」，小车称为「軹」，是大小车行动之关键。《说文》段玉裁注引戴东原说：「大车鬲以驾牛，小车衡以驾马。其关键则名輶軹。辕所以引车，必施輶軹然后行。信之在人，亦交接相持之关键。故

孔子以輓輓喻信。」

【译文】孔子说：「一个人若无信用，我不知他还能做些什么！（没有信用，其他的终究是不可行的。）正如车上的辕端与横木相接处，若没有了个金属贯穿物，试问大小车如何能行动呢？」（大车，牛拉的车。輓是大车车辕前端和横木衔接的关键，用来套在牲口脖子上。小车，四匹马拉动的一辆车，輓是小车上置于辕前端与横木衔接的关键。）

八佾

【原文】林放问礼之本①，林放，鲁人。子曰：「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②。易，和易。言礼之本意，失于奢，不如俭也；丧失于和易③，不如哀戚。」

【注释】①林放问礼之本：林放请问礼的根本。郑康成注：「林放，鲁人。」程树德《论语集释》引朱彝尊《经义考》，谓《蜀礼殿图》以林放为孔子弟子。古时礼有五种，即吉、凶、军、宾、嘉。吉礼是祭祀，凶礼是丧事等。孔子略举礼与丧，为林放解答根本之问。②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易，平和。包咸注：「易，和易也。言礼之本意失于奢，不如俭。丧，失于和易，不如哀戚。」③和易：温和平静。

【译文】林放请问礼的根本（林放，鲁国人）。孔子说：「礼，与其失之奢侈，宁愿节俭。若是丧礼，与其失之平和，宁愿哀戚。」（易，温和平静。礼的根本意义，失于奢侈则不如俭约，丧葬礼仪失于平和则不如

悲痛伤感。」

【原文】定公①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定公，鲁君谥。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注释】①定公：孔安国注，「定公，鲁君谥。时臣失礼，定公患之，故问之。」邢昺《疏》引《史记·鲁世家》说，定公名宋，襄公之子，昭公之弟。

【译文】鲁定公问：「君指使臣，臣奉事君，应当如何呢（定公，是鲁国国君的谥号）？」孔子回答说：「君王指使臣子靠的是礼敬，臣子事奉君王靠的是忠诚。」

【原文】子曰：「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①？」

【注释】①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宽者，郑玄注谓度量宽宏。居上位者，不宽则不得众。《曲礼》云：毋不敬。又云：临丧则必有哀色。不敬、不哀，皆失其本，其人何如，可知也。故曰：「吾何以观之哉。」谓不足观也。

【译文】孔子说：「居上位者，度量不宽宏，行礼不恭敬，亲临丧事没有哀色，这种样子我怎么看得下去呢？」

里仁

【原文】子曰：「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①。」造次，急遽也。颠沛，僵仆也。虽急遽僵仆，不违仁也。

【注释】①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终食之间，就是吃一顿饭的时间。违仁，即是离开仁。造次，马融说是急遽，郑玄说是仓卒。造次就是「仓卒」二字的转音。邢昺《疏》说，急遽、仓卒，皆是迫促不暇之意。颠沛，马融注为僵仆。君子既然不可去仁，则须经常保持仁心，虽在一食之间，亦不能去仁。急遽时，其心亦必在仁。在僵仆之际，即使遭遇危险，甚至面临死亡之际，其心亦必在仁。此为君子须臾不可离仁之义。

【译文】孔子说：「君子没有哪怕是吃一顿饭的时间离开过仁。迫促不暇之时，其心亦必在仁；遭遇危险之际，其心亦必在仁（造次，仓促之意。颠沛，仆倒之意。即使是在仓促之间或危难之际，他的心都不会稍稍离开仁）。」

【原文】子曰：「民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①。」此党，谓族亲也。过厚则仁，过薄则不仁也。

【注释】①民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过，过失。党，党类、朋党、亲族。皇侃《论语义疏》引殷仲堪之说：「言人之过失，各由于性类之不同。直者以改邪为义，失在于寡恕。仁者以惻

隐为诚，过在于容非。是以与仁同过，其仁可知。观过之义，将在于斯者。」以此义解释，人的过失，在于偏护其亲友。但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舜为天子，假使瞽瞍杀人，孟子认为，舜应该从监狱中窃负瞽瞍而逃。此种私情，顺乎人伦常道，合乎仁心，为圣贤所许。观其过，即知其仁。故云观过斯知仁矣。若亲人有过，即缚之以告官，公则公矣，仁则未必。

【译文】孔子说：「人所犯的过失，大都跟偏护其同族的亲友有关。观其过失，即知其有仁了（此处的党，是指族亲。族亲有过，对其忠厚则是仁，亲族有过，对其刻薄则是不仁）。」

【原文】子曰：「朝闻道①，夕死可矣。」

【注释】①朝闻道：闻，指听说、知道。道，指宇宙人生的客观规律。或解为「仁道」，亦可。

【译文】孔子说：「人若在早晨得闻道，纵然晚上死去，也可以了。」

【原文】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①？何有者，言不难也。不能以礼让为国乎？如礼何？」如礼何者，言不能用礼也。

【注释】①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为国，指治理国家。何有，有何之难的意思。

【译文】孔子说：「君臣上下都能相互礼让，治理国家还有什么难办的呢（何有者，即不困难）？如果君臣上下都不能相互礼让，空有这些礼文又有什么用处呢（如礼何，即不能用礼仪）？」

【原文】子曰：「见贤思齐^①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注释】^①思齐：思与之齐等的意思。

【译文】孔子说：「看到别人的优点，应当想到他能做到的自己也应该能够做到；看到别人的缺点，应当反省自己身上是否也存在着同样的毛病。」

【原文】子曰：「以约失之者鲜矣^①。」俱不得中，奢则骄溢招祸，俭约则无忧患也。

【注释】^①以约失之者鲜矣：孔安国注，「俱不得中也。奢则骄溢招祸，俭约则无忧患也。」能俭约，其失自少。《礼记·表记》：「子曰：俭近仁。虽有过的，其不甚矣。」不俭，则生活奢侈，言语繁琐，办事令人麻烦，此皆不近仁，其失多矣。程树德《论语集释》引汪烜《四书诠义》：「约者束也，内束其心，外束其身。」可参考。

【译文】孔子说：「由于对自己俭约而出现过失的人是很少的（虽然都还没有合于中正之道，但是相比之下，奢侈就会骄傲自满，招来灾祸，俭约，就没有什么忧虑祸患了）。」

【原文】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①。」讷，迟钝也。言欲迟，行欲疾。

【注释】^①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集解》包咸曰，「讷，迟钝也。言欲迟钝，而行欲敏也。」言语迟钝者，不抢先说，不利口，言语似乎甚难。这正是君子言语谨慎之处。

【译文】孔子说：「一个君子，说话时要谨慎迟钝，而办事时要敏捷勤勉（讷，迟钝。言语要迟钝，办事要敏捷）。」

公治长

【原文】子谓子产①：「有君子之道四焉。子产，公孙侨也。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②。」

【注释】①子产：孔安国注，「子产，郑大夫公孙侨。」邢昺《疏》：「案《左传》，子产，穆公之孙，公子发之子，名侨。公子之子称公孙。」子产在郑国简定二公时代执政，达二十二年，是《春秋》时郑国的良相。②其使民也义：义作宜字讲。他使用民众，能得其宜。如不违农时等。

【译文】孔子评论子产，说：「他有四种德行（子产，指公孙侨），皆是君子之道：他自己做人很谦恭，他事奉君主能敬其事，他用恩惠养民，他使用民众能得其宜。」

述而

【原文】子曰：「德之不修①，学之不讲②，闻义不能徙③也，不善不能改也，是吾忧也④。」夫子常以此四者为忧也。

【注释】①德之不修：修德以明道。德不修，则道不明。②学之不讲：学，学问。讲，明白、知晓。《礼记·礼运》：「协于艺，讲于仁，得之者强。」一说讲即讲求，亦通。③闻义不能徙：闻，指知道、明白。徙即「迁徙」之意。明白道理后，当去恶迁善，如义而行。一本「徙」作「从」，亦通。

④是吾忧也：此励学者之辞，设使学者不修不讲不徙不改，则教而不化，故孔子引以为忧。

【译文】孔子说：「当今学者不注重道德修养，不明白学问的真谛（以修身为本），或者虽然明白了道义之所在却不能身体力行，有了过失不能勇于改正，这都是我所忧虑的呀（孔子常常因为这四件事而忧虑啊）！」

【原文】子之所慎①：齐②，战③，疾④，慎齐，尊祖考；慎战，重民命；慎疾，爱性命也。

【注释】①子之所慎：《论语集解》，「孔安国曰：此三者，人所不能慎，而夫子独能慎之。」

②齐：即斋戒。《礼记·祭统》曰：「及时将祭，君子乃斋。」又曰：「君子之斋也，专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斋七日以定之，致斋三日以齐之。定之之谓斋。斋者，精明之至也，然后可以交于神明也。」皇侃《疏》：「齐之言齐也。人心有欲，散漫不齐，故将接神，先自宁静，变食迁坐，以自齐洁也。时人漫神，故于斋不慎，而孔子慎之也。」③战：《说文》：「战，斗也。」王道不侵人，「但御人之入侵，故不免于战。刘宝楠《论语正义》说：「慎战，谓临事而惧，好谋而成也。《礼器》云：子曰：我战则克，祭则受福，盖得其道。」此之谓也。」④疾：疾病。有病最惧误于庸医，乱投药石。《曲礼》云：「医不三世，不服其药。」

【译文】孔子所慎重的有三件事：斋戒，战斗，疾病。（谨慎斋戒，这是尊重祖先。谨慎战争，这是重视民众的生命。谨慎疾病，这是爱惜生命。）

【原文】子曰：「我三人行，必得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言我三人行，本无贤愚，择善从之，不善改之，故无常师①。

【注释】①常师：固定的老师。

【译文】孔子说：「我们三个人同行，其中一定有可以为我所取法的人。我选择那些优点而学习，看到缺点就自我反省，加以改正。（说的是我们三个人同行，原本没有什么贤明与愚昧的区别。看到别人好的表现就学习，看到别人的缺点就想到自己身上的毛病，尽快予以改正。所以对于好学的人来说，老师无处不在，不必非得有特定的老师。）」

【原文】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①。」仁道不远，行之则是。

【注释】①我欲仁，斯仁至矣：我，亦可作「我们」解。仁不在远。人有求仁之心，这一念本身便是仁。

【译文】孔子说：「仁离我们远吗？我们刚刚有了求仁之心，这就意味着『仁』已经出现在我们的心中了。（仁道不遥远，一念行仁，仁就已经出现了。）」

泰伯

【原文】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①。弘，大也。毅，强而能断也。士弘毅然后能负重任，致远路也。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仁以为己任，重莫重焉。死而后已，远莫远焉。

【注释】①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弘是广大，胸襟抱负见识学问一切都要广大。「毅」字的意义，据包咸注是「强而能决断」。「强」的意义如《易经》所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曾子一生力行孝道，临终始说「免夫」。又如易簣，虽在生死关头，犹不丝毫失礼。曾子自己就是这样任重道远。可见大贤人的言论必出于真实的功夫。

【译文】曾子说：「读书人不可不器识弘大，意志坚定。因为身上的责任重大，而且所行之路十分遥远（弘，广大。毅，意志坚强而能果断。读书人只有心量广大，意志坚定，然后才能够担负重任，走完遥远的路程）。以弘扬仁义为自己的责任，不是很重大吗？不到死不停止，不是很遥远吗（把弘扬仁义道德当成自己应负的责任，没有比这个责任更重大的了。到死为止，没有比这个路程更遥远的了）？」

【原文】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①，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②。」

【注释】①如有周公之才之美：周公是孔子所景仰的圣人。才是才艺，美是办事完美。周公的德行非常高，孔子不拿德来作比喻，因为如有周公之德的人，便不会骄而且吝。②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

已：如有人像周公那样的才与美，假使他因此骄傲，而且吝啬，其余虽有小善，也就不值得一观了。

【译文】孔子说：「如果有一个人的，他的才艺和办事能力像周公一样完美，假如他骄傲而吝啬，别的地方也就不值得一看了。」

【原文】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①。」欲各专一于其职也。

【注释】①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各人有自己的本分。人人敦伦尽分，社会才得以安定。

【译文】孔子说：「不在这个地位上，就不要管这个地位上的事情。（希望各人专心于自己的职务。）」

【原文】子曰：学如不及①，犹恐失之。」言此者。勉人学也。

【注释】①不及：赶不上，追不到。

【译文】孔子说：「学习就好像追逐一件梦寐以求的东西，生怕追不到手。学有所得后，就要立即落实到日常生活的言行举止中，恭慎保持，就好像生怕得到的东西又重新丢失了一样。」（此处是勉励人们要努力好学。）

【原文】子曰：「巍巍乎，舜、禹有天下，而不与焉①！」美其有成功。能择任贤臣。

【注释】①巍巍乎，舜、禹有天下，而不与焉：与，参与、干预。《论语·八佾》：「吾不与祭，如

不祭。」不与，即不参与。「舜、禹有天下，而不与焉」，指舜、禹作为英明的帝王，只负责选拔任用贤臣，而不亲自参与具体的政事，垂拱无为，而天下治。一说「不与」即「不与求」。《论语集解》引何晏注：「美舜禹也。言己不与求天下而得之。」《群书治要》注以「能择任贤臣」，即不采此说。

【译文】孔子说：「这是多么的伟大呀！舜和禹拥有天下，圣德所在，贤能之士尽为所用，自己完全不必为具体的国事操劳，真正是垂拱而治啊！」（赞美其有伟大的功业，他们都能够选拔任用贤臣。）

【原文】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②。则，法也。美尧能法天而行化也。荡荡乎，民无能名焉③。荡荡，广远之称也。言布其（本书布其作其布）德广远，民无能识名焉。焕乎！其有文章也④！」焕，明也。其立文垂制又著明。

【注释】①大哉尧之为君：「大哉」是孔子总赞尧帝为君之辞。②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则，效法、取法的意思。尧能取法乎天，尧即如天之大。③荡荡乎，民无能名焉：王弼注：「荡荡，无形无名之称也。夫名所名者，生于善有所章，而惠有所存，善恶相须，而名分形焉。若夫大爱无私，惠将安在，至美无偏，名将何生。故则天成化，道同自然。不私其子，而君其臣。凶者自罚，善者自功。功成而不立其誉，罚加而不立其刑，百姓日用而不知所以然，夫又何可名也。」④焕乎！其有文章也：民所能名者，惟在「焕乎！其有文章」而已。文章，就是尧的各种功业典章。文，是各种功业。章，是一事有一事之规矩，有章不乱。

【译文】孔子说：「啊！真正称得上仁德浩瀚无际的，就是尧这样的君主呀！他是那样的崇高而伟大！唯有上天才称得上浩瀚无际，唯有尧帝才能效法上天之德！（则，是取法的意思，赞美尧能取法于天而自行化他。）尧帝的恩德浩浩荡荡，民众无法用言语来形容。（荡荡，广远之称。这里是说，尧布施的恩德广大无际，老百姓没有能力知道和描述清楚。）能够与日月同明的，那就是尧帝的功业和他所留给后人的各种典章呀！（焕，光明。尧所建立的功业及其垂示的典章无不焕发出显著而灿烂的光芒。）」

【原文】子曰：「禹，吾无间然①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于黻冕②，卑宫室而尽力（力下脱乎字）沟洫③。禹，吾无间然矣④。」间，非也。菲，薄也。致孝于鬼神，谓祭祀丰洁也。黻，祭服之衣。冕，冠名也。

【注释】①无间然：无可非议的意思。②黻冕：古时天子临朝或祭祀，所穿的礼服名为黻，所戴的礼帽名为冕。③沟洫：古时井田制，井间有灌溉水沟，大沟名为洫，沟洫代表农田水利。④禹，吾无间然矣：孔子赞美禹王的功德，再次表示对禹的赞叹。

【译文】孔子说：「对于禹，我实在挑不出他的毛病了。禹王自己饮食简单，而祭祀的祭品却很丰富；平日他只穿质地粗劣的衣服，而临朝和祭祀的礼服却十分庄严；他自己宫室卑陋，而尽力来为农民办理沟洫水利。对于禹，我确实无话可批评了。（间，非议。菲，微薄。致孝于鬼神，即祭祀的祭品丰盛整洁。黻，祭祀的礼服。冕，祭祀的礼帽。）」

子罕

【原文】子曰：「譬如为山，未成一簣^①，止，吾止也。簣，土笼也。此劝人于道德也。为山者，其功虽已多，未成一笼而中道止者，我不以其前功多而善之，见其志不遂，故不与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簣，进，吾往也。」平地者，将进加功，虽始覆一簣，我不以其功少而薄之，据其欲进而与之。

【注释】^①簣：盛土的竹筐。

【译文】孔子说：「譬如堆积一座山，尚未圆满完成，只差最后一筐土，如果就此止住，这说明我没有做到善始善终啊！（簣，盛土的竹筐。这是劝勉人修养道德。虽然堆土成山的人用的功夫已经很多，如果尚未完成，只欠缺最后一筐土，而中途止住，我不会因为他之前用的功夫很多而赞许他。我看见他不能善始善终地完成自己的志向，所以不给予他赞许。）又譬如在平地上，虽然刚刚覆下一筐土，若能这样继续下去，这说明我正在努力呀！（在平地上不断堆土，虽然他初时只倒下一筐土，我也不会因为他现前用的功夫少而轻视他，反而我会凭着他有进取之心而称赞他。）」

颜渊

【原文】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克己，约身。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①。一日犹见归，况终身乎。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行善在己不在人。曰：「请问其目。」知其必有条目，故请

问之。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此四者，克己复礼之目。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②矣。」敬事此语，必行之。

【注释】①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皇侃《疏》，「人君若能一日克己复礼，则天下之民咸归于仁君。」史载周文王为西伯时，虞、芮二君争田，相与朝周，请其评理，待入其境，所见朝野人士无不相让，二人自惭而返，天下闻而归周者四十余国。这可以算是「天下归仁」的一个佐证了。②请事斯语：意思是遵照孔子的话去奉行。

【译文】颜渊问如何是仁。孔子说：「凡事能约束自己，使言行都回归到礼，这就是仁（克己，是指约束自身。）即使是一天时间做到了克己复礼，天下当下就回归于仁了。（自己一日行「仁」，就能见到天下都归「仁」，何况一生行「仁」呢？）行仁全在自己，还靠别人吗？（行善全在于自己，而不在于别人。）」颜渊说：「请问具体有哪些？」（知道行「仁」一定有细目，所以进一步请教。）孔子说：「不符合礼的眼睛不要看，不符合礼的耳朵不要听，不符合礼的话不说，不符合礼的念头不动。」（这四条，是克己复礼的纲目。）颜渊说：「回虽愚钝，也要遵照您的话去奉行。（颜回说要恭敬奉事老师的这番话，即意味着必定会依教奉行。）」

【原文】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①。仁之道，莫尚乎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②。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在邦为诸侯，在家为卿大夫。

【注释】①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皇侃《疏》引范宁说，「大宾，君臣嘉会也。大祭，国祭

也。」见大宾必须敬，承大祭必须诚，诚与敬即可为仁。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施」字当「加」字讲，凡是自己不愿接受的事情，不要加于他人之身。这是恕道。能行恕道，即可为仁。

【译文】仲弓问如何行仁。孔子说：「出门与人见面犹如接见大宾，使用民力犹如承奉大祭。（行仁之道，没有不注重诚敬的。）凡是自己不愿接受的事情，不要加于他人之身。治理邦国，不让百姓有抱怨；治理家族，不使家人有抱怨。（在邦是指诸侯，在家是指卿大夫。）」

【原文】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①，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死者，古今常道，人皆有之，治邦不可失信。

【注释】①足兵：「兵」字原指武器而言，后来持用武器的人也叫做兵，此处所说的「兵」字含有国防的意思。

【译文】子贡问为政之道。孔子说：「粮食要充足，国防要充足，要取信于民。」子贡说：「如果迫不得已要去掉一项，那么在这三项中先去掉哪一项呢？」孔子说：「那就去掉国防吧。」子贡说：「如果迫不得已还要去掉一项，那么在其余的两项中去掉哪一项呢？」孔子说：「那就去掉粮食吧。自古以来，人都免不了一死，如果老百姓不信赖政府，国家就不能安立。（死亡，是古今不变的定律，人人都免不了。治理国家不可以失去人民的信心。）」

【原文】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①，用不足，如之何？」对曰：「盍彻乎？盍，何不也。周法什一而税，谓之彻也。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二，谓什二而税。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注释】①年饥：谷物收成不好。

【译文】鲁哀公问有若说：「年成不好，费用不足，应该怎么办？」有若回答说：「为什么不实行原来的十分之一的税制呢？（盍，即为什么不。周朝的税法，规定农民缴十分之一的税，这称为「彻」。）」哀公说：「征十分之二的税，我尚感不足，怎么能恢复十分之一的税制呢？（二，指抽取十分之二的税。）」「有若说：「只要百姓的用度足，君王怎么会不足？如果百姓用度不足，君王又怎能求自足？」」

【原文】子曰：「听讼①，吾犹人。与人等。必也，使无讼乎？」化之在前。

【注释】①听讼：听取双方所讼之辞，判定谁是谁非。即审理案件。

【译文】孔子说：「如果说到审理案件，我和别人没什么两样。（与别人相同。）如果一定要说我与别人有什么不同，那就是我能让他们之间不再有诉讼案件发生吧。（以德化人在前。）」

【原文】子曰：「君子成人之美①，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②。」

【注释】①君子成人之美：刘宝楠《论语正义》引《大戴礼·曾子立事篇》说：「君子已善，亦乐人

之善也；己能，亦乐人之能也。君子不说人之过，成人之美，存往者，在来者，朝有过夕改则与之，夕有过朝改则与之。」②小人反是：小人与君子相反。是，这。

【译文】孔子说：「君子助人成就善事，不助人成就恶事。小人则相反。」

【原文】季康子问政孔子①。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而正，孰敢不正？」季康子，鲁上卿。诸臣之帅。

【注释】①季康子问政孔子：季康子是鲁国三家大夫之一，把持政治，又治不好，因此问孔子，怎样把政治办好。

【译文】季康子问孔子怎样把政治办好。孔子回答说：「政就是公正无私的意思。只要你自己行得正，处处以身作则，谁敢不正？（康子，鲁国的上卿，是诸臣的表率。）」

【原文】季康子患盗，问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①。」言民化于上，不从其令，从其所好。

【注释】①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苟，假如。子，你。人有欲心，即有盗心。上行下效，居在上位的人不欲，则在其下的人便会以欲为耻，所以纵然有赏也不愿作盗贼。

【译文】鲁国多盗贼，季康子为此而忧虑，问孔子有什么办法。孔子回答说：「如果你没有贪欲，就是奖赏他们，他们也不会去盗窃。（这就是说上行下效，在下位者不服从在上位者的命令，而是顺从在上

位者的喜好。」

【原文】季康子问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①？」就，成也。欲多杀以止奸也。对曰：「子为政，焉用杀②？」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风，必偃③。」亦欲康子先自正也。偃，仆也。加草以风，无不仆者，犹民之化于上也。

【注释】①如杀无道，以就有道：无道，指的是恶人。有道，指的是善人。②焉：何。③偃：倒下。

【译文】季康子问孔子说：「如果杀掉恶人，来成就善人，怎么样？（就，指成就。想要通过多杀恶人来止住奸邪。）」孔子回答说：「你治理政事，为何要用杀人的手段呢？如果你像要满足贪欲那样要求自己为善，民众自然就善了。在上位的人，其德行好比风，在下位的人，其德行好比草，风加在草上，草必然会随风向而倾倒。（也是希望季康子先要自己行得正。偃，仆倒。草加之以风，必然仆倒，此即比喻在上位的人必能感化一般人民。）」

【原文】樊迟问智。曰：「知人①。」樊迟未达。子曰：「举直措诸枉，能使枉者直②。」举正直之人用之，废邪枉之人，则皆化为直也。樊迟退，见子夏曰：「何谓也③？」子夏曰：「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⑤。」言舜、汤有天下，选择于众，举皋陶、伊尹，则不仁者远，仁者至矣。

【注释】①知人：明白有关「人」的道理。意思是能够对人性洞察明了，便是智。②举直措诸枉，能

使枉者直：直是正直的人，枉是不正直的人。错，当「置」字讲。此意是说，把直者选举出来，安置在枉者之上，就能使枉者学为直者。③樊迟退，见子夏，曰：「何谓也？」：樊迟对于谁是「直者」，谁是「枉者」，尚不了然，但又不好意思再问孔子，于是退出，见到了子夏，就刚才孔子所说的「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两句话问子夏是何意义。④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远，在这里是越来越少的意思。皇侃《疏》引蔡谟注：「不仁之人感化迁善，去邪枉，正直是与，故谓远也。」皇侃《疏》案：「远是远恶行，更改为善行也。」⑤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时，在众人之中选举伊尹为相，不仁之人由此远矣。刘宝楠《论语正义》引宋翔凤《论语发微》，大意是说，孔子之意，必须尧、舜、禹、汤之为君，而后能尽用人之道，故言选举之事。当春秋时，由于卿大夫世袭，举直错枉之法不行，有国者宜以不知人为患，故子夏述舜举皋陶、汤举伊尹，皆不用世袭，而用选贤，以明大法。

【译文】樊迟问什么是智。孔子说：「知人。」樊迟还不明白。孔子说：「把正直的人选举出来，安置在不正直者之上，就能使不正直的人也变得正直。（选举正直的人任用，废黜邪枉的人，邪枉的人就会受到教化成为正直之人。）」樊迟从孔子那里退了出来，见到子夏，说：「（刚才老师之言）是什么意思？」子夏说：「舜得了天下，在众人中选举皋陶为士，不仁者就越来越少了；汤得了天下，在众人中选举伊尹为相，不仁者就越来越少了。（此言大舜、商汤治理天下，能够从众人中推举贤能，选用皋陶、伊尹这样的贤臣，这样不仁的人就会远离，仁者就会到来。）」

子路

【原文】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孔子弟子仲由也，先导之以德，使人信之，然后劳之。《易》曰：悦以使民，民忘其劳。请益①。曰：「毋倦②。」子路嫌其少，故请益。曰无倦者，行此上事无倦则可矣。

【注释】①请益：益，增加，引申为进一步、进一层的意思。请益，即是请孔子加以说明。《论语·颜渊》颜子请问其目，也是请益的意思。②毋倦：即是先之劳之，永不懈怠。子路性急，故治之以缓。孔子之教人也如是。

【译文】子路问为政之道。孔子说：「自己率先以身作则，教民勤劳（子路即孔子的学生仲由。自己用德行带头去引导，使人民信任你，然后教导人民要勤劳地工作。《易经》上说，君子大人若能身先百姓不辞劳苦，则百姓也必能任劳忘苦。」）子路请孔子加以说明。孔子说：「按照上面所说去行，不要懈怠。（子路嫌老师说得少，所以请老师进一步讲解，所以请求孔子加以说明。孔子说：「不要懈怠。」即实行「为政者自己先行，以身作则，教民勤劳」而不懈怠就可以了。」）」

【原文】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①？」问往将何所先行之也。子曰：「必也正名乎！正百事之名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②；礼以安上，乐以移风，二者不行，则有淫刑滥罚矣。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

言，言之必可行也。」所名之事，必可得而明言也；所言之事，必可得而遵行。

【注释】①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卫君是指卫灵公的孙子出公辄。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于鲁哀公六年自楚返卫，时在卫君出公辄四年。当时孔子弟子高柴、子路等皆仕于卫。「卫君欲得孔子为政」，子路故有此问。②中：当。适当、恰当的意思。

【译文】子路说：「卫君等待您去辅助他治国，不知您将以何事为先呢？（问去了卫国之后将要先做哪件事情。）」孔子说：「必然是先正名吧！（正各种事务的名份。）名与事实不相符，言语就不能顺理成章。言语不能顺理成章，办事就不能成功。普通事办不成功，礼乐教化之事更不能兴起。礼乐不兴，刑罚就会用之不当。（礼是用来安定在上位者的，乐是用来转变风气的，二者不能推行，就会有滥用刑罚的情况出现了。）刑罚用之不当，民众便会感觉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所以，君子赋予任何人和事一个名称，必使其恰如事实，能顺理成章地说得出来。能顺理成章地说得出来，就一定行得通。（所名之事，必定可以顺理成章地说出来。所言之事，必定可以遵照实行。）」

【原文】子曰：「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①。情，情实也。言民化上各以实应也。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②。」

【注释】①用情：用心。以诚相待的意思。②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襁，背负婴儿用的宽带。襁负就是用布将小儿束负于背上。形容四方百姓扶老携幼纷纷前来投奔。

【译文】孔子说：「在上位者好礼，民众就不敢不敬；在上位者好义，民众就不敢不服；在上位

者好信，民众就不敢不以诚相待。（情，指真心。这是说民众受到在上位者的感化，就会各自拿出真心相待。）若能如此，四方民众就会将小儿负于背上（拖家带口）来投奔。」

【原文】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①；其身不正，虽令不从②。」令，教令也。

【注释】①其身正，不令而行：「其」字，指的是当政的人。当政者本身行得正，办一切事都合规矩，自然能获得民众拥护，所以说「不令而行」。皇侃《疏》：「其身正，如直形而影自直。其身不正，如曲表而求直影，影终不直也。」《论语·颜渊》中孔子曾说：「政者正也。」足见政治领袖以本身守正为重要。②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如当政的人本身行得不正，虽下命令，民众也不会服从。

【译文】孔子说：「当政的人本身行得正，就是不下命令，事情也会行得通；本身行得不正，虽下命令，民众也不会服从。（令，指教化、命令。）」

【原文】子适卫，冉子仆①。冉有御也。子曰：「庶矣哉②。」庶，众也。言卫民多也。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③？」曰：「富之④。」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⑤。」

【注释】①子适卫，冉子仆：适，到。仆，驾车，或指驾车的人。②庶矣哉：孔子一看卫国有很多人，便说「庶矣哉」。庶即是众多之义。③既庶矣，又何加焉：冉有一听孔子称卫国人多，便想了解为政之道如何好上加好，所以问：「既庶矣，又何加焉？」④富之：要使人民富足。⑤教之：人民富了，就要对他们进行教育了。富而不教，时间久了，人就会一味追求享受，放纵欲望，以致道德衰

败，走上亡国之路。

【译文】孔子到卫国去，冉有为他驾车。（冉有驾驶车马）。孔子说：「卫国人口众多呀！（庶，众多的意思，说卫国的民众多。）」冉有说：「人口多了，又该怎么办呢？」孔子说：「让他们富裕起来。」冉有又问：「富裕之后又怎么办呢？」孔子说：「教育他们。」

【原文】子曰：「苟正其身，于从政乎何有①？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注释】①苟正其身，于从政乎何有：皇侃《疏》，「苟，诚也。」诚能正其本身，则从事政治，何难之有。

【译文】孔子说：「果真能够端正自己本身，从事政治何难之有？若不能正己，如何正人？」

【原文】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国，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者是其几也①。以其大要，一言不能兴国也。几，近也。有近一言兴国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事不可一言而成知，如此则可近之。曰：「一言而丧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言无乐于为君。所乐者，唯乐其言而不见违也。如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人君所言善，无违之者则善也；所言不善，而无敢违之者，则近一言而丧国矣。」

【注释】①言不可以者是其几也：几字当近字讲。虽不能说一言兴邦，然关键处说一句有道理的话，

也可与兴邦接近了。者，或为「若」之误。

【译文】鲁定公问：「有人说一句话就可以把国家兴起来，有这样的情况吗？」孔子回答说：「话虽不能这样讲，但也差不多了。（根据孔子所答的大概意思，即一句话不能使国家兴起来。几，指接近。但有接近一句话可以把国家兴起来的。）有人说：做君主很难，做臣子也不容易。如果当君主的深知为君之难，这不是一句话就接近兴国了吗？（事情是不可能通过一句话就能完成的，但明白这句话的道理也接近可以使国家兴起了。）」鲁定公又问：「还有人说一句话就可以把国家丧失，有这样的情况吗？」孔子回答说：「话虽不能这样讲，但也差不多了。有人说：我当君主没觉得有什么乐趣，唯一的乐趣，就是我所说的话无人敢违背。（这里是说对做国君没有什么乐趣，唯一的乐趣，就是自己所说的话不会被反对。）君主说的话有道理，无人敢违背，不是很好的吗？如果说的没有道理，而又无人敢违背，这不是一句话就接近亡国吗？（国君所说的话，如果有道理，无人敢违背的话，那当然很好；如果所说的话没有道理，而无人敢违背的话，一句话就能亡国啊！）」

【原文】叶公问政①。叶公名诸梁。子曰：「近者悦，远者来②。」

【注释】①叶公问政：叶，音掇，原为一小国，后属于楚，由叶公治理。叶公是楚大夫沈诸梁，字子高。②近者悦，远者来：来，指归服、归顺。叶公问政，孔子答复，为政之道，要使近者欢悦，远者来归。近者是本国人，远者是外国人。为政而能使近悦远来，必是施行仁政，感召国内外人民。梁章巨《论语旁证》引徐氏缙高曰：「楚疲其民，以蚕食中国，夫子因叶公之问以止之。」竹添光鸿《左

氏会笺》说：「是时楚国数度伐蔡，又与吴争陈，二国近楚苦兵，故夫子言，楚欲为政于天下，自近始。讽以恤小爱邻之仁也。」

【译文】叶公问为政之道（叶公，指沈诸梁）。孔子说：「要使本国人欢悦，使他国人来归顺。」

【原文】子夏为莒父宰①，问政。莒父，鲁下邑也。子曰：「毋欲速，毋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②。」事不可以速成，而欲其速，则不达矣；小利妨大，则大事不成矣。

【注释】①子夏为莒父宰：莒父的「父」，音甫。《春秋大事表》说，这是鲁国人的语音，如梁父、亢父、单父。郑康成注：「旧说，莒父，鲁下邑。」②无欲速至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子夏当莒父的邑宰，向孔子请示政事。孔子告诉他：「不要求其速成，不要着眼于小利益。事物发展各有其自然规律，过于求快，就违背了规律，反而会坏事。小利，指眼前利益。大事，指教化人心。注意力放在小事上，就会疏忽了大事。倘若为政者为求一时之功，而不慎带头做出违背道义之事，即因小失大，殊不可取。」

【译文】子夏做了莒父的邑宰，向孔子请示政事。（莒父，鲁国的小县。）孔子说：「不要急于求成，不要着眼于小利。急于求成反而达不到目的，着眼于小利就不能成就大事。（大事不可以求其速成，因为欲速反而达不到目的；小利妨碍大事，使大事不能成就。）」

【原文】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

「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①。」善人善己，恶人恶己，是善善明，恶恶着也。

【注释】①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孔子不待子贡再问，就加以解释与其泛随乡人好之恶之，不如亲自观察，乡人之中的善人喜好他，恶人厌恶他，然后相信他是好人，比较可靠。

【译文】子贡问道：「一乡的人都喜欢他，此人如何？」孔子说：「未必即可相信他是好人。」子贡又说：「一乡的人都厌恶他，此人如何？」孔子说：「未必即可相信他是坏人。不如乡人之中的善人喜好他，恶人皆厌恶他。（善人喜欢自己，恶人厌恶自己，这样善人的善就分明了，恶人的恶也就显著了。）」

【原文】子曰：「君子易事而难悦也。不责备于一人，故易事也。悦之不以道，不悦也；及其使人也，器之①；度才而官之。小人难事而易悦也。悦之虽不以道，悦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②。」

【注释】①器之：指对人能够量材使用。②求备：求全责备。

【译文】孔子说：「君子容易事奉，而难以取悦。（君子不会对任何人求全责备，所以容易奉事。）但是用不合道义的方法去取悦君子，他是不会高兴的。等他用人时一定是实事求是，量才用人。（衡量各人的才能，然后加以管理。）小人难以事奉，而容易取悦。取悦小人，虽然用不合道义的方法，但他还是会喜悦的。小人在用人之时，总是会求全责备。」

【原文】子曰：「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①。」君子自纵泰，似骄而不骄；小人拘忌，而实自骄矜也。

【注释】①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泰」字，何晏当「纵泰」讲。「纵」字有舒缓、放纵等义，也就是没有拘束的意思。骄是骄矜、傲慢。君子心中没有拘束，对人则不傲慢。小人与君子相反。李埏《论语传注》：「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何其舒泰，而安得骄？小人矜己傲物，惟恐失尊，何其骄侈，而安得泰？」

【译文】孔子说：「君子心中安稳舒泰，对人却不傲慢。小人对人傲慢，内心却并无主宰。（君子自然舒泰，表面看上去好像有骄傲，而实际上并不骄傲。小人拘束顾忌，而实际上是骄傲自负。）」

【原文】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①。」言用不习之民，使之战，必破败，是为弃之。

【注释】①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论语集解》引马融注，「言用不习之民，使之攻战，必破败，是谓弃之。」马注的「不习之民」，似是专指没有学习战斗技能的人民而言。但除习战以外，更多的应是道德教育。战争不是关键，关键在于要明白为什么而战。战士心中若没有道义，便是弱肉强食的工具，与禽兽无异，故曰「弃之」。

【译文】孔子说：「用没有受过教育的民众去作战（让他们不明不白地与同类相互残杀），这等于抛弃他们。（用没有学习过战斗技能的人民去作战，等于让他们去白白送死，这也是抛弃他们。）」

宪问

【原文】子曰：「有德者必有言^①，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有勇者不必有仁。」

【注释】^①言：这里指的是善言、道义之言。

【译文】孔子说：「有德行的人必定有善言，但有善言的人却不一定有德行。有仁德的人必定有勇，但有勇的人不一定有仁德。」

【原文】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①，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虽曰君子，犹未能备也。

【注释】^①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不仁，指违仁而言。君子也难免会有过失，但与小人相比，已是天壤之别。

【译文】孔子说：「君子中，学仁而尚未成熟的人是有的。至于小人，未尝学仁，便谈不上仁了。（虽然称为君子，但德行还未能完备。）」

【原文】子路问事君^①。子曰：「勿欺，而犯之^②。」事君之道，义不可欺，当犯颜谏争。

【注释】^①子路问事君：子路问事君的道理。^②勿欺，而犯之：欺是欺骗。犯是犯颜，即冒犯君主的威严。之，指君主而言。为臣应当谏君，以阻止他的过失，假使他不高兴，甚至不惜犯颜而谏，但必须不欺君，才能犯颜谏争。这两句话，也可以这样解释：事君之道，不能欺君，然而君有不对的地方，可

以犯颜谏之。

【译文】子路问事君的道理，孔子说：「必须不欺君，才能犯颜谏诤。（臣子事君之道，不能欺君，为臣应当谏君，以阻止他的过失。假使他不高兴，甚至不惜犯颜谏诤。）」

【原文】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敬其身也。曰：「如斯①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②？」病犹难也。

【注释】①如斯：如此。②病诸：病，难。诸，「之乎」二字的合音字。

【译文】子路问怎样才算君子。孔子说：「所谓君子，就是常怀着一颗虔诚、恭敬的心，来修正自己的不足。（以敬来修身。）」子路又问：「这样够了吗？」孔子说：「修正自己来让百姓得到安乐。修正自己进而令百姓得以安乐，这件事就是连尧、舜那样的圣君，恐怕也难做得周到呀！（病，是难的意思。）」

卫灵公

【原文】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①？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②。」言任官得其人，故无为也。

【注释】①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无为而治的意思，是说舜自己不做什么事，而能平治天下。舜能

做到无为而治，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他能举贤任能。据《尚书·舜典》记载，舜命禹作司空，平水土，命弃为后稷，播种百谷，命契作司徒，办教育，命皋陶作士，掌法律，命益作虞官，管山泽鸟兽。这些都足以说明他能知人善任。^②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舜用了许多人才，而他自己「何为哉」，究竟做什么呢？「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恭己，就是正己。正己方能化人。有贤才可用是外缘，能恭身正己是内因。因缘聚合，方可成事。

【译文】孔子说：「能够无为而治的人，大概只有舜吧？他自己究竟做了些什么呢？只是心存恭敬，对人对事一切恭敬，而自己庄严端正地在朝廷上面南而坐罢了。（这是说能够知人善任，那就可以无为而治。）」

【原文】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①，行乎哉？」行乎哉，言不可行也。子张书诸绅^②。绅，大带也。

【注释】①州里：古代二千五百家为州，二十五家为里。本为行政建制，后泛指乡里或本土。②绅：古代士大夫束于腰间，一头下垂的大带。

【译文】子张问做事情怎样才能行得通。孔子说：「一个人只要说话忠实守信，行为厚道恭敬，即使到了边远的蛮貊之国，也无往而不可行。假如说话不忠实守信，行为不厚道恭敬，即使在自己的家乡，难道就能行得通吗？」（行乎哉，即是行不通的意思。）子张把孔子的话恭恭敬敬地写在衣带上，以示不忘，时时遵照实行（绅，大带）。」

【原文】子曰：「志士仁人①，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而害仁，死而后成仁，则志士仁人不爱其身也。

【注释】①志士仁人：志，志向、志愿。志士，在这里指的是心怀天下、有圣贤之志的人。一说志与「智」通。智士，即智慧之士。

【译文】孔子说：「志士、仁人，不会因为保全生命而损害仁，宁可牺牲生命以成全仁。」（不会因求生而损害仁，假如牺牲生命而能成全仁，志士仁人不会爱惜自己的生命。）

【原文】子曰：「人而无远虑，必有近忧①。」

【注释】①人而无远虑，必有近忧：崇德修仁是远虑。反之，人若悖德失道，祸患随时不离左右，便是近忧。

【译文】孔子说：「一个人如果没有长远的打算，就一定逃不了眼前的忧患。」

【原文】子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①。」君子责己，小人责人。

【注释】①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求，询问、责问的意思。君子「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凡事有不顺，只是检查自己，问问自己哪里做错了。小人则相反，总是在别人身上找原因。

【译文】孔子说：「君子凡事都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小人凡事都在别人身上找原因。（君子凡事责备自己，小人凡事责备别人。）」

【原文】子曰：「君子不以言举人，有言者不必有德，故不可以言举人也。不以人废言①。」

【注释】①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举，举荐。废，这里是否定的意思。

【译文】孔子说：「君子不因某人话说得好就举荐他（有善言的人不一定有德行，所以不可以因为一个人话说得好就举荐他），也不因某人没有品德便否定他的在理之言。」

【原文】子贡问曰：「有一言①而可终身行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注释】①言：即一个字。

【译文】子贡问孔子说：「有没有一个字可以终身依之而行的呢？」孔子说：「那就是恕字吧！自己所不想要的东西，不要加在别人身上。」

【原文】子曰：「巧言乱德；小不忍，乱大谋①。」巧言利口，则乱德义；小不忍，则乱大谋。

【注释】①巧言乱德，小不忍乱大谋：君子讷于言，敏于行。若是习惯于花言巧语之类的小聪明，只会有损自己的德行。小不忍则乱大谋，花言巧语即是「小」，成就自己的德行才是「大谋」。

【译文】孔子说：「能把无理说得有理，而且动听，这种言语足以扰乱人的德行。如在小处不能忍耐，便会扰乱大计。（巧妙的言辞，锋利的口辩，足以扰乱别人的道德仁义之心。如在小处不能忍耐，便会扰乱大计。）」

【原文】子曰：「众恶之，必察焉①；众好之，必察焉②。」或众阿党比周；或其人特立不群，故好恶不可不察也。

【注释】①众恶之，必察焉：大家都反对的人，不一定就坏，要考察以后才知道。②众好之，必察焉：大家都喜欢的人，不一定就好，也要考察以后才知道。

【译文】孔子说：「大众厌恶某人，必须要去考察；大众爱好某人，也必须要去考察。（或许某人结党营私，而為他的同党所好。或许某人孤高独立而不合群，因而为众人所嫉。所以对于大众的毁誉，不可不细察其根由。）」

【原文】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①。」材大者道随大，材小者道随小，故不能弘人也。

【注释】①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这里说的是人和道的关系。道最初是指供人行走的道路，人行走在道上，道也会越走越宽；人不在道上走，就会有种种坎坷和不测，道路纵然就在他身边，却一点也帮不上他的忙。皇侃《疏》引蔡謨说：「道者，寂然不动，行之由人。人可适道，故曰人能弘道。道不适人，故曰非道弘人也。」

【译文】孔子说：「人能把道弘扬光大，不是道能光大人。（人的德能愈大，道就会随之而光大，人的德能愈小，道就会随之而暗小，所以道不能弘扬人。）」

【原文】子曰：「过而不改，是谓过矣①。」

【注释】①过而不改，是谓过矣：人能改过，便是大善。知错不改，才是真正的罪过。

【译文】孔子说：「一个人有过却不改正，这就叫做过了。」

【原文】子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①，不如学也②。」

【注释】①以思，无益：《论语·为政》中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孔子主张学与思并重。此处「以思，无益」，是指只思不学而言。②不如学也：《论语·述而》中，孔子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此处「不如学也」，即是「好古，敏以求之」的意思。「古」是指古书所载的古圣先王之道。

【译文】孔子说：「我自己曾经整天不吃飯，整夜不睡觉，独自寻思，但无获益，还不如去求学好。」

季氏

【原文】季氏将伐颛臾。冉有、季路见于孔子，子曰：「求！无乃尔是过与？」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归咎于季氏。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①。』周任，古之良史也。言当陈才力，度己所任以就其位，不能则当止。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言辅相人者，当能持危扶颠，若不能，何用相为也。且尔言过矣。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

之过与？」桺，檻也。桺，柜也。失虎毁玉，非典守者过耶？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于费。固，城郭完坚，兵甲利也。费，季氏邑。今不取，后世必为子孙忧。」子曰：「求，君子疾夫，疾如汝言。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舍其贪利之说，而更作他辞，是所疾。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土地人民之寡少，患政治之不均平。不患贫而患不安②。忧不能安民耳，民安国富。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政教均平，则不患贫矣；上下和同，则不患寡矣。大小安宁，不倾危矣。夫如是，故③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今由与求也，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顓臾，而在萧墙④之内也。」萧之言肃也，墙谓屏也。君臣相见之礼，至屏而加肃敬焉。是以谓之萧墙，后季氏家臣阳虎果囚季桓子也。

【注释】①周任有言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马融注，「周任，古之良史。言当陈其才力，度己所任，以就其位，不能则当止。」②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董仲舒《春秋繁露·度制》引此句为「孔子曰：不患贫，而患不均」。刘宝楠《论语正义》：「盖贫由于不均，故下文言均无贫。《论语》本错综其文，而《繁露》则依义引之，故不同也。」俞曲园《古书疑义》举例，以为寡贫二字传写互易，可据《春秋繁露》订正为：「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③故：副词。尚，还，仍然。④萧墙：郑康成注，「萧之言肃也，萧墙谓屏也。君臣相见之礼，至屏而加肃敬焉，是以谓之萧墙。」皇侃《疏》：「臣朝君之位，在萧墙之内也。今云季氏忧在萧墙之内，谓季氏之臣必作乱也。然天子外屏，诸侯内屏，大夫以帘，士以帷。季氏是大夫，应无屏，而云萧墙者，季氏皆僭有之也。」方观旭《论语偶记》：「萧墙之内何人？鲁哀公耳。不敢斥君，故婉言之。」方氏以为，斯时

哀公欲去三桓，季孙畏颛臾世为鲁臣，与鲁犄角以逼己，惟有谋伐颛臾，始能阻止哀公之企图。孔子指季氏忧在萧墙之内，意谓季氏非忧颛臾而伐颛臾，实忧鲁君而伐颛臾。此夫子诛奸人之心，而抑其邪逆之谋。刘宝楠《正义》同方氏之说。

【译文】季氏准备攻伐颛臾。冉有、子路来见孔子，孔子说：「求，这恐怕是你的过失吧？」冉求说：「这是季氏想攻伐，我们两个做家臣的都不想攻伐。（归罪于季氏。）」孔子说：「求，古时周任说过：要量度自己的能力，能做就做，不能做就告退。（周任，古代一位贤良的史官。在所任职位上应当恪尽职守，根据自己的能力来担任职位，不能做就应告退。）否则，见人危险而不能维持，见人颠倒而不能扶起，那个人又何需你做他的辅相呢？（辅相的人，应当能够扶持危局不至颠倒，如果不能，又何必需要任用辅相。）而且你说：『季氏想攻伐，我们两个做家臣的都不想攻伐。』你这话错了。譬如猛虎、犀牛从笼子里逃了出来，神龟宝玉毁坏在匣子里，这究竟是谁的过失呢？（柙，檻。棧，柜。老虎逃出，宝玉毁坏，难道不是看守者的过失吗？）」冉有说：「现在颛臾的城墙坚固，而且离季氏的封邑费城很近。（固，城墙坚牢，武器锋利。费，季氏的采邑。）今天不攻取它，将来必定是季氏子孙的忧患。」孔子说：「求，君子最忌讳的就是这一点（厌恶冉求所说的话），明明是季氏贪图颛臾之地，你避而不说，却非要捏造一些花言巧语来为他掩饰。（不说自己贪图利益，却偏要捏造一些谎言，这是孔子所不能容忍的。）我听说过，拥有邦国的诸侯，拥有世家的卿大夫，不怕地少人稀，就怕不公平（不怕土地人民太少，怕的是为政失去公允，导致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不怕贫穷，就怕人心不安定（担心人民不能安居乐业。民安而后纔能国富）。这是因为政教公平，百姓收入基本平均，就不存在贫穷（无贫富

悬殊之弊）；社会和谐，就不会人少（自有远方的人来归附）；民心安定，国家就不致倾危。（政令教化都能公平合理，就不担心有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现象出现了；全国上下同心同德，这样就不用担心人民太少了；上下安宁，大事小事都会得到妥善治理，国家便不致倾危了。）能做到这样，如果远方之人还不能来归附，再通过加强礼乐道德的教化来感召他们。他们来了，就要令他们安心。如今仲由与冉求你们两个同时辅佐季氏，远方的人不服，而不能修明礼乐道德来感召他们，国内人心分崩离析，连自身都难保，还要出兵讨伐本国的附庸，我恐怕季孙的忧患不在颛臾，而就在他自己家中啊！（「萧」即是肃，「墙」即是屏风。君臣相见的礼节，人臣至此屏风，便会更加肃然起敬，所以叫做「萧墙」。后来季氏的家臣阳虎果然囚禁了季桓子。）」

【原文】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①，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便辟，巧避人所忌以求容媚。友善柔，面柔者也。友便佞，损矣。」便，辩也。谓佞而辩。

【注释】①友直：正直的朋友。友，亦可当「交友」讲。友直，意即交为人正直的朋友。

【译文】孔子说：「有益的朋友有三种，有损的朋友有三种。交正直的朋友，交诚实的朋友，交博学多闻的朋友，交这三种朋友是有益的。交恭谨周旋的朋友（便辟，是指机巧地避开别人所顾忌的事情，以求谄媚别人），交善于面柔的朋友（阿谀奉承的人），交巧于言辞的朋友，交这三种朋友都会有损于自己的德行（便，善辩。即巧言而善辩）。」

【原文】子曰：「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①，动则得礼乐之节。乐道人之善②，乐多贤友，益矣；乐骄乐③，恃尊贵以自恣。乐佚游④，佚游，出入不节。乐宴乐⑤，损矣。」宴乐，沈荒淫黷⑥也。三者，自损之道。

【注释】①乐节礼乐：乐，前面的读「洛」音，指快乐；后面的读「悦」音，指音乐。节，法度、法则，这里是符合的意思。以言行举止合乎礼乐的法度为乐事。一说节当「节制」讲。一个人以礼来节制自己的言行，以乐来调和自己的七情，以此为乐事，亦通。②乐道人之善：道，称道、宣扬、赞叹的意思。君子「言人之善，若己有之」，故以此为乐。一说道作「导」字讲，以导人向善为乐事，亦通。③骄乐：骄纵享乐。④佚游：逸游。放纵游荡而无节制。⑤宴乐：宴饮欢聚。⑥沈荒淫黷：沈荒，亦作「沉荒」。指迷于逸乐，荒废事务。淫黷，亦作「淫渎」，指超越分际而褻渎轻慢，或淫指淫乱放荡。

【译文】孔子说：「有益的乐事有三，有害的乐事有三。以言行举止合乎礼乐法度为乐事（言行都能得到礼乐的节制），以宣扬称道他人的嘉德善行为乐事，以多得贤友为乐事，这就是有益的了。以骄纵享乐为乐事（恃凭尊贵而自我放纵），以放纵游荡而无节制为乐事（佚游，作息没有节度），以宴饮欢聚吃喝玩乐为乐事，这就是有害的了。（宴乐，迷于逸乐荒淫。这三样都是损害自己的事情。）」

【原文】子曰：「侍于君子有三愆①：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②；躁，不安静。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③；隐，匿。不尽情实。未见颜色④而言，谓之瞽。」未见君子颜色所趋向，而便逆先意语⑤者，犹瞽

者也。

【注释】①愆：过失。②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例如君子未问，自己就先说，这就犯了心浮气躁之过。郑康成注：「躁，不安静也。」③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如君子已问，就应当把话明白地说出来，如果不说，这就犯了隐匿之过。孔安国注：「隐，不尽情实也。」④颜色：表情，神色。⑤言语：意，猜测、主观臆测。意语，即顺着自己的主观想象无的放矢地乱说一气。

【译文】孔子说：「随侍君子，容易犯三种过失。话未到当说时而说，这叫做心浮气躁（躁，指不安静）。话当说时不说，这叫做隐匿（隐，隐瞒，不尽情实）。没有观察君子的表情神色就说话，这犹如盲者说话而不看对方。（没有从君子的表情神色中看出他所关心的问题，便抢先乱说一通，这样就如同盲人，尽说些瞎话了。）」

【原文】孔子曰：「君子有三戒①：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②；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③；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④。」得，贪得也。

【注释】①君子有三戒：君子要依人生少、壮、老三时期，戒三件事。②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血属阴，气属阳，人的身体必须阴血阳气流行，始能维持生存。人在少年时，身体内的血气尚未充实，最要戒的是色情之欲。因为性欲最损血气，不戒则身体发育不全，必至夭折或短寿，故须戒色。③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到了壮年时，即在三十岁以后，此时血气正好刚强，最难克制，多有因一时之忿，与人争斗，招凶惹祸，累及亲人，故须戒斗。戒斗的积极意义，即是以此饱

满的体力精神用于正当的事业。④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得，得到这里是希望有所得的意思。人到了老年时，血气已衰，心力不济，如贪求事功，希望有所得，不但身体不能适应，而且事情也办不好，所以要戒得。《礼记·曲礼》说：「七十曰老，而传。」而传，就是要把事情交代出去，这就有戒得的意思。翟灏《四书考异》：「淮南詮言训，凡人之性少则猖狂，壮则强暴，老则好利，本于此章。」戒色、戒斗、戒得，虽言养身，实兼修德。

【译文】孔子说：「君子要戒三件事。少年时，身体内的血气尚未充实，要戒的是色情之欲。到了壮年时，此时血气正好刚强，要戒的是与人争斗。到了老年时，血气已衰，要戒的是贪求事功。（得，指贪求。）」

【原文】孔子曰：「君子有三畏①：畏天命②，顺吉逆凶，天之命。畏大人③，大人即圣人，与天地合德也。畏圣人之言④。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⑤，狎大人⑥，侮圣人之言⑦。」

【注释】①君子有三畏：君子，包括在位者与不在位者。畏是敬畏之义。②天命：古注当善恶报应讲。何晏《论语集解》以为，天命顺之则吉，逆之则凶，所以可畏。③大人：就是指「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的圣人。一说指在位的天子诸侯等。刘宝楠《论语正义》引郑玄注：「大人，谓天子诸侯为政教者。」诸侯治国，天子治天下，各有权力维护朝野安定，不能干犯，所以可畏。古称有德有位之人，皆可谓之曰「大人」。④圣人之言：圣人的话阐明的是宇宙人生的真相，违之则有灾祸。皇侃《疏》：「圣人之言，谓五经典籍圣人遗文也。」

其理深远，故君子畏之也。」⑤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何晏《论语集解》依老子《道德经》「天网恢恢，疏而不失」，解释小人不知不畏之故：「国法如网，虽然严密，犯法的人尚有幸免者，故人不知畏。然天命如网，恢恢疏远，作恶之人无一能逃天罚。此因果之理，只有那些有道德学问的君子才能洞察明了。小人无道德学问，所以不知天命，不畏天命。」⑥狎大人：狎，轻忽、轻慢。大人所在，均能昭示天命，故为君子所敬。小人不知天命，亦不知礼，所以轻视大人。⑦侮圣人之言：侮是侮慢。小人无德无学，不明白、不相信圣人所说的话皆是真理，所以侮慢圣人之言。

【译文】孔子说：「君子有三事敬畏：敬畏因果报应（顺道则吉，从逆则凶，是天之命），敬畏圣人（大人，即是圣人，与天地同德），敬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道有因果报应，因而不懂得敬畏，轻视圣人，侮慢圣人之言。」

【原文】孔子曰：「生而知之①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

【注释】①生而知之：之，这里指的不是一般的知识技能方面的学问，不是指记问之学，而是指人的天性的善恶，是道德学问的范畴。生而知之，即天性仁厚的意思。

【译文】孔子说：「天性仁厚，从小就善恶分明的人，是上智之人；长大后通过学习才懂得要近善远恶的，是次一等的人；一定要等到在现实中碰得头破血流之后，才懂得要改过向善的人，是又次一等的人。（困，指的是生活不如意，时常遇到障碍、麻烦。）人生充满不幸，但却一直不能在自己身上找原

因，执迷不悟的人，这样的人就是最下等的了。」

【原文】孔子曰：「君子有九思①：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②，见得思义。」

【注释】①君子有九思：思，思虑，就是特别注意。九思，有一定的程序，不能颠倒。②难：危难，祸患。

【译文】孔子说：「君子在九个方面特别注意：眼睛要会看（能够由表及里，把问题看得明白、透彻）；耳朵要会听（不要偏听偏信，还要能听出他人言语中的弦外之音）；神色要温和安详；行为举止要谦恭有礼；说话要忠厚老实，言而有信；做事情要尽心尽力；疑难之处要多问；怨恨心生起，怒气难遏时，要想到它的后患；面临利益得失时，要想到是否符合道义。」

【原文】孔子曰：「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①。」

【注释】①汤：烧开水，沸水。

【译文】孔子说：「见到人有善行，要有慕贤之心，好像跟在别人后面赶路，生怕追不上他；碰到不善的事情，就像以手去探刚烧开的热水一样（不敢接触，避之唯恐不及）。」

【原文】齐景公有马千驷①，死之日，民无得而称焉；千驷，四千足也。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②，

首阳，山名。民至于今称之，其斯之谓与③！此所谓以德为称。

【注释】①驷：古代一车套四马，因以驷称驾一车之四马或四马所驾之车。②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伯夷、叔齐，是殷朝孤竹君的两个儿子，兄弟让国，隐居首阳山。周武王伐纣时，夷、齐扣武王之马而谏，以为不可以臣伐君。武王左右欲杀之，姜太公劝止，夷、齐离去。武王伐纣成功，建立周家天下，夷、齐耻之，不食周粟，遂在首阳山采薇而食。后有人对夷、齐说，此薇也是周家所有。夷、齐闻此语后，薇亦不食，七日饿死。③其斯之谓与：王肃注：「此所谓以德为称者也。」刘宝楠《论语正义》以为此句上面当有脱文。

【译文】齐景公有马四千匹，死的时候，百姓想不出他有什么善行可以称述。（千驷，四千匹马。）伯夷、叔齐兄弟二人，在首阳山下挨饿，（首阳，山名），百姓到现在还称赞他们。那就是这个意思吧！（这里是说，因为有德行，所以能为人民所称赞。）

阳货

【原文】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①。」君子慎所习。

【注释】①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性，指人先天的本性；习，指人后天的习气，又叫习性。《中庸》云：「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性」是一切人、事、物所具备的共同本质，即共性。宇宙万物的性都是一个，相互之间无二无别。人性本善，这里的「善」，是圆满无缺的意思。人性即天性，

本来和谐完美，没有丝毫缺憾。善，是表示对人性的由衷赞叹，不只是善良的意思。宇宙自然是一个和谐的整体，人若依其本性，就会和谐相处，不致有争斗怨恨发生，相互之间都能亲近互爱，所以说是「性相近」。人因为从宇宙自然的「大我」中迷失了，执着于自身的「小我」，就有了自私自利之心，这就是习性。人若顺着习性发展下去，就会离道越来越远，人与人之间也会越来越疏远，不再能够和谐相处，甚至时常有争斗杀戮发生，这就是「习相远」的道理。一切圣贤学问，无非教人断恶修善，从自私自利中觉悟过来，从「小我」回归到「大我」，归心向道而已。

【译文】孔子说：「人若依其尽善尽美的本性，就能互敬互爱，和谐相处；人若顺着自己自私自利的习性，相互之间就会越来越疏远。（君子必谨慎对待自己的习性。）」

【原文】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①，不见侮也。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应事疾则多成功。惠则足以使人^②。」

【注释】①不侮：不受人侮慢。孔安国注：「不见侮慢。」邢昺《疏》：「言己恭以接人，人亦恭以待己，故不见侮慢。」②惠则足以使人：给人恩惠，人必感恩图报，故足以使用人。

【译文】子张问孔子怎样做才是仁人。孔子说：「能行五事于天下，便可称为仁人了。」子张请教孔子是哪五事，孔子说：「恭、宽、信、敏、惠。恭敬人，就不会被人侮慢（不被侮慢）；宽厚待人，就会得到众人悦服；言而有信，就能得人信任；做事敏捷，就能成功（做事敏捷，则大多成功）。施惠

于人，就能使用人。」

【原文】子曰：「由！汝闻六言六蔽①乎？」对②曰：「未。」「居③！吾语汝。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④；仁者爱物，不知所以裁之，则愚也。好智不好学，其蔽也荡⑤；荡，无所适守。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⑥；父子不知相为隐之辈。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⑦；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⑧；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⑨。」狂，妄抵触人也。

【注释】①六言六蔽：六言，六个字，指仁、智、信、直、勇、刚这六件事。蔽，覆障、障碍的意思。②对：对答，敬词，用于回答长者的问话。③居：当「坐」字讲。④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是喜好。仁者好施，若不能明辨是非善恶，所施不当，则如愚人。⑤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知就是智，荡是放荡。只顾展现自己的才能，为人不懂得谦恭守礼，便是放荡而无操守。⑥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贼，可作「害」字讲。一味守信，不明白道义是非，便是其害处。刘宝楠《论语正义》引管同《四书纪闻》说：「苟好信不好学，则惟知重然诺，而不明事理之是非。谨厚者则兢兢为小人。苟又挟以刚勇之气，必如周汉刺客游侠，轻身殉人，捍文网而犯公义，自圣贤观之，非贼而何哉。」⑦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绞，急切的意思。一味好直，喜欢讥刺别人的过失，便是无礼之甚。《论语·泰伯》：「直而无礼则绞。」皇侃《疏》：「绞犹刺也，好讥刺人之非，以成己之直也。」⑧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凡事不宜，便是乱。《论语·阳货》「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⑨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质直寡欲为刚。刚而不好学，孤高失礼，亦未得中和之道。

【译文】孔子说：「由，你听说过六种事有六种障碍的道理吗？」子路起立回答说：「没有。」孔子说：「坐下，我告诉你。好仁而不好学，其偏蔽将至于不分善恶，如同愚人。（好仁者喜欢到处行善，但如果不能明辨是非善恶，便如同愚人。）好智而不好学，其偏蔽将至于放荡不羁。（荡，没有操守。）好信而不好学，其偏蔽将至于死守教条，反而有害于人性。（例如父子之间不懂得互相为对方隐瞒的这类人就是。）好直而不好学，其偏蔽将至于不懂得避讳，喜欢讥人之非，揭人之短，流于绞刺。好勇而不好学，其偏蔽将至于喜欢生事，常常给人添乱。好刚而不好学，其偏蔽将至于狂妄，容易冒犯他人。（狂妄，抵触他人。）」

【原文】子曰：「鄙夫可与事君也哉①？言不可与事君。其未得之也，患得之②；患得之者，患不能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无所不至者。言邪媚无所不为。

【注释】①鄙夫可与事君也哉：鄙夫，指没有品行的人。与，当「以」字讲。②患得之：患，担心的意思。患得之，即为如何得到它而担心忧虑。何晏注：「患得之者，患不能得之。」

【译文】孔子说：「没有品行的人，可以让他事奉君主吗？（不可以事君。）这样的人为得名位利禄，尚未得时，惟恐得不到（患得的人，惟恐得不到）；得到了，又生怕失去。一旦有了生怕失去的心，那他就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了。（无所不至，说的是奸邪谄媚之类的事，没有做不出来的。）」

微子

【原文】柳下惠为士师，士师，典狱之官也。三黜①。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苟直道以事人，所至之国，俱当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②？」

【注释】①黜：贬降，罢退。②何必去父母之邦：柳下惠说，自己用直道以事于人，何往而不三黜？三黜而不去父母之邦，是柳下惠坚定不移的德行。《列女传·柳下惠妻篇》说，柳下惠处鲁，三黜而不去，忧民救乱，其妻劝他离去，他说：「油油之民，将陷于害，吾能已乎？」当他死时，门人将诔之，其妻自谓能知其德，乃作诔文，其中有这几句辞：「蒙耻救民，德弥大兮。虽遇三黜，终不蔽兮。」「夫子之谥，宜为惠兮。」

【译文】柳下惠做鲁国的典狱官（士师，典狱之官），无罪而三度被黜退。有人说：「你还不可以离开鲁国吗？」他说：「我用直道事人，到哪一国不会被再三黜退呢？（如果用直道来事奉于人，所到的国家，自己都会被再三撤职。）如果我舍弃直道，用曲道事人，又何必离开自己的国家鲁国呢？」

【原文】周公谓鲁公鲁公，周公之子伯禽也。曰①：「君子不施其亲②，施，易③也。不以他人之亲易己之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④。以，用也。怨不见听用也。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⑤。无求备于一人。」大故，谓恶逆之事也。

【注释】①周公谓鲁公曰：此章记周公训示其子伯禽之语。孔安国注：「鲁公，周公之子伯禽，封于

鲁。」②君子不施其亲：施，弃置、忘却。此句意思是说，君子不疏远他的亲族。③易：轻视。④不使大臣怨乎不以：不使大臣抱怨不获所用。孔安国注：「以，用也，怨不见听用。」⑤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老朋友如无恶逆等重大罪过，不要遗弃他。皇侃《疏》：「大故，谓恶逆也。朋友之道，若无大恶逆之事，则不得相遗弃也。」

【译文】周公对鲁公（鲁公，周公的儿子伯禽）说：「君子不疏远他的亲族（施，轻视的意思。不因他人的亲族而轻视疏忘了自己的亲族）；不使大臣抱怨不获所用（以，用。抱怨不被听从并予任用）；对老朋友，如无恶逆等重大罪过，就不要遗弃他。不要对一个人求全责备。（大故，即是恶逆的事。）」

子张

【原文】子夏曰：「小人之过也必文①。」文饰其过，不言情实也。

【注释】①文：文饰。这里是巧言饰非的意思。

【译文】子夏说：「小人有过，一定会以不实的言辞掩饰其过失。（文饰其过，不讲出事情真相。）」

【原文】子夏曰：「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①；厉，病。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②。」

【注释】①未信，则以为厉已也：厉，这里是虐待的意思。「以」字前省略一「民」字，即「未信则民以为厉已也」。厉已的「已」字是民众自指。②未信，则以为谤已也：「以」字前省略一「人」字，即「未信则人以为谤已也」。

【译文】子夏说：「君子在位时，先要取得民众的信赖，然后才能劳役民众，如果未得信赖，民众就会以为你虐待他们。（厉，损害的意思。）劝谏别人之前，先要取得别人的信任，然后才能进行劝谏，如果未得信任，别人就会以为你在毁谤他。」

【原文】孟氏使阳肤为士师，阳肤，曾子弟子也。士师，典狱官也。问于曾子。曾子曰：「上①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②，则哀矜而勿喜。」民之离散为轻漂犯法，乃上之所为，非民之过也，当哀矜之，勿自喜能得其情也。

【注释】①上：指在上位的为政者。②得其情：指了解到案件的实情，使案件成功告破。

【译文】孟孙氏任命阳肤为典狱官。（阳肤，曾子的学生。士师，典狱官。）阳肤请示曾子，曾子说：「在上位的人已失其为政之道，民心离散已久。你若获得民众犯罪的情实，就须为犯人哀伤，要怜悯犯人，不能因得实情而喜。（民心离散，便会轻易剽掠，触犯刑法，然而，这是在上位的人丧失其为政之道所致的，并非百姓的过失，所以要怜悯犯人，不能因为断案成功、罪犯伏法而生欢喜之心。）」

【原文】子贡曰：「纣之不善①也，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②。」纣为

不善以丧天下，后世憎之甚，皆以天下之恶，归之于纣也。

【注释】①纣之不善：殷纣王是殷王帝乙之子，名辛，字受，暴虐无道，为周武王所伐，而丧天下。纣是他的谥号。邢昺《疏》：「谥法，残义损善曰纣。」②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下流，指因有恶行而使声誉处在众人之下的意思。地形卑下，则为众流所归。人若为恶居下，其情形也会如此。

【译文】子贡说：「纣王的罪恶，应该不至于如此过分。所以君子爱惜自己的名誉，不愿居于下流，一居下流，就要像纣王那样，天下所有的罪恶都归到他一个人身上了。（纣王暴虐无道而丧天下，后世的人对他极其憎厌，把天下的罪恶都归于他一人身上。）」

【原文】子贡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①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更，改也。

【注释】①日月之食：就是日食和月食。皇侃《疏》本中「食」作「蚀」。食蚀通用。日食是日光被月球遮蔽的现象。月食是由于地球遮蔽日光，使其不能反射到月球的现象。君子不掩饰过失，因为他能勇于承认并改正过错。所以子贡说，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

【译文】子贡说：「君子的过错，就如日蚀和月蚀一样。他有过失时，人人都看得见；他改正了过失，人人都仰望他（更，改正）。」

尧曰

【原文】「朕躬①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无以万方，万方不与也。万方有罪，我身之过。「虽有周亲，不如仁人。亲而不贤不忠，则诛之，管、蔡是也；仁人箕子微子，来则用之。百姓有过，在予一人。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②。权，秤也。量，斗斛。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③，天下之民归心焉。所重：民、食、丧、祭。重民，国之本也；重食，民之命也；重丧，所以尽哀也；重祭，所以致敬也。宽则得众，敏则有功，公则悦。言政公平则民悦矣，凡此五（五作二）帝三王所以治，故传以示后世也。

【注释】①朕躬：朕，我。朕躬，即我自己。《尔雅·释诂》：「朕，我也。」郭璞注：「古者贵贱皆自称朕，至秦世始为天子尊称。」②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包咸注：「权，秤也。量，斗斛。」秤本作「称」，是称物之器，以秤称物而知轻重。斗与斛，皆是量物之器，以斗斛量物而知多少。谨权量，就是谨慎齐一度量衡之制，使民间贸易公平。审法度，就是审察礼仪制度，使其各有秩序，而不紊乱。修废官之意，是事必有官，官必有人，人必尽职。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则四方之政便能顺利地施行。③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灭国，已灭亡的国家。绝世，断绝禄位的世家。逸民，遁世隐居的高人。

【译文】汤王说：「我本人有罪，请天帝不要牵连万方之民。万方之民有罪，罪过都在我身上。（不要牵连万方之民，意思是这与万方之民没关系。万方之民有罪，那也是因为我的过失。）」周武王说：「虽

有周家最亲的人，但不如有仁人。（虽是亲人，若不贤良，不忠诚，就要惩罚。管叔、蔡叔就是这种人。了。仁人，如箕子、微子，他们来了就任用他们。）我若不教百姓，使百姓有罪过，当归罪于我一人。」谨慎统一度量衡，审察礼仪制度，重新设立已废的旧有官职，四方之政就能顺利地施行（权，指秤。量，指斗斛之类）；兴起已灭的诸侯之国，为已绝祀的贤卿大夫立后，举用隐居的才行超逸之民，这样，天下的民心自然来归了。帝王所重视的是：人民、粮食、丧礼、祭祀。（重视人民，因为这是国家的根本。重视民食，因为这是人民的性命所在。重视丧礼，是为了竭尽哀思。重视祭祀，是为了极尽诚敬。）宽厚待人，就得众人归附。办事敏捷，就有事功。为政公平，就使民心悦服。（为政公平，就会使百姓心悅诚服。二帝三王所行之政皆是此法，所以他们的德政得以传扬，启示后世。）

【原文】子张问政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屏，除也。子张曰：「何谓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子曰：「因人所利而利之，不亦（不亦上脱斯字）惠而不费乎①？利民在政，无费于财。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②？欲仁而得仁，又焉贪③？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言君子不以寡小而慢之。斯不亦泰而不骄乎④？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⑤？」子张曰：「何谓四恶？」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⑥；不戒视成，谓之暴⑦；不宿戒而责目前成，为视成也。慢令致期，谓之贼⑧；与民无信而虚刻期。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⑨。」谓财物俱当与人，而吝嗇于出内，惜难之，此有司之任耳，非人君

之道。

【注释】①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不亦惠而不费乎：王肃注，「利民在政，无费于财。」为政者要以适当的政策来利民，民之所利不同，就要因其不同的利益，制定不同的政策，付诸实施。例如因农民所利，就要制定有利于农民的政策，因工商之民所利，就要制定有利于工商之民的政策。以这些利民的政策来辅助各行各业人民，使其安居乐业，各遂其生，此即惠而不费。②择可而劳之，又谁怨：邢昺《疏》以《论语·学而》孔子的话解释：「使民以时，则又谁怨恨哉。」为政者推行公共建设，如修治沟洫，或养护道路桥梁等，需用民间劳力，但需选在农闲时期，民间可以出动劳力，这才劳动人民，又有谁怨呢？③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君子之欲，是欲行仁政，欲行即行，便能得仁，此欲便不是贪。皇侃《疏》：「欲仁义者为廉，欲财色者为贪。言人君当欲于仁义，使仁义事显，不为欲财色之贪，故云欲仁而得仁，又焉贪也。」又引江熙曰：「我欲仁，则仁至，非贪也。」④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孔安国注：「言君子不以寡小而慢也。」君子待人接物，虚心平等。所待之人，无论多数少数，也不论是大人物小人物，都不敢怠慢。此即泰而不骄。⑤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君子端正其衣冠，自尊其瞻视仪容，令人望之俨然而敬畏。此即威而不猛。⑥不教而杀谓之虐：为政不先教民，人民犯罪就杀，这叫虐。⑦不戒视成，谓之暴：马融注，「不宿戒，而责目前成，为视成。」此意是说，为政不在事先一再地告诫，而立刻就看到成果，这就是暴。⑧慢令致期，谓之贼：政令发布很慢，限期完成却是紧急而刻不容缓。这就是贼害人民。⑨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孔安国注：「谓财物俱当与人，而吝啬

于出纳，惜难之。此有司之任耳，非人君之道也。」皇侃《疏》：「有司，犹库吏之属。人君若物与人而吝，即与库吏无异。」孔安国注「犹之」为「俱当」。刘淇《助字辨略》：「犹之，犹俗云总是也。」皇《疏》之意，犹若以物与人。应以皇《疏》较优。

【译文】子张问孔子说：「怎样才可以从事政治呢？」孔子说：「要尊崇五种美事，屏除四种恶事，这就可以从政了。（屏，屏除。）」子张问：「什么是五种美事？」孔子说：「君子为政，给百姓恩惠而不耗费财力，役使百姓而不招民怨，有欲而非自私之贪，心中安泰而不骄傲，有威仪而不凶猛。」子张又问：「怎样才算给百姓恩惠而不耗费财力？」孔子说：「就着百姓可以得利之处，制定适当的政策来利民，这不就是惠民而不耗费财力吗？（利益人民，在于政策，不用耗费财力。）需用民间劳力时，选择合适的时间役使百姓，又有谁会怨呢？欲行仁政，欲行即行，便能得仁，又有什么贪可言呢？君子待人，无论多数少数，也不论是大人物小人物，都不敢怠慢（君子不会因人少、势力小而怠慢他们），这不就是心中安泰而不骄傲吗？君子端正其衣冠，自尊其瞻视仪容，令人望之俨然而生敬畏，这不就是有威仪而不凶猛吗？」子张又说：「什么是四种恶事？」孔子说：「为政不先教民，民众犯罪就杀，这叫做虐。为政不在事先一再地告诫，而立刻就要看到成果，这就是暴。（不事先告诫，而要求立刻完成，这就叫「视成」。）政令发布很慢，限期完成却是紧急而刻不容缓，这就是损害民众。（对人民没有信用，而且虚设限期。）如同给人财物，到出纳时却显出吝嗇，这就叫库吏作风。（这是说财物应当给人，却感到为难，舍不得，所以出手吝嗇，这样的行为只能算是库吏作风，决非为人君主之道。）」

卷十

孔子家语治要

【原文】上失其道，而杀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听其狱，是杀不辜①也。三军大败，不可斩也，狱犴②不治，不可刑也。何者？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夫慢令谨诛③，贼也；征敛无时，暴也；不诚责成，虐也；政无此三者，然后刑可即也。既陈道德以先服之，而犹不可，则尚贤以劝之，又不可，则废不能以惮④之。（则废至惮之七字，作即废之又不可而后以威惮之十三字。）若是，百姓正矣。其有邪民不从化者，然后待之以刑，则民咸⑤知罪矣。是以威力而不诚⑥（诚作试），刑措而不用也。今世不然，乱其教，烦其刑，使民迷惑而陷罪焉，又从而制之，故刑弥繁而盗不胜⑦也。世俗之陵迟⑧久矣，虽有刑法，民能勿逾乎？

【注释】①不辜：没有罪的人。②犴：音旱，古指乡亭牢狱。③慢令谨诛：法令松弛而刑杀甚严。

④惮：畏难；畏惧。⑤咸：皆；都。⑥诚：警告；告诫。⑦刑弥繁而盗不胜：刑罚繁多而盗贼也越来越多。⑧陵迟：衰败、败坏。

【译文】身居上位不能恪行其道，没有教化好百姓，却要滥杀他们，这是不合情理的。不教百姓孝顺父母、友爱兄弟，为官只知道判案定罪，这是杀害无辜。全军大败，不可因此而责杀兵士；司法混乱，就不能轻易对犯人实施刑罚。为什么？因为在上位的没有进行教育，所以罪不在百姓。法令松弛

而诛杀甚严，那是对百姓的残害；随意征收赋税而没有定时，这是欺凌百姓的暴政；不教化百姓却苛求其守礼守法，这是虐待百姓。国家朝政没有了这三种弊害，才可以施用刑罚。为政者应提倡伦理道德，并以身作则，使人民信服；如果还不行，就通过表彰树立道德模范来规劝大众，积极向善；若还是不行，就放逐、罢黜一些品行不端的人，以震慑他们。照这样做下去，百姓自然就会遵纪守法，民风也就良善了。若还有奸邪之徒顽固不化，最后才用刑罚制裁他们。如此民众就能明理而知耻，羞于犯罪。于是，就不须使用严厉、苛责的政令，刑罚也可以搁置不用了。当今社会却不是这样，教育失当，刑罚繁多，使民众迷惑颠倒、不明道理，很容易陷他们于犯罪的境地，却又要严厉惩治他们，所以刑罚愈来愈多而盗贼却屡除不尽。社会风气的衰颓已经很久了，虽有刑法，百姓能不越轨犯法吗？

【原文】曾子曰：「敢问何谓七教？」孔子曰：「上敬老，则下益孝①；上尊齿，则下益悌；上乐施，则下益宽；上亲贤，则下择友；上好德，则下无隐②；上恶贪，则下耻争；上廉让，则下知节。此之谓七教也。七教者，治民之本也。政教定，则本正矣。凡上者，民之表③也，表正则何物不正！」

【注释】①益：更加。②隐：隐讳；隐瞒。③表：表率，榜样。《礼记·表記》：仁者，天下之表也。

【译文】曾子说：「请问什么是『七教』呢？」孔子说：「居上位的孝敬父母恭敬长辈，下面的人就会更加恪守孝道；居上位的尊敬同辈中的年长者，下面的人就会更加兄友弟恭；居上位的乐善好施，下面的人也会更加仁爱宽厚；居上位的亲近贤人，下面的人就知道结交良友；居上位的注重道德修

养，下面的人就不会背地里胡作非为；居上位的憎恶贪婪行为，下面的人就会以争名夺利为耻；居上位的廉洁谦让，下面的人就会懂得节俭和讲礼节。这就是所谓的七种教化。这七种教化，是教化安民的根本。政治教化的原则定了，则『根本』就端正了。凡是居上位的，都是民众的表率，表率端正，还有什么人不正呢？」

【原文】孔子曰：「至礼①不让而天下治，至赏不费而天下之士悦，至乐无声而天下之民和。明王笃行三至，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也，天下之士可得而臣也，天下之民可得而用也，」曾子曰：「敢问此义何谓也？」孔子曰：「古者明王必尽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实，既知其实，然后因天下之爵以尊之，此之谓至礼不让而天下治；因天下之禄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谓至赏不费而天下之士悦。如此，则天下之明誉②兴焉，此之谓至乐无声而天下之民和。故曰：所谓天下之至仁者，能合天下之至亲者也；所谓天下之至智者，能用天下之至和；所谓天下之至明者，能举天下之至贤。」

【注释】①至礼：谓达到最高境界的礼。《庄子·庚桑楚》：「至礼有不人，至义不物。」郭象注：「不人者，视人若己。视人若己，则不相辞谢，斯乃礼之至也。」②明誉：美誉；好名声。《大戴礼记·主言》：「天下之士说，则天下之明誉兴。」

【译文】孔子说：「礼的最高境界是，不需要相互谦让便能使贤愚各就其位，把天下治理得井井有条；奖励的最高境界是，不需要另外耗费财物，便能使天下之士满心喜悦；音乐的最高境界是，不发出鼓乐的声响，便能使天下百姓都心地祥和，相处无争。圣明的君王认真做到『三至』，则天下所有

的诸侯国王都知道他的圣明，天下贤士便可成为他的臣子，天下的百姓便可为他所用。」曾子说：「请问这段话的具体涵义是什么？」孔子说：「古代圣明的君王一定知道天下所有贤士的名声，知道他们的名声，再了解他们的真实德行，对他们每个人的真实德行都了若指掌，然后便以享誉天下的爵位来封赏他们，使他们拥有尊贵的地位。这就是礼的最高境界：不需要相互谦让便能使天下得以治理。把官位俸禄都留给天下那些真正的贤士，使他们都能因贤德而成为富有的人。这就是奖励的最高境界。不需要耗费财物，便能使天下之士喜悦。这样，天下百姓对美好德行的赞誉就会自然兴起，而这种百姓发自内心的赞誉，就是音乐的最高境界，不需要发出宫商之音，就能使天下百姓心地祥和，相处无争。所以说，所谓天下最有仁德的人，就是能把全天下团结成一家那样亲密无间的人；所谓天下最有智慧的人，就是能使天达到高度和谐的人；所谓天下最圣明的人，就是能为天下举荐最有德才者之人。」

【原文】夫人道，政为大。夫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而正矣。君之所为，百姓之所从也。君之不为，百姓何从？」公曰：「敢问为政如之何？」

【译文】人道的的事情，政事最重要。所谓『政』，就是正。君王行为『正』，百姓就跟着正。君王之所作为，就是百姓的榜样。君王不去做，百姓跟谁学呢？」

【原文】昔三代明王之必敬妻子也，盖有道焉。妻也者，亲之主也，子也者，亲之后也，敢不敬与？

是故君子无不敬也。敬也者，敬身为大。身也者，亲之支也，敢不敬与？不敬其身，是伤其亲；伤其亲，是伤其本也；伤其本，则支从而亡。

【译文】从前夏、商、周三代的圣王，必定以恭敬慎重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妻儿，这里面有大道道理啊！妻子，侍奉父母长辈、祭祀祖宗是要以她为主的，孩子则是自己宗族的后代，怎敢不恭敬慎重地对待呢？因此，圣明的君王没有他不恭敬的人、事、物。所谓恭敬，以恭敬慎重地对待自己最重要。我们的身体就像父母的四肢，能够不爱护吗？不懂得爱护自己的身体，成就自己的德行，就是伤害自己的父母；伤害父母，就是伤害自己的根本；伤害了自己的根本，就如同大树伤了树根，其枝干也就随之枯死了。

【原文】君子过言①则民作辞②，过动则民作则③。言不过辞，动不过则，百姓恭敬以从命。

【注释】①过言：错误的言论。②辞：借口，口实。③则：仿效；效法。《易·系辞上》：「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译文】君子言语错误不当，百姓就会将它作为做错事的借口；君王如果做错了事情，则百姓也会起而效法。因此，君子的言语谨慎而没有错误，行为慎重而不违背礼义，老百姓就会恭恭敬敬地听从他的命令。

【原文】为政而不能爱人，则不能成其身；不能成其身，则不能安其土；不能安其土，则不能乐天；

不能乐天道也。不能乐天，则不能成身。

【译文】治理国家而不能够爱护百姓，就不能成就自身；不能成就自身，就不能安定他的国家；不能安定国家，就不能乐行自然之道；反过来说，不能乐行自然之道，也就不能成就自身。

【原文】孔子曰：「丘①闻之，民②之所以生③者，礼为大。非礼则无以节事④天地之神焉，非礼则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焉，非礼则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婚姻、亲族疏数⑤之交焉。」

【注释】①丘：因避讳夫子名，故念作某。②民：人，泛指人类。《左传·成公十三年》：「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孔颖达疏：「民者，人也。」③生：生存；活。《汉书·韩信传》：「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后生，投之亡地而后存乎？』」④节事：谓行事有节制，使合乎准则。《国语·越语下》：「越王勾践即位三年而欲伐吴，范蠡进谏曰：『夫国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倾，有节事。』」韦昭注：「节，制也。」⑤疏数：稀疏和密集。这里指亲疏。

【译文】孔子说：「我曾听说，百姓之所以能够正常生活，礼是最重要的保障。没有礼，就无法按照一个合适的标准来祭祀天地神灵；没有礼，就无法区别君臣、上下、长幼的秩序；没有礼，就无法区别男女、父子、兄弟、婚姻、亲族之间的远近亲疏关系。」

【原文】人有五仪①：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贤，有圣。审此五者，则治道毕矣。

所谓庸人者，心不存慎终②之规，口不吐训格③之言，格，法也。不择贤以托④其身，不力行以自

定^⑤，见小暗大^⑥，而不知所务^⑦，从物如流^⑧，而不知所执^⑨，此则庸人也。

所谓（旧脱所谓字，补之。）士人者，心有所定，计有所守。虽不能尽道术^⑩之本，必有率^⑪也；率，犹述也。虽不能备百善之美，必有处^⑫也。是故智不务多，务审其所知；言不务多，务审其所谓；所谓者，谓言之要也。行不务多，务审其所由。智既知之，言既得之，得其要也。行既由之，则若性命形骸^⑬之不可易也。富贵不足以益，贫贱不足以损，此则士人也。

所谓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怨；忍怨害也。仁义在身，而色不伐^⑭；无伐善之色也。思虑通明，而辞不专^⑮；笃行信道，自强不息；油然若将可越，而终不可及者，此君子也。油然，不进之貌；越，过。

所谓贤者，德不逾闲^⑯，闲，犹法也。行中规绳^⑰；言足法于天下，而不伤于身，言满天下，无口过也。道^⑱足化于百姓，而不伤于本；本，亦谓身。富则天下无宛财^⑲。宛，积也。施则天下不病贫，此贤者也。

所谓圣者，德合天地，变通无方，穷万事之终始，协^⑳庶品^㉑之自然，敷^㉒其大道而遂成^㉓情性，明并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睹^㉔者不识^㉕其邻^㉖，此圣者也。邻，以喻畔界^㉗也。

【注释】①五仪：五等。王先谦集解：「仪，犹等也。」②慎终：慎重地考虑到事情的后果。也泛指谨慎、慎重。③训格：规范，典范。王肃注：「格，法。」④托：托付；请托。《吕氏春秋·贵生》：「惟不以天下害其生者也，可以托天下。」高诱注：「托，付。」⑤定：完成；奠定。高亨注：「定，成也。」⑥见小暗大：意谓小事明白大事糊涂。暗，是糊涂、愚昧的意思。⑦务：从事；

致力。《礼记·射义》：「故事之尽礼乐，而可数为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圣王务焉。」⑧从物如流：指凡事随大流，没有主见。⑨所执：指所固守的节操。⑩道术：道德学问；文章道德。⑪率：遵循；继承。⑫处：安居；安身。⑬骸：指身体。⑭色不伐：无伐善之色。夸耀自己的长处。朱熹集注：「伐，夸也。善，谓有能。」⑮专：专断；擅自行事。⑯逾闲：超越法度；界限。王肃注：「闲，法。」⑰规绳：规矩绳墨。比喻法度。⑱道：道德；道义。⑲宛财：积聚财物。王肃注：「宛，积也。古作菀。」⑳协：调整；调和。《书·舜典》：「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㉑庶品：众物，万物。㉒敷：传布；散布。㉓遂成：养成；成就。㉔睹：看见。㉕识：识别。㉖邻：邻居；邻国；邻境。㉗畔界：疆界。李贤注：「畔，疆界也。」

【译文】人可以分为五种：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贤人，有圣人」。明白清楚这五类人，使国家得治之道就具备了。

所谓庸人，就是心中没有谨慎行事、善始善终的原则，口里也不提伦理道德的教诲；不选择贤者为自己一生的寄托，也不力行伦理道德以成就自己；小事聪明而大事糊涂，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随波逐流而没有主见。这样的人就是庸人。

所谓士人，他们心中有明确的见解和主张，为人处事有既定的计划和规矩。虽不能穷尽道德学问的根本，但一定能遵循来力行；虽不能把事情做得尽善尽美，但一定会按照道理去把事情做好。因此，智慧不在于多，在于能够对所学的东西有判断力；言谈不在于多，而在于是否得当，抓得住要点；做事不求多，而在于清楚为什么去做。智慧已能判断所学是否正确，言谈之要也知道了，做事的

缘由也清楚了，那么他的定性已成，就像人的性命、身体一样，不会改变了。富贵不足以使他骄傲，贫贱也不会让他哀戚，这样的人就是士人。

所谓君子，其言语必定忠诚守信而内心没有埋怨；躬行仁义而不自我夸耀；考虑问题通达明白而言语不会专断；德行修养纯一笃实，言行依据圣贤之道，自强不息。从从容容，好像人人都可以超过他，却始终难以追上，这样的人就是君子。

所谓贤人，他能依德而行，不违常理；所作所为皆有规矩准绳；其言语可为天下人效法，虽所言遍及天下，却因不犯口过而不会伤及自身；他所弘扬的圣贤之道足以教化人民，却因行能践言，而不会失信于民。富有而不会使天下人积财伤道，施与大众而使天下没有贫病之人。这样的人称为贤人。

所谓圣人，其德性能与天地之德相配，随顺时机变通无碍，而不执着自己的见解；通达万事万物的根本原理和规律，使它们能自然和谐地运行和发展；传布天地大道来成就人的性情。其智慧德行可与日月同辉，其教化遍行于天下，而行迹和效果却神奇无法揣测；百姓虽沐浴在他的德行感化之中却不知不觉，有人能清楚地看到他的德行流布却无法测度它的边际。这样的人就是圣人。

【原文】夫君者，舟也；民者，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君以此思危，则危可知矣。

【译文】国君如同是舟，百姓就好像是水，水可以载舟，也可以使舟沉没。国君从这里去想象它的危险，就可以知道什么是危险了。

【原文】哀公问于孔子曰：「请问取人之法？」孔子对曰：「事任之官，言各当以其所能之事，任之于官也。无取捷捷①，无取钳钳②，钳，妄对不谨诚。无取啍啍③。啍，多言也。捷捷，贪也；捷捷而不良，所以为贪。钳钳，乱也；啍啍，诞也。诞，欺诈也。」

【注释】①捷捷：贪食貌。引申为贪得无厌。②钳钳：妄语貌。胡乱应对，待人不真诚，语言不谨慎。王肃注：「钳钳，妄对不谨诚。」③啍啍：多言貌。

【译文】哀公问孔子说：「请问用什么样的方法选用人才呢？」孔子回答说：「根据各人所能胜任的事情授予官职。不要任用那些贪得无厌的人，不要任用那些言语不谨慎随便应对的人，也不要任用那些一说起话来就滔滔不绝喜欢浮夸的人。捷捷，就是贪婪；钳钳，就是乱说话、胡乱做事；啍啍，就是言语虚妄夸诞，爱说大话。」

【原文】哀公问于孔子曰：「夫国家之存亡祸福，信有天命，非唯人耶？」孔子对曰：「存亡祸福，皆在己而已，天灾地妖①，弗能加也。」

【注释】①地妖：谓大地上所发生的反常怪异之事。语本《左传·宣公十五年》：「天反时为灾，地反物为妖。」

【译文】哀公问孔子说：「一个国家的存亡祸福，确实由天命支配，不是人力所能改变的，对吗？」孔子回答说：「存亡祸福，都是由自己决定的，天上的反常现象和灾害、地上的怪异事情，并不能改变存亡祸福。」

【原文】灾妖不胜善政，梦怪不胜善行。能知此，至治之极也，明王达此也。

【译文】天灾与怪异的现象胜不过国家的善政；不好的梦兆胜不过人的善行。能明白这个道理，天下就能达到大治了。唯有圣明的君王才可以通达此理啊！」

【原文】孔子曰：「夫通达①之属，皆人也。以道导之，则吾畜②也；不以道导之，则吾仇也。若之何其无畏也！」

【注释】①通达：通情达理。②畜：善好的意思。《吕氏春秋·适威》：「《周书》曰：『民善之则畜也，不善则雠也。』」高诱注：「畜，好。」

【译文】孔子说：「人是懂得是非利害、有善恶分别的。用伦理道德来教化和引导，他们就会成为通情达理的好人；如果不用圣贤之道来教化和引导，他们就会变为我们的仇敌。因此，怎么能不担心呢？」

【原文】孔子曰：「君子有三恕①。有君弗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恕也；有亲弗能孝，有子而求其报，非恕也；有兄弗能敬，有弟而求其顺，非恕也。士能明于三恕之本，则可谓端身②矣。」端，正也。

【注释】①恕：以自己的心推想别人的心。《说文》：恕，仁也。②端身：使自身的操行归于正直。旧注：端，正也。

【译文】孔子说：「君子应该具有三种恕：对上级不能做到勤心尽力，却要求下属为自己做事，这是违背恕道的；对父母不能尽到孝，而要求子女报自己的恩，这是违背恕道的；对自己的兄长不能够尊敬，而要求弟弟顺从自己，这是违背恕道的！一个人懂得忠于领导、孝敬父母、友爱兄弟是恕道的根本，就可以使自己的德行端正了。」

【原文】子曰：「聪明睿智，守之以愚①；功被②天下，守之以让；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谦；此所谓损之又损③之道也。」

【注释】①愚：敦厚。《孔子家语·问玉》：「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王肃注：「愚，敦厚。」②被：覆盖；遍布，满。③损之又损：损，减少。形容极为谦虚。原文出处：老子《道德经》第四十八章「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译文】孔子说：「聪明睿智，而又能保持敦厚若愚的态度；功盖天下，而又能保持礼让不争的态度；勇力绝于当世，而又能保持小心畏惧的态度；拥有四海的财富，而又能保持恭敬谦逊的态度。这就是古人所说的『损之又损』之道啊！」

【原文】夫明镜者，所以察形；往古者，所以知今。人主不务袞迹于其所以安存，而忽怠于（急于下有共①字）所以危亡，是犹未有以异于却步，而欲求及前人也，岂非惑哉？

【注释】①共：当为「其」之误。

【译文】明镜是用来观察人的身形的，历史则是用来看清现实和预知未来的。如果君王既不努力追寻古代圣王之所以能安邦定国的足迹，又忽视亡国之君之所以危亡的原因，这就好像往后退步，却企求能赶上前人，岂不是很糊涂吗？」

【原文】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无多言，多言多败；无多事，多事多患。安乐必诫，虽处安乐，必警诫也。无行所悔。所悔之事，不可复行。勿谓何伤，其祸将长；勿谓何害，其祸将大；勿谓不闻，神将伺①人。焰焰②不灭，炎炎③若何；涓涓④不壅⑤，终为江河。繇繇不绝，或成网罗；繇繇微而不绝，则有成网罗者。豪末⑥不扎，如豪之末，言微也；扎，拔也。将寻斧柯。寻，用。诚能慎之，福之根也；口是何伤，祸之门也。强梁者⑦不得其死，好胜者必遇其敌。盗憎⑧主人，民恶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众人之不可先也，故后之。温恭慎德，使人慕之；执雌⑨持下，人莫逾之。人皆趣彼，我独守此；人皆惑惑，我独不徙。惑惑，东西转移之貌。内藏我智，不示人技。我虽尊高，人弗我害，唯能于此。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戒之哉！戒之哉！

【注释】①伺：观察，守候。②焰焰：火苗初起的样子。③炎炎：形容火势旺盛。④涓涓：细小的水流。⑤壅：堵塞。⑥豪末：毫毛的末端。喻细微之物。豪，通「毫」。⑦强梁者：欺凌弱小、性情残暴的人。⑧憎：厌恶；憎恨。⑨雌：喻柔弱。

【译文】古代的慎言之人谨戒说：不要多言，多言就会多败！不要多事，多事就会多患！安乐之时，

务须警醒（虽处于安乐的生活环境中，也必定要警诫自己）；后悔之事，不可再做。不要认为这没什么关系，要知道它的后患无穷；不要认为这没多大害处，它的害处会愈来愈大，直到不可收拾；更不要认为没人知道，其实神明无时无刻不在暗中注视！火苗刚冒起时若不扑灭它，到了火势凶猛时岂能奈何？涓涓细流若不堵塞，最终将成为大江大河；细微的丝线如果不切断它，就可能被织成巨大的网罗；幼树还小的时候如果不拔掉它，将来就非得用斧头来砍不可。假如真从一开始就能小心谨慎，便是求福的根本。多嘴多舌不是没有损害，它正是祸的门径。强悍凶暴的人不得善终，争强好胜者必遇强敌。如同盗贼不喜欢碰到物主，百姓总是厌恶那些高高在上的人。君子知天下之大，不可居其上，所以屈己尊人；深知众人之多，不可居其先，所以谦逊居后。温良恭敬，谨慎培养谦逊之美德，会使人人仰慕；能以柔弱示人，谦卑居下，任谁都无法超越。人人都追逐浮华，夸夸其谈，我却独自坚守此道；人人都在东奔西走，我却独自坚定不移。内心深藏智慧，却不在于人前显露才华。即使处于尊贵的地位，也不会有人嫉妒伤害我，就因为我能做到这一点。上天对人没有亲疏之分，它总是眷顾那些谦恭善良的人。切记！切记！

【原文】孔子曰：「昔夏桀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忘其圣祖之道，坏其典法，绝其世祀①，荒乎淫乐，沉湎②于酒，佞③臣谄④，窥导⑤其心，忠士钳口，逃罪不言，钳口⑥，杜口。天下诛桀而有其国，此之谓忘其身之甚者也。」

【注释】①祀：古代对神鬼、先祖所举行的祭礼。②沉湎：犹沉溺。多指嗜酒。③佞：奸邪。宋洪适

《隶释·汉成阳令唐扶颂》：「圉圉空虚，国无佞民。」④谄谀：谄媚阿谀。《左传·昭公六年》：「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贰。吾君贿，左右谄谀，作大事不以信，未尝可也。』」⑤窥导：窥测引导。⑥钳口：闭口不言。旧注：钳口，杜口。

【译文】孔子说：「从前夏桀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却忘记了自己圣明先祖的治国之道，败坏了先祖的典章制度，断绝了对先祖世世代代的祭祀；荒淫无度，沉缅酒色；奸邪小人阿谀奉承，察言观色以诱导其心志；忠诚的人闭口不敢说话，为逃避治罪而不敢谏言。天下的人起来诛灭了夏桀并占了他的国家。这就是所谓忘记自身的典型。」

【原文】爱人者则人爱之，恶人者则人恶之。知得之己者，则知得之人。所谓不出环堵之室①而知天下者，知反己之谓也。

【注释】①环堵之室：四面土墙。形容居室简陋贫寒。西汉戴圣《礼记·儒行》：「儒有一亩之宫，环堵之室。」

【译文】爱别人的人，别人也爱他；讨厌别人的人，别人也讨厌他；知道自己需要的是什么也就能知道别人需要的是什么。所谓『不出小屋而知天下者』，就是懂得反之于自身而推己及人。」

【原文】子贡为信阳宰①，将行，孔子曰：「勤之慎之②，奉天之时，无夺无伐③，无暴无盗④。」子贡曰：「赐也，少而事君子，岂以盗为累⑤哉？」孔子曰：「而未之详也。夫以贤代贤，是之谓夺；

以不肖代贤，是之谓伐；缓令急诛⑥，是之谓暴；取善自与，是之谓盗。盗非窃财之谓也。吾闻之，知为吏者，奉法以利民；不知为吏者，枉法以侵民。此怨所由生也。匿⑦人之善，斯谓蔽贤；扬人之恶，斯谓小人。内不相训⑧而外相谤⑨，非亲睦也。言人之善，若己有之；言人之恶，若己受之。故君子无所不慎焉。」

【注释】①宰：古代官名。②勤之慎之：勤，勤奋，慎，谨慎。③无夺无伐：夺，争夺，夺取。伐，讨伐，进攻。④无暴无盗：暴，残暴。盗，偷窃。⑤累：连累；使受害。《书·旅獒》：「不矜细行，终累大德。」孔颖达疏：「若不矜惜细行，作随宜小过，终必损累大德矣。」⑥缓令急诛：命令慢，惩罚快。⑦匿：隐藏。《广雅》：匿，藏也。⑧训：教导，教诲。⑨谤：恶意攻击别人，说别人的坏话。

【译文】孔子的弟子子贡当了信阳的地方官，将要前往赴任的时候，孔子对他说：「（你到那里后）要勤奋工作，谨慎处事，尊奉天时，不要争夺和侵害，也不要暴虐和盗窃。」子贡说：「老师，弟子从小就事奉有德君子，难道还会因盗窃而受牵累吗？」孔子说：「你还没有完全明白这里的深意啊。用贤才取代贤才，这就是争夺；用不正派的小人取代贤德者，这就是侵害；发布政令迟缓而惩罚严厉，这就是暴虐；取得佳绩就归功于自己，这就是盗窃。盗窃说的并不只是偷窃他人的财物啊。我听说：『懂得为官之道的人，能奉行法纪来为民谋利；不懂得为官之道的人，就会违法乱纪侵害百姓利益。』民怨就是从这个地方产生的啊！隐匿别人的善，这就叫蔽贤；传扬别人的过恶，这就是小人。私下不相互告诫提醒而在外面互相诽谤，这不是亲善和睦的行为。要做到说起别人的善，就好像

自己也有了这样的善行似的满心欢喜；说别人的过恶，就像是听到别人说自己的坏话一样难过。所以君子对任何事都要谨慎啊！」

【原文】孔子曰：「行己①有六本焉，然后为君子。立身有义矣，而孝为本；丧纪②有礼矣，而哀为本；战阵③有列矣，而勇为本；治政有理④矣，而农为本；居国有道矣，而嗣⑤为本；继嗣不立，则乱之源也。生财有时矣，而力为本。置本不固，无务丰末⑥；亲戚不悦，无务外交；事不终始，无务多业。反本修迹⑦，君子之道也。」

【注释】①己：当为「已」之误。②丧纪：丧事。《周礼·天官·大府》：「山泽之赋，以待丧纪。」《礼记·文王世子》：「丧纪以服之轻重为序，不夺人亲也。」郑玄注：「纪，犹事也。」③战阵：交战对阵。《礼记·祭义》：「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④理：治理；整理。《淮南子·原道训》：「夫能理三苗、朝羽民……其惟心行者乎！」高诱注：「理，治也。」⑤嗣：君位或职位的继承人。⑥丰末：使末大于本。《墨子·修身》：「是故置本不安者，无务丰末。」今本为「农桑」。⑦反本修迹：回到事物的根本，从近处做起。

【译文】孔子说：「立身行事能抓住六个根本，然后才能成为君子。立身有仁义，以孝道为根本；丧事有礼仪，以哀戚为根本；交战时排兵布阵，以勇敢为根本；治理国家有规律，以农业为根本；安定国家有大道，以选好继承人为根本；增加财富有时运，以勤劳努力为本。根本如果没有扎牢，就不要致力于枝末小事的完美；连亲戚族人都不能愉快相处，就不要追求对外的交往；连一件事情都不能

做到有始有终，就不要想着从事更多的事业。回到根本上来，从近处做起，这才是君子之道啊。」

【原文】孔子曰：「药酒苦于口而利于病，忠言逆于耳而利于行。汤武①以谔谔②而昌，桀纣③以唯唯④而亡。君无争⑤臣，父无争子，兄无争弟，士无争友，其无（其无作无其）过者，未之有也。故曰：君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士失之，友得之。是以国无危亡之兆，家无悖乱⑥之恶，父子兄弟无失，而交友无绝。」

【注释】①汤、武：指商汤、周武王。商汤，商朝的开国君主，灭夏建商。周武王，是周朝的第一位君主，灭商建周。②谔谔：直言争辩貌。《韩诗外传》卷十：「有谔谔争臣者，其国昌；有默默谀臣者，其国亡。」③桀纣：指夏桀和商纣，都是历史上的暴君。④唯唯：随声附和的应答声。⑤争：同「诤」。直言规劝。⑥悖乱：犹悖逆。《周书·苏绰传》：「若有深奸巨猾，伤化败俗，悖乱人伦，不忠不孝，故为背道者，杀一利百，以清王化，重刑可也。」

【译文】孔子说：「良药苦口而利于病；忠言逆耳却利于行。商汤、周武王因为能听受大臣的直言进谏而国家昌盛；夏桀、商纣王因为群臣顺其意惟命是从而导致灭亡。君王没有直言劝谏的大臣，父亲没有直言劝谏的儿子，兄长没有直言劝谏的弟弟，士人没有直言劝谏的朋友，要想不犯过错，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君王有过失，臣子得以劝谏；父亲有过失，儿子得以劝谏；兄长有过失，弟弟得以劝谏；士人有过失，朋友得以劝谏。这样，国家才不会出现危亡的可能，家庭也不至于出现悖逆的恶运，父子兄弟都没有过失，朋友交往也不会断绝。」

【原文】夫学者损其自多，以虚受之。天道成而必变，凡持满而能久者，未尝有也。故曰：自贤者，则天下之善言不得闻其耳矣。

【译文】为学之人应当不断减损自己的欲望、成见和种种妄念，永远以一颗冲虚的心去容纳万物。大自然的法则：万事万物的发展一旦达到极致，就会向相反的方向转变。因此凡是抱持自满态度而能长久的人，从未有过。所以说，自认为贤明的人，天底下有益的善言，他就再也听不到了。

【原文】孔子曰：「以富贵而下人①，何人不与②？」以富贵而爱人，何人不亲？发言不逆③，可谓知言矣。」

【注释】①下人：居于人之后，对人谦让。《易·系辞上》：「劳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语以其功下人者也。」孔颖达疏：「能以有功卑下于人者也。」②与：称赞；赞扬。③逆：背理；失常。《荀子·非十二子》：「行辟而坚，饰非而好，玩奸而泽，言辩而逆，古之大禁也。」杨倞注：「逆者，乖于常理。」

【译文】孔子说：「身处富贵还能够做到居于人后，对人谦让，这样的人谁不称赞呢？身处富贵而关爱他人，又有谁不愿与他亲近呢？说话不违背常理，可以说是会说话的人了。」

【原文】不知其子，视其父；不知其人，视其友；不知其君，视其所使①。故曰：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②，久而不闻其香，即与之化矣；与不善人居，如入鲍鱼之肆③，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

矣。是以君子必慎其所与者焉。

【注释】①所使：任用的人。②芝兰之室：喻贤士之所居。亦指助人从善的环境。戴德《大戴礼记》：「与君子游，苾乎如入兰芷之室，久而不闻，则与之化矣。」③鲍鱼之肆：卖咸鱼の店。以喻恶人之所或小人聚集之地。《大戴礼记·曾子疾病》：「与小人游，贷乎如入鲍鱼之次，久而不闻，则与之化矣。」

【译文】不了解儿子，就看看他的父亲；不了解一个人，就看看他的朋友；不了解君王，可以看他使用什么样的臣子。所以说，同善良的人相处，好像进入栽着芝兰的屋子，时间久了就闻不到芝兰的香味了，那是因为已经被同化了；与不善的人相处，好像进入卖鲍鱼的铺子，时间长了就闻不到鲍鱼的腥臭味了，同样也是因为被同化了。因此，君子一定要谨慎地选择与自己结交的人啊。

【原文】文武①之政，布②在方策③。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故为政在于得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④也，亲亲⑤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⑥，尊贤之等，礼所生也。是以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之达道⑦有五，其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⑧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⑨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好学近于智，力行近于仁，知耻近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

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能成天下国家矣。

【注释】①文武：指周文王、周武王。②布：流传，散播。③方策：亦作「方筴」。即方册。简册，典籍。后亦指史册。郑玄注：「方，版也。策，简也。」孔颖达疏：「言文王、武王为政之道皆布列在于方牍简策。」④人：这里指人的品性行为。《孟子·万章下》：「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⑤亲亲：爱自己的亲属。《诗·小雅·伐木序》：「亲亲以睦友，友贤不弃，不遗故旧，则民德归厚矣。」第一个「亲」，为动词，亲近、亲爱，第二个「亲」，名词，父母。⑥杀：等差。《礼记·文王世子》：「其族食，世降一等，亲亲之杀也。」郑玄注：「杀，差也。」⑦达道：公认的准则。《礼记·中庸》：「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⑧昆弟：兄弟。《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我请昆弟仕焉。」⑨达德：通行不变的道德。《礼记·中庸》：「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郑玄注：「达者，常行，百王所不变也。」

【译文】周文王和周武王施政的智慧和办法，都记载在竹简和木牍上面。有文王、武王这样的君王，国家政治必定清明；如果没有这样的君王，政治必定衰败。所以为政关键在于得到好的领导人，选好领导人必须以修身为本，修身须依道而行，行道以仁为本。所谓仁，指人的品行，以孝亲为最重要；所谓义，指按常理应当做的事，以尊贤为最重要。因为亲人之间的爱有亲疏之别，尊贤也有等级之差，礼的秩序便因此而产生。所以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想要修身，不可以不事奉自己的父母亲人；想事奉父母亲人，不可以不了解人事关系；想了解人事关系，不可以不懂自然之道。自然之道中，人伦大道公认的有五种关系，力行这五种关系又从三个方面去做。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姊妹、朋

友，这五种人与人的关系是天下共同遵守的伦常大道。而智慧、仁爱、勇气这三者，是人世间最美好的德行，当人们去力行时不外乎要坚持一个「诚」字。这些道理有些人天生就明白，有些人是经过学习才知道的，有些人则是遇到挫折和困惑后勤勉苦学才明白的，就其所知而言，其中的道理都是一样的。或能心安理得去做，或是因为有好处才去做，或需要别人勉励甚至强迫才去做，一旦真正做到了，结果都是一样的。人如果好学，离智慧就不远了；能够力行，就近于仁爱；知道羞耻就是有勇气的人。懂得这三个道理，就知道如何修养自身；知道如何修养自身，就知道如何管理别人；知道如何管理人，就能够治理好天下和国家了。

【原文】凡为天下国家者有九经①焉，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人也，来②百工也，柔③远人也，怀④诸侯也。修身则道立，尊贤则不惑，亲亲则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则不眩⑤，体群臣则士之报礼重，子庶民则百姓劝⑥，来百工则财用足，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

【注释】①九经：儒家治国平天下的九项准则。《礼记·中庸》：「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孔颖达疏：「治天下国家之道，有九种常行之事，论九经之目次也。」②来：招致；招揽。《周礼·夏官·怀方氏》：「怀方氏掌来远方之民。」③柔：怀柔，安抚。《左传·文公七年》：「叛而不讨，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怀？」④怀：安；安抚。《礼记·中庸》：「怀诸侯，则天下畏之。」

⑤眩：眼昏发花；迷惑。《礼记·中庸》：「敬大臣则不眩。」⑥劝：奖勉；鼓励。《国语·越语上》：「国人皆劝，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妇勉其夫。」

【译文】凡是治理天下国家的人，应遵循九条准则，即：修养自身，敬重贤德，亲爱亲人，尊重大臣，体谅百官，爱民如子，招募能工巧匠，关怀边民，安抚各国。修身则道德屹立不摇；尊贤则遇事不困惑；亲爱亲人则父子兄弟乃至亲族间没有抱怨；尊敬大臣则处理朝政不迷惑；体恤各级官员他们会更加勤奋努力；爱民如子百姓则会受到勉励而鼓舞；招募能工巧匠则财用充足；关怀边远地区人民则四方的人民会前来归顺；安抚各诸侯国则会让天下人都生起敬畏。

【原文】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言前定①则不跲②，跲，蹶③。事前定则不困，行前定则不疚④，疚，病。道前定则不穷。

【注释】①定：谓镇定。②跲：窒碍。《礼记·中庸》：「言前定则不跲，事前定则不困。」郑玄注：「跲，蹶也。」孔颖达疏：「将欲发言，能豫前思定，然后出口，则言得流行，不有蹶蹶也。」

③蹶：跌倒，绊倒。④疚：长期生病。

【译文】凡事能做到事先做好充分的准备，就能成功；没有准备而盲目地付诸实施，就必然要失败。说话之前先定下心来，做好准备，就不会词穷理屈站不住脚；做事之前先做好准备，遇事镇定，就不会临时手忙脚乱；行动之前先做好了准备，就不会出差错；一个人立身处世要能够先把做人的道理都搞清楚，就会无往而不利。

【原文】孔子曰：「立爱自亲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长始，教民顺也；教以慈睦，而民贵有亲；教以敬长，而民贵用命。民既孝于亲，又顺以听命，措诸天下，无所不行。」

【译文】孔子说：「培养仁爱心从孝亲开始，这是教育百姓和睦相处的关键；培养恭敬心从尊敬长辈开始，这是教育百姓恭顺的关键；用仁爱、和睦来教育，百姓就会崇尚孝悌；用尊敬长辈、上级来教育百姓，百姓就崇尚于听从命令。百姓既对亲人孝顺，又能恭顺听从命令，政令施行于天下，便没有行不通的。」

【原文】颜回曰：「臣闻之：『鸟穷则喙①，兽穷则攫②。人穷则诈③，马穷则逸。』自古及今，未有穷其下而能无危者也。」公悦。

【注释】①喙：古同「啄」。②攫：夺取。《说文》：攫，执也。《汉书·黄霸传》：鸟攫其肉。③诈：欺骗，用手段诓骗。《说文》：诈，欺也。《尔雅》：诈，伪也。《荀子·修身》：匿行曰诈。

【译文】颜回说：「臣下我听说了，鸟处境困窘时就会用嘴啄人，野兽处境困窘时就会张牙舞爪拼命挣扎，人处境困窘时就会心生欺诈，马处境困窘时就会逃跑。从古到今，没有使其下属走投无路而他自己却能不遭遇危险的人啊。」定公听了心悦诚服。

【原文】善御民者，一①其德法，正其百官，均齐民力，和安民心，故令不再而民顺从，刑不用而天下化治，是以天地德之，天地以为有德。而兆民怀之。怀，归。不能御民者，弃其德法，专用刑辟②，

譬犹御马，弃其衔勒，而专用捶策③，其不可制也必矣。

【注释】①一：统一。②辟：刑罚。《书·吕刑》：「墨辟疑，赦，其罚百锾。」③捶策：鞭子，鞭杖。《韩非子·奸劫弑臣》：「无捶策之威，衔轭之备，虽造父不能以服马。」

【译文】善于治理百姓的君王，统一道德和礼法规范，明确百官职责，协调均衡地使用民力，和顺安定民心。如此，政令不必三令五申，百姓便会顺从；不用刑罚，就能教化治理好天下。其恩德可以感通天地，亿万百姓都来归顺。不会治理百姓的君王，抛弃道德和礼法，专用刑罚惩治，就好比驾驭马时，抛弃嚼子和笼头，而专用鞭子鞭打，这样一来，马车失控就是必然的了。

【原文】夫无衔勒而用捶策，马必伤，车必败；无德法而用刑辟，民必流，国必亡。

【译文】（驾驭马匹）若没有嚼子和笼头而专用鞭子鞭打。马必然受伤，车必然毁坏；（治理百姓）不用道德和礼法，而专用刑罚，百姓必然流失，国家必然灭亡。

【原文】凡治国而无德法，则民无所法修；民无所法修，则迷惑失道。

【译文】凡是治理国家而没有道德和礼法规范，则百姓没有效法和学习的依据。百姓没有效法和学习的依据，就会迷惑而偏离正道。

【原文】孔子曰：「圣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参①焉。太上②以德教民而以礼齐之，其次以政导民，

以刑禁之。化之弗变^③，导之弗从^④，伤义败俗^⑤，于是乎用刑矣。」

【注释】①相参：相互配合。②太上：最上等，最好。《墨子·亲士》：「太上无败，其次败而有以成。」孙诒让间诂：「太上，对其次为文，谓等之最居上者。」③弗变：不改变。④弗从：不听从。

⑤伤义败俗：损害义理，败坏风俗。

【译文】孔子说：「圣贤治理教化民众，必须把刑罚和政令相互配合使用。最好的办法是用道德来教化民众，并用礼法加以约束；其次是用政令引导民众，并用刑罚加以禁止。如果教育之后还不能改变，引导之后还不听从，以至于违背道义而败坏风俗，在这种情况下才用刑罚来惩处。」

【原文】凡听五刑之讼^①，必原^②父子之亲、立^③君臣之义以权^④之，意论轻重之序、慎测浅深之量。以别之，悉其聪明、致其忠爱以尽之。

【注释】①五刑之讼：墨、劓、剕、宫、大辟五种罪行的案件。②原：指来源或起因。《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③立：立身；立足。《易·恒》：「君子以立易方。」④权：衡量。

【译文】凡是判决墨、劓、剕、宫、大辟五种刑罚的案子，一定要体恤其父子之亲情感受，有利于确立对国家的忠诚道义，来认真权衡案子；比较、评定轻重的顺序，谨慎地估量处罚的深浅程度，以区别各种案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忠诚仁爱，尽最大限度处理好案子。

【原文】仲弓曰：「古之禁何禁？」孔子曰：「析言破律①、巧卖法令者也。乱名改作，变易官与物名。执左道②以乱政者，杀；左道，邪道。作淫声③，淫逸惑乱之声。造异服，非人所常见。设奇伎奇器④，以荡上心者⑤」杀。怪异之伎。可以眩曜人心之器。荡，动也。行伪而坚，行诈伪而坚守。言伪而辨，学非而博，顺非而泽⑥，顺其非而滑泽之。以惑众者，杀；假于鬼神时日，卜筮⑦以疑民者，杀。此四诛者，不待时，不以听⑧。」不听于棘木之下也。

【注释】①析言破律：谓巧说诡辩，曲解律令。《礼记·王制》：「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杀。」郑玄注：「析言破律，巧卖法令者也。」②左道：歪门邪道。③作淫声：淫邪的乐声。古代以雅乐为正声，以俗乐为淫声。《周礼·春官·大司乐》：「凡建国，禁其淫声、过声、凶声、慢声。指惑乱人之声。」④设奇伎奇器：奇伎，奇技、技艺。奇器，奇巧怪异的器物。指制作奇装异服、设置出色的歌女和罕见的器物。⑤以荡上心者：荡，移动、摇动。来动摇君主心志的人。⑥顺非而泽：顺从邪恶之事，还要曲加粉饰。⑦卜筮：古时预测吉凶，用龟甲称卜，用蓍草称筮，合称卜筮。⑧听：指在棘木之下再加审理。

【译文】仲弓问道：「古代的禁令都禁止什么？」孔子说：「千方百计钻法律空子（巧言曲解法律）、篡改规定，巧立名目（变乱名义擅改法度），搞歪门邪道、扰乱政事的人，杀！创作淫乱的音乐歌谣（邪淫惑乱人心之声），制作奇装异服（非人所常见），以各种奇能异术和罕见的器物，来动摇君主心志的人（设计奇巧怪异器物来扰乱人心的人），杀！行为诡诈且顽固不化（行为欺诈虚伪又坚持不改），言辞虚伪且善于巧辩，所学习的并非正道却很渊博，依附邪道并加以润色（随顺坏事而又曲加粉饰），

用以迷惑民众的人，杀！假借鬼怪神灵、天时变化，用占卜算卦来惑乱民心的人，杀！对这四类罪犯的处决，不必等待规定的处决时间，可以不按照上述的审判程序（不在棘木之下再加审理）。」

【原文】言而可履，礼也；行而可乐，乐也。圣人力此二者，以恭己^①南面，是故天下太平，万国顺服，百官承事，上下有礼也。

【注释】^①己：当为「已」之误。

【译文】说出的话可以践行，就是「礼」；所做的事使人欢喜，就是「乐」。圣人能力行这两件事，然后恭敬庄严地坐北向南临朝当政（恭己之身以正天下），所以才会天下太平。万国顺服，百官尽职尽责，是因为上下有「礼」的缘故。

【原文】夫礼之所兴，众之所以治也；礼之所废，众之所以乱也。昔者明王圣主之辨贵贱长幼，正男女外内，序亲疏远迩，而莫敢相逾越者，皆由此涂出也。

【译文】「礼」兴盛时，民众就会因此而安定；「礼」废弃时，民众就会因此而动乱。从前圣明的君王明确贵贱长幼、确定男女内外、排列亲疏远近，而人们都能恭敬服从，不敢超越界限，都因为走的是礼教这条路的缘故啊！

【原文】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遗年者焉。年之贵于天下久矣，次于事亲。

【译文】虞、夏、殷、周，是天下的盛世王朝，那时候没有遗弃老年人的。老年人受到天下人的恭敬已经很久了，仅次于侍奉自己的父母。

【原文】夫圣王之教孝悌，发诸朝廷，行于道路，至于州巷，放于搜狩，修于军旅。则众同以义死之而弗敢犯也。

【译文】圣贤君王以孝悌之道教化百姓，从朝廷开始，推行到道路上，达到州县街巷，连打猎者都相互仿效，军队中也互相学习。于是天下百姓共同以此作为道义的准则，宁死也没有人敢去违犯。

【原文】孔子曰：「不祥有五，而东益不与焉。夫损人而自益，身之不祥也；弃老而取幼，家之不祥也；释贤而用不肖，国之不祥也；老者不教，幼者不学，俗之不祥也；圣人伏匿①，愚者擅权②，天下不祥也。故不祥有五，而东益不与焉。」

【注释】①伏匿：隐藏，躲藏。②擅权：专权，揽权。《荀子·仲尼》：「处重擅权，则好专事而妒贤能，抑而功而挤有罪。」

【译文】孔子说：「不祥的事有五种，而向东面扩充旧居不在其中。损人利己，是自身之不祥；不孝敬老人只知道疼爱孩子，是家庭之不祥；舍弃贤德之人而任用不肖之徒，是国家之不祥；长者不愿教，年轻的又不肯学，是社会风俗之不祥；圣人隐藏不愿出来，而愚蠢者专权，是天下之不祥。不祥之事有上述五种，向东面扩充旧居不在其中。」

